



陳年為洪



淳文為...

而...

...

...

之以新於世，其文律
窮乎其終，其相極經史
而歸於盡，指其為用
者，以之窮其極，其可憐
也。而吊之，不以窮於世，其

窮而世之窮，其可憐也。
任其極，其窮也。不以窮於
世，其窮也。不以窮於世，其
窮也。不以窮於世，其窮也。
不以窮於世，其窮也。不以
窮於世，其窮也。不以窮於
世，其窮也。不以窮於世，其
窮也。不以窮於世，其窮也。

彙集之治學之亦而
不新業之新易之亦其年
一生生臨終交不之之
主學中原志學論語
之女子愿子愿之之

世之學以進學論語書
陳廣野廣野之於年
又亦之之子愿之之自年
待死滿桌時披衣帳於
一生度扼腕一生之好

維北一曰新廣聖物予
能至其學而名之轉寫
未獲闕一之遺而事之
正身家孫德挾以反趨
白門得子蓮應出以佳

業以家子卷屏年新之
年友讀之不據憤學
寫帝嚳為唐第言在
太且曰君是禁才見
忘文不獨於人造化

結以生於東方之宮
之區之相抵六種吐吸
百氏以橋岸深而之首文
有不東西象之序傳
碑比乎弓不建安之氣

之表原報既乎弓不量
實重萬萬之動子以策
乎此記其者六橋之映華
而不暇應接也其類以
目之峰之峭嶠之可重可

攀手瑞也洋之乎美深渤
巨海之激漾滂怙而星
可端仇之去之以此新上
乎卦乃黃門法法流極
相推揚也佳汰穴費

爾首首之
安之之
安之之
安之之

聖心之果
於直陳之
通之

息又

因略云為之一年之得之
語禁不乃行為安其長權
不乃行為安乃聽出於
身語曲語以行可故得
之安其不乃得之安其云

語去夷之人好進男好進
去安其云云之語因未安
安之也五年以安其得佛
言之即五年以後可得
語云之其少年見一二

言認權 約者市中踪跡
影迹一不執事而富不晨而
備 早言經一縱舌解自
止 顏面拉之 意以由為證
四言 此末為首 早言 經末卷

學為牧而法生 年未老學
為由而法生 亦中攝情
亦中如法而為 力付於引
祛諸氣 男言 語或扶掖
綽編或翻深 造法 不但

新造朱老朱之命即弟
子嘆主所不願寫與之雖
一手握名一手握身祿乃
造強重得位強為古來
出國門而心計橫飛直

解之年如法而以奪位難
種化正之是陰予生以重
而陽過生而強何矣以
血去竭以肉厚蠟郭
流布中此學少信者人口

洵當年之集名之曰
高自育禁之學家志
之嗚悲義至又時江
陵已敗而必江陵之太
名未入之文太上氣之亦不

去冬又祖族泣難考送
之流以舟里之於老城
保漢海安三徑日以為學
是之人皆早至之不以
飄瓦拾煤之袖中生家

去日必死之為快哉深巖
川法劇化強半素縲中
刺血與衣物不吐而後行
爭自誓學這難車以奉
此之皆忠及于波濤者

不若平生學星造化志公邪
年故心正大方名之之以仰公
于黃門心盡極之身上一以快
以於保固心盡先安之三一以
為公誓守志於黃河之之粒

其之可成果之必其與
第之勿逐利其所以之於
克其滿也造化果忘其也
邪抑其物于其為古之
系之其心其于其其
原

克其法體其成備其志也
此清其心之令其子按其
歌之以其德乃獨清其不
哉其於其志之其德其
詞壇其德其文而清其

拳而持操於為成業
為詩詠浪於活人情
法之間乞靈於學士
大立之品心為噫
矢而美厚體難
凌夷於形為極
物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粵學鑄造學函集
學
應胡學多車
善善人之
能轉能函
能應能多
來去地
也人學之
以為
有之
以為
正謀
而
有
多
精

秋與春等事自曰隨性
之必不然以公之才太玄
清容讓生逢屈宋物
高融一生原以難歸
細等言曰花拙言亦供

草之律按造之於如二年
李杜不以文敵詩王勃不
以詩敵文楊柳一生至自去
已然而向物於公以公
凍垣乎凍心學之化家

與之是子也且不以珠
與之安在以文與手其
不以文與之教者以禮
與之藉之以文子見于
世也志時見于詩歌
見于書

遂角山之福中子志以生
我亦多矣也書以珠玉
飾人一生其孫披佳而
以之者特一班耳而
新之新亦負新在野

聖心之與聖業其情不一
而道遠者以之遇之亦不一
其宗者以之文也其宗者
宗此以志也其宗者以
宗此以志也其宗者以

為以悅遠為名和一生不
有以媿詞為名者
大沁山人李維棟撰

陳奉常佚稿叙

晉尹莊簡嘗與張靜之評
宣德以來六垣人才靜之首
言林季聰莊簡曰季聰何敢
望與中與中者吾吳葉文莊

公盛也文莊當己巳之變一日
三疏皆切中機宜無垣至今
傳誦之余讀文莊文集及水
東記通經學古襲習掌故沈
浸含蓄浩然無涯蓋其所淵

源者深矣與文莊同時在諫
垣者如林莊敏尹恭簡姚文
敏及張靖之諸公狀貌才識
行藝相副諸所建白卓然可
觀蓋先輩問學咸有原委發

摠之為文詞厝注之為政事
浩汗演迤若壅大河而決之
非如後之儒者徒以科舉剽
竊之學酬應吏務掬拾支吾
而坐見其拙且窮也故太常

寺少卿海寧陳公萬曆初所
稱六垣人才也公始應制科
即以鴻裁艷詞沾被作者
及官掖垣以至都諫志氣發
舒所條上皆天下大計其所

為疏草核而不劇詳而有體
識者以謂有文莊諸公之風
焉公沒凡若干年其孫之伸
刺其佚藁予得而論序之乃
知公之學問所謂通經學古

襲習掌故者卓然不異乎先
輩而非後世科舉剽竊之學
所可庶幾其萬一者也韓子有
言士不通經果不適用文莊諸
公邈矣居今之世有欲求通經

適用之學者舍公其誰為質
的哉自公去諫垣以迄于今九
變復貫不可勝紀然叫囂詬
訶之風殆如江河之不可遏矣
中子曰太熙以後述史者幾乎

罵矣讀公之集令人有餘愾焉
公之言曰江陵以前為諱言之
在江陵以浚為輕言之在道
之升降公兩言彷彿盡之余
姑不具論而獨以謂通經適用

之學漸涇於世此則人才盛
衰之原而國論得失之林也
故因之伸之請而序于公之
篇首以致嘆焉之伸遭家多
難奮跡賢書汲焉求公之

遺文而闡釋之以昌明其先
德可謂有志者也

海虞錢謙益謹叙

隅園集一帙目

卷一

文序

晉書鈞玄序

文選章句序

檀弓考工記輯註序

八大家集序

醫學正傳序

勸善錄序

法家總要序

海運新考序

許黃門全集序

歷下摘藁序

壁峰存藁序

洛下詠序

瓠游草序

音律啓蒙序

廣宣彙譜序

會府城隍新籤序

卷二

文序

擬鄉試錄序

擬選貢錄序

擬武舉鄉試錄序

附錄
擬武舉齒錄序

吳山毓秀錄序

文藁序

海嶽同心頌禱編序

志淑編序

雙瑞報成編序

東南一柱冊序

甘霖應禱冊序

方駕文翁冊序

瑞麥頌序

諭民要語序

權關救弊政紀序

風木遐思卷序

族譜序

修復墓田墓屋序

陽園集二帙目

卷三

送序

送邑侯周公入覲序

送邑侯周公入計序

送邑侯林公入覲序

贈邑侯尤公德政序

賀邑侯尤公攷績序

開元集 卷二
賀邑侯王公攷績序

賀邑侯林公攷績序

賀司理王公攷績序

賀少司馬曾公攷績序

送同年陳公拜海寧令序

送同年余公赴任內黃序

送同年張公赴任固始序

送司理丁公晉擢司農序

送司農封公擢鎮寧州守序

送別駕張公解篆還郡治序

送亞尹龍公之羅定州僉判序

送博士羅先生擢祿豐序

賀亞尹黃公膺獎序

賀主簿楊公膺獎序

送漢南第之嘉善司訓序

送鄴君北上圖序

贈嚴蓋夫別號圖南序

譚客贈言序

送定空西遊序

送白齋遠遊序

贈均泉禮五臺序

贈悟空祝髮序

贈三僧祝髮序

隅園集二帙目

卷四

壽序

壽周太父母序

壽郭太父母序

賀梅邑侯華誕序

賀孫中丞太公太夫人雙壽序

賀邢太僕太公太夫人偕壽序

壽蕭督撫封君序

壽姚給事封君序

壽沈年丈七表序

賀韓母安太夫人上壽序

壽顧母田淑人耆年序

壽祝母邵太孺人七表序

壽外母朱孺人序

賀呂都尉夫婦百年序

壽呂公五表序

壽陸公七表序

壽余公六表序

壽蔣公六表序

壽周公八表序

賀章公八表冠帶序

賀李公榮壽序

壽汪公序

壽馮母六表序

壽胡母七表序

壽月塘上人序

陽園集四帙目

卷五

策

策問五道

廷試策一道

卷六

策

會試策五道

卷七

策

鄉試策五道

隅園集五帙目

卷八

策

畿南武舉程策

訓儲策

待敵策

制勝策

練兵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備倭策

議

兵食議

卷九

論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論

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論

君道稽古正學論

人君以論相爲職論

聖人常懼而不敢失道論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論

安國全軍之道論

柳宗元文之有理論

陽園集六帙目

卷十

表

擬進 穆宗實錄表

擬重進 大明會典表

擬唐以御製金鏡述頒示侍臣謝表

擬宋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謝表

擬賀瑞雪表

卷十一

啓

納幣啓 四首

納吉啓

報婚啓

定婚啓

回婚啓

答 魯殿下啓

謝 魯殿下賜弔啓

請王座師啓

壽申相公啓

上陸太宰啓

答王大司寇啓

與顧侍郎啓

賀蕭總督啓

復梁中丞啓

謝常撫臺賀壽啓

答許侍御啓

賀朱侍御啓

答徐方伯惠扇啓

與蘇督學啓

賀吳僉憲啓

與鄒兵道啓

答李大將軍啓

謝季太尊送扁啓

答查太守啓

答陳部使啓

答許銓部啓

答葉刺史啓

請周中尊啓

辭林中尊請鄉飲啓

請郭中尊啓

答仁和徐令君啓

答嘉興鄭令君啓

答崇德周令君啓

謝許上海惠霍啓

答潘使君啓

答蘇使君啓

隅園集七帙目

卷十二

頌

擬 經筵頌

擬 聖德重民頌

漢壽亭侯頌

輿人鴻烈頌

上書

上武安王書

上城隍書

卷十三

碑

尤邑侯去思碑

周邑侯去思碑

武康縣重修泮池碑

寧晉縣新開沙河碑

記

長安新建常平倉記

栩栩園圖記

顧氏墓記

安國寺重建大悲閣記

慈惠寺碑陰記

傳

平叔先生傳

大輪山人傳

伯父霍山府君傳

義門三孝子傳

查節婦傳

善士劉公傳

卷十四

墓表

太師張文忠公墓表

祭酒胡公墓表

侍御許公墓表

比部祝公墓表

誄辭

沈母卜太宜人誄

哭邢太夫人辭

哭祝比部辭

隅園集八帙目

卷十五

誌銘

翰林院編修張公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張公墓誌銘

遜齋王公暨配張安人合葬墓誌銘

永安知縣徐公暨配章孺人合葬墓誌銘

於潛訓導錢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槐庭葛公墓誌銘

錢母李孺人墓誌銘

沈母范孺人墓誌銘

朱母金孺人墓誌銘

查茂才元配陳孺人墓誌銘

樂南祝先生墓誌銘

亾孫穉荀壙誌銘

定空和尚增誌銘

卷十六

祭文

祭太父母周翁文

祭太夫人陳年伯母文

祭封公王太老師文

祭師母王太君文

祭趙閣老文

祭于閣老文

祭潘尚書文

祭徐侍御文

祭許侍御文

祭查大叅文

祭朱憲副文

祭尹撫臺太夫人文

祭王督學夫人文

祭顧侍御夫人文

祭劉侍郎太夫人文

祭熊觀察太夫人文

祭祝使君孺人文

祭外母朱孺人文

祭沈親翁文

祭凌太翁文

祭中表嚴公文

祭孝廉吳公文

開園集
祭俞公文

祭徐母文

祭先考文

祭虛亭上人文

祭滿將軍文

開園集九帙目

卷十七

募疏

建關王殿疏

建文昌祠疏

天台國清寺莊嚴金像疏

太平寺重建禪堂疏

重建天王殿疏

附錄
修五顯靈官殿疏

修渾水石橋疏

引

因聚菴募緣飯僧引

黃嶠山新結靜室引

重修土地廟石橋引

題辭

安國寺募修佛像題辭

募飯僧糧并造優鉢羅花供題辭

募修崇慧華嚴寺題辭

書後

安國寺藏經貽教書後

莊嚴水陸閣冊書後

雜俎

書昌黎淮西碑

書大唐中興頌

續屈到疇芟論

書東坡表啓

書東坡志林

題廣修辭指南鈔

題古五雜組鈔

跋顧司空 聖書

跋錢臨江集

題蔡侯生祠志

題顧侍御行樂圖

自像讚

自誓文

休歇偈

雜說 二首

卷十八

詞曲 十二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附錄一

附錄二

隅園集卷一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序

晉書鈞玄序

自學士大夫以觚舌相高一切舉晉以下書不論
夫見兩晉其人務稱說竒麗而槩之爲清談其時
秦涼燕趙夏蜀十六國擾擾而槩之爲濁亂其君
臣政教稍陵夷衰微而槩之爲閏統則吾不敢知

然要之著十二世一百五十六年興壞之端則其書具在而其褒刺挹損之文辭多所造微探賸亦惡得以秦漢而盡廢之耶且文辭必鼻祖秦漢其誰不爲耳孫斯亦時代固然譬夫十二國之風風國不齊而厥後楚騷而楚蜀賦而蜀奚必二南爲始足被金石也余妄意子長孟堅一生當中朝宜未易著所謂西京言而李唐諸記室博士倘及班馬時亦何渠不若漢哉而學者徒見嗣漢而晉而

梁而隋爲六代蓋滔滔然遂舉雕蟲同類而笑之誠與以耳食無異嗟乎其亦聞諸昌黎氏乎夫昌黎號振六代之衰而考其所謂業者蓋自言曰搜百家披六藝紀事必提要纂言必鉤玄卽不能廢晉以下書固矣晉書自唐文皇手定彼醞釀韜畧籠蓋所謂天下雄此何以稱焉顧其書起自中原迄江左若而朝其孝友忠義良吏儒林文苑隱逸諸如王謝若而人曰紀曰志曰傳曰載記若而篇

此微獨於耳食者卽好纂紀之士往往出不能載
後乘而居不勝前几多十五廢書於是晉陵錢公
守常山之明年出所輯鈎玄者梓之其爲卷僅二
而爲言僅二萬八千有奇卽不琳琅其文而韶夏
其音棄弗籍是籍出而一再讀之使曾讀其書者
儼乎若臚列若綱舉又若一目而窮五車而未讀
其書者悅乎若嘗鳳炙而思快意乎牛鼎也無論
文辭卽畧觀其所以隆替本末亦後世法戒之林

安在舉必三隅此乃傳之所謂漁獵乎而或以爲
是書鈎者一而擯者九夫得鳥一目張鳥千且毋
寧且目完而歷者考其日月馳說者案其辭儒者
斷其義則何如是不知令夫夫者旦暮田獲驟而
備一代之觀則晉陵指如必執以蔽全晉與廢全
晉書若晉以上書則大非晉陵之心故今學士大
夫知晉陵之心則知所卒業矣晉陵治常山多異
績不載以別有傳循吏者

文選章句序

余少受左氏春秋先人非博士書篋不使見稍長始習遷史已習班固已又習昭明去之官什九廢業矣罷歸耕大海之陽乃發故篋讀之三年而當萬曆二十二年時學士狹左國遷固不譚譚二氏往往闡析孔孟亦不忌外獵而妄漁五尺之童恥不涉佛書者不可勝道有識懼之由孟氏而來於唐有韓愈氏於宋有兩程氏朱氏其人於異端皆

防之如禦戎塞河紂之如樹嘉穀而薈稂莠之苗
今吾道如日中天乃學者相率而淫其說不寤儒
者亦不非孔孟謂何何諄耶余聞諸師曰士當其
扶輿元氣盡洩時勢不得不日趨於文殆趨極而
之佛爾夫釐士習扶世教莫近於文章文勝則離
離則欲反之經傳且藉口前聞反之唐宋諸家且
目緒論無已姑導之昭明昭明一書其文該詩賦
騷七詔令表牋奏彈贊述箴銘志誄其人臚屈宋

賈馬蘇李曹劉嵇阮陶謝其時苞秦漢魏晉齊梁
亦天下之異采也以天下之異采觀之庶幾迴它
嗜好焉人薄玄酒大美聊設雜俎世不耐古樂聊
進激楚陽阿不猶愈於夷聲夷味乎於是稍章句
之不一月而罹蹉跎之困中廢筆札久之庚念曰
昔王逸優游南郡述楚辭蔡邕密勿朔方傳月令
當世焦弱侯偃息白下羽翼老莊大抵賢人感發
於古訓多汲汲也於是卒傲而章句其書授子弟

焉其凡曰

文成數千數乙未竟句裂字綴若斷若續疾讀則遺雅故尋解則令正義差池故分章 本末紀載李善詳之擾擾五臣荒陋叅之蘇子辯之世儒尊之故獨依善注 嗟善注乎五臣竄諸或竄諸五臣版於大部主客焚亂故本善善本 遺文古事莫備於往哲李氏於舊注一切存之無捨人廼見長者故仍列某注某注 非難非深文辭粲如上

下無所凝滯安事采摭故刊淺近 探源討流期於渙釋一篇之中子史不無先後見故汰重複經有六書有四都人士分經擅書無弗習孔曾思孟者故刪書 文家務益其所能注家務損其所知援枕證楹不離同室故削本書互引 一宮一商雖賦之迹諷詠亡音盛失厥趣故考韻 子虛上林包括宇宙蔚爲賦頌之首故裨益釋名 叔師注騷非迂滯戾情則迫切害義刺虛滅刃寧必

純鉤故不避壹再彈射 射谷不讓沐雨後賢於
善時有雌黃亦李氏三益之朋故間輯而著之篇

檀弓考工記輯註序

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弓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
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
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槩之哉且當
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竝也
而以儷檀弓過矣其與檀弓竝者宜莫如考工記
二書鄭氏註之註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
辭與音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

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
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註著于篇俾初
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
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議論窺制作于成周嗚呼盛
哉

刻八大家集序

改劉門生館課

余讀世所刻唐宋諸家集蓋代不數人心甚惑之
竊以爲上下數千禩其間軒翥騷賦驂駕兩都者
指不可計屈乃其所取則者一何寥寥也已復憬
然悟未嘗不廢書歎曰嗟乎文之衰也其敝于體
之不立乎是惡夫世之壞亂其體者思得如諸君
子維之而且以愧其靡漫也夫文章關係世運盛
世之詞和以鬯衰世之詞靡以亂強國之詞厲以

亢弱國之詞卑以促惟抱遠識者穆然思以回元
運于毫端維雅道于唇吻一起而振之此如創家
之子慨然拔于凌替于以開門牆立戶牖而自振
其箕裘世遂艷言之曰是能家矣談者謂文靡于
隋梁弱于五季而反正於唐宋諸君子若退之鳳
舉于昌黎宗元嗣響于一世逮慶曆而後而王歐
蘇曾諸家雁行中原遂令摛藻之士盛推韓歐揆
亂之功儀然奉齊犧推戴焉而以諸子當狎主今

其文具在固學士大夫所津津味言者昌黎崛起
八代若原道諸什於聖門足爲功臣卽苛政之喻
箕廟之碑柳州亦未可以人棄言也廬陵俎豆昌
黎瀕瀕乎風雅之遺哉王曾竝引經執義質而正
矣眉山權衡之論與夫非武王之說或者謂雜伯
焉乃其才情駿發出史入騷奈何以一眚掩也較
數子之文于六藝倘亦日月之于燭火河海之于
支流乎大都士成一家之言其道維三而綺麗不

與文有元理元氣元聲故百昌遂而谷風應然後
知有楮葉者不爲工爽籟發而微波生然後知
急湍者不爲諧齊語協而書同文然後知譯侏離
者不爲正故斲削之病于理也豪暴之病于氣也
軋苗鉤棘之病于語也非體也是世儒之所以在
下風而八家之所黜而不道者也今海內握珠之
士蓋百家矣索象罔以求奇卻大羹而不御稍濬
發于匠心輒傲然以爲子長素臣在千載之上吾

爲良友直將鞭弭韓歐而不知自蹈于隋梁五季
之畦町也語曰一夫樹鵠百夫決拾或亦刻者之
意乎或曰文所以載道也濂洛諸君子不尤烈歟
曰是所以羽翼聖真者進乎文矣然則曷不爲西
京爲左國曰西京左國文之法也八子修二氏之
業變而不失其正者假令修詞之士跡八子之所
以法二氏者法諸子貌其神無爲孫叔之抵掌汰
其疵母爲燕王之竝陳卽爾諸子者有益友矣

醫學正傳序

代侍御顧公作

昔太史公作史記其於本紀年表世家列傳平準封禪諸書論之詳矣迺秦越人淳于氏小道耳嚶嚶然弘獎不置口陸宣公節行文章蔚爲名臣至其以讒去國惟杜門集古方書數卷無他竒也彼其於醫學何勤勤哉豈非以濟民育物之秘而文人墨子所必錄與不佞目不知醫醫然最愛醫學家言嘗逖遡軒岐近撫丹溪紀乘汪洋浩瀚莫能得

其指歸而稍有一二名能醫者則又多掛一漏萬
棄人取我其疇能會諸家之大成而開千古之正
訣哉長垣令邊君手醫學正傳示不佞曰此花溪
虞氏所編也吾將重梓之試叙諸首簡以爲是編
重不佞受而卒業已而嘆曰其辨精其方備陰陽
虛實之變化形色氣脉之恍惚則又長桑君諸家
所未發者藉第令馬陸二子而在能無意乎嗟嗟
上醫醫意下醫醫病趙括讀父書莫能難其父鼎

是也卒敗死長平李廣不擊刁斗不嚴部伍匈奴
號曰漢之飛將軍夫醫與兵其意豈二耶良醫以
意求醫不以方求醫若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技經
肯綮之會砉然嚮然無不中音矣不則執此之方
印彼之病樊然淆亂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秦越
人之言曰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則天下
無良醫是編之刻也固非爲不知者設也

勸善錄序

今督撫少司空御史大夫徐公取秦少游所編勸善錄廣之合若干言下郡縣鈇梓之小子因得而卒讀曰洋洋盛德乎陶冶萬物福利羣衆若然者豈兄伊周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天下之生久矣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侈樂而心競勢能寵利之榮雖戶說刑賞終不能化故伊周以天戒之曰惟天降災祥在德曰惟天明畏

意刑賞其主天載乎自伊周而下彼刑賞何其膠
膠也近世桁楊者相枕而胥靡猶攘臂于桎梏之
間果哉其不知畏耶其有真畏存焉非太息而言
天孰從而觸之哉觸乎天而見聲色芻豢之爲桎
梏不少矣故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次之
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有味乎其
諸是編之指與夫學士大夫畏天畏人畏聖賢雖
無勸焉猶善矧睹昔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無論

賢有道者卽暴戾恣睢之徒多輕捍官師而不能
不憚服乎鬼神藉令知沈有履戶有雷霆則灑然
易慮冥冥者不可勝數也由斯以談所謂主天載
非耶彼竊竊焉求之刑乎賞乎末哉夫爲治不假
刑賞而能化則天亟焉法令滋章彊梁多遁自古
能遁天之刑者與有幾是錄所爲頒也或曰言天
則災祥明畏之書不以備乎曰二書之文奧公故
欲廣諸質質則其天易觸而其爲教易遵耳其猶

八珍五穀耶適食均而得食有廣隘夫焉不樹五穀哉嗟乎一歲樹穀百歲樹德我文皇帝既製爲善陰騭一書垂教千百世尤惓惓以博采屬後之賢則恐樹善之不廣也茲公所樹豈惟紹休伊周抑聖謨有翼贊焉南國諸大夫及三老子弟世世食公之樹者將尸而祝之伊周間矣

法家總要序

代晉陵錢公作

不佞既刻法家總要成且布之郡屬矣則爲之序其端曰嗟夫有味乎漢人之言也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律與令蓋國家三尺所寄名憲典云在昔天子一道德同風俗不得不驅時習而使之變驅時習而使之變不得以憲令裁之勢也高皇帝神武定海內元愍宿猾業寘之重劉已褫鞅甫戢卽更制律令列聖嗣統復稍

稍有所刊益頒諸中外載之典常至于今最稱畫一矣顧條例繁多郡國吏稍不習法比者往往更僕未易檢乃是編出而當事者可按覩已其緣情附類而麗之辟也非讞決之指南乎哉其區分耶列而先後制典可覆而據也非明勅之津筏乎哉語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今天下承平久非有曩時之奸萌孽釁難理也大者閭里豪右詖唆膠戾次窶人子鬩而誣耳乃其文與事猶低昂不相

比則何以稱法意是書簡要明備誠人挾其一以叅之聽斷之間無論吏昧而舞文者旁睨却走卽吾與若手成案耳要辭儼然而臨其上者得以意先法輕重行之否也不佞椎跡古所稱循吏無能比數顧獨以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願與諸君子盡心焉若乃平反不事而擦撫蔓引爲名高也者則惟是令甲在卽不然而操苛細含豪舉以自植其私也者亦惟是令甲在不佞盖怲怲罔罔無所

置喙矣諸大夫令長審圖之靡但曰與平梁肉安
所急此而弁髦置之也

海運新考序

制府梁公海運新考成不佞下吏獲展而讀曰有
是哉公之憂深乎蓋我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東
南去神京萬里而遙董董藉一船葦爲轉輸以故
會通稍失利水衡大臣輒宵夜遑遑束手無完策
矣聞之曰兵無常形醫無拘方要害絕不得不徙
砭劑窒不得不通故夫持籌主計者寧可絀海運
不講哉按海運創於勝國國初丘文莊公嘗建

議復之彼老成謀國盖于咽喉外別圖一咽喉濟
大命匪好爲壽張迂闊駁國是也顧今筴士譚河
漕旣率聚訟鮮成議而語及海運又捲舌嚙指以
爲無大奇中曰洪波巨浸苦汎漲也極望靡際難
標識也大都病噎廢食碁圍廢梟非筴士之概矣
試觀公所爲考起淮南歷膠東直抵天津地勢道
里井井若臚列且也元人泛大洋今傍海涯元人
涉萬里今三千餘里而島入市賈習風濤躑躅

命者羣若聚蟻則以是羽翼咽喉利當其九害未
必當其一矣噫持籌主計者寧可絀海運不講哉
方今 廟議廷斷併力疏徐邳諸河以故呂梁有
通津直沽無滯航而大司農歲按籍檢左藏穀帛
充盈足贍軍國有司矣萬有一徐邳壅閼粟不得
如期上然鑿鑿有新考在可以按島嶼計程達之
輦轂間辟之兵家左擊則右援右擊則左援辟之
醫家不攻腠理則血脉不攻血脉則胃腸誠亦利

便哉蓋昔劉晏運江淮而十五路粟輻輳
下夫晏信心計臣藉第令江淮阻淤不得通晏詎
寧力輓耶噫公之憂深矣今 國家所慮北則虜
南則漕公鎮鉞薊門威靈灼赫業已兩破虜屹然
爲遼左保障乃茲考海運佐漕渠蓋漕渠通則士
飽馬騰武備軍容愈央央生氣色矣公間嘗語不
佞曰吾平生精力盡載此編余小子未諳大計然
習公之說有概于中舊矣因僭爲之序

重刻許黃門先生全集序

明興文章凡三四變嘉靖中許先生伯台與李獻
吉以秦漢鳴先生好古博學折中六藝縱筆無漢
以後言獻吉踴踴西京不敢失尺寸乃學士侈言
獻吉蓋獻吉處大梁開門納交卽郡太守長吏至
執師弟子禮而獻吉又自標榜其文章先生處浙
澣志聖賢之道上下三不朽不沾沾立言在黃門
其所上書讀之足以寒倖臣而矯曲朝遽謝病歸

歸而益屏絕貴游好問學獨與高僧韻士騎箕以犢
戴笠吟嘯山谷中當是時縣大夫有慕先生爲先
生表石縣門先生裁一入城遲明一踵門謝卽還
禿縣大夫終不得見焉歲時諸使者饋之金辭勸
之奉詔而出不應卽察相貴溪以書招致者再亦
竟不答晚歲輯藏藁授家塾且令無顯出於世故
四方學者恨不蚤見其文章柳氏謂文章屈伸繫
顯晦辨訥及交游廣隘豈兩先生邪烏虜司馬子

長撰史記是非頗謬於經而靈遠者盛儼推轂揚子
雲著書不詭聖人乃桓譚要知已於後世則屈伸
之說勝非閻賢知不定也然先生自黃門家居賣
先公田二頃供布衣蔬食卒之日欲以數十緡犒
山行扶掖者不得得麩粥枚給之其廉如此今去
之四十年聞先生名如聞祥麟瑞芝卽田更里嫗
人人說許黃門夢寐起肅其後邑中拜黃門者人
直謂某君不肯謂某黃門不知獻吉亦能得此於

大梁歟又先生有子長孺今爲名御史章奏諤諤有先生風或以爲黃門高不欲取爵位顯績窮臥巖石之下故天報之後賢或以爲黃門教其家壹繩墨周孔故侍御而下諸孫曾皆砥立名行云與郊曰孟子尊伯夷爲百世師而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至于今其文辭概見者采薇數言猶三復動魂慨然恥富貴而榮高潔其厲世何可勝

原世衰士大夫巷處者多緣戚借舊抵書宰執覬一旦假翮而生濤不則脅肩聽政之門朝脂暮韋陰圖隴蜀不則覆瑕暴堅熒惑諸使者或薦之北闕之下不則買田宅爲子孫計擅苑囿聲伎爲樂不則浮沉鄉黨媚嬖亡節與草木生死丘澤閭使之讀先生書聞先生之風其不汗背而發赤者鮮矣謂先生百世師非耶吾郡邑惟江氏稱聞家累世名臣而吾友江叅知士振惟錄先生家則揭座

附錄集 卷一
三十一
隔其不爲文章炳炳烺烺而嚴重之決矣予生也
晚不得在弟子之列得私淑長老時時質侍御君
往侍御刻先生文文多散軼副在錢太守家予故
謀之錢氏重刻之傳之通邑大都焉

歷下摘稿序

寓內名嶽五泰嶽爲尊環瀛海四東海爲大自有
虞氏首巡岱宗而管氏倡煮海其事並在齊魯之
郊至漢議鹽筴始詳且人主數數幸岱求與神通
而益議封禪事矣 明興特領祠官一洗登封祕
祝之陋其事甚躓乃鹽官卽不能遽罷而振元元
佐縣官之急亦甚利民何得廢典籍弗志耶故泰
山鹽法舊有志而事遷時謝且多濶略今上谷守

查公先是佐山東鹽官侍御史譚公屬葺二志旣告成矣公復以二書浩瀚爰纂要領爲一編命曰歷下摘稿云不佞郊受而讀之形勝經略不俄頃而盡奚啻端委漢廷聽公卿文學往來筴難而飄飄焉卧游天門日觀間也昔太史公著封禪書獨於泰山卽封中白雲悉寫其光景而平準書于煮鹽卽牢盆鈇趾纒纒不厭至今讀其書者想見其時其稱良史不虛哉查公固夙負良史才而在山

東才一年沉鞅掌風塵乃能著書若是而又芟繁就簡哀異爲同俾觀者若指掌然殆不減子長矣豈公遊權海上垂十許年蕭然一齋倘亦所謂從窮愁中來耶會不佞奉使東方已事方欲躡屩登介丘一窺東海出日問周公太公之所治與管晏故墟而公使使來屬序挾筴以從亦一竒也因再拜序諸簡首

壁峰桂先生存稿序

往強圉之歲中執法吳公過余譚孝廉則追叙其郡桂公曰吾別駕殆王祥焉其後六年余歸海上池陽桂明府來貳吾邑又其後二年明府出一編眎余曰此先別駕之詩若文也先別駕著作若而年往往多棄去不欲以集名故存筭若而篇不忍泯泯將授諸梓人不可當子邑而失吾子也子爲我序之余受之并家乘讀焉然後知別駕公卽吳

公所誦孝廉者也其爲詩若文多本性情重倫理信哉仁人之言藹如已而太宗伯秦公則謂公旣已服嗣父母喪三年矣又以本生父母故匿不赴有司不上天官者前後各心喪三年其孝如此大司徒畢公謂公爲南漳令且入朝石洲公信來卽號泣發喪推常例千餘金竟去其孝廉如此余信三公之言而企公之德又喜公嗣之蒞茲土也無所著吾猶將志之况詩與文復犖犖若是乎昔孔

門通六藝者七十人獨曾閔以孝稱孝之難能豈六藝等也他日訓弟子入曰孝出曰弟而文則以餘力該之固本末懸殊焉今世諸生輒稱詩白衣輒抱笈以遊士大夫朝謝賓客幕有集行世寧患少文顧其中廉者十不得二三孝廉者百不得一無問上堂及寢濶畧已甚甚且急公車則短喪營宦橐則匿訃宜椎魯細民所不忍者而其人自視揚揚聞別駕之風亦面熱內愧矣且微獨別駕難

也別駕謝世餘二十年而不忍泯泯乃其子亦孝
子也余少甚慕孝廉而謝交戾俗終養齟時吾甚
愧乎孝廉先生其庸無藉乎

喬大夫洛下詠序

郡司馬雲間喬使君下攝縣事以同籍進不佞言
詩因出洛下詠一編見示不佞卒讀曰世岐文學
政事而兩之謂詩暢性情政則名實欲孚於上下
故詩非山谷沈寥之士闔闢心腑窮隱極怪籠宇
宙於豪端或不工而縉紳先生贊天地理民物孳
孳乎夙夜在公詩或不暇迺使君又善詩哉或曰
不然善詩者卽案牘不病詩善政者寤寐雲月不

病政惟溺志於功名富貴則詩與政均病焉今讀使君之詩脩脩然造化與徒日月與鄰而型辭范意直將與作者爭較其絲粟竊逆其志於世之富貴功名其藐而不入於懷也如踐華嶽而窺螳封其淡而忘之也如蠟之薦齒颿影之過目其翫而藐小而付之談笑也如臨優幕而閱榮悴之形盈涸之情此豈凡近縉紳可彷彿乎故入浙以來宰邑邑理相郡大有聲郡中茲攝是邦一日錄俊士

三百三日簡虎豹之士五百五日歸豈第父母者徧邑中卽漢良二千石治未及此又不但獨凌厲唐風而已也一時在宇下者得使君之詩歌詠之至欲棄山窻澗戶而遊其庭而沐浴使君之澤則又欲詣公車請卽尹府或監司其部政事文學使君不交擅耶往使君宦洛爲是詩凡游覽若干篇讌集若干篇行旅若干篇贈答若干篇詠懷詠史若干篇而宦浙東西當益富尚未出也不佞旣使

四園集 卷一
君部人且未學詩其不宜言詩明甚以使君同籍
且最故故言之而僭識之簡端

瓠游草序

茂生負雋才好游游諸賢豪間名能詩者卽無不
悚然意下折節嚴事不佞於詩無所解頃過海上
肱篋詩篇清聲藻韻掩映楮墨上追王孟下抑錢
劉余則安所脩茂生顧謂茂生吳人政不得操吳
音冥搜超想如探溟渤出珊瑚毋務靡靡求合里
耳茂生犂然有當莫逆於心要其才性偏精可以
無微不造用志不分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乃遜居

五石瓠濩落於湖海間邪卜之盤盂之日力一逞
奔詣綽有前途勉旃不佞未知茂生所稅駕已

音律啓蒙序

近世習操觚者顛顛攻博士家言卒然叩之詞賦
或不解聲韻爲何物幾令六朝雅士笑人齒冷此
無異故居恒厭薄俳偶曰是不足奴秦僕漢廢小
學不一闖足其藩何怪乎吐角激徵之未能耶抑
不知西漢尉律學試學童年十七以上諷九千字
迺得爲史於時諸小學書如蒼頡篇爰歷篇凡將
篇史游急就篇揚雄訓纂篇寔列六藝一百三家

中當世能正讀者獨推高張敞及敞外孫之子杜
林至比于梁丘施孟安可廢也余輯漢林未旣枯
坐別業少谷山人剝啄至袖所謂音律啓蒙者眎
余余覽之終篇曰駢儷哉其唐賦之流齋與小子
習之引信之可詞可賦可擬金戛玉可把五寸管
箴縷百氏進則光綸綉退則次風雅所得故應不
貲疇謂尉律學可隘之而不由乎子歸第刻之當
必有好之讀之如杜氏子者

廣宣彙譜序

余不德孤鮮友自蒙竒禍三年哭一年病一年始
僦市廛苦夏日思一消之從者曰盍奕乎曰吾惡
其圍盍象戲乎曰吾不喜其將卒是利人之敗也
陰筭也索篋得宣和譜菹焉無何得大鄣鄭叟牌
已又得吳張生牌曰有意哉遂測宣和而廣之於
是以其牌之數倍之爲全牌之數八分其全牌庚
以其一尊之爲天地人和十分其全牌去五以爲

牌之賞二十四分其牌之賞去三以爲出色之賞
八以其出色之賞倍之十有六而去十六以爲立
采之則十二色遍六而五而四三二一譜摹宣和
而咸和雍和共和羲和元和成試之笑曰吾造之
吾不能違之覆而分者吾仰而所以分者豈吾或
且仰而亟呼以冀其配時笑時適也而又樂其無
競克無先圖無攻圍殺食心愛之字之曰滑稽生
日十數蒲乃函有道士過之指問焉曰吾友滑稽

生也啟而視之曰牌耶而不見柴桑侯且授之江
曷友之應之曰余不堪事久矣已釋篋矣此生不
變塞似諒不逢人喜愠似直其數與變起予參錯
似多聞奈之何欲授吾三益友也留道士與之蒲
因舉其衰益異同之故盡語之道士撫掌曰噫蓋
數也天之贏虛可度乎人之奇而偶偶而奇可斷
乎天人之勝之符可定乎余學數人也請亦友滑
稽生因授之而并圖其采色之殿最與說而俾繹

之時適焉

會府城隍新籤序

改男景

原夫神人之道非殊而感應之機寔一何則至誠
之先知如神者神元不離乎人空谷之嗣響如應
者應靡不馮乎感乃不應疑神之不靈而無神寔
感之無術故紈素一搖几席而環珮之鳴欲秋杉
杵甫春鉦鼓而鱗鬚之吼已震不然而短袂輕舉
何所來清飈寸筵微叩詎足發鴻響也是故虢公
請命邦土錫之降莘秦始藐沉風雷阨之中渡壓

紐表其輯玉聚雲顯其應龍亡曹遲孫疆于冢社
賦韓語狐突于下國秣陵佩綬吳祚寢昌河鄆脫
士衡玄悟其神異殆不誣矣此寧有異故歟蓋
公侯封山川之貴神原繫山川之靈鶡亨走寰寓
之庶士本孕寰寓之秀二儀既闢濁則降而清則
升一氣周流凝者冰而泮者水輓近世不惟天人
一道顧目幽明兩岐於是善敗罔索之人吉凶惟
索之神不知聖謨洋洋四體及著龜合兆殷監綱

炯二龍與箕繫襲苻若乃覩蹻跡之晚歿謂殘獷
可倖免聞董石之蚤貴謂爵祿可妄圖視張杜之
蔚興謂草菅可葆胤見楊謝之竄罰謂糠覈可豢
豕含齒戴髮自晦靈臺捧土范金何知爾事用是
或占號而得笑或筮吉而罹凶或白犢終祥或黃
裳卒禍非可以一途驗非可以一緯徵也至若孟
浪旅謁陽浮羣望輦血歎其氣沉洄亂其神乞靈
匪恣匪虔得兆不尊不信復有逢禎而矜振遇禍

而恣淫耳甘東僕之獻諛心溺南荆之禦貨此則
雖皇穹臨御寶笈誕開呂尚披六鈐之章管明探
九天之策亦何能爲爾決盛衰枿慶吊乎某居鄙
履鮮身幽志坦一藝連蹇十載盤辟猝陷棘喙刀
鬣之穿備嘗沉命次骨之慘母慟什街妻踊投繯
獄門窺父不幾日而皓首毀家累叔遂歷歲以轉
蓬邇者迴霜收電伏遇愷悌之主扶老携幼跂歸
徃犴之骨淚盡惟血人窮顛天惟會府城隍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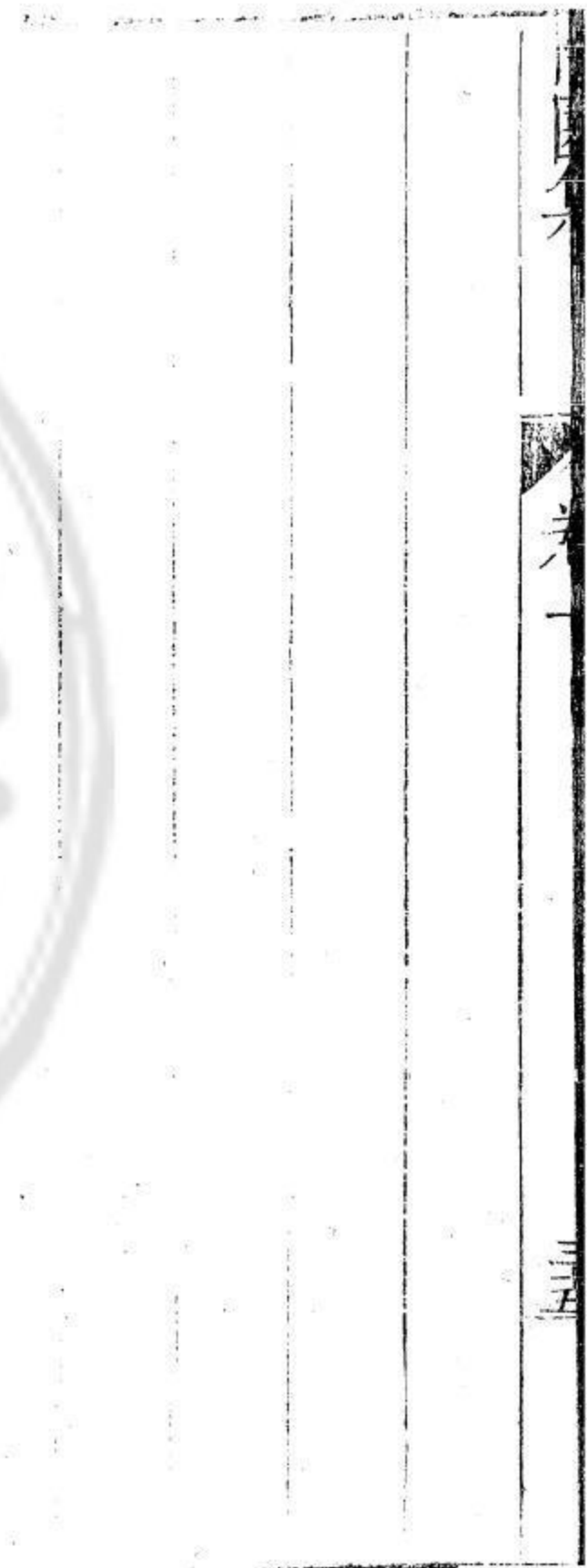
負屏吳岳垂帶澗河封疆藉以永寧億兆倚之爲
命殿門旦啟冠履如雲伏臘晨趨牲牲成市家嚴
一月六愬廟庭許之塵洗天波信爾谷吹暉律服
茲休命戴我大神思薦香火於寓錢禮俱煙滅縱
勒肺肝於彝鼎詞與篆磨爰資汗青庶播昭赫竊
論淮南武烈四國傳其孔牖江東漢壽二神壹其
顯謨乃敢以彼瓊章呈之紺殿數爲三百六十詩
各四言一章周天度數消長臚列于羣筴之上其

人動靜否臧指示于一笑之下毘陵學士兩揆盛藻園土鯁生一箋陋釋固知何吉何凶寔千慮而一致孰從孰去亦異途而同歸惟是咸禱意殊則辭有符忒晉祈人別則應分幽顯蓋聖賢之設教積慶餘殃詔人也居易俟命言天也苟求趨避尤必齋莊能誠雖夷貊式靈于雞卜虎占不誠卽著龜曷異乎槁草枯骨故君子進端其禱退玩其占宅平而戒淵冰履險而嚴徑竇廼信羸虛有會澤

競陵援榮瘁無恒謬生欣戚夫如是則詹尹釋策殆可以謝屈子季主旋式更無以導賈生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隅園集卷二

序

擬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四年秋八月中外有司復當鄉試士
屆期巡按監察御史某以故事檄某暨某司考試
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及諸執事皆就列御史
用近歲禮官所條上科指紀綱愆飭乃合提學僉

浙汜

陳與郊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其所選士若干有奇三試之錄其僑者九十及文以獻某不佞于職事宜序首簡竊惟夏后氏宣省茲土執玉帛者萬國則非方嶽之具瞻英賢之高會哉入春秋以區區之吳越有臣如伍員范蠡大夫種爲之左提右挈而後先雄霸固南國多才要亦其遇合然也下迨西京斌斌由南國起者貢生繆生而下無慮數十家及讀當時功令見擇民儀狀端正者卽補博士弟子罷國縣道有好文

學肅政教者卽與計偕詣太常歲輒試卽通一藝以上輒注掌故缺每怪一切譏防槩所未具而士亦重廉節奉職循理多不負所遇焉今世之士遇之疎而求者患防之之不密是則遵奚說耶蓋明興二百餘年尊經術廣厲學官之路久卽荒服冥徼外聲教所及烝烝嚮風況茲文明之域夏后氏之所過化者哉士生其間項背爭出家稷契人臯陶盛矣假而功令至今存惡能勝其舉也且也

招致之途一而炫售之門九夫女賤自媒士賤自鬻則今禁機械申干楸之傲操繩切墨不中率不收其誰能易之士之遇合於此世幸矣哉且有司爲國家求士而復退士之自求者此寧欲深居岩穴必待弓旌蒲帛之聘而出歟嗟夫鳳凰梧桐卷阿不以媚主而貶賢庶車閑馬馮翼之徒頌之至今上下曷常不相求哉今天子豈弟萬方爲網卽草木承德鳥獸魚鱉仰流何論都人士士千載

一時之遇夫焉病求顧其中安得盡臯陶稷契也者而效之若乃假翮鉛槧扶風汗簡推而納諸牛鼎之談鳳乎鳩乎則在所退且遠耳彼蒙退者翻然新轍備異日之采其道無難惟茲以賢有才進矣一日在事與古有道英賢絜德量功難愈倍于遇合故微獨士求遇時卽有司亦求遇于士也蓋思所以副其求乎夫伍員種蠡小霸之良耳賁生繆生叔世之儒耳猶各以其功名文學足術後世

乃今當成康之際而生此南國又被周南召南之化爲獨深其不能翮羽高明者非夫也於乎勗之哉亦有以納婦之說聞于士者乎納婦必先行媒所求乎婦大者奉宗廟次者事舅姑小者執洒漿洒掃婦而擅此可謂曰能婦能則媒任不能則媒不任舍是二者無論招邀輕佻卽工技作竒巧與夫習詩書雍容環珮媒尚有慚色何則所納不稱其所求故也會稽蓋姬姜之族往往以異能聞某

於多士旣爲之行媒任惟多士不任亦惟多士某今則羔雁納之矣是舉也巡撫某夙勵聲猷茂明文教而巡按某新膺簡命趨至而翊章之其有事地方者某某襄理棘之外者某某勞于先者入賀則某某遷秩則某某若棘內百執事則具錄中

擬選貢錄後序

萬曆丁酉之秋天下郡國奉 詔如例選貢士升

于 天府浙督學使某公虔恣在事合十一郡之士再試棘院祗心注目而求之必其業中博士者始入殼撤棘放榜歌鹿鳴而燕紫薇之堂稱盛典矣得士凡八十七人鍥其文爲錄以昭懿舉不佞某叨長首郡學使公提衡于上而凡始竟其事者皆屬之不佞乃命序于簡末不佞俛而思之于諸

士卽稱同業然所守殊壤未嘗通邂逅接殷勤也
雖樂觀其盛奚敢爲言固辭之弗能則瞿然竊喜
曰猗歟哉我 國初制貢以賓興也歲舉久次者
一人用之不束厄以資序故超陟有至樞筦者士
亦自拔夷等奮趨勛業樹于不朽之塗卽起家科
甲者或不如焉貢固無負于所舉也迨後久次之
士衰遲者多如日隅中所用漸弗適則更以明經
選實之均雍需對公車而仕庶幾入官尚初辟登

松桑爰始毋爲虞淵蒙谷嗟意至渥也噫嘗聞之
士在校若金在陶惟 主德所鎔鑄必有顯效邇
者典且駸駸加盛諸士有所遭矣得無有侷儻瑰
瑋之奇足以仰副 德意者乎吳越龍子之所宮
也扶輿清淑之氣鍾毓爲人文士不特漱秣搗謨
颺風驚電以盡洩山川秀霽而亦以軌道迪德足
肩 國家鉉鉅酬 主上寤寐之求耳若王忠文
鄒文敏者皆吳越產也所舉于學通行修操業立

旌旃之下以翊敦龐渾厚之治者輝史策而流齒
頰赫然彪炳矣諸士將趾前喆興起詎不能爲兩
君子哉不佞所不信也茲邁歲丁酉適當論秀之
期漢志歲星大盛于丁留孰于酉蓋一昌會也浙
兩已鎖棘得人稱無遺漏諸士抱瓌杰之才將以
乘時自見與不得所欲而有咄嗟之歎者莛楹藉
令徒以文爲筌蹠而無當于寔用媿于前喆多矣
豈今日選士意哉頃 天子下功令數加釐正士

藝有靡曼不根傷于雅道者亟黜之學使公受事
甫數月都試浙東西士如近體羣率而爲玄虛甚
至去離經傳踰越準繩者迸弃之弗收所收皆醇
朴蘊藉太羹玄酒之文一追復成弘舊矣它日厝
注爲縣官用其能有裨世運若卑卑提此科目空
名必不爾也矧吳越大藩爲四方所視得士如今
日則寰寓喁喁嚮逞無不願斧藻爲道德之士以
酬 明主斯諸士發之哉某不佞請執簡以俟

擬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甲午冬兩浙當大比武士會直指繡衣之不
間庚令季月廼侍御某公率百執事比之三比三
加嚴焉得儁若干人以上某以執事得宣言于首
簡日記有之季冬爲貞元交會之期卒乎寒且始
乎溫有虔始厚終之義焉往往誓士者謂爾材余
旣目擊之手披之余不敢不虔其始由此而厚終
諸士事也某謂不然殆執事有終而諸士則盍慎

始焉斯何也始比之騎而射始合再比之步而射
再合三比之觚管而射三合今所藉獻非射御之
傑卽詩書禮樂之英侍御公所爲率執事而申令
勅法者亦旣幸厚終已而諸士爲國虎臣今日否
亦今日勲名自今日始也何得不慎也且而一日
所論著疇不規孫吳漁董賈穎墨津津以度生平
其大者必蒿目而籌四裔小者亦必扼腕而稱五
伐六伐策名以往且盡訓其始願其逞志可知雖

然慎未已也古英雄豪傑率戰兢得之語曰小勇
勇敢大勇勇不敢故師中輕如鳥捷如鷲則弟子
也量敵而處勝則長子也深中重發則丈人也從
授鉞以至策勲飲至安往而不欽欽諸士由之則
士光照籍籍尤照浙壤矣余初觀浙之山川形勝
疑其秀而不雄旣觀浙之人文疑其鍾在章逢或
不在介冑已取浙掌故思焉不有范蠡大夫種泄
庸犖犖者乎之數臣試舉而衡子穎墨似不足子

所然圖國國強圖君君霸視今輦上所求乎將帥者何如且二三臣君則勾踐非必明世則春秋非必康材則拔置非必歷試而盛舉也而所就若彼今所遭若此而言不遜古人勲名或不厭今人將無令縫衣者輕邪近世文士好倜儻之畫多含瑟而抱箏武士好雍容多諱縵纓而矜緩帶一有餘一病不足則不足者輕故令甲文一舉耳武或再舉且三慎之蓋重之也今天下雖號稱極治然東夷頓甲海表西北虜亦數數盜邊有如今文士者獨出而樽俎折衝而若屬無所効其技滋輕已且始願謂何詩不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哉異日者出而炳炳朗朗焉人不以爲方召卽以爲管樂使拖紳秉笏者亦斂衽而譚此侍御公意也在若重圖之圖之則願今日始

擬東吳武舉齒錄後序

辛卯冬直指某公舉吳武士五十人既錄其文矣復令錄其齒序之屬不佞序諸末簡不佞因嘆直指公之注意諸士子也何若是重乎文之且齒之其優禮一視計偕士士奈何其自輕也蓋自司馬穰苴之屬不獲與季路齒而近世益厭薄六藝至格鄉射不行故里中見負矢而馳者豎儒且不齒焉今士遇直指繡衣親命籍姓氏修譜牒將人人

而色澤之一旦優禮至是則諸士克奮今日克讓亦今日夫武士奮則爭自見其生平同壘爭堅同勞爭最同敵爭先登安事讓哉漢大夫有曰兵讓道也叔季爭言之故云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回言讓也楚子玉不能三百乘不惟無禮晉文一戰而霸決之有莘不惟少長斤斤耶當事者用尚齒訓讓意蓋如此夫曩後武士士出計偕之下頃縣官急武士士反迫計偕之上乃比

歲舉者其籍具在有伯仲伊呂者乎無論伊呂有兄韓彭而弟之者乎果籍負士抑亦士負籍也故士今者不憂其不見重而憂其自輕彼足不涉行間而津津司馬法如數一二輕譚者也予之一旅之師止則亂行動則超乘輕兵者也殊未得勝笑而負旗擊鼓遽以士卒嘗輕敵者也夫夫者雖比肩而進于國家奚賴焉無亦及是時而矯之矯輕以重矯慢以共矯踧躑曲踊以禮樂則異時于城

之寄其庶幾乎若區區慮少凌長長加少而齒焉
則竹帛之士固有十二而拜客卿四十而登壇九
十而爲師尚父少長之不相輕久矣此諸士意也
非錄諸士者意也

吳山毓秀錄序

歲甲戌不佞隸繕部大夫韞菴吳公以察舉守杭
飛則左司馬汪先生語不佞曰都人士厚幸哉杭
士翩翩吾都上游卿大夫咸長者今杭得吳大
夫士且速肖豈惟民比下車都人士望見公休休
則相慶未幾討師儒而悉飭之則相勸勉未幾羣
十校之士而試試有等庚令異等者操牘而會會
有程不中程不休則又相視而化是歲浙大比士

諸由虎林起者卽舉首參居一焉由斯以談司馬
固非虛語公謂都人士若樸棧芄芄乎一歲可勝
舉乎或待舉者自疑國能趨故步追琢謂何耳于
是且入計亟按歷試錄其文爲多士法式命之曰
吳山毓秀則果秀繇吳邪燕之函粵之鑄匪燕粵
則然夫有所鑄爾也故夫孔子鑄七十子矣藉令
魯秀後死者寧無與乎我虎林文學舊稱彬彬
孝武以來其後日剽襲又其後稍慕崛竒人言

人釋羅而希秦復陶微獨越之罪也道喪世已至
是厯 主上厲學官申下令甲甚具乃幸得公陶
鑄之夫人而鑄而函洒洒進燕粵秀矣猶之乎虎
林而前以侈後以樸前以矯異後以爾雅一日超
乘而上士且不自知山惡能秀士哉善論者謂蘓
白王盟吳奉天日爲壇坫則左大澤右滄溟是山
固布几席待公矣無寧多士多士奉槃則奉執耳
則執旣一埽而更之今之壇豈昔之壇邪當事者

方以朴茂號闕下則諸生響應宜莫吾魁先昔漢
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考其在魁時僅僅推賈生
耳茲無論公大者卽所推轂具足爲縣官用焉避
最治哉錄成公屬不佞序適不佞至自歛觀環浙
諸山綿亘盤鬱歷歷從大鄣來入杭爲吳山則吳
山有所繇毓固宜秀矣

刻文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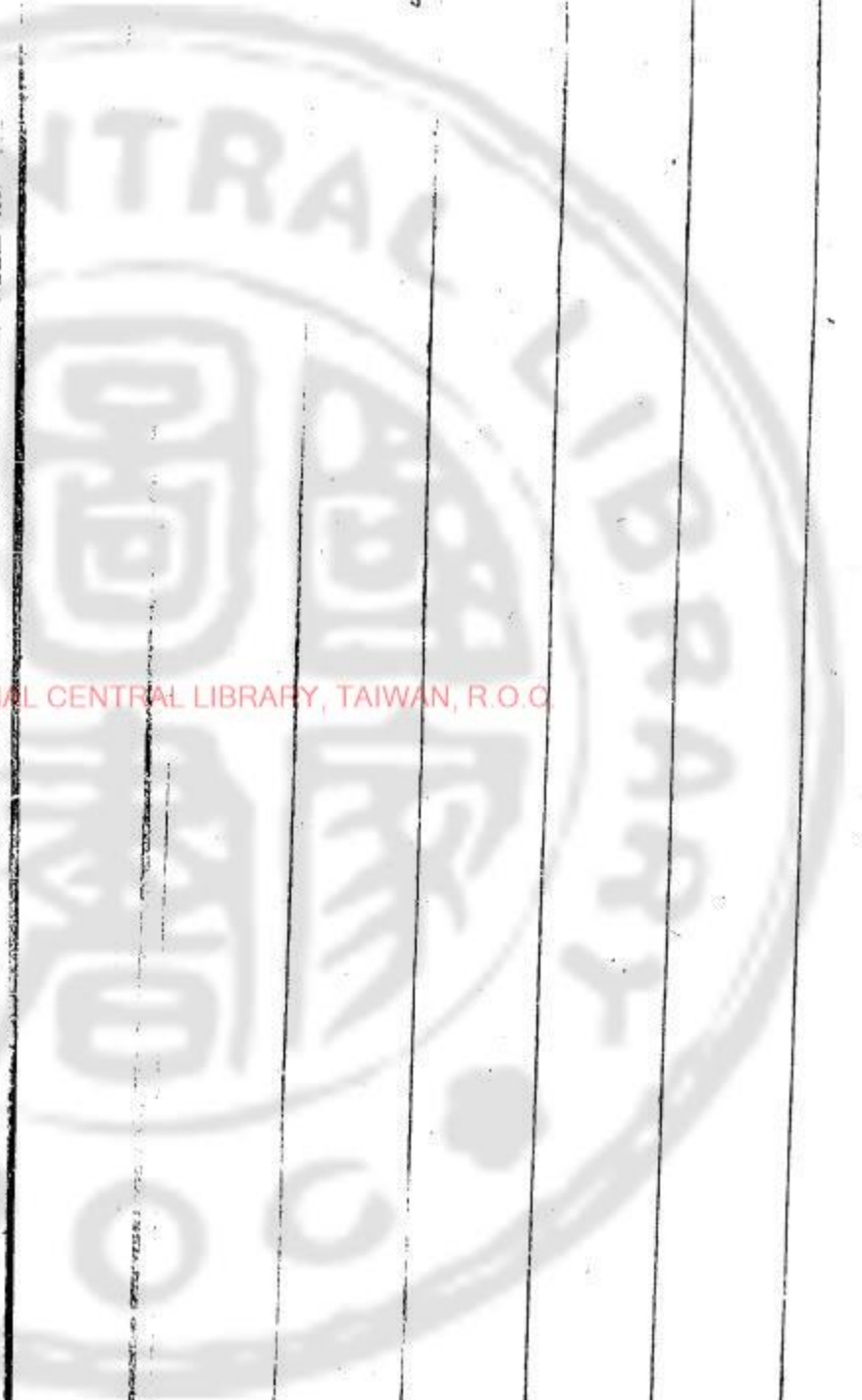
古之所謂文者非苟能屬書摛詞蔚然取給鉛槧
耳已聖人之道脂腴博美如庶羞之簇盤雖易牙
調之陳平爲張具九獻而不飡則糠覈先焉故加
籩倍鼎不如其下咽崇覽閱議不如其見道叔向
子產晏嬰之徒以此爲文是以萬物休戚皆繫于
其舌端之語默漢司馬譚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
詞主上以上祝待之何者無關於道雖工無益也

丙戌某君上春官余從事棘闈得其文讀之則蒐羅載籍總括百氏亦上乘才矣然偉奇雄灑之中變化離合莫非攄闡性靈而陳其所自得之趣沕如穆如也謂造道之言非歟夫文章之盛本之六經由先秦以及西京兩晉六朝代有作者劉勰真德秀之論備矣迺後世學人迷其端原窮日力以摹之而文辭卒不逮古故談者方之鑄木鏤冰無所可用何者其言是其道非也若道之充焉則途

喟巷謠足闡玄倪而况明經射科豪傑不朽之事乎 國家設科士以文進世所謂羔贄而贖儒則又獵取勦說爲之卽斷雲殘霞萎艸枯株無以稱天地奇觀明矣雖左班董賈之雄古劉楊蘇曾之嚴且暢也何取哉何取哉某君績學好古雖治舉子業雅不喜爲蹊徑所束讀其文知其於試用廓如也漫爲序之

海嶽同心頌禱篇序

往年伯近衡陳大夫壽六十置酒向會一時大方之家屬詩文賀之御史大夫孫淮海公移詩十三章先至高淳陳令君颺言曰淮海近衡兩翁稱同心哉于是以大夫所得賀章萃爲編曰海嶽同心頌禱篇余小子則從鶴麓所受之矣後七年鶴麓以進士高等出爲海寧令乃虛上舍使人將迎奉大夫驩大夫果自衡嶽來邑大夫奔走爲大夫壽



尚書郎沈南泉先生一見若平生交語大夫曰南
獄之事君爲政東海之事我爲政今茲就壇君主
盟我願爲君左袒于其行贈遐壽篇五千言其述
大夫忤袁州事甚具大夫受而三四讀因念往使
江西時獲習初泉初泉贈言尚在篋書中眩篋再
讀感兩人相得驩甚如一日恨相知南泉晚也遂
並二藁載去乃鶴麓幸教不佞曰大人交太僕及
交比部皆不減中丞又比

八僕崛起海濱而大

人來乃適有事衡山則海嶽同心不有味乎高淳
公之言耶願子一言託之乎副墨之子夫大夫以
著作傾當世卽淮海猶在鴈行二大夫且北面之
矣余小子無能爲役其何辭于大夫雖然由斯以
談大夫之自壽者備矣昔袁州執政四海九州爭
附苞苴竿牘而不可得一得當袁州卽入而執簡
出而持斧傲乎無人乎五步之內何赫赫也大夫
以一王官獨弗視其赫赫竟陸沉穉國中脫冕而

歸不少悔謂何古人云風之過海有損焉日之過海有損焉風與日相與守海而海以爲未始有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以大夫而視赫赫直寒暑風雨之過耳不則弱于德強于物無壽類矣詩頌如岡如陵又曰如川之方至不在斯乎且也大夫之周游也浮洞庭踐五溪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于齊楚吳越諸名勝冥搜遠覽不遺餘力故其自言嘗曰嶽有五游其四經有六吾子涉其五果今諸

君子以經術鳴對公車策名就列接袵而起彬彬然山有榷柎杞梓而海藏興焉大夫之神不王乎不然毋論能養第令酌彭蠡爲上尊菹匡廬爲加豆惡足望大夫之腹也嗟乎陶弘景旣通籍於齊則顯挂冠華陽則善息逍遙于五嶽十洲之間則能尊生其列于仙奚恠哉況乎大夫之尊生又有所以尊其生者雖十洲五嶽皆取之宮中而游之曰鰲嶼曰鍾鼎洞天在公樂園者歷歷與海外仙

山爭勝吾故曰大夫之自壽備矣卽羣公無能爲大夫頌也惡用不佞之辭君侯曰固也余將壽之梓人日暮使人嚴君所且子不與不穀同心哉奈何無一辭吁人亦有云細流土壤君侯寔不擇而納諸敢不惟命于是副墨之子則謂余東海之波臣也且竊竊焉慕廣野諸嶽嘗稱十嶽山人卽談者無當于大夫可謂有其意矣請載之

志淑編序

歲辛巳不佞爲邢州李魯君幼齊爲開州博士一見天雄署中若舊相識焉又明年幼齊來尹龍游而不佞病免虎林之墅則幼齊遺不佞書爲不佞誦母陳孺人拮据狀及所輯學士大夫傳序記頌詩賦爲志淑編示之予卒業三歎曰嗟乎茲天所以啟幼齊哉方萬安怒伯子時微孺人則伯子死後伯子持孺人急微倉皇携抱夜渡江避之則三

孺子且死卽母子幸脫而微辟纊給仲子仲子亦不必顯融迺今顯者顯奮者奮死者不死于父而死關法豈非貞淑慈慧上通神明乎惡得不畀之幼齊之賢耶雖然亦難矣卽無論其蹉跟渡淮之顛沛甚也而食貧茹苦以是藐諸孤出之魚肉之中納之詩書禮樂之內至有今日湛恩徽命且允光焉可不謂難哉嗟乎孺人蓬垢四十年享茲禴糗不媿爲幼齊母幼齊以孺人荆布服勤者服官撫二三遺孤者撫邑子弟不媿爲孺人子是足以勸已學士大夫之傳之序之記之頌之詩且賦之也獨歸美乎哉書至之日余發北舟日也不遑詮次聊題簡首以歸之幼齊

雙瑞報成編序

武原有神明令李侯治其邑三年士皆道德明秀
民皆出入有禮相孝慈於其家政成以最聞

天子嘉異之賜之璽書兩尊人拜秩與侯等命
下邑邑士大夫黻冕從侯迓之郊四鄉老稚塞九
達觀之於時西土之人有以產芝告南陌之老農
有以兩岐麥旅獻者士大夫歛衽慶侯退而爲詩
調若干言美侯博士先生葉君彙爲編曰雙瑞報

成云遺書謂與郊曰子其序之與郊曰唯自昔理
平往往臻于瑞應有國家者寬仁博愛恩及行葦
百姓輯睦庶草蕃滋醇醑釀而禎祥出故司馬氏
之一莖六穗班氏之玄秬黃蓼祖述而譚侈爲懿
鑠至唐柳氏始槩之瞽史而曰休符不于其祥于
其仁無惟乎其以天地爲大果蓏陰陽爲大艸木
也嗟嗟何鹵莽於天人若是耶後世鄙儒固者言
人不言天夸者言天不言人君子則徵諸人庚質

諸天謂人可僞爲而天不可僞爲故陳王跡者必
合雅頌之章與平露嘉禾之瑞爲左右契爾今武
原之化上下和樂衢謠里唱浹於人者如此麥秀
芝靈答於天者如彼而代天理人者又飛綸命緯
參併一時候所得於天人之會不旣隆乎雖王跡
何遐遜焉夫此皆報也君侯不愛數歲之勞以報
天子天不愛三秀兩岐以報君侯 天子亦不愛
再命以報君侯之太公太夫人豈偶然哉豈偶然

哉繇是而之焉使四海之內太和洋洋清氛蒸甘
雨沃人克鳩庶集族以達於夷途而朱草澧泉萑
蒲莫莢神馬器車之類日月廷奏宣授史官其孕
毓不在宰衡則在臺省侯且以其身瑞國度所以
報侯與侯之所以報者正未艾也諸在編者或鳴
瑞或發皇報成其始萌芽也耶夫采風必首學官
次及山藪逋播之客今合詞而頌侯者服侯者也
謂侯爲政于斯而媚茲焉者不知侯抑不知芝與

東南一柱冊序

海寧瀕海海率五六十年一決頃甲午決及城下
杭嘉湖三郡多憂之議築塘或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吾畏乎其始或曰諺不二云溺則巧身出則巧緡
吾殆畏乎其卒時羅相君特毅然身任之塘成三
郡鄉大夫旣樹之碑又張之圖画而多士又載之
冊其勞最本末語在湖大夫記而嘉大夫庚署冊
曰東南一柱云冊所彙三老之謠曰一柱謠五更

之歌曰一柱歌六七丈夫之篇什曰一柱詩至曰
賦曰讚曰志曰述曰考皆頌塘也以相君大任故
總之以柱名夫塘衛海也海非嶽不鎮非大地不
統今頌功而獨象之柱何哉古今人舉事始不無
洶洶而欲捍大患斷大謀動大衆不能不賴強立
卒之譽塞海表名溢朝著者由不撓洶洶得之而近世
更然雖則而象之曰柱可也不周之柱柱巍巍者
也龍門之柱柱滔滔者也是皆以形柱而相君以

神則西北之柱與東南孰壯哉 世廟朝廉訪焦

大夫嘗策東南曰浙郡縣患大海國家誠不愛一
再修之費斬山堙谷大治石壁亘百里卽善決不
敗不然乘時繕要害隄防積木纍石與民去害而
就利尚足永永若汜濫旣及亟發閭左亟遏之搏
沙聚灰此與手障無異知言哉相君識與之符績
竟成不則東南其有廬舍耶嗚呼郡以爲柱國亦
以爲柱冊適中丞公亦推底柱上之朝 天子嘉

附錄集 卷二
之下天官太宰錄之相君居吾將賀其入而棟明
堂也巳

甘霖應禱冊序

周侯治海寧之明年夏四月不雨至于六月侯步
邑壇禱焉雨步禱益虔大雨邑人歌之爲喜雨之
章徐生某彙之爲冊介董生某過余灞上曰盍序
之余曰可得聞歟諸生曰方旱魃之蘊隆也憂不
但農困不專畎畝國人請使巫侯曰巫則能乎巳
荒請怒宅龍侯曰龍則靈乎巳卑請則繁露焉侯
曰繁露其不爽乎巳疏於是謝乘卻蓋貶食露寢

下令於國中曰過爾屠弛爾征出爾輕繫已令於野曰儲爾種稔覃爾耒耜修爾防如是者三日不雨五日五日不雨十日一月曰吾使君之禱止是乎諸生曰然又曰禱之日雨我闔閭遂徧我疆原野若浮山澤若通於是田峻馳告婦子出饁阡陌起謠互譎曰吾使君之雨止是乎諸生曰然余曰其然哉吾邑瀕歲以來數百里急於焚燬而延頸舉踵於滅澤甚矣非 主上惠我豈弟非我侯極

意拊循之顛顛孰蘇蕪穢且孰治邪故夫人迓水火俗雜稂莠豈有大於此歟君侯晝求之唵訟夜求之寤領宵旰以求之葑屋之下葦門圭竇之間禱有大于此歟至于今而漸我以仁濯我以義坊我以禮民欣欣向榮士勃興焉雨有大於此歟是不電而明不雷而肅不風而偃不雲而覆譬萬物之於旻天自勾萌拆甲生殺靡匪德澤而頌天者第頌雨焉亦隘已然天澤靡顯惟雨露乃顯故一雨而學士謚之

曰甘田更里姬珍之曰珠玉皆沐浴於其顯者也
則其頌雨也宜也吾聞良大夫之雨疾於使車良
弼之雨潰渭王國君侯自馴致之余何頌焉方事
之殷聞太公寔詔侯曰不患雨不澍患已罪雨不
患禱雨之不恭患所以禱也誦其言而記曰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吾於侯家三復之諸生曰躉哉今
而後吾儕知雨且知頌矣

方駕文翁冊序

今上二十有六年沛張公以杭州通守奉臺檄領
海寧篆時按行學公喟然嘆曰尊經故無閣耶廢
久不治後生何觀於是悉贖鍰三百金樹之不百
日告成閣三重高五十赤東望島嶼磅礴西望極
煙靄之際南望海表歷歷會稽山陰而又抱城如
虹膺海若雪長風怒濤龍魚躍踊乾端坤倪呈露
几筵爲寧邑一大觀博士先生曰美哉二三子其

興乎昔蠶叢蛾眉之國得文翁一振起之當時學士至揜覆鄒魯今六經具在張使君又昭揭若斯而不沉辭浮藻思風言泉顯是邑爲文章奧府者非夫也使君其方駕文翁矣然或以爲文翁之於蜀猶易張使君之於寧難何也文翁真太守也太守爲郡師帥養中與才自其官守故曰易張使君假令也假令多傳舍一邑而文具五三六經欲遠覽而銳圖之難矣方駕云乎哉明年公得代還府

饗士大夫閣下別時大夫長揖衆而言閣成耶噫必入是閣者道明德立可爲吉士由是閣出者經世範俗可爲名公卿而後尊經之教成斯使君惓惓之意歟且使君庶政無大于此閣者往者視學謂何來者視學謂何而默無詩歌是不知考引公績而訓邦人於永永也於是諸作者唱之闔邑咸和之命不佞郊序之而弁之端

瑞麥頌序

天子萬曆二十有二年甲午夏孟陳子方抱讐出
有荷蓀者入曰東家刈麥麥穗兩岐夫所謂瑞麥
也子盍往觀之舍讐與俱適挾筴而問者過焉曰
奚之告之故則曰有是哉陰陽家曰歲在午人馬
食土今北國方數千里大無麥禾 上方使使者
予禁中金奪黎庶于溝壑吾邑得免焉爲幸而又
望休氣之重孚天以類錫也殆民訛也盖二客不

相下乃相率而之田則芄芄焉齊芒互穎始相顧
咨嗟者久之陳子乃掀髯發議曰儒者常不信天
人徵應之說併桑枝麥穗謂未必然若是卽環四
海而稼者其豐而五釜嚮而半菽皆在主君一念
耳彼芄芄者何知而出應吾侯之德之政倘所謂
三感七瑞信然乎將毋含乳澤榮之民風謹帝力
固神祇所憑精禋所磨盪乎抑造化鬱蒸布濩之
久而禎祥出焉吾侯政成三歲其儲和委祉固非

一日矣乎夫自漢以來吏治幾更其教化名法幾
相軒輊獨天之降康降割與民之舒慘則千萬世
不易耳昔人稱天則大父民則羣子又稱君則代
天子民子民者或養之未必如農夫之養五穀雖
寅衙酉休以勞能博高譽受上賞于動天動人必
不効矣故曰天視在民天聽在民民者以其唏噓
歌舞佐天爲命而天者以其灾祥濟世主怒賞威
勸之所不及甚昭昭也無論菽粟之寶百于草木

鳥獸耳目之真萬于簡策卽古云汝陰連理潁川
重芝與夫集鵲渡虎馴雉之屬當時謠俗相傳頗
近惟然卽此可以觀人情卽天意也而賢者避之以
爲名愚者矯之以爲罔識余皆無取焉矧區區歲午
之運不曰德勝妖乎 今上日右進循良爲長養元
元者勸吾侯會逢其日則殊拜顯秩當隨頌聲而
至直天人感應云乎哉

重刻諭民要語序

仁和令進賢劉侯自建德移治仁和之二年政通
人和諸務畢舉每受狀見告債者紛紛及庭鞠之
則中下戶以頑逋負者十九而大戶勒徵者十一
乃知民俗之敝坐此於是侯乃勸誡不啻數令而
數申之大指謂貧富相懸有無不得相通若官
租私費與婚姻喪葬之急債固所必須者顧大戶
持其急或授之母而過需其子中下戶則往往不

記其急而多負其子且併其母盡逋焉足一至公之庭則罪罰三之他無名費五之何利哉於是翕然丕變借者及借與者此不敢越律彼不敢食左券而民俗熙熙庶幾近古之風乎侯又慮俗玩則姦僞必萌姦僞萌則故習必漫盛於是親撰論語八條論大戶論中下戶者各四條分縷析語質情到人可使由之亦人可使知之此非真父母子視下民而能體恤若是耶郊讀之舉于三歎服焉居

無幾何侯遂刊刻成書且頒布卽窮簷蔀屋之下罔不率循矣壬寅夏六月侯晉南水部尚書郎邑人恐語久而湮習久而復敝也請于侯重梓傳之嗟嗟嘗一嚮而知五鼎侯之德政此亦其一嚮矣他郡縣尊嚴若神曰奈何以瑣瑣者經懷卽小民有愆者不受理甚則呵去又甚則敲扑之以致大戶率閉橐中下戶率負橐無所告而公私並急至是而思侯頌侯者又不獨一仁和也夫上不忍傷

之曰仁下無一不得其所曰和一邑之民公有輸
私有賴毋相顧而噓毋啖而鬪毋訟而訐訖仁之
而孰致之和歟其或公焉私焉緩急靡所貸而窘
迫焉迺噓焉鬪焉是之謂不和安得仁也夫如是
雖謂自縣有劉侯而後無愧乎仁和之名亦無不
可者輒不揣僭序其簡端如此云

權關救弊政紀序

今上萬曆之三十二年戶部黃鏡予來秉關政當
是時關之闌出入者旁漏者因緣新法侵官者紛
如弊甚矣鏡予至則曰嗟嗟敝筭在梁其何能防
禦乎乃毅然髮櫛而竇塞之小者下教懸諸雉門
大者白督撫臺且肅政使者一軌於法諸弊不痛
斷不止於是行旅咸出塗予問之曰果哉鏡予之
爲政也田則有螟書則有魚關則有蠹而新都爲

之驅居無何及瓜子往送之鏡予出一編相示則
下教與白事公移具在也予手讀之曰東海腐儒
雖未詳其縷縷卽越海之禁之一端利關猶近功
而利國和民寔遠猷非細今而後無復聯檣比楫
載齊秦吳楚之重貨竒織招搖大海中以餌夷貪
一毆駟僮若荷儻游食千百人還之隴畝二息惡
少結黨仇伏莽挾商侵盜心三三者於弭變防奸
利不倍蓰出塗也耶後來者日嚴無少懈焉關政
其永清矣予快覩鏡予之政而慶海上之人之蒙
其澤也於是乎書

風木遐思卷小序

友人以風木遐思卷抵不佞曰先生盍文之余閱之則士大夫賓戚重孫節甫孝而詩之繪之圖贈節甫者也節甫幼喪母慕之終其身噫孝乎孝其有承于思哉人子之喪其親也衰絰窮于服輶幃旒妻窮于器祥禫窮于日月於牖於戶於阼於庭於墓窮于途皇皇爾縱縱爾望望爾窮于貌而思則無終窮焉故禮云齋三日思其笑語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曰齋蓋制夫思之之節也語云入廟登
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
哀哀可知已曰廟阼蓋導夫思之之不至也二經舉
一隅矣引之則非齋非廟非阼階宜何如且心水
也性流也思波也其動也微其酬酢也隱夫烏得
而知之亦烏得而誨且禁之古之人有傷趾而咎
者有捧檣椽而痛者有望他人之嫗媪而愛敬者
夫孰非思乎而惟幼孤思持深則一日之養之未

伸與諸君子調節甫孝思必其旦夕饗殮春秋魚
菽求其親而親不在卽宗之泣祥之卧而自致無
繇故借臯魚氏之說旌之不然若雨若霜露若憲
孝子何一不觸心而必顛顛風木耶今世教衰雖
親在而尚親之忘身之忘又烏乎不忘廼州里有
若人焉以隴畝不獲聞于縣大夫以非通邑大都
不徧譽於顯者以窶不克舉于學可慨也往余縻
紱思將母不能已思學孟夫子薶石像跪母墓門

又不敢聞節甫之事愧汗蘇蘇嗚呼惡知曾閔之行乃出于吾黨乎故爲之序以俟夫采風者察焉

族譜序

例義

陳與郊曰夫陳氏吾霍丘公有家譜云祖高僎宗高瓊本臨安高氏詳矣然東園公而上卽名字不完得無涉遠胄之謬歟故今斷自東園公

夫陳氏莫知爲高王廟高赭山高恨矣或問何故曰東園贅壻而祖禰不志壙石

夫陳氏由東園而來蓋九世焉大宗一繼祖之宗

三繼禰之宗九後爲之宗者益不可知譜得乎已
夫名實不可以不識也吾曾王父而下被璽書者
三人由鄉貢進士起者九人爲貲郎若賜爵一級
者五人幸哉今不譜後嗣何觀

聞之有祖有族有譜舉族之出處死生胥載
之子孫而不知其先之出處死生可乎七世及予
亦可以譜也已或問譜何以不訓曰宗法廟制家
則備矣夫譜譜也予又奚訓焉

與郊以爲先大夫命予曰郊又字予曰廣野蓋取
諸同人同人不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哉故先王之建九族也燕享有節慶吊有章親親
疏疏有殺至叔季而族散不少矣散則乖乖則逆
逆則相屠擊以兵者有之予觀世俗出不乏裘馬
而族人或百結入爲子孫築廬舍而祖宗丘壠或
在茂草間或謬敬鄉里小兒至爲宗老下車則不
謹何惟乎族之散也吾南里馬氏祭祀不乏則先

教存焉東里雲邨先生家不嚴而治則身範之故
予爲是譜第譜名實欲子孫知先世之起家若臨
安齒甚繁燕享慶吊甚有禮此與馬氏何異乃一
再遷而爲赭山爲高王廟遂稍稍陵夷此豈患教
令之不足哉傳有之曰人存道行故夫鄉里布衣
之徒能合族能表正其子孫亦雄俊之特夫也非
苟而已也以予從士君子後廢先生之訓不講忽
先大夫命予之義不思其何罪大焉其何罪大焉

故略倣前哲綴輯聞見起遷祖迄子孫行九世爲
族譜凡七篇其叙曰

維綱有綱厥目斯陳猶舉大端爰括紛紛視我宗
乘監故考新述例義第一

於鑠我祖蔚爲侯王豈無丹書墜景不陽皇考紹
之帝命光光凡百孫子曷維其慶述王命第二

五服旣經昭穆熒熒有爛焉者作我典刑述世系

第三

厥初生民有姓有氏叔季不詳放逸終始往往昆
孫追痛家史廼紀廼生爰及葬所庶幾百世臚列
如指述家傳第四

嗚呼我氏望于東瀛哀哀明德邦家之楨俗範斯
軌帝揚厥聲鴻筆載之不騫不傾述大傳第五
史有外戚家國異歟婦德之完過者式廬終古烈
烈曰惟大家彼碌節者疇不恥諸鴻毛泰山如何
弗思述外傳第六

凡我譜譜可恂總氏族該疏親發潛光崇威神戴
天章函人倫志丘墓詳婚姻綴細德臚鴻文述叙
譜第七

修復墓田墓屋序

吾高祖而下墓在道人塘南曾祖墓在塘北舊有
田有屋春秋有祭旣若干年屋廢田亦陰廢此其
故莫之詰已而南北祭日廢不修至委先壟於斷
樹殘碣間且泯血食傷哉乃侯康一布衣重感而
告於郊曰今人至老死甘爲其子孫馬牛不肯出
一分力爲祖宗勤事於後人舉千萬傳之猶不足
而先人則筭及錙銖其悖逆可勝道哉且其人近

者十年五年遠者三四十年亦爲人祖宗否耶康
雖不才常恨之請爲二祖聚斂而興復焉墓置田
若干畝屋若干楹屋與守者居田入治牲醴祭庶
幾永永罔缺叔父以爲何如郊曰善吾愧子矣吾
愧子矣蓋人日耐金以祭而告宗人成郊當綴數
言勒石也萬曆二十六年春日玄孫與郊謹序

隅園集卷二

萬曆二十六年春日玄孫與郊謹序

隅園集卷三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序

送建翁周邑侯入覲序

邦之望豈弟君子久矣而歲乙未衡山周侯以名
進士來尹是邦下車孳孳爲民雖秋毫不滓雖丙
夜不少息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不敢不致心
民故澆侯一切教化民苦不雨侯步禱十數日雨

澍應有秋民病闌出鹽者侯悉發其淵藪置之法
民困賦侯衡賦緩急用之民洶洶海且嚙城侯大
治海塘海爲南徙者一舍而又孳孳養士拔其尤
月試之庠率授餐其舍中三年當赴尚書期入見
天子其爲民者羣上所部曰縣薄海不可一日無
令君請留縣其爲士者亦羣走曰縣薄海不可一
日無令君請留造士若大夫士亦羣謁曰縣不可
一日無令君請留於是御史中丞御史臺下其詞

方岳方岳曰 王制也格不得留則朝車駕有日
矣而令君猶蚤夜按雉堞簡士馬若初適縣者至
出疆之日三五隸人垂橐而從襍被而前若董董
適大府者時邑倅諸君子及邑人重侯行竊議媿
媿君子慮謂侯入且留小人懷謂侯已事且返君
子曰今國家甚需賢使君旣以賢薦之朝矣不入
且召入而留侍禁闈事固不可知小人曰官家急
東南甚方選利器威之君侯鑿刀毋寧先大輒後

清廟也其不遽留固矣君子曰然卽 天子還使君使君入覲 君出覲太公恐卮酒留行速且六越月吾儕不能挾日遠使君况六越月也小人曰不然太公日就縣時吾君侯朝於闈而夕於闕也見戴星出入喜或日旰不遑食滋喜其容以杯酒遭延余聞之曰嘻贊公恐令君留不知公令君者也贊公過父老迫令君來不知體令君者也父老亦過何則令君固北之京西過楚不有不西不北

者在邪且今在邑不忘君卽之京過楚其能忘寮案衆庶也遠近一耳廼或虞其遠或卜其近非過歟雖然君子遠所尊則思近之之曰忠遠所親則思近之之曰愛遠所宗則思近之之曰恭令君忠矣寮案可謂曰恭士庶人可謂曰愛是行也三物成矣顧今者令君於君父爲日近於寮案士庶人爲日遠其何以答遠者之思哉諸君子曰微奉常莫得使君心請著之玄纁載之前以當負羈縻從

矣

送周邑侯入計序

代王相公作

自不佞簪筆至今閱 廟朝受計者十一矣而壬
午以前則聞慶讓不盡主所監故計者未入而飛
牘借資既入而懷刺既畢事而晨闈夕竿擾擾乎
幾令國禁如冗言尚書門拔舍殿庭露章皆兒戲
耳厥後則見在事者又越 太祖 世宗之法而
庚劄品題幾令半國中矯僞以希之其馳驚與前
事畧同比及與聞王者局趣則又怯言慶勇言讓

而屬耳日者什五方岳什一庶尹故邑大夫卽有
孫叔公儀休令政不克請 聖人用虞周之法旌
異之今二歲猶耿耿焉是歲冬又當入計之期友
人陳奉常書來更僕數其邑大夫之善而繼之曰
大夫行傾邑而送之北郭門之外祖道夾立者肩
襲若襁目皇皇若脫乳下某父子兄弟追欲卧車
前少住之豈有他干哉侯惟以至仁得民以得乎
民得士以得乎士得監大夫以得乎監大夫得

天子故其行不橐一絲不載一竿牘日至而發不
就大夫士一詠一觴曰吾與二二大夫共者南浦
之冰西嶺之蘂而已耳先生以爲奚如嗟乎若子
大夫盖古之所謂循良今之所謂卓異者也入
覲者若皆大夫其復有懷刺束脩而屏立懸簿之
門者邪其復有疾走琬液之庭送日迎月以尊匱
壘筮爲政事者耶吾不得公儀休于朝廼于野而
得公儀休隣國也益耿耿也今統百官者非昔統

百官者其以卓異白 上請旌異之無首大夫矣
奉常又曰今吳越方備邊邊令君留不朝邑人請
留令君而令君欲覲其太公預請所司故所司可
令君不可其邑之人嗟乎是乃邑之人所以盡室
而送大夫郭門之外者也斯何也一人思邇其父
母而億兆人亦思邇其父母上下一心爾然非三
歲廉平之政如奉常所悉數焉民惟恐朝之不先
肯留之留之不得而傾送之至晉是哉故凡屏翰之大
夫莫先乎得民而得上次之獨郡縣歟吾是以序
而貽之使代副車焉

送靜翁林邑侯入覲序

代王相公作

往予在政府今執政明州公在講筵進講羔羊之
詩反覆詳雅退而謂大夫士節儉正直分爾何至
國人歌之且采之以貢 天子哉無何而天下大
夫士會朝稍跡之則儇者不難十四五廉者不易
十一百一而後知文王之化之隆也頃之海寧陳
生過海上頌其縣大夫曰自吾識縣二十餘大夫
毋如林大夫廉視廩惟祿視筭惟衣履寧人重饋

歲百饋百不容至別帶銀給使其聽政也理劇若無臨糺若豫視嶮巖若坦照究若燭隱蒼赤若傷五年而令堂無腴史庭無悍隸市無漿酒藿肉之墟予曰素絲哉大夫生又言今年大夫議罷賦役長故賦役長灌輸輒破家於是稅畝如古過更法所完者室家以千數三百里內寔十世賴之而民不謳士不紀傳所部亦不聞張之傍州縣小露鋒穎爭動目以爲秀出班行嗟嗟彼戴白而論政者

殆不異稚子相室矣稚子見朽墻則駭且眩見崇基吉棟不飾丹雘則茫茫夫孰知政之污隆哉予笑曰然然式羔羊者爲政奚而患不知也生又言固也今大夫赴尚書期敝車羸馬以朝 廟朝知大夫正直必登之禁近知節儉必更還之巖邑顧邑人依大夫猶依慈母一旦母適數千里外且三五晦朔與朝呼而朝應夕呼而夕應者遠近則不侔已先生其何以解之予曰爾士民遠所親迫欲

近之爾侯遠所尊獨不迫而欲近之乎且遠邑亦
近耳而戀戀者何也卽異時大夫在朝右而後來
者聞大夫之風無變大夫之政慈母猶朝夕在也
又異時爾浙不有省方御史督撫都御史可久借
大夫歟而戀戀耶爾歸從諸大夫送之河上觴之
其贈之不腆之辭佐績焉

贈弦室

侯德政序

蓋余備位掖垣也日從計曹偶中覽觀天下部臺
使者阜囊所上封事推轂殊能卓行循良吏者歲
不下數十人則雅多察察爲名高或威稜操切其
下令人廩廩重足云言汶岡者非其質矣頃余以
使事南還邑之三老子第口口尤侯寬仁長者正
不負俗和不剋方其爲政一切煩苛文罔謝不用
而遇大事輒霆決斧斷暇則獵纓進諸文學帷中

相與揚挖古今義而甲乙之士爭鵠起故自荐紳
先生下迨萌隸亾不人人心醉侯也盖踰年百昌
休鬯蒲懸在庭碑載在道於是撫監臬郡大夫而
下風采臚言于野靡不才侯勞書項輩相望而臺
使某君首報侯異狀以風郡國吏邑博某君偕其
弟子員某等數千里而徵余言余嘗讀漢宣帝紀
稱其綜核名寔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首以銳
精應之一時褒施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

而其時所尊寵者乃在龔渤海黃潁川至遂以入
相而卓太傅褒德之賢三更令老矣一旦而天子
嘉重之至位三公之上列雲臺爵通侯乃元勛若
鄧吳輩猶溟泮然而第其下國家所以勸勵師帥
酬功旌異之典固亾極也侯惠政種種大類渤海
潁川而材具百十過之行且召入補 天子蒼龍
之闕不者鱗次天曹撲被明兂又最者超拜上大
夫如五鳳神爵間功令茂膺三事貴在日月之際

即今臺使者所次侯治狀亦僅僅大都云爾異日
者 璽書之褒勞景鐘之銘勒與夫石室玉堂之
所記注且十此也是烏乎侈張侯伐哉昔渤海用
治最被旌王生教以神靈威武歸天子而王生亦
竟藉茲受上賞有如 明天子廉侯異狀而延勞
之幸毋曰此下里陳生之言也

賀弦室尤邑侯攷績序

今 制中外臣三載攷績慎矣顧尤慎于縣道之
臣其上若太守若藩臬使若御史御史中丞臺人
署狀廼上司功司功上太宰庚署之乃請 天子
璽書褒勞如今甲其綜覈慎重如此則與人主分
而治民者莫令若故也故西京之治莫如元鳳神
爵間率六七循吏致之可不慎與吾晉江尤侯以
強圉之歲來治吾邑今三年報政于 朝自三臺

使四藩臬使者暨二千石一詞而署之曰循良循良云于是邑縉紳先生過余曰令君而既報政矣政視漢所稱六七大夫奚若且赫赫三輔又奚如六七大夫余應之曰嘻公等亦深察漢吏乎觀其繇大抵興禮敦讓不樂苛細亦不屑苟簡若欲緩收吏治之效者而效卒巍巍豈徒博赫赫者比耶今上踐祚之十五年吾邑若新脫湯火休息未幾侯至則亟問所虛耗亟疏禁罔壹以敦大節

養之于時士攻業工賈坐肆民人藝農桑人謂侯拊循如召翁卿此一時也既而災癘並起三百里內蓋寄命漏刻侯則禱于天圖事于人爲發倉爲寢賦役爲弛一切告捕爲部署饘粥爲醫人謂侯孳孳救民如黃次公又一時也比稍解年穀亦稍登侯則稍稍以法收之卽不大聲色而升堂左右視吏辟易不敢卽不喜爲鉤距而斷擊饗設立心折不敢譁人謂侯忠毅如龔少卿又一時也乃今

更三時政成諸司贊之執秩者當之 天子且志
之矣公等謂奚如諸縉紳曰誠然哉然 天子志
之吾邑有令君非久若吾邑何余曰嘻卽上蔡能
久召父不徵爲諫大夫耶士挾一日之策以謁世
主世主且召見之況上三歲牘而諸司贊之執秩
者當之前有檄有章旌異之後有給事中御史湏
之不徵拜焉不能矣又安能以一邑而奪一朝之
望也諸縉紳脉脉久之乃趣余言爲賀曰闔邑士

固懽然賀之矣夫一攷績豈足重令君令君豈以
一攷績重雖然一攷績而邑士懽然邑大夫脉脉
然則可重焉余陪朝議時嘗欲上書誦令君請卽
召見而懼以爲私父母之國也欲私紀其績告諸
史氏而懼以爲侵官也今從諸大夫言卽津津侈
漢事可無懼矣前十許年過丹陽會丹陽令晉江
楊公攷績士大夫賀者軒車不容巷余擊舷慕之
今楊公已入踐諫大夫列爲九卿異日傳循良者

將無日晉江彬彬乎固多君子哉

賀庭實王邑侯考績序

執徐之歲 上重薄海郡邑邑大夫率更置異等

會海寧令闕滁陽王侯待次天官卽召拜海寧令
廟朝固以異政奇蹟屬王使君矣踰年合前治滿
三歲考聞狀監司監司交頌之聞御史中丞御史
臺三臺得異政奇蹟交贊之且請之 朝留治海
寧如故發典記者負籍上司功焉於是邑之僚佐
若尉舉欣欣然就下走徵辭下走再拜颺言曰吾

使君居邑中一年而化被千百里澤流數世其廉
其端亮其豈第其敏其直其敦大有容其目所及
者無遺人耳所及者無遺事手所及者無遺牘神
矣自有邑以來未之聞也四境之政四境能言之
其在一堂云何于是桂君作而曰郡也待罪版籍
寧之籍莽莽甚矣匿名田而逃長賦急則愈莽莽
焉侯至密察民九等戶經田緯長賦率戶上上者
承之中三之一下五之一不崇朝而定民賦平民

籍不奸不穀無獲戾于監籍者則侯賜也下走曰
敏哉是之謂有功潘君繼而曰芳職貢賦芳之至
也後不及漕聞今年漕事侯身卵翼之上款漕司
農下駕馭轉漕都尉用是灌輸之長得與漕卒交
持衡焉微侯貢賦宜不止此下走曰惠哉是之謂
不費楊君進而曰觀守在游徼邑多隱慝守望或
不支自侯徼得渠魁若干人立傳之法卒不外索
不窮竟淵藪里閭帖然下走曰庇民哉寬而粟茲

阜陶之令聞也徐君避席而稱曰侯吾師帥也侯
坐堂皇世卿每勦力以受命侯每正色以命世卿
德不敢言卽世卿典團練日夷耗倉卒旁郡縣爭
闔門撤屋且發士卒登陴矣而侯安定若泰山封
以內泰山倚之獨不動視喜事而暴施者不什伯
千萬耶下走曰鎮靜致遠惟武侯有焉四君又前
而合辭曰寧俗儂利訟其隸利追呼徃徃一人呼
之二三人羽翼之鄉無寧雞犬焉侯下令禁不從

一夫吾儕下寮咸奉令惟謹疇昔鮮衣盛氣而疾
呼者今衣懸鶉且舍業業樵蘇云卽其人善伺善
詭善相扇而侯固皦皦若揭白日而行夫夫者竟
辭舌去矣下走曰廉哉威哉雖龔遂奚啻乎天下
之政匪威弗立匪惠弗流匪敏弗濟匪毅弗執而
又居之以鎮靜本之以廉明行之以博大卽宰天
下優爲之直一邑乎哉夫邑大夫視古子男邑政
無大小悉主之復貳以二復參以三復承以奔走

禦侮其體則小朝廷焉而四君皆自大江南北起
于舊京爲內史部其情則鄉黨焉朝廷尚尊鄉黨
尚親故使君日出而衙日入而未休諸君率衣冠
而視事或質若疑白若聞見罔不肅肅而趨唯唯
而沒階比已于事而竣則相從相欵洽至出壺殮
相勞更藹藹若雁行夫一堂之上協恭和衷若是
者非政所繇懋耶下走又何辭焉居亾何輦上且
徵使君徵使君且簡黃扉青闈之右有如 上御

東朝召使君問宰天下狀使君必且端笏委珮而
前不謀而對曰夫宰者制百味而適于和誠令執
大匕者務斟酌王綱母虞比虞忤置絲髮嫌疑于
其衷其獻苦替甘者務審國大體母激危名于一
朝而發英氣于一二事斯天下太和矣使君第舉
明試者敷奏之且無事結韉王先生卽下走何辭
焉

賀靜宇林邑侯考績序

林使君尚考叅佐賀于堂文學率弟子員持軸俟
大門左二三將軍率諸弁候門右不佞從縉紳束
帶而賀之遇三老于門三老曰公不動聲色而邑
治且三年邑大夫若易乎曰烏易邑哉夫爲令者
細民知有情而不知有法巨室知有利而不知有
害監臨知有政而不知有民令以一身處其中難
矣况環西粵而縣者二十三郭邑苦奔命瀦邑苦

災瘠邑苦賦徹邑苦供需澆邑患訟訟則不災而
害不歛而急不役而罷不伏謁而日膠膠擾擾焉
千百聽之思一挽回卒難變也大抵吏治人文民
俗有數年一再變者或十年始變者有更數十年
不變變彌下者則今日訟邑之變也滋不可窮而
區闕卽仲尼能已乎而謂易易耶三老曰然則難
使君乎余曰否否使君爲政一年如操斧剖竹二
年恢恢乎游刃竹中三年有迎刃無竹矣自使君

始至之日吾見大夫以郊迎士庭見民老以少扶
幼以壯負而道窺曰吾邑有神君矣一日而望治
者跂如一月而覲德者薰如不三月而被化者淳
如漠如也令君子民也身教之手澤之民之視令
也公則官之私則父母之近則戴之遠則誦之儼
之尸祝之也則令君何難焉夫邑難令君才足以
易之令勢易令君之心則難之余將求令君子難
易之間吾邑雖小三鎮六鄉四百社之生齒令君

能舒慘休戚之廉而不矯明而不察寬而不弛直而不激威而不猛夫治豈不貴廉貴明貴直若寬若威哉而一或過之廉者易矯矯則隘明者易察察則苛慈者易媚媚則阿直者易激激則劇威者易猛猛則武健拔葵去織之細似矯道亭烏豬之審似察依棠聽訟之近民似媚卽召公儀休黃霸之所爲尚君子猶弗尚焉而况其他乎吾令君甚廉而不矯甚明而不察甚慈而不媚而又直而不

激威而不猛積久而不忘兢兢此民人社稷之依也瞽史惟神之雨暘誇之謠誦侈之麟鳳芝醴是皆飾而不察形察形莫如廉明慈直斷然廉易而不矯難明易而不察難慈易而不媚難直易而不激難斷易而不猛難今之舒慘休戚是仁人之雨暘其邑都亭若無民官府若無吏是王者之謠誦郡有冠冕邦有羽儀國有柱石是民之麟鳳醴泉芝草矣

闕

賀司理帶河王公考績序

天子拜溧水王公爲杭司理也至是滿三歲奏最
京朝九邑邑大夫謀頌之而徵不佞言豈以不佞
嘗理馮翊譬則令薪且瀦者道山澤之事或百一
當耳雖然不佞言安能當公公之績其大者臚列
諸疏奏其次載今 簡書卽三歲所讞縣道獄幾
人所決中丞臺治獄御史臺疑不能決者幾人所
論報都官幾人所出髡鉗縲紲若園狴者凡幾所

入金矢之屬又幾何固章章也安事不佞言且言不幾阿私好與嗟嗟歌謠帝力志有之不佞何避焉儻所謂里巷之言將太史采風而奏之乎今天下爲天子飭風紀者孰若御史御史中丞而爲御史臺上布靈爽下旁燭闇蔀者孰司理若也顧郡國理以百數而杭最重其都會當縮轂最勞其訟獄期會簿書最劇又其俗好智力攬秘人最難理以不佞聞諸長老理或謂吾奉三尺惡用沾沾

也其極威勝而民不附不則謂國家憫念元元卽三尺旨在生耳其極德勝而民狎夫威德一不當而交窮而欲睹鴻昌懋明之績塵塵已王公至則太息而稱曰吾未聞搏狸鼠曰威長莠曰德何論績也於是不愛膏雨而亦不務削其霜雪日夜求所以祗人席人而又案諸罟罝人者一年小民晏如大猾卽告言多震懼至不敢對簿二年桁楊臥于庭三年里無啼囂民熙熙有穎渤風焉是遵

何道而威德若此茂哉嗟乎繇漢以來吏治炳于
指數大都盛世尚政教叔世尚名法季世尚苛吏
逝以縣官風旨爲向率靡靡爾廼公奉法廩廩不
阿廟議嚴獨疏節濶目佐之廟議寬獨特其綱自
如以予觀壬午上下一斟一酌所助流風教視與
世萍鳧者蓋相百矣則其奏績也固宜近 制謂
郡縣長三歲入朝藩臬大夫歲入賀而獨郡尉監
濶焉不得聞問令一上績有如公陞見 天子嘉

茂明而勞之斯不亦公以神靈威武歸 陛下而
稱長者時乎比年司士高等徃徃入爲耳目禁近
臣 上右進賢良甚盛公不徃且采風召之况徃
入見哉不佞將從二三大夫賀公登理平之朝比
績名公卿矣

賀少司馬曾公考績序

天子往卽四川軍中拜御史中丞曾公爲少司馬也至是滿三年得通內外署考維時方垂底平非虜貢市不絕西南徼外諸小夷彊誅弱綏無不回而天子以少司馬叅佐之伐爲多恩禮有加焉然其竊睹司馬公所以經營中外異乎規萬之士危之而不恐事之而不窮蓋慨然知天下功不可虛取與主上所以簡畀司馬公非偶而已司馬

公爲人弘厚篤重好引大節嘗爲冬官尚書郎居曹處議以強立任事稱會苑工成公孫不言伐從常調補外已歷試藩臬皆褻然見竒用薦入爲太僕旋擢撫四川四川故險遠雜夷所部有夜郎蠻數憑阻入盜舞槊係刃以逆王師自前代遞征遞罷不能得蠻中要領逾二百年公至則決策根蕪之事初發聞則朝士多愕眙旁顧見謂非常幸明主在上及一二元老同心倚信公議以得無中

輒然蓋難矣夫蜀人未習公知蠻事而習蠻險勁西陽鎮雄諸屬國夷未習廟堂所以倚信公意而習蠻爲唇齒有如指麾呼吸一不中肯窾而師老于內羣蠻緣間于外公其謂何嗟乎亦大難矣蓋公所爲敢任而前固已尋究本末自詭必克故格羣口而不懾六月行師而不息深入阻阨勞逸之戒而不怯招集夷酋置赤心而不猜兵逾十萬皆宿飽饋餉續而不絕所以克底大績一揃逋寇

犖犖如此夫士平居負材攘臂而談當世高自許
可及至乎執掌之間而情見計屈首鼠持兩端仗
人卽國家何賴焉國家所謂材出則戡亂入定國
者也且志言之用兵之害猶豫最大昔趙克國留
屯湟中以待羌事類選悞不武然其堅持一意不
顧天子譙讓卒得羌和淮蔡之捷非裴公蒞師幾
至中罷及元濟成禽諸藩用命然後知古人稱材
其効在事其功在斷卽如司馬公言貌悛悛類儒

緩大夫而當機受大不難不悚取先天下豪傑則
此亦能斷之效矣夫趙將軍年已八十餘猶爲漢
重晉公自平蔡之役威名日盛至四十年以身關
天下安危公今年未五十而功業已章章若是
主上腹心之寄又日以益隆此其爲我國家重何
可涯也蓋某識公自爲郎時嘗聞至西苑望見大
司空班荆坐中貴武人間操筆疾呼胼胝奉工事
而郎乃徐凝視緩頰端容貌而前公以此得重語

附錄集 卷三
亦以此出夫天苟有意國家則於魁磊立功之士
或衆媚而獨植之或始拙而終就之試觀于司馬
公今日而世之欲以唇吻決榮枯眉睫課勝負者
固足羞也於是公之鄉縉紳屬某紀公之伐爲述
其大都如此云

送同年鶴麓陳公升海寧令序

今天子御極之二年按浙部使者言海寧虛縣令
久願早得賢令主爵曰進士高等中宜莫如貴竹
陳君賢遂拜陳君海寧令令君所善同門客過海
寧陳生相與論海寧事陳生曰寧在成周爲吳泰
伯之封入春秋屬西越北郊多種蠶之餘烈其民
嗇于辛苦浹于鄙朴豈不泱泱哉然吳粵之間其
性習輕扞文罔則自古記之國家並建萬國浙稱

首藩乃寧東望滄海北望秣陵蓋東南隩區而武林之門戶也有地數百里歲錢穀幾二十萬文學弟子且四百許人其年穀易不登其俗易囂當事者爲重地計故以有道仁人念之耳客曰然則爲令君決策若何陳生曰昔言游治武城夫子之聞絃歌莞爾而笑季路治蒲夫子及其境曰善哉恭敬以誠矣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千載而下二邑名善治而二子于聖門皆名

論云夫二子者政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所以能動夫子之稱許而使其徒誦之至今此寧有奇術哉惟于學道愛人及先勞數語心誠有所服非苟而已也不然蒲人武人豈皆遊仁義禮樂間者耶今令君結綬而出按駟而臨東南其無蒲武乎且吾儕同門嘗懼忝于王劉二先生至或偶語時令君慨然曰吾何以圖先生哉兢兢奉先生之教惟謹卽宣一令布一德是先生之澤在民肌骨

問也何以自圖于先生噫以此誦法夫子雖言游
季路何殊哉矧曰誠與寬與斷又令君所素有者
行見兩夫子莞爾而贊矣生蒲人武人也惟日夜
與其父兄子弟聯歌比絃而已何能進筴于令君
也願令君無忘疇昔言寧邑幸甚東南亦幸甚客
曰寧旣號易器易扞文罔不當穎渤治之何論蒲
武城生曰漢臣稱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
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木石哉寧卽非馴

教習服之至猶有種蠡之遺俗焉令君臨之以恭
主之以信加之以明敏卽之以禮而陶之以樂將
使數百里內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
商循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魚鳥禽鹿靡
不釋害而就利卽由偃不能與之比功量德也安
數夫穎川渤海者耶客曰善請帛而書之因以共
効之令君

送同年大鄣余公赴任內黃序

今天下要務與有司之職任莫大于農與戰二事
矣乎始 國家重民所天使兵食恒足于以鞭笞
四夷莫安中國頃者南夷陸梁閩廣江淞濱海郡
縣連數歲不解兵而調遣轉輸遠近騷動北虜尤
桀傲伺于邊視利所向輒垂涎而謀報無寧時夫
二方競于兵可謂多故乃復加之凶年江以南河
南北山陝東西之境遠于都下今歲大水明年旱



皇守臣以疏求蠲免請賑恤如是者又數相仍是
故至勤 天子旰食執事者殫謀迺今年春南夷
不來至秋北邊無警報四方守臣不以水旱凶荒
列上而咸稱有年焉夫以數年之兵荒至于今年
而皆晏然者非數之適然爾也蓋人事之轉移當
於天心和氣應沴氣消也今自 朝廷以至百執
事大臣盡瘁小臣效勞而四方萬里樂歲是保彼
詩書所稱堯舜在上協和風動非虛語也然天下

方太平而余有說焉夫戰可息而不可忘也夫農
可養焉而不可亟也如曰今南北弭兵四夷退聽
矣而兵政不修焉則有事之備何如也如曰五穀
旣登民有餘食矣而農事不講焉則荐饑之至何
如也是故數戰之後必有厭兵而懷晏安者此忘
戰之有隱憂不可測也頻饑之後必有逋負而乘
時厚歛者此亟征之所以殃民爲甚大也是故負
其憂者能言之而責不與也當其任者能行之而

非賢弗克也吾同年大鄣余兄始受內黃銓部固
以其賢而吾黨又共推之必能任職而功業是弘
是故於其往也以農與戰二事著于什而告之

送同年孟菴張公赴任固始序

孟菴張君同余丁卯舉者也萬曆癸未謁選得固
始尹人謂張君賢也而寄茲百里咸惜之甚予獨
沾沾喜幸曰張君行矣將天下是芘豈止固始耶
大抵古今政理之迹寬猛遲速萬變而措施有遠
近乘籍有輕重雖彊力心計之士不能一之然其
要在適乎人情而已夫人情之所便治天下與治
一方治古之天下與治今之天下非有殊也昔張

子厚志在生民而不得位于時思買田一方以畫
經界君子壯之方今民無終歲之積國乏九年之
蓄公私俱困矣而沃野之地彌望成空者在所而
是則以經界不修稼穡不興之故也 當宁之宵
旰 廟堂之籌畫以爲挽回而兼濟之者在守與
令而令於民爲尤切故簡畀視昔加慎焉予備位
掖垣與聞茲議張君素號博聞有道術者幸而爲
今官予寧無望乎汝寧于四方最中其水廻曲其

地平舒正古經畫托始之地無夷山塹谷之艱也
俗尚淳質家事農桑又可以率作而興起焉張君
苟以子厚之志試行之使旱潦不足爲病而年穀
屢登固始之民益富且殷四方有不從而視效者
乎蓋三代以還吏治不能復古而漢唐盛時猶以
公卿出入遞遷興建太平之業方今 明主察相
嘉慕古初徃徃破常格以勸循吏而張君謁選高
等縮名城宣上德其進而剗繁肩鉅弘濟遐邇功

附錄集 卷三
業可勝量哉夫經界之道不講久矣而一旦倡之其說近迂顧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予將以君之行卜之也昔禹勤溝洫召公巡阡陌大聖人蓋嘗汲汲焉况在于今尤爲救時之急務者哉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管子曰田野縣鄙財之本也舍是而以後辦及期訟獄惟免才力之譽延于上官雖比之以龔魯子猶未滿也而何足爲張君喜乎書此以贈其行

送司理丁公晉擢司農序

代督撫江公作

國家大政宜莫急于貢賦刑名昔漢帝召丞相至前他不問而問錢穀出入幾何決獄幾何則刑賦之急審矣然提衡而論之二政猶標本焉何則民之抗弊以巧法者由財賄衰耗而不贍財賄衰耗者由賦稅雜而多端漢自元朔元狩而後告緡筭輶車入穀補官之詔歲下百姓不勝其沮誹相率亂禁者至不可勝計赦自出者自餘萬人而猶不

能半自出於是夏蘭之屬始分曹布天下蓋不得
不以慘急收之茲非標本之驗與今天下用不足
當宁不忍益賦于元元於是采山海罔關市而不
足自如乃修鬻爵之令至條奏日廣冠蓋四出訟
獄亦稍稍繁矣故閭閻苦賦苦刑而 廟朝之上
獨扼腕而苦錢穀當是時王爵者請於 天子命
丁公出理浙已又命丁公入佐司農夫非南急則
借公而南北急則庚借公而北耶始公既理楚五

年起而再理浙也浙之人服公經術甚精古文詞
甚巨麗而衷甚坦夷雖治郡不幾時自公卻筭器
之餉而左右不敢羅刀布於門自公鞭扑不屢施
而左右不敢耽耽於赤子自公居間無妄許可而
左右不敢市三尺若治四五年者浙一郡賴公而
蘇卽全浙賴之譬之醫亦僅僅治其標而已彼此
浙而吳而楚而燕趙齊魯秦晉之困於徵歛者非
得公入司農與大司農探本而藥之則漢史所云

中外騷擾而相奉縣官大空安知其不立見於今哉雖主上召宰相問之正恐未知所置對爾近代名大臣有踐鼎司而悔不繇郡縣起有歷八座而自謂不得入紫薇之堂察錢穀出入之數卒鹵莽於撫綏則公之自理郡而司農鴻漸銓衡其有味可知矣公閩彥聖也閩有少司徒陽山莊先生者於公爲外王父而於不佞爲師不佞窺先生爲人其淵博易良不異公而其治浙以威惠名亦不

能過公之治郡昔歐陽子對子弟必詳政術畧文章則所以佐大農者公綺歲稔聞之俟某言乎哉郡丞某公別駕某公某公轉運某公某公邀予言爲贈諸君子以某不腆之辭酌而祝曰公在司農部無忘二三子其無忘浙公必且反酌而謝曰二三君子念不穀其念浙之罷民則不佞與父老子弟厚幸矣

送郡司農封公擢鎮寧州守序

不佞故嘗讀漢史至循吏傳炳炳朗朗則毋若龔少卿黃次公賢然其人率郡太守而爲時叅佐無聞焉何歟豈盡掩於守而不克顯見其材耶故知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大曰郡守次卽曰州守又其次曰縣令而叅佐者上屬守下乃屬令頗優遊其間至於州則於郡有屬有不屬於縣有屬與否秩比二千石而四境之衽席儲胥亡所不受命其統

麗繁簡視叅佐徑庭矣吾郡之司農封公拜命至
府會歲侵諸邑職賦者不無小逋而諸督賦者不
小貸公壹劑之於國計民隱蓋下收勤恤之譽而
上不失催科聲人猶以公爲韞將斂邪公監漕漕
卒不敢修虎視於赤子赤子曰非司農爲樾我則
何恃而休蔭監造運艘艘匠不敢偷晷刻於灌輸
之士灌輸之士曰非司農爲之繩尺我則何稽而
人猶以公爲不欲亟露其鋒潁郡之民有以訟聽

者公未嘗以一宥釋喜一青釋怒十聽而十當而
人猶以公爲試割蓋至於下領餘杭篆而刑名錢
穀之垢一濯而新之故抱不急之牘舞前令者搖
手而避之堂鈞金束矢以汚肺石者吐舌而去於
門而始顯見其十四五焉又孰不望公日暮遷哉
然公四年無幾微干進之色諸臺使自知之銓地
知之晉拜鎮寧州刺史鎮寧較杭似稍遠而於蜀
則近州較府稍亞而刺史於倅則崇且一邦數百

里之民社何啻半大府三五望縣公至必且晨朝
吏民丙夜治文書晝日聽斷及延見寮案賓客當
是時而遊亦有餘地則異日鎮寧之德公直杭之
德公已耶公在杭與其堂皇者皆一時鉅公名喆
度後先以遷去外則節度觀察內則省臺必且信
公推轂公而躋之方面間昔黃次公亦自郡丞進
刺史而後有潁川太守之擢則公異日之受知亦
不但今內外之知而已也公行矣山澤之懼不克

觴公於境上計公晝繡入里余友綦令君必過觴
公軒蓋入益州余介弟護軍必留公觴公舉兩觴
而笑曰以是代而昆而社友觴矣諸生某者於不
不佞兄弟寔從子於綦君壻也邀不佞言俾書以
壯公行

送別駕張公解篆還郡治序

今天下名親民而佐人主理平者宜莫如守令身
不得守令而爲郡尉監欲稍稍顯見其畧宜莫如
上攝守下攝令君不佞自束髮到今所更事郡相
無慮數十其間以行縣事至者亦無慮十餘公政
人人殊然大都高視郡者則婦姑其前令曰疇規
孰隨第率意更張之見以爲能革其卑視縣者又
傳舍其衙曰誰則真令長而拮据若事優游月日

見以爲能因夫因之過則任姆而釋傅滋雨露而
寢霜雪不善爲曹平陽者也革之過則縱斧削繩
徒柱毀絃不善爲李臨淮者也皆非也是故不革
不因不可以名政不酌之因革之間不可以名美
政即酌之而不當其時亦不可以名美政以余觀
於十餘公因時爲政宜莫如張相君相君起家西
楚始奉檄來佐吾郡所遇二千石及司馬司農司
法盡一時名大夫顧並重相君而屬邑諸令長又

並德相君不置相君視吾縣以去歲八月于時舊
尹有中牟密縣聲而相君繼之益暇益恬胥史而
胥史無置人賦稅而賦稅無遷期刑獄而刑獄無
更金矢故能使兩廡之外吏赤手而奉職四履之
內百姓精白心而奉父母語曰前有罕虎後有國
僑此豈易易乎而會其時縣有以法律爲田刀筆
爲耒與滅人鬪訟爲囊橐者相君猝縛而寘之理
又時民俗少長不嚴衣食負戴不殊相君錄先民

仁讓者欲請而祭之社少間行學驟嘆曰六經無
尊藏二三子無所講讀謂師帥何毅然躬尊經閣
表樹之於時役不言勞堅甃良材不言費崇之百
尺律如翼如不言侈旣成而鼓舞者四百餘人時
愼邑乘不勝湮闕相君正欲議修之不及行曰以
須後之人凡此皆不列於簿書期會之數世多曰
可緩非識王政之大者莫肯究心可同日而語傳
舍其衙者耶計相君在邑不九月又十三在省乃

邑人德之聞將得代行不知班資者曰曷不遂尹
我知者曰曷不增秩竟攝我其爲士者則慰之曰
相君故父我母我今猶大父母我也寧遠也於是
牽率一二鄉大夫餞之都亭送之郊鄉大夫曰噫
邑幸得相君而不得久有相君雖然豈惟邑哉臺
使者疏之銓宰程之且暮有峻擢焉郡且不得久
相君已然相君牧一州得一州心晉守一郡得一
郡心吾知其不異得一邑也郊不佞伏田間久服

邦君大夫之政非不津津顧方莅治而遽頌之人
或目以調邦君或度以要結故時而壽時而薦獎
時而奏最寧匿民譽不述至於行而逢掖者有送
去而韋布者有後思則不辭記序焉豈通邑之人
而調乎相君無忘邑人願告新令君以政俾因革
之當其時卽不佞與受賜矣

送亞尹永新龍公之羅定州僉判序

龍侯之貳海鹽也譽奕奕起往按使者李君行縣
予以故人訪李李甚才龍侯已益知侯文學政事
不愧名父子薦之 朝馬按君復薦之督撫劉公
又薦之它部院旌者以什數前後令君入覲所司
推假令必龍侯人人望以爲真令君無何進羅定
州僉判去客有過予者曰异哉曩時觀進秩者不
必龍侯之賢又不必有龍侯之薦薦又無侯之數

數無叅知以爲之父無藩臬部院以爲之獎許而得縣大夫者若干人乃今得半刺何中外之不相蒙也竊勃勃也予曰胡然而勃勃耶夫縣大夫州倅等品爾而世耳目不無軒輕焉將毋爲威儀降殺歟唐府帥見大府帥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遇霖潦伏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旣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蓋郡縣長已然矣且而以令長與州倅衡則

以郡太守與令長衡則令長輕以藩臬大夫與郡太守衡則郡太守又輕愈進則軒輕愈繁不見其軒安見其輕世自擾擾焉胷中之多軒輕也唐宋威儀已若是而其時狄梁公判汴州張燕公領朔方僉判歐文忠公求判滑州此皆佐王之器鬱之數百里初不聞其以卑散自嫌今嶺佐雖遐羅定雖新升之支郡而倅於刺史則兄弟於民則父子於吏則君臣以侯之才侯之文學徃弟之父

之君之譽又奕奕起不又有藩臬明大夫乎必知侯且旌不又有明院使乎必薦侯薦且數數主爵者通計賢書卽方岳旦晚耳何遽勃勃爲也而過矣而過矣頃之侯且釋篆行大夫士能詩者咸爲詩以美侯政祖侯予於侯通家而其文學爲侯世好屬予敘以修侯行輒述而贈之侯政績殆未易指數侯與衆祠侯別記焉

送博士羅先生擢祿豐序

寧吾邑邑博士吾子弟師羅先生從京師游僕七年吾故舊而吾友孫君升吾仲嘉受先生知又吾子吾從子出先生門下于其遷也能無喜往也能無念餞且別也能無一言送乎日友告余曰吾從羅先生數年而不知其爲博士先生也仲白余曰自吾數年從羅先生而後知博士先生弟子員弟子也斯何也先生教人問講問修問窶者至割俸予之

而束脩置不問升堂入室之次師樂弟子弟子樂其師由由然先生雖不妄言莊然不設城府不峭激不苛細就之如就鄉賢不知其爲 朝命之師余聞之曰嗟乎善教者孚于心而謝飾于耳目此德教也不善教者周詳于耳目而冀浹于心此令教也雖國家之教天下亦然其善者上好德而下興行雍容孝慈之間而四海若家兆庶若子其不善者劬勞于憲令山藪于府史日月于族黨閭師而

又鑿之以園扉恥之以肺石卒不可化此民之難化歟則曰非民焉俗之難易歟則曰非習俗焉行令者之難其人歟則曰非盡行令者焉蓋德之所被譬雨露之化草木令之所制譬槃木偃草爾化者不測槃偃者不終固矣二三子之德先生雨露乎繩槃而礫偃乎雖然吾觀世之爲博士者不必如羅先生其爲弟子者亦不必如羅先生弟子而執秩者往往遷之又何必如羅先生六七年安見

作人貴德化也然卽此六七年中無論師儒歷數
監臨而下其遷秩者若而人令丞而上其去郡縣
者若而人而見之車不懷遇之郊不問蓋感之淺
耳今二三子于羅先生不勝其師之慕而爲之父
兄者又亟誦之至山林者蕪戀戀賦詩焉將曰爲往
者報耶其陰暎不侔監臨爲來者地耶其威福不
比令丞而亟亟焉人慕且戀者吾知其有所感已
且執秩謂先生自滇入粵非三月聚糧不能今擢

滇直宿春糧耳遠邇乘除于先生竟何如也往友
人蕭開府在滇余在省閱書來盛言碧水丹山之
致意必有人焉當之祿豐山水尤秀異至與粵埒
則發其光興起其英雋其在先生乎其在先生乎
廟朝豈真適遠邇哉先生行僕伏于三江五湖之
濱將逖聽焉

賀亞尹黃公膺獎序

今天下之爲廉吏者難矣而其真知廉者亦寡矣
何也蓋廉則壹其志於官而萃其精神於民必不
肯事結納工調諛以斬人知人亦奚自而知之人
不易知則官之評物之望亦必不易赫赫故難而
或內牽於嬪息外少動於服食田里則又難其間
出於叅佐而非出於制科甲乙者遠不望八座近
亦不必筮二千石翺翔銀艾其與幾何而求廉益

又加難已吾亞尹黃君獨不然君之言曰國初由制科起者亦往往授丞吾一授而得是官 主恩盛矣不敢不廉者一令尹而莅吾上者爲林侯侯最廉居恒謂清者立畏之源也慎者寡尤之戶也勤者集事之府也且出身而屬有衣履何以繭絲爲有長若斯不容不廉者二吾少也不自菲薄乃恐菲薄乎其官愧愧焉圖稍樹立而得吾長許之吾士民信之丞之一名亦足就矣彼佐藍田而立

竹哦松者不至于今耿耿哉不可不廉者三於是精勤在公胥史舉洗手奉法左右至無所染指活老稚亡何攝賦又亡何監版藉故事長賦者與領版藉者行金錢動千公聞之歎曰嗟縣敝矣橫百二十里縱五十里而田租歲出十萬金奈之何又斂其千餘金入一丞耶立禁絕之齋廚索然至不贍臧獲公子日移書微諷之大人豈欲傲黃太僕清耶君艷然碎其書扃戶益恣密百姓聞之益吐舌

不敢犯以故治稅稅足治漕漕不擾治田田之隱
占者出皆君餘事也由是亞尹之賢聞監司直指
臺檄下旌焉時部人之爲薦紳者服公乘服者縫
掖者介董生某某造不佞曰將賀君子盍序之不
佞曰直指之旌曰廉曰練其盡知君之賢乎諸子
同聲而應曰唯唯否否曰然則旌君者各能知君
而寔知君不盡者也况盡知君爲君下者得十七
爲君上者得十二三爾假令盡知之則薦剡當聯
翩而首吾邑之庭廼云旌哉予故扼腕而三歎夫
廉難焉雖然臺使旌之尚書省必聞之聞之必且
遷遷必且異等自予舞象而聞陶丞魯者積級至
藩叅比筮仕而見衛丞重鑑者累擢至同知轉運
事彼其廉視君猶遜也而拾金紫如取諸寄則君
之殊拜不遙拜且重勸廉矣

賀主簿楊公膺獎序

初重太學異甚士由太學起者率給事中御史
不則諸尚書郎後稍稍更之至出而爲州若邑陪
貳又何沆隆之異甚也主爵者亦豈無說皇猷帝
載何者不始於民求親民休戚民者莫郡縣若與
人主分而治民非郡守與郡守分而治民非邑令
承太守而相令君非陪貳也邪故任賢自陪貳始
非限夫陪貳之人爲京朝官也且陪貳去諸生數

月耳端笏而朝吏民而一邑之喜懼豐約屈伸舉
自其手卽陪貳曷嘗不重乎漢州楊侯拜吾邑少
尹至侯之父大父皆以鄉進士爲州邑長和民肅
隸庭有典謨焉故折獄小大罔不得情然敏不食
頃而畢捕狸熏鼠輒不避然噤不敢株連蚤夜造
請鄉大夫不愛折節然不聽以私請邑人戴若膏
雨而又凜凜若霜雪不一年藩大夫賢之臬大夫
賢之譽之朝頃之小司徒黃君以譏征賢之最檄

旌異之辭美且嫺頌其官而又推本其閭閻毋亦
南漳公政事永州公文學聲名籍甚致司徒景行
而侯則恂恂不自知其世家也真賢者也然則一
陪貳非能重侯侯爲陪貳重爾檄下之明月闔邑
逢衣邀不佞文爲賀不佞謂楊侯之賢臺使者且
踵旌之行露章薦之一部檄足賀楊侯哉雖然得
民難得士不易今二三文學驩然樂侯之被旌欲
賀侯不稱得士歟則以一部檄賀侯未可以二三

文學驪然樂侯之被旌賀侯侯固可賀也已吾聞
長養者賀雨露振肅者賀風霆而運乎風霆雨露
中者元氣也有一人焉爲一天下之元氣有一人
焉爲一邦一邑之元氣不有吾令君太和元氣安
布而爲雨露爲風霆二三子旣賀侯其牽率老夫
造雉門庚賀焉

送澗南弟榮上嘉善司訓序

伯父之解霍山而歸也令澗南弟與余兄弟同
學時俱在髫髻而澗南氣甚豪讀余兄弟文曰兄
似進余兄弟曰弟進無何出試輒冠諸文學揖之
社其社則今朱繕部馬尹若而人已爭聘之爲師
其弟子則今茅孝廉若而人已四方卿大夫招之
講經白下及門者則今吳按察蔡君關西孝廉段
君若而人於時澗南視一第若囊中物可探手得

也迺累應秋試累不察於有司始落落穆穆若不
屑於功名富貴者久之而爲有司勸駕始就儒官
得嘉善行有日矣羣兄弟及從子再從子彙餞之
有酌而進者曰覬駮盜驪兮使守門閫清廟之瑟
兮享之鷄鵠豫章干霄兮匠斲而樽櫨皇家兮網
疏先生兮奈何又有酌而進者曰醉里之東兮有
湖平分袞衣緩帶兮譚羲文譽髦詵詵兮在門杯
有蟹兮案有尊端居而燕侍兮侃侃閭閻朝鱗夕

今通玉昆彼張蓋而坐乘兮寒飈暑奔余曰嗟
嗟爲漢南不足者隘漢南者也寬漢南者其究令
漢南情也漢南隘乎其情耶今鼓枻而之嘉善嘉
子弟且學焉嘉老且賓養焉嘉大夫士且式焉或
政令之出於邦君文墨議論之出於都人士者且
因而咨度而折衷焉可但曰落落穆穆余固不屑
於功名富貴也與哉且異日者進而國子進而縣
大夫若郡倅經術吏治必懋懋焉精心以求之正

惟今日故漢南今日之官人以為教而吾以為學
爾學然後無遜于一第而無負于霍山公之教也
請為羣從贈之與羣從交勸勉之眾曰諾酒半賦
詩各陳其志而皆屬序于余余序之笑問之漢南
曰視九較十二三時亦小進焉否

送鄧君北上圖序

仰洲鄧君既緱缺擔簦負一蒼頭將北遊燕矣其
執友餞之邑東門之外且繪圖贈之徵言廣野生
生曰青門別酒白馬歸軒鄧君其樂乎客曰樂哉
生曰飲秋潭濕暮雨茫茫一劍去去萬里君亦毋
不勞耶客曰焉不勞生曰荒城而亂流訛與蔬圃
而觀藝遠鴈而入雲孰與狎鷗而席渚君謂二者
奚如客曰茲似不及焉然則鄧君曷遊客膝席相

與日論之而未對也生蹶然而解曰居若不聞龍
門子長之南走越北走燕乎彼其志念深矣惟所
越歷譬猶赴曲之音洪纖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
詠也豈虛爾哉君今放姑蘇道淮陰舍舟彭城驅
馳古齊魯燕趙之郊江山原隰靡弗寓目而廣意
則吾前云一劍萬里者烏覩其非造君之路乎乃
稱勞苦哉況乎上皇都策名天曹官守且屬而
至也則茲所謂越歷非耶無論越歷不能不脫身
遊卽吾儕生有四方之志誰與汀鷗圃叟爭席哉
是則君之遊道矣若乃高車騎華弁舄爲貴富人
則君所自有者吾何容喙也客曰達哉此足以當
勦矢而先矣登諸圖之右方爲贈言

贈嚴蓋夫別號圖南序

余母孺人出靈泉里嚴氏余于嚴爲甥嚴君雲泉于余則昆弟行也嚴自光隱釣桐江後徙海寧之靈泉世多隱者及從事君脫冕而歸其子樂耕遂奉從事君北徙樵李至雲泉且二世乃雲泉有子蓋夫甫甚慧誓將以詩書發家諸知交聚族而談曰雲泉雖遊于樵李顧其衷竊竊然不遺南國每陟崇岡旄丘則輒嘆曰安得聞子孫也者而返之

是在蓋夫已請署蓋夫號曰圖南庶乎亢厥宗哉宗兄敬齋持其論質余余政居鍾龍館適伯舅及諸甥與俱二客在坐語未畢一客曰嘻處北而圖南不忘本矣一客曰固也近世學士大夫率從吳越秦楚起而皓首燕代足不出國門斯不亦良顯乎哉若乃華門圭竇而居班荆而語連臂而遊非有車馬之榮冠冕佩玉之鉅麗也夫夫者顧欲去彼取此何居余曰歸休乎客余則庶幾哉獲其心

乎夫夫之圖南者豈徒欲盛車徒匿長老侘里門晝日之觀而已哉鬱鬱靈泉世德在焉則望而思思而奮奮而紀綱其業且光大之俾隱者與顯者而俱榮固後之人之責耳如必侘晝日之觀亦決起而飛捨榆枋而控于地耳安在其圖南也昔余在朝禮所朝夕者董董一二郎署長迴視伯叔舅氏熙然鄉邑中則里門如春都門如秋斯亦懷南國之意乎敬齋曰有味乎其言哉此難與衆庶論

也請揭諸軸詔之

譚客贈言序

予既老抱蹙蹙之疾不耐窮山水又不耐靜坐且畏盡目力不耐久讀書宋倪思序山中樂事以客譚次遊覽篇籍予正愛其言而老朱生來與之譚樂之不知其日之在桑榆間也夫譚薄技耳及其至也上者歷星辰下者察蟲魚出入有無忽焉變化言喜欲躍然舞言哀欲慘然涕言憤激欲毅然髮指冠如波濤寐驚風雨驟至而兵戈甲馬之赴

敵也如羈臣寡婦夜泣使絕域賈海外者之晨歸也其英武震曜則項羽破章邯時婉孌房闈則李夫人新幸漢武忠孝狷潔動人精覓與閔伯竒霜野黔婁卻箸蘇武秃節之書無以異人能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夫亦有至感焉生譚元美百穀兩王公皆樂聽生誦兩王公詩予因發其囊見其所得詩調大半今天下名公美士益令人重生樂生至欲棄百事與之譚予遂爲刻之邀予序予曰昔優孟一錄司馬遷至列千古今傑然名公美士能輕重人而傳信史策者已盡許可生生不泯矣予固無足重輕者序何爲哉序何爲哉

送定空上人西游序

余既放於山川而泊然無所事事也則好與浮屠
遊久之識浮屠滋多而浮屠好余亦滋甚或警余
曰子儒者也而遊墨何也噫韓退之蘇子瞻兩儒
其立朝事君非拳拳擯墨者耶而晚歲樂遊名僧
奚病哉然昔賢之遊多善名理優詩書而余則獨
先戒行固謂夫詩書名理吾儕家善而人優者也
安事墨也長老定空與余遊好之好其持律堅修

苦行久吾鄉祝大夫家築室以供亦既十許年今將爲九華遊九華去浙千里外山水竒奧其行腳不壹而其鄉尚行尚言語文字不可知以孤遠之踪混不壹之耦而涉不可知之俗能必供定空尊禮定空如此土乎然携瓢衲歷羈旅于苦行將益進焉且九華張使君故名御史與余善而九華隣國祝令君素與定空不薄亦未必遂困苦也定空過余別余送之泮水之濱念之因書其說贈之

送浮屠白齋遠遊序

隅園生曰叔季之世君子端笏于朝則羣少年苦之乃去而蠟屐于野則羣小苦之于是不得志而意氣稍不平者輒曰披髮入山曰逃禪而世之禪馳詩騁譚樂與學士先生處者十七八其在山而齋居出山而叅師訪道者十不一二三則又安事禪也陸上人聞而謂隅園生曰朱門蓬戶世界禪床昔人固言之今得一人焉曰白齋者其先江西

上高人自寶慶諸侯王與爲僧更歷名師住南岳
瀉山芙蓉山前後持白齋十二年故曰白齋庶幾
先生所謂在山而齋居出山而參師訪道者矣隅
園生笑曰有是哉吾將見之無何白齋辭遠遊噫
道未昔人終不若蓬戶爲蓬戶海鷗鳥爲海鷗鳥
也白齋其慎遊焉

贈均泉上人禮五臺山序

均泉隆上人大智禪師賢裔也智禪師名滿浙右
而上人及事之予游招寶時識上人今年過予曰
隆將西游瞻禮五臺山予飯之送之及門挽衣告
之曰比見西土人擔糧荷衲不遠數千里而禮南
海南海上人復擔糧荷衲不遠數千里而禮五臺
爲古先生乎爲名勝耶吾聞古先生與一切名勝
皆心所成上人勇猛直前所遇巍山奧嶺無往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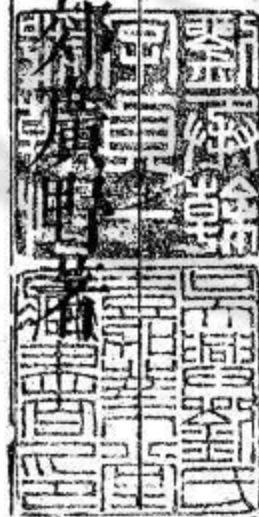
補陀梵禪天宮鐘魚丹碧無往非海潮望刹歸時
更過予語予果有以異乎否也隆笑曰有是哉因
冊書以贈



周園集卷四



浙汜 陳與



序

壽太父母周翁序

今上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十日太父母周翁誕辰
邑文學某某造陳生曰自吾得君侯而邑恃焉以
有民民恃焉以有其妻子至今日而民益教寧士
益讓縉紳處士益沾侯之賜也太公之教也敢請



壽太公生日宜壽哉多士必有以壽之亦可使不
佞聞乎客曰可惟邑之南左滄溟右錢塘出入潮
汐上下鴻濛經大荒歷無垠浴日月含星辰乃使
康狄之倫釀爲醇醪蛟螭蚺而和酶蠡蜃婉蟬
而營糟汎齊幡纒滃盎簞箭鄰珠屬玉薄渚泛濫
者不敢喙唳而潛溲卻青田謝縹西薄中山隘大
丰於是尊泱漭而角齋淪千人酌萬人斟蹠上太
公庶幾微醺班賜餘瀝霑醉下賓此足以壽歟生

曰未也客曰北界金閨世推吳趨高者遏雲下者
竦魚裊者如絲旋者如珠彙采虹以環紳截朝霞
而垂裾冉冉遙軒歷歷飛除乃使引喉激塵清耳
翼觚曠氏爲之推琴襄氏爲之提竽洋洋焉五筵
之堂九几之室翕比律呂縱和金石於是蘭膏繼
華燭張淥水漶延露灑宮徵之讌承歡未央此足
以壽歟生日未也客曰西望虎林招搖臯塗碧葉
金英茵桂峨峨臣以江籬僕以蘼蕪射干揭車職

翻叶吉逢辰規圖詠兆此足以壽歟生曰未也客
曰數吳莫與僕請借楚楚有宋玉景差唐勒之士
連類綴辭鬱爲頌首鴻烈藉之以發皇湛恩託是
以歌儻將使沿演丘索纂蒼篋雅續南山之章讚
北斗之卣侈西池之宴棧東海之籌布於康衢徹
於皇州其高潔也如日如秋其醜醜藹藹也如雲
露之初稠或采田謠或敝國猷其顯者里父能言
之隱者左史倚相亦讀之而齒韞此足以壽歟生

曰幾矣客遂進曰未旣吾聞太公之導君侯也孳
孳焉如周公之於魯公君侯出聽政入奉太公也
雖雖焉肅肅焉如魯公之見周公內外勸勉靡匪
壽民壽民曰壽國壽民壽國曰壽親豈不甚盛甚
休乎固將使大雅之儒綜典謨襲經史億萬斯年
福我公士於是卿雲晝舒甘露晨泱朱艸萌階丹
鷲儀岡信寓宙之至隆邦家之巨慶也若乃漢魏
以來纍纍策書子宦於朝父爵於廬肩虬紱玉百

歲與與安得齊聖而竝驅哉語未畢生避席而起
曰美矣善矣此可以壽矣幸聞至德之稱國有周
公卜世卜年敢拜下風

賀部太翁閔太母偕壽八十序

代王相公作

余被召方上書海寧太常陳生過余州勸駕余傷
之明農草堂語及時事生謂紀綱在簡大僚補察
臺省風俗在良有司余曰然吾州之俗日謫日澆
日鵬悍子之鄉亦有之乎生曰疇昔固有之自得
吾部令君立丕變已令君公而明左右不能罔毫
髮廉而威橋者健鬪者不敢嘗試仁而達且敏諸
無告者苦更徭者卽農桑而困擾者悉納之恬養

之天四境不聞咨嗟聲而又閔雨日步禱益虔日
匡翼儒生關運樹基不少懈故邑之人望之如巖
君焉惟恐其忤也倚之若慈幃焉惟恐其驟而廟
朝也余曰賢哉其尉薦乎曰臺使者交薦矣翌日
與生泛舟芙蓉池雲氣四蒸峰嵐淳潤酒半生鄰
席而稱曰吾令君太公太夫人偕壽八十邑縉紳
賀願乞言先生余曰太公宦乎曰宦南陽博士太
公來就養乎曰來餘月卽拂衣還九江今令君出

則坐堂皇孳孳維億兆人父母入則市水土物撰
冠帔上父母百歲觴乞先生賜之言歸從二三大
夫爲壽耳余曰世儒稱古醺好者率起爲壽不必
縣弧設悅之辰其姻婭交游若賓客於尊行縣弧
設悅之辰卽稱觴不必徵辭擅文墨者故漢而下
爲壽者疊疊歐蘇而上集不載壽言不知詩有之
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又曰如川之方至頌也亦
古之道也生昨誦令君惟公惟明惟廉惟威惟仁

惟達且敏而又重農興起文學士子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令君而邑之時雨也則南陽公南陽夫人其如山如川決矣諸士大夫親令君曰父母兩尊人固召父之父杜母之母也親親而尊尊者也美報也則其爲壽也固宜况令君薦之朝則旦晚封進之而臺省則臺省封又進之而部院大僚則部院大僚封國家尊賢而尊賢者之親寧有旣乎其在今日令君卽市水土物撰冠帔以上度南陽

公必且語使者吾非不給於鮮何至割縣大夫供也南陽夫人亦且語使者吾繒練故饒何以縣大夫冠帔爲也還報縣大夫其益孳孳俾歌樂只君子焉吾日舉而之觴矣由斯以譚非南陽公南陽夫人不能成令君之賢非令君不能得諸士大夫之頌非諸士大夫不能顯南陽公南陽夫人之世德壽之無愧辭也余仕不出國門不識江以西之山川以生之頌令君度之知令君家山川固不騫

莫不增爾愧廢文墨久以生遠辱姑次卮辭授生
生歸其授諸大夫入效之令君

賀梅邑侯華誕序

今年春海寧令尹闕尹天下者以墊江梅侯上
二三逢掖驚喜而過其老曰恐吾邑不足當梅侯梅
侯非重慶世家以文章傳海內者耶金馬石渠寔
其流亞安得尹吾邑予曰聖門文學子游氏不尹
武城哉且魏相而下都將相之業而由令尹起者
豈少也及一再浹旬命未下諸逢掖又過其老曰
吾固慮未必得侯自唐差次縣重赤縣畿縣而望

縣稍次之侯初令成安成安畿縣也諸畿赤必且
爭得侯吾邑卽望於浙東西焉可必得耶予曰
廟朝重吾邑甚往往以他邑高第徙度必擇誠與
才者令之侯令成安御史中丞旌侯曰純若赤子
敏練若素官聞之朝 當宁其不爲吾邑借乎已
而果得侯至矣侯至縣之日縣民從軒蓋間望見
侯舉手加額曰英明哉聽政之明日胥史徒隸出
吐舌曰神君神君不一二月而大夫士拭掌慶曰

真吾父母師帥也日月淺于仲尼子產而績效軼
於召南陽黃穎川何居蓋理賦而賦平折獄而獄
允譚經術而經術暫治案牘而案牘山積者若婦
馭羣隸而隸斂手若束薪以事見鄉三老田更市
魁卽片言而三老田更市魁皆驚怖出其意表以
禮優士家右族而士家右族一不敢踰矩閭閻雞
狗之傑雖繩之法而又未嘗不爲之舍垢匿瑕其
餘羸瘠之矜人襁褓之子雖投諸網而未嘗不脫

諸網外故下之應之謳吟之且社稷之自不疾而速爾至是十月之九日爲侯覽揆之辰二三逢掖從兩先生又過其老曰侯盛年吾文學可壽侯歟曰周成王弱冠周公壽之不必年漢世公卿大夫或時燕會賓主酬酢懽甚則起爲壽亦不必誕辰奚不可壽耶於是徐先生曰不腆宗彝及犀象齒華侯直塵視之又奚可以壽吾將觴侯賦假樂予曰唯君侯百祿自天申之民人其攸暨乎潘先生

將賦南山有臺之三章予曰疇敢忘德音諸逢掖請賦天保予曰天命之民父母之又何疑萬壽也兩先生顧予吾子則奚祝予曰漢人之壽燕喜而壽者也華封人之祝荷戴而祝者也不佞固多士祝侯亦豈有加于多士而不覩牛刀之試乎甫三月而利弊犁然邑之弱者養壯者按堵老者康魚鳥草木盡熙熙泰和之天則二三百里皆納於君侯之仁壽異時候進而臺郎給舍而樞密而宰衡

遊刃無全牛令天下弱者養壯者按堵老者康魚
鳥草木盡熙熙泰和之天則八荒皆納於君侯之
仁壽雖二雅所稱何加兩先生笑曰吾謂子嫻於
辭子乃不嫻於辭第釋詩和二三子口吻而已耳
遂製錦而書之相率賀侯

賀孫中丞太公太夫人雙壽序

代王座師作

清平淮海孫先生既以大中丞節鉞再鎮鄖陽會
其父封中憲翁母恭人先後躋七十使使徵不佞
言爲壽先是翁恭人以今 上初御 東朝覃在
列之慶得貤封如其子官而某時承乏奉 璽書
從事竊睹記一二緒語蓋所稱偕榮並壽以爲天
道福謙之報久而彌驗已而先生書來念違其父
母有悄悄之恩焉則不佞何能無言哉往不佞讀

詩至四牡歎乎先王之世人臣以王事不遑將其
父母其懷歸來諗若有所甚苦而飽於區區一日
之養蓋古今人情大抵然也且夫家人兒女晨昏
細曲之私戀而至於感及萬乘爲之動心累欷此
誠知其意有所苦而謀便之易耳然而三旌不
輟招九折不辭險若是者主非爲祿使而臣非利
之也將以致忠廣孝而慰其父母之心也自戰國
策士以爲孝如曾參念不去其親必不越數千里

而事主如其言將使親無違膝之子而主無効功
之臣則忠者毋乃孝之薄與賢父母之心必不然
矣孫翁忠臣也彼其出而事君爲名師爲良守令
不究厥施將悉於先生乎屬之故先生之仕而乞
歸養養而復起仕 聖天子不爲奪其孝而先生
不嫌去其親者吾以爲孫翁意也孫翁之家居也
當路之踵其門者常稱病謝却之又吾以爲孫翁
非病也蓋亦有所託焉以成先生之忠也先生自

解褐游中外二十年逾矣其文章風烈在天下其
行誼在鄉里其成之在翁與恭人故酌泉懸魚翁
恭人不嫌貧被綸曳繡翁恭人不矜寵庭槐階玉
蜿蜿雲仍翁恭人不責報蓋父子間相爲師友而
泊然自竦濯於炎炎攘攘之外以留有餘之福故
曰飲不盡樽遺之子孫又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
豈翁與恭人謂邪白華之稱孝子以潔白豈先生
謂邪則板輿列鼎持以效親者末矣而况造膝之
煖姝蹴蒲之磬折以方琅琅炳炳揚修名於天壤
間孰輕重哉故先生之念違其父母者私也則
天子且歌四牡以勞之矣其忠以成孝者公也則
先生不能自言不佞能言之讌慶之辰酌滄溟爲
上尊俎泰華爲加邊庶其有取乎爾也

賀邢太僕太公太夫人偕壽序

不佞郊之受知子愿也天下莫不聞既同年舉進士又同以三輔吏徵拜御史給事中而先後又同解太僕太常之少卿歸兩家盧兒歲不南走海卽北忝涉上今年子愿兩尊人偕九十高矣郊求所以壽之壽之織文則吳楚之幣充庭壽之繪事則顧陸之亞充閭不然而造一詩歌或寫一經則子愿翰墨文章妙天下度無可自効者記往年趨子



愿之庭升自賓階拜伯父母堂下退就來禽館中立語子愿曰子之家大人相壽者相也器壽者器也信宿逆旅逆旅人詔予德又壽者德也卽父子臺省猶基福耄耄猶小年必百歲不啻矣子愿曰幸哉郊曰僕聞之海豐太宰楊公巍有母百若干年而不聞其父閩少司徒林公應亮有父百若干年而不聞其母子愿兼之海內士大夫將艷言邢太公邢太夫人彼兩家不董董曰偏慶耶子愿曰

噫幸甚旣而汜問子愿子歸而田租入乎食客贍乎酒船無恙乎得毋以納祿而慚大人子愿愀然則謂曰使子久於臺一白簡入左順門三日不下兩尊人七箸將待此損益卽建子四方之節將去家萬里起居歲月至安得煖煖姝姝于一堂雖食貧父母九州之子愿訖與一隰陰之子愿以千秋繡虎之子養又訖與五六十年擊鍾之子之養也子愿可爽然已坐久語襍因及土風士習之上下

郊復曰吳俗凜使吳卿大夫得望見子之家大人出則聯車騎坐則列絲竹者當稍樸且淳卽珈掃而游冠帔而過市者亦或小改而大人軌世範俗功不在繡衣下爾子愿笑曰有是哉子之譽也去之幾二十歲如昨日語言今子愿方擁笏垂魚跽而上萬年之觴小子獲冕而陪其後所頌當不出相壽器壽而所祝亦無以易百餘歲之林太公楊太夫人第次其言授二子往壽焉二子曰叩闈之

日有如 廟朝修周漢之典 詔下山東邢先生且掖太公入朝出而分所袒割餉太夫人則大人無逸頌郊應之曰聖王老老不但崇之辟雍而萬乘執爵三公設几卽平時一割烹一鳩必職之饗羅氏此豈鮐背鯢齒云乎哉夫亦以軌世範俗國家有攸賴焉予曩者固言之爾頌其文吾頌其本其百拜申之邢先生

壽蕭督撫封君序

今天子與海內更始簡崇耆舊起大中丞蕭公督撫荆襄旣而封其翁曰御史大夫母曰恭人嘉乃績也越明年公以二大人相繼登七袞矣而不佞辱稔知遂徵不佞言爲壽不佞則何敢無言哉余唯大夫之越在封疆而不得邇二大人是念也豈以几席也而情之愉快封疆也而神之馳役哉吾聞君子所鍾情注神於子者三其華者爲文章實

者爲經綸而道德則栽培百世者几席之養不與焉藉第令旦暮侍盤餐奉襟裾而著作不日闕行績無可稱載父母者卽欲暢其情神而適所天能之乎矧翁文學爵于賢科膏澤隘于郡縣世德發家未究光赫則望公之深也且不唯制誥榮名乃稱几席哉往公抗疏乞養問侍其大人于亭臺花竹間人爭慕公無何而象服鸞章輝映今古人更以爲公華而余則謂皆非所以觀公之大者莫

大乎作爲詩章使搢紳學士不啻李杜宗之而其自中祕歷瑣垣藩臬以至御史大夫又所在有聲烈由此顯結于朝矣且也與二三子討聖賢而程焉其所稱述要以河洛洙泗是公之不朽在身心緒餘在政績而其藻繪則膾炙於天下後世此悅視之神而暢其情也孰與左衣右膳儕俗沉浮而褻虛褒者哉則今顯榮壽考享有令名而且翁嫗皆焉余固知有天適而不止適人之適矣古稱得

全全昌蓋謂公邪仁壽知樂樂靡不壽豈翁嫗邪而公猶然微言不佞若有怛乎違依之際者則豈欲布筵堂階採日月之華引沆瀣之漿以服食其親而未能也乎不則欲余稱南山而申北海歟余意貌讌慶之辰賓婚填戶或酌滄溟或俎泰華當無假不佞者若區區震世奇獲卽公或者能致之然公今之壽其大夫暨恭人與大夫恭人所以壽者誠不坐此矣則余前三言者庶幾其足以當公哉遂帛書之使往入楚也

壽姚給事封君序

今給事姚君起家甲戌進士爲郡理官以廉明聞
徵君給事卽又爲名給事殷殷重士林矣然寔本
其父某翁云翁事祖母以孝居喪以哀撫弟之孤
以慈而又性恢廓好施予有齟齬之者公弗校宗
黨貧不能自給者悉力周之家竟旁落乃翁不以
家故有么色第日課給事君學翁配某孺人克協
于翁蓋余爲給事君同年又同在省中其翁隱德

業耳熟之矣翁生于嘉靖某年閏八月及今歲得年若干孺人年若干皆前以給事君封鄉里稱爲貴人長者會其年八月再閏於是給事君言曰前乎此八月未嘗閏後乎此閏未必八月家大人蓋自始生一再遇之實竒遘云又曰母孺人生亦以閏今老家大人生辰近也親知崩崩語曰曷不爲姚翁夫婦置兩閏其愚而責備于天如此夫惟君子善頌人子請爲我言閏陳子曰唯唯老氏不云

乎修之于家其德乃餘閏天之餘數也其法以日爲度日行十二月中不匝十二度故置閏以歸其餘日陽也閏陽之餘也其在人福澤富貴爲陽陽有餘物也不盡用而歸之于終故常餘常餘故常足此天道也故日積成閏福積成壽夫惟有餘爲不可窮而天人交取益焉器之盈也虧挹而不可注一膏燄火則鑠滅隨之何者無餘故也夫大人之德惟其束膏燄火酌不滿器闡然內修于庭戶

久而積焉然後積少以多積竒以偶如閏之歸餘于歲終而氣朔分齊天道乃備此容成大撓之所不能算而老氏得之故曰修之于家其德乃餘馴是以求翁如前所稱數者非徒睹閏象也又得閏理焉夫翁雖以布衣老巖穴之下家故饒也令稍廢箸趨什一頡頏作氣自能豪里中其餘經術吏事蓋性能而身習之又非必有待于後者乃皆推而弗有獨以長厚濡忍之行修其德于家故蓬藁

不厭而享餘批扞不交而力餘鞿鞅不試而用餘此三餘者備而福歸之矣故曰非徒睹閏象也又得閏理焉其徵則爲給事君

冠惠文敷立赤墀

文石之上凡翁所欲言與所欲爲者旦挾阜囊暮風澤已暨天下此亦翁歸餘地耶老氏固言之矣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有餘之能爲天下奉則翁父子之謂也蓋史稱太丘之仁僅僅表正一鄉所謂修之于家者迺後子孫貴顯至數世

誦義無窮故曆家以致閏會成歲物以之生而大
衍歸奇象閏再劫而成卦通于其說者則知有餘
之不可窮而翁之修于家與其所推以奉天下其
必爲太丘食報無疑也翁孺人福祉方未艾雖從
給事貴駟馭不加益而禮加冲若大車之載常餘
而不常盈者蓋余所謂常足之道勤而行之卽百
歲可也余又何暇言閏矣

壽鳳池沈年丈七袞序

當隆慶初不佞郊從沈大夫舉於鄉已從上南宮
又從長安邸中出則聯轡入則聯席卽舅弟不殊
也亡何里中有起大訟中不佞者不佞急數造公
謁公仲氏二千石公白之事竟白公篤舅弟甚矣
久之公拜古田令其治古田有趙廣漢風且遷而爲
一墨僉事所中竟移吳橋吳橋益治於古田一日
公浩然曰吾令兩邑視彭澤侈矣安能戢戢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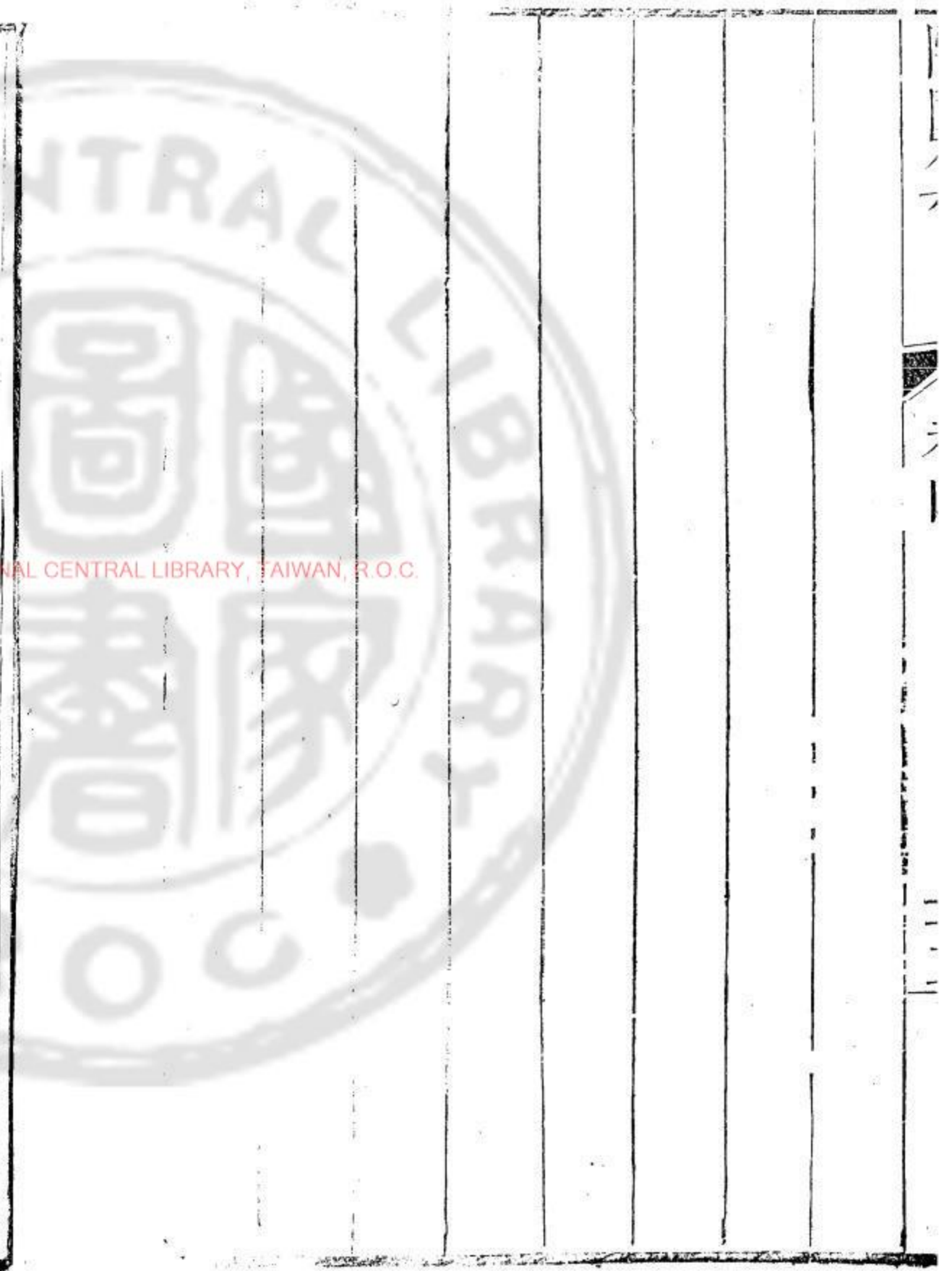
積耶遽掛冠歸時不佞已先公歸相望僅七十里乃牽耕釣不克時造公而舅弟殷殷則四十年如一日云今年公七十擬一辭壽公謀之三老或教予曰大夫天下才也廼欲斂其廊廟之猷於一郡縣而又斂其郡縣之猷於一泉石農圃寢斂而寢盛愈盛而愈久子何不斂而久者頌之或又教予曰昔遠公謂淵明近禪大夫恬憺去仙宗不遠且吾邑不有譚景升馬自然乎吾郡不又有丁野鶴

乎吾海東不又有閩風員嶠之萬仙人乎子何不以列仙頌之不佞曰前教予者太近後教予者又太遠盍衷之有鳩杖而目予者曰嘻子謂周孔近而僇佺安期遠乎哉葛勾漏不曰周孔與僇佺安期異用而同體聞大夫三徙令尹而曰尹自佳輒出輒垂橐歸而曰垂橐亦佳未老而謝官政而曰謝政亦自佳今既七十矣而顏渥丹如四十許人鬚髮無一莖白者飲噉不衰與客譚夜分疊疊不

倦謂之彭澤亦可卽謂之景升野鶴亦可且子獨
不聞勾餘老杜氏乎今年百三十八矣屣履而見
御史御史中丞則列仙世亦恒有也非遠也不佞
猶不謂然應之曰深山窮谷中不知婚宦不覩鹽
酪其人數百歲少亦百餘歲然此鹿豕螺蚌而已
矣彼老杜氏者鹿豕螺蚌之徒也囿造化者也譚
生丁生者服食之徒也竊造化者也俱非所以擬
大夫也大夫造化生之造化自篤之而又時發時
斂修之人者完而要之得之天者多請以得天頌
大夫且予少大夫十一歲今髮之白者齒墮者不
少矣故竊竊焉頌大夫之得天或曰子未能得天
惡知天曰予未嘗得鼎而知商周之鼎之必千百
歲也遂述其問對之辭張之壁爲大夫壽

賀韓母安太夫人上壽序

夫蒼帝之子主歲曰東方曰春曰仁壽而東海外有女和月母之國其人司日月出入歷歲至不可勝原山東國於天地之東又七十二代登封之泰山在焉以故其大人多高年而閩閩尤盛近代如楊太宰母太夫人壽百餘而它縉紳家往往有百歲者今韓母安太夫人八十四矣其壽自艾而耆而耄耄而且期願其章服自銀青而金緋而且鑿



綠佩玉其封自太孺而太恭太淑而且太夫人豈不巍巍于時我觀察使君以賀 天子聖誕行且詣北闕下拜舞祝萬壽者三已賀便道過里中且上北堂拜舞祝萬壽者三豈不融融馮馮于時年家子謀所以頌之問之陳子陳子曰吾使君行其開堂布筵請太夫人冠帔盛服而出而使君拖金曳紫行百拜爲壽耶曰然其率弟子孫族屬持觥進履爲慶耶曰然其擊鮮合樂召賓婚爲燕喜

耶曰然其致四方之醴齋以充觴窮四方之旨其以入饌謁四方賢士大夫之聲詩繪畫以張之壁耶曰然其引次公使者長跪而發錦袍犀帶之積水陸之珍遍上耶曰然其入白太夫人郡國守相若縣大夫請伏謁如家人禮上壽而出謝謁者耶曰然曰是皆娛太夫人而非所以頌太夫人也今上以島虜之未寧南慮吳則使君受節而備吳東北慮遼左則方伯君受節而備遼左兩節度萬

里倚角若二華二室然則兩節度部中冕衣裳者
逢掖者跼注者荷韞矢者耕者築者負襁褓者簞
食壺漿者人人幸少得長長得老老得而休而優
孰非受兩節度賜哉受之斯戴之人人效華封人
之祝卽南山之卮北斗之杓西池之宴不人人爲
太夫人願之思欵扉交獻焉獨東海籌乎曰然曰
是皆祝太夫人而非所以頌太夫人也頌之宜莫
如魯頌之詩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夫固謂

百歲則天子之百歲而名引千萬歲則子益之今
距魯幾千年矣而魯公有壽母非魯公益之永永
者耶又太夫人鄰國有賢母寔大孟公之門視魯
公庚什伯焉此咸自其子傳繹繹不休我二三兄
弟辱使君同升習使君廉則意貌太夫人之儉被
使君豈弟則意貌太夫人之慈服使君恪砥行誼
修古聖賢之業則意貌太夫人之義方而太夫人
固熙然恬然不自知其爲德之至于斯也夫二三

兄弟視太夫人猶母而舍使君無所頌太夫人母亦以孟子而頌孟母與日使君始至語不佞曰不穀不欲南太夫人寔促之曰而兄弟無以老人趨王事不敏也則茲還上觴後必且復促使君南矣太夫人豈無膝下之戀而促使君南勉方伯君東北夫亦以安期之棗東方朔之桃采之邦中自足永千百年正可無埃一時暖暖姝姝爾使君輶軒道平原過邢大夫子愿邢尊人皆踰耄望耄試舉余言似之且告邢子曰更十六年陳子來上淄川之觴還觴邢翁邢媪邢子其許我哉

壽顧母田淑人耆年序

代督撫江公作

余與叅知悅菴同年舉于鄉而兩家大人固同年稱世譜矣悅菴有聞孫余以女孫字之益託肺腑親今年悅菴田淑人支干始周于禮得稱壽愧不能修加爵之辭雖然當是時必且里婦在閩宗婦在內庭羣懿戚在應門之闕淑人必且服三命之服六珈瑱掃雍雍造中堂而叅知亦必盛服揖淑人席右如太華嵩高鬱鬱葱葱南向而前拜令子

如竹梧鸞鵠後拜娟好靜秀之孫如蘭茁玉煙其
斯爲邦家之上瑞也胡可以母辭也夫文學家稱
瑞者三天瑞而西池南嶽人瑞錢鏗世瑞殷曰尹
摯周曰旦禽漢曰石氏常氏荀陳氏合三瑞而衡
之或誕或不恒惟世瑞信瑞耳今悅菴有方伯爲
之父西巖翁有叅知爲之子無遜常石而淑人者
舅方伯而夫子叅知奕奕乎純純乎堂室相輝琴
瑟相濟絨冕相襲而未艾其所凝世瑞者匪特身

際之而身佑相之又胡可以母辭也夫淑人之爲
婦若而年矣爲母若而年矣爲王母又若而年矣
而升恒方至行且見支干一周再周岡陵云乎哉
松栢云乎哉夫松栢岡陵非不凌千尋蔭百乘然
以視山川日月之經天紀地則不侔余固知悅菴
之德之材經天紀地者也而淑人與之齊則其壽
亦山川也亦日月也卽非余四世通家孰不知悅
菴卽非交悅菴驩孰不頌美淑人獨不聞周家雅

頌乎大明思齊之篇千載若新姜嫄太姪太妣之
徽音千載猶在耳目而螽斯麟趾之盛亦千載無
兩此之謂日月山川非是雖萬計春秋億計晦朔
其去菌與蟪蛄直寸爾以此而壽淑人又胡可以
毋辭也且淑人之田出有媯後五世正卿八世莫
京懿氏固卜之庭實旅百天地之美具周史氏固
占之至淑人而彌有耀焉今肺腑于顧于田者布
幣酌斗爭乞卿大夫士卮辭張之堂不佞無能加

諸大夫第億叅知兩相祝而兩相慶無事辭矣公
子奉卮其稱諸大夫辭以進次公孫奉卮其曲跪
述不佞不腆之辭淑人當必筦爾曰吾適舉子孫
之卮

壽祝母邵太孺人七十序

今比部郎祝君聞徵之麗澤宮也不佞嘗假館其
家晨夕與文林公對案時邵太孺人饌先生酒食
不啻五侯鯖其束濕少子今公車君不啻嚴傅是
年聞徵舉於鄉又十三年遇不佞於南宮故余交
聞徵昆季深而內子亦時時起居太孺人云今年
太孺人壽七十矣二月五日其設帳之辰而會比
部君人壽 天子得出而壽太孺人公車君亦自

廷對歸而諸孫濟濟且競爽甲第是日太孺人六
珈瑱掃而坐於上比部君擁笏垂魚帥弟子而拜
於下而內外姻若尚書若大方伯若叅知政事家
珪璧羔鴈魚貫而集於階鐘鼓在懸罇壘在坵縉
紳冠蓋在列不佞趨而尾賀綦之後贊客者進揖
不佞曰先生何以壽太君富貴福澤夫人而頌之
矣如月如日如岡如陵如南山夫人而祝之矣其
何以壽太君不佞揮解而稱曰自東西京而後以

母道聞者母若陶侃之母湛韋逞之母宋宣文潘
孟陽之母劉此其人至今遠者千餘年近亦七八
百年而名奕奕若新然則宇宙間最壽者其名乎
名壽相襲而麻子母相得而益彰故世之賢諸公
者率歸教於諸母而賢諸母者又率歸重於諸公
互奕奕也然諸母賢尚未必顯績其家與著節於
其配乃今太孺人尤賢已身不出房闈者數十年
以貞白謝夫子又不出房闈而樹中興之門戶以

無墜通議公及司馬公家聲又不出房闥而佑啟
二君擅清廟棟梁之具爲時卿士千里歎服聞譽
徹于九重太孺人豈不禕筭而丈夫者耶假而丈
夫幸遇知於時卽西京之鄴侯兒大夫東京之新
息侯亦或不多讓也名之曰祝氏勞臣奚愧哉奚
愧哉惇史記之彤史且采之晻映今古何論千百
年將于壤無極焉吾子以爲何如曰善贊客又言
太孺人慈聞人大窮卽傾廩濟之不少新聞某所

與梁壞曰亟葺之某所佛廬教像毀曰亟修復之
絕不以浩費爲解且蚤夜誦禮不輟則天之報施
太孺人者必又無極也余亦曰善須之更十年比
部君持繡斧金節過里公車君自金馬出爭奉虬
玉上太夫人天廚美祿酌之萬年之觴爲太夫人
壽又更十年二十年兩君亦自以其于國于朝之
鳩杖跪而左右進而太夫人微笑而御之當是時
罷縣之干旄賓婚卿大夫之幣更煌煌焉人貌榮

名寧有既乎吾子以爲何如贊客曰幸甚先生善頌且善祝矣

壽外母朱孺人介壽篇

丙子歲朱母春秋七十老矣余居廬內子請曰願從夫子爲母壽禮乎曰禮也外舅沒而外姑時鞠育女斯之爲母也亦猶父也初不佞在貳室不逮外舅亦惟是外姑斯之爲壻也亦猶子也當束帛寓女上孺人于廷廼北鄉拜手曰請祝孺人使孺人逸使孺人泰使孺人適天適福壽其并哉內子曰壽則母自有母之宜壽者五其必宜壽者三曰

有說乎曰舅姑沒貧未能襄事母舉而葬葬而蒸嘗之卽朱氏百世之墓皆母之年一宜壽先文學卒于官徒以空名遺時叔季曰傷哉宦也宜亟去母頓足泣曰文學起家孝廉官不得陪郡國名當託諸信史奈何爲餽粥之需滅文學不朽之名芟舍深墨必得請于曹太史乃歸夫重不朽甚于重不貲斯不亦偉丈夫哉二宜壽孺人父終迎母就上舍養母又終耐之及其王父母咸改葬焉同母

神嫗嫗而貧時授資斧俾自給宗之嫗者多待孺人舉火三宜壽孺人性本懷急不合輒不能容而居常則婉婉其服御務纖嗇獨祭祀賓客則罔或不虔故高相國嘗謂文學曰先生庶幾哉無內顧憂矣四宜壽具是四者而又神極完氣極盈齒髮不衰聰明不渝此五宜壽也顧其意甚廣業以非二三嗣子席故緒而阜昌之亾當也非揮拋篋笥舉羸焉亾快也兩者天必以百歲從之且少攻苦

季年猶操家乘不休已植其樹必享其實春秋詎
當爲孺人計耶故曰必宜壽者三耳茲君竊竊焉
以逸祝母乃非其意與獨先君子在者逸可知已
余曰不然也若不聞單豹之養內乎修德就閒三
患莫入仙乎七十而有嬰兒之貌則逸斯壽壽斯
靡願之弗訓耳夫焉膠膠擾擾哉余備在子行敢
以是侑酌者倘得當孺人豈惟壽家世其昌乎內
子敬諾

賀呂都尉夫婦百年序

文武才之不盡用於天下久矣自官人一謬驅捷
徑闢私門於是才無樂乎在朝者投身委巷形神
兩恬道尊而年日高於是才無不樂乎在野者嘗
謂人壽繇樂而人樂莫如壽隱人往往得上箕焉
吾呂侯其得箕者乎往強圉之歲侯以漕政冠其
曹 天子卽中都拜侯佐帥時余攝右掖而今太
保石公以左司馬攝部侯遣引疾左司馬遽見不

佞曰呂薄北軍邪安之知呂才且擢雄鎮副叅矣
余遽止蒼頭蒼頭述侯止足之詞曰海上二百年
諸防禦無一至部護者且吾家不穀累世鮮長年
而吾未舉子吾決矣不佞以其言報左司馬遂請
予告歸歸而大治其家益廣其阡陌且專壹其精
神舉子者三吾女弟寔左右之余從侯遊見侯倦
遊歸謝絕他事角巾私第嘗取其開疆拓土之畧
韞之乎哇吟塞井夷竈之猷寄之乎廬舍排山刊

木之武柔之乎花石譚兵說劍之雄鋒斂之乎諧
笑訓練旗鼓之嚴肅英妙時一露之家塾而又雅
歌壺矢以代蹲甲圍棋方卦以代壁壘岸幘風襟
以代綸巾羽扇以故家日隆且熾子日繁且慧身
日康日寧謂侯爲得算非歟假令如左司馬言不
過易犀而玉晉叅佐而元戎已耳吾尚不甘八九
年竭精弊神以博之而况一豐于爵正未必豐子
豐年之盡如今也孰多也余後侯三四年歸而治

生不習計倪之言樊圃不善學蒙恬之書近築西
偏冀十年種魚十年蓄樹又十年舉焚枯坐蔭之
罇乃更與侯陶陶二十年吾笑亦庶幾矣今年侯
啟五袞吾女弟少侯二歲而誕辰前後三日吾賀
可緩乎哉侯曰子賀余余賀值子昔廉將軍與司
馬相去遼絕而叙其謝職老善飯尚千百歲如新
矧吾三十年老葭葦而子面誦余余面聽子其可
賀滋大也女弟聞之從闈中亦舉手交賀遂書而

張之福延堂焉

壽呂公五十初度序

陳子還自西池遇冶家子於門神恬氣愉大類有道者問之曰吾稚年爲劍戟鍛鍊甚勤中年易之爲耒耜器質而思不困季年又易之爲囊錐爲簡牘刀日悠悠焉何所敝吾神乎陳子曰有道哉有道哉抑亦似吾都尉焉吾都尉呂公弱冠世武功爵巴漕粟晉爲萬戶侯久之拜團營佐帥所至以廉能稱天子旌異之駸駸乎推轂授鉞貴矣公

遽移疾上書幕府浩然歸海濱歸則理田園廬舍
與親故燕遊其中澹然泊然若未嘗有爵位者今
有子日露頭角日延儒教督之異其雍雍然循禮
率義不墜世祿之家由是觀之自總漕陟佐帥稱
國家勞臣非夫劍戟治耶及解印綬治廩庾自稱
田農主人非夫耒耜治耶乃者隆師廸子禮賓客
將綏帶而賁影纓非夫穎錐削牘治耶公之道善
摧剛爲柔歛泰爲約形愈逸而精愈不挫其長生

久視之道歟借公戀戀一南北軍亦不過致位大
帥止耳况世異局更盈者安必其不虧譽者安必
其不毀若是而獲福敦壽於今日何如也今不佞
結廬正公第後倘雲山不求吾是竹樹不責吾非
吾將與公偕老焉嘗見憂生者擾擾膠膠以數十
年爲一瞬而達生者述枕中談世外又以一瞬爲
數十年吾兩人有酒有歌有朋舊安知數十年之
樂不如數千百年之樂也耶公今年開五袞矣十

一月某日爲公誕辰諸戚黨稱觴祝公謁余言侑
之余舉是言俾授諸酌者

壽陸翁七十序

出邑西門不一二里許居者如林耕桑者如画中
有避世之老曰陸翁者年七十按察公元子而學
省尊宿其長公且授秩于朝次君需拜于天官少
君習進士業六孫英英皆國器翁蒼顏白髮逍遙
幅履出入不踰庭戶卽佳晨夕第寄意松風海月
間間呼一二友生量晴較雨討農圃爲樂未嘗輕
至城予游翁自其少壯時寔兄事翁今年老友生

夙予爲壽予迎謂之曰而知陸翁之所以壽乎曰知之吾得翁之心予笑曰吾則得翁之貌客曰翁之心爲仁者之靜之木訥爲樹德者之深根固柢壽之道也而子以貌言遠矣予大笑曰吾且得翁之里與翁之友朋容亦大笑曰不滋遠歟曰滋近古長生久視之士其色愉愉其居于其徒不召而自俱猶龍公謂深藏若虛盛德若愚非貌耶漆園公謂畏壘非里耶史謂東北海之老二莠陷之

叟三黃綺之皓四非友朋耶今陸翁有金紫爲之父有銀艾爲之子累世閥閱而門無刀間之奴虜堂無王謝之絲竹出無西赤之裘馬且口無尾述目無流眄一野服過市市人不識不知其公子素封公而望翁里者遠近詫曰畏壘見翁與二三峩冠秀眉從社飲散者指之曰商山橘中之翁壽不在茲乎壽不在茲乎世之人賀人往往尊其德曰隱不則高其箕曰仙仙耶隱耶吾不敢謾翁若人

九十百歲翁自有之亦不足爲翁賀獨吾鄉士族
有醇德遐算如翁者巍巍若泰山若魯靈光使吾
鄉仕族之子弟長有所矜式其父兄長引爲師保
庶幾鮮衣怒馬乘車而入里門從艷僕塞路者私
汗且赧此則真可賀也因叙其言書之以侑翁觴

壽余公六十序

往予還大鄣故里諸里中丈人醜酒觴予從坐上
識六水余公時公方盛年廼諸丈人皆嚴事之若
憲老予故一把臂知爲隱君子云今年公六十孟
陬四日爲弧矢之辰鄣之昆弟徵予言爲公壽益
誦公行誼娓娓不休始公少孤家四壁立遂廢箸
逐什一于白下白下之大駟咸以公爲計倪白圭
其人卽里中石谿汪公有人倫鑒亦以公爲計倪

白圭也以甥館館公焉公既受室于汪汪則盡解
裝佐權子母居久之資益贏羨公廼喟然嘆曰富
不好行其德安用阿堵爲耶於是子弟之孤者撫
之貧交之困者振之窶人之不能舉其責者折券
棄之日夜討孝弟而訓諸子奉醇謹而遊諸里閭
以故族黨仰公爲哺母而又楷模公爲碩師里中
丈人固宜嚴事之矣予謂鄣俗務纖嗇而公獨好
施賈道多鄙而公獨好脩余公其猶朱公哉白圭

而下可不論也昔朱公有三子公居恒以獨子爲
念後夢神人語之曰而德厚更以二丈夫子畀而
果復舉二子並元子而三夫富多男子若余公者
可以壽矣

壽蔣君六十序

海邑之舊姓推蔣蔣之碩德推心湖與其兄南湖
兩君兩君者與予兄弟遊而予孝廉時又德兩君
甚今年心湖君六十矣一日新孝廉存周茅公過
予曰爾記月之二十有六日蔣二丈誕辰乎盍文
之爲酌者先慎毋以荒筆研爲解也而曰諾公不
見心湖君之頎然岳岳然乎則相壽者乎君拓畝
營貲不以家而以隣里鄉黨諸絡繹抵君者君有

一不之應乎則德壽者乎一切米鹽絲枲漿脯之屬君身理之而聽其子修進士業弗怠譽不隆隆起乎則慈壽者乎日與招搖者接不溺日對奕不勞日出闌闌中不怵怵焉遊之若茂林而過之若過唐肆乎則恬壽者乎與之交有急百里必赴卽百險必不辭以故環吾邑而居者疇不慕君願交君乎則義壽者乎抑南湖往往云吾宴坐一室而逸吾弟日翱翔市樓而亦逸予味之竊得其所以

壽焉壽在君之心君之心心湖矣夫水載乎地苞乎天激應于日月灑灑澆澆淑淑波瀾而聚于湖遠而望之如煙如渾沌如太極之構天迫而察之雲霧之所蒸液珍寶之所化產與天地齊久者也君之心曰湖湖曰心則天下之動之樂歸之天下之壽亦歸之矣古之有所托而遊市門稱列仙者豈少也邪予苦蹉跎不能從君三市又門苦俗駕不能旦晚從伯氏一室異日當造君昆季談動靜爾文

則安能存周公笑曰姑卽張之爲上壽者之辭

壽周公八十序

孔子序三益友蓋著久而要焉夫豈以穉耄出處
岐乎迺叔季多不然始未嘗不以勸以規而後稍
陵夷也或以地或以術或以名位日背而馳於是
乎生平締好之黨卽此居山谷彼處閭巷或不相
往來其能嘯歌燕喜之無變乎其初耶故憤世者
厭薄人羣至推尊合比乎林莽邀松結竹更輔以
梅而命之曰歲寒三友噫其寄意寧得已也然至

于今久要者無如此三君卽長生久視亦無如此
三君挺挺於凝霜積雪中若競秀焉況一君子一
處士一五大夫而大夫不有其巍巍處士不自高
其韻君子不抗其節相與歷數千百歲寒雖以之
當孔友之三斷斷無愧色決矣余持此論者昔余
與周公吳公顧公裴公鄠公諸君子游今四十年
而吾五六人如一日子孫亦盡如舅弟庶幾稱歲
寒哉庶幾稱歲寒哉今年周公餘軒壽八十余從

二三公壽之酒三行諸公屬余言余援筆識其言
行樂圖之左侑修爵云

賀章公八十冠帶序

歲癸巳親知邀余文賀章公七十余祝之曰後十年余且杖而壽公今年正十年矣公八十矣余亦從鄉人杖矣而公以壬午詔賜爵一級峩冠博帶光照閭左親知復邀余文賀公余衰荒筆硯久辭不克修酌者之辭惟又後十年相率賀公公東帶而拜賀者當更設優人之幕大白浮余余嘗爲公立醮焉客曰有是哉環吾鄉而居者幾千萬家

八十者幾人八十而康而冠帶者又幾人而叟斲
一言歎余笑唯唯夫壽有得之天者有得之人者
君不聞武林許山人咀嚼爲事呼噓爲食今九十
有幾此得之人者也勾餘杜老則蚩蚩焉與鹿與
鶴與木石均今百三十有幾此得之天者也公天
耶人耶抑天人參耶卽百歲不難請又後二十年
相率賀公公束帶而拜賀者當更設優人之幕大
白浮余余當又爲之立醕焉若何客笑曰善哉叟

祝公亦自祝爾曰惡余何足比公名場勢藪余之
染也深而公特淺往坐廟朝賢佞百官佐天子黜
陟出則擁騶從忝紱冕爭交而售知余之取數也
奢而公特儉今在中林樹思蔭竹思飲溪思釣經
史思輯佳山水思詠余之精也搖而公特完余何
足比公然則有羨乎天者不可知人者已不侔若
是況余常學於儒者則寓之乎宇宙似不在年其
不宜欣羨也審已第從諸君祝之曰余不能爲杜

老矣爲社老者庶幾章公哉庶幾章公哉

賀李丈新拜 天綸榮壽序

萬曆三十有五年冬李丈丈以元子叅軍奏績

天子封丈如子官階徵仕郎用樂導 璽書至其

家及門丈丈袍幘革帶山立並扉肅入執笏頓首

而受于庭已鴻繡朱衣謁于家廟已紺帷皂蓋盛

服而謝于令君臺已徧謝諸賀者不佞載赤牘賀

之今年春丈丈正自古希逢之壽于是若戚若友若

門下客聚而諏曰孰操羊酒孰執鴈鶩孰醇酎孰

幣孰軸賀章盍謀之國老龍洲先生先生謂不佞
曰子修辭夫希有之壽難偕壽尤難拜 璽書之
封難偕封則彌難迺偕封且偕壽益難之難者也
子其修酌者之辭余受簡而稱曰惟丈丈親其親
友其友門人其門人夫是以有今茲之賀客語有
之一曰名壽一曰身壽丈丈魁然飄飄然望之神
仙且千百里疇不頌丈之令德夫是以有今茲之
壽天之篤之嘗在達人國家之榮之嘗在有勞于

國者夫是以有今茲之封雖然猶不足以盡丈也
何也余九年立朝所遊半天下由百執事而上至
九列求其識如丈之識揆策度事若燭照若計數
者幾歟求其才如丈之才東欲繕學宮廟廬則檄
丈而東西欲繕學宮廟廬則聘丈而西丈丈至一
指顧間繩者繩斧者斧丹雘者丹雘若宰相之程
庶品者幾歟求其義如丈之高義代逋弃券化盜
息爭媿媿若王彥方吾家太丘者幾歟夫然卽登

附錄
卷四
丈百執事之列外而治一方佐一府內而贊理一部院豈不綽綽然乃束帶而徜徉閭里間僅僅與一二耆英遊誰謂此壽此封之足賀邪嘻丈樹懋德烝烝孫子當必相繼大顯于朝而丈之拜封必且再命三命自銀青而金紫自郎而大夫而鄉壽亦必自八十九十而百歲未艾也龍洲先生曰知言哉余笑曰卽先生知丈與不佞之知丈固不若天子知丈今封丈丈封孺人之綸音曰薰德善

良畱餘似續又曰齊年食報 天子固知丈丈家之福祉矣其舊臣敢括而序之申賀之

壽汪虛谷序

南國之鄉三天子之都有鉅人焉曰汪公者初稱
明山繼更虛谷主人卽所署號其意念遠矣今年
秋九月歷二百九十五甲子月之某日寔惟誕辰
其執友若外姻竝造余所屬余修酌者之辭余曰
壽固公自有焉用不佞辭爲耶卽有辭能當公哉
且爲山爲谷靡非壽因卽山谷而陳當否焉可乎
客曰可哉余乃進詞曰鍾岱之陽嶠夷之陰曠乎

若庭鬱乎如春於是遊茹芝之麟鹿集飲醴之鷄
禽朱華紫莖錯綺縠而進舞雲林星渚奉卮豆而
前陳茲公之爲壽乎客曰養則然矣未盡壽公也
又進曰積高成山積竅成谷涵潤含靈胎金孕玉
綴九重之組纓散八埏之霖霖爾乃流光唐階散
采虞服宛宛然山者不替其巍巍谷者不差其穆
穆茲公之爲壽乎客曰公度則然矣未盡壽公也
又進曰山之謂靜惟仁惟性載于孔孟谷之謂王

惟虛惟常列于老莊明山之山虛谷之谷風雨不
及其峻嶒霜霰不集其林麓青霞白雲納之而嘗
滿黃冠羽衣招之而信宿志飄飄焉嶢嶢焉似卑
武夷而隘崑崙之幽也茲公之爲壽乎客曰公之
自壽則備矣亦未盡壽公也余起更進曰今知所
以壽公矣公豈虛生虛壽者耶國家休隆天地融
結暢則降五嶽之神靈鬱則鍾三老之豪傑雖不
涉世軌戢身韜名卜築塗巷完和葆貞然開幕則

外戶履滿傾蓋則大野生風託跡于海岱之陶游
心于夏殷之彭蓋聖世之人瑞寧新都之素卿故
願更乞公百歲之身以慰南國二老之望且爲三
天子都重此足以當公哉無爲病侈矣客曰奚侈
哉奚侈哉走不記也請敬書爲酌者先余敬許諾

壽馮太母六表序

余與莊君游二十年矣詎惟戚黨蓋不啻異姓舅
第云一日莊君謂余曰吾媼馮太母今茲六表欲
壽之子盍爲我操祝辭焉余曰唯唯昔三王之世
尚齒然卿大夫之族無相稱壽者漢以來燕會酬
酢樂則起而爲壽亦不必所生之辰故韓柳諸先
生集鮮壽序近世始誕辰爲壽而所親則更爵醕
更幣帛更做岡陵之頌侑以文辭顧援天引人原

壽者十九而祝者不一二見也君往祝之將指兩峰之鬱盤仙真所窟宅者祝乎曰然將舉兩湖之汪洋后土所注滙者祝乎曰然其更西將稱引兩天目之峙列福地擬帝都者祝乎曰然余曰抑亦太眇莊君曰然則是辰太母盛服坐堂皇公車君執掌霤之左孺人執盤飡霤之右諸外姻以次從內姻男執羔鴈東序女執脯脩西序臧獲班子墀疇不稱千百歲之觴不佞從容次北面而祝若何

曰抑質曰子盍衷之余謂館閣之言腴山澤之言木木乎腴乎曰不厭木也曰吾知所以壽太母矣假而一滯於都一延佇于里孰與暖暖姝姝于一堂英英白雲列諸組繪孰與膝下之雍穆宮醪府膳孰與鄉邦水陸之珍則天借公車君之六月息也正爲壽太母也徐而入金門上玉堂奉太母東第太母七十而樂公車之都九列八十九而樂公車之八座三台進此而益貴壽益高矣吾莊

附錄卷四
君其時於客次北面而祝視今益欣欣焉其福壽
雖汪洋之兩湖鬱盤之兩峰奚讓哉君以此祝非
阿親余以此佐君祝亦非飾友言卽木拙要於是
無愧辭

壽胡母七十序

句餘應子臣館于舍中數數爲予言其外母陳孺
人懿行而曰孺人今年七十矣不佞欲歸而壽之
幸先生張之言予且諾且笑曰世俗稱外父母曰
岳亦知其解耶子臣曰未悉也曰昔蘇鶚謂泰山
有丈人峰故云而酉陽雜俎則載張說壻鄭鎰以
封禪泰山驟遷帝問之黃幡綽對曰此泰山之力
也引此爲故事至青城記又謂青城爲五岳之長

名丈人山故呼婦父母皆曰岳而伯叔則曰列岳其意義大都若此矣夫岳山宗也孔子謂仁者樂山而繼之曰仁者壽樂山且壽壽未有過山者然山第凝然塊然初未嘗呼噓爲食熊鳥徑伸爲導引而悠悠乎與天地始終謂由靜非耶故惟仁者足當之非仁則卿大夫之家雖諛者曰岡曰陵而享者越不過如丘垤如壤如屈仁則韋布之家卽藐者曰丘垤曰壤曰屈而享者寔如岡如陵修爵

致詞惡能舍仁者之山也今夫山名材名箭恒於斯祥毛瑞羽恒於斯黃金白璧丹砂石英鍾乳恒於斯乃福著於興者而德歸於孕且產者山又有母道矣君謂君之岳母曰貞壹則靜曰孝曰淑曰慈則德曰三子皆令子二孫聞孫則福駸駸集焉壽孰有大於此耶日河曲大夫爲外王母乞予揚水一賦予爲其述仁義者儉述貴富者奢竊隘之三年未應命焉若是乎陳孺人善居仁應君善頌

開原集 卷四 三
君歸第圖青城之巍峩歌泰岱之尊嚴拜孺人堂
下曰岳岳有餘壽已矣埃予張之卽張之亦無過
五岳也

壽月塘上人序

余王父南竹先生雅不好事佛而好字人方蓮上人月塘楞禪舍皆王父手所鳩葺而支干亦王父所定蓋愛重蓮上人精進云比余舞象時侍吾王父及見與月塘奕月塘爛目凝指或爭道則竦身笑呼者久之越一二十年而吾父文林公吾仲父廸功公若吾二三世父分曾與月塘奕月塘爛目凝指及爭道則竦身笑呼猶故也又越一二十年

陶園集 卷四 才三
余及余仲吉水游月塘舍中月塘又奕余仲爛目
凝指不減盛年而笑更啞啞澹如矣夫月塘友余
家三世而越歷甲子餘四百廼神益完氣益夷晬
者何耶豈師友三吳卿大夫卽卿大夫奕者詩者
雅歌投壺者非不膠膠然而師朝遊而夕釋之又
師所卓錫寺臨吳山聖水卽山水多禽魚竹樹遊
人狹子非不燁如紛如而師目遇而心融之故然
歟不然漆睛黎面貌類具茨之鶴殆天賦壽者相

也又不然弟子演法至數十衆比于玄曾似諸比
丘貽之壽耳又不然師院饒泉石足耽詠而別院
饒汚池田舍足瞻衣鉢師日縱其身于行吟坐隱
中諺稱祺者壽亦或然矣要以肉眼觀則若穉若
壯若老若煩惱若逸樂判于星淵以法藏眼觀則
冰漚凝釋曾何有于造化吾師悟其旨而馭六度
之舟浮羣得之海踐不至之岍卽躋衆生仁壽無
難者何況丈六黃金身耶聞之和訶條國有青井

井有千葉白蓮月六齋日彌勒與諸天神禮佛其上禪師吐浴之辰亦有諸天來供金樹銀花否也
余明年得告當叩師七寶講堂問法并問三世音
云

續藏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陶園集卷五

策問

其一

問王者應乾御世其必繇臣主一心矣臣主交盛者宜莫如虞周考于經可覩也載賡之歌燕樂之雅豈非曠千載者與而或謂治古之朝惟在論相則運于鈞陶之上者取穆清耳乃又有原本萬化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獨歸君身何耶兩俱有說焉否夫自泰適否則上下
下隕離後王卑卑固無足多數者若漢七制唐三
宗一時君臣頗名知遇不識于虞周亦能彷彿其
一二否 明興 列聖代光紹累熙洽烝烝然莫
盛于我 太祖高皇帝神謨聖製靡不有深意在
焉伏讀 大誥三篇首舉君臣同遊爲說也將盛
德大業果無出此者乎且當時同遊之盛具載方
冊可得而鋪張與今 天子獨秉冲睿委心股肱

良臣與詩書 祖訓竝耀古今無惑已尔多士自
際其隆必有善發一心之義者請著之篇端不佞
且以轉于 上

其二

問古一道德同風俗之治至休顯矣孔子没而異
說起道德遂爲天下裂自漢武表章之世所號儒
生始知尊孔氏黜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然跡後所
依據業人人殊遷固騁文辭欣向範政教董生之
流控道義賈鄭之徒結訓詁皆所謂儒生事也審
尔則爲儒者必出此四科與抑其術於孔門四科
宜亦似合與否輓近世談文則韓愈氏歐陽修氏

辨治則陸贄氏范仲淹氏注疏則顏師古氏胡寅氏理學則二程氏紫陽朱氏於前數子者果若是班乎我 國家大明儒術令諸生頌法孔子道德一矣乃風俗之未盡同何邪操觚者喜艱深封章者多矯激考訂者日繁枝葉講說者祇立門戶無論古四科卽韓歐陸范顏胡之所修與程朱之養惡睹其有此也茲欲一歸經術俾天下躡漢唐而上之其道何繇獎簡謚則長選奕之習黜馳逐則

其三

聞吾聞之禮樂刑政所藉以馭世範俗者也須臾離禮樂則窮內窮外視刑政蓋獨切焉自秦專任刑政禮樂遂蕩然矣禮則猶有存者偏州下縣人至老莫能識筦籥烏覩樂哉其獨漸滅謂何豈後世不待樂而治與抑禮樂積德百年而興 國家二百年矣今寓內天地欣合區萌達角觝生螿蟲昭蘇意樂之興其待今日邪夫去古旣遠一旦欲

審名數音律形器孰從而考之卽考信於六藝而
施諸制作亦果合與否且其中所載泰章咸池韶
護夏武之義何取大司徒與大師小師磬師舞師
笙師之掌何物黃鍾太簇十二律所命者何因金
石八音所應者何事宮商角徵羽曰和正仁和正
義和正聖智禮者何說鼓鐘磬竽簫篪籥靴柷柎
鼙控謁之類曰似天似地似水似日月星辰似萬
物者何稽可具論其指與漢而下作者有房中樂

雅樂燕樂凱樂不至無矛盾否也儻斟酌百王或
備一代之采萬分一尤執事者所願聞焉其悉意
陳之毋讓

其四

問皇覽今昔理平保治之務蓋無急於求才者方
才未試時抵掌而談伊呂周召豈不雍容及徃徃
見功名或不若萑稗彼屈首修業者謂何請借漢
而論之高帝定天下與其所以治之者率山東刀
筆吏耳當時起博士者獨一叔孫其器業孰與蕭
曹與文景比治成康乃所尚皆黃老之術至武帝
一延公孫弘而才俊雲起課其治功不逮文景遠

甚豈章縫之略讓於黃老清淨耶孝宣侔德商宗周宣然多用法律士逮元帝注意文學貢薛韋匡軻奏而顯帝卒牽于柔懦漢業衰焉豈必申韓刑名之學乃奏績耶夫賢有才者向鄙刀筆吏不齒細申韓刑名不足術一旦盡出其下不媿哉或謂漢所用類俗吏才得才如伊周者用之烏論文景也於乎伊周不世出自伊周而下世豈乏才果才之罪邪抑用之不得其術邪願詳辯之勿使蕘釋

者得藉口也

其五

閭經術所以經世務自古論之然今天下要害若
虜若漕凡遺編徃籍足以博覽睹者卽小夫孺子
能掉舌而談乃浙東南負海幸一切不爲漸患
近歲驚濤長驅拔木走石卽所滄沒禾稼者郡縣
以什數而嘉之海鹽最衝一旦橫潰其堤滙爲巨
浸民至託洲渚焉夫無鹽是無樵李無樵李是無
西越三郡此浙要害疾也亟圖所以捍之亦寧有

編籍可按乎且鹽之堤不得視他郡縣謂何談者
曰惟山激水惟沙汰之沙猶檐也乃鹽沙汨崖陡
落而棟壞堤猶弓也乃秦駐乍浦兩山夾其背則
弓隈而射急是信然與陬土之士或曰得二十萬
或曰非六十萬不可曰不難鳩工而難聚財或曰
不難貯金錢而難鑿石果孰當而孰否也且當事
者欲集議則苦緩頰欲堅決則虞懸斷欲專官則
慮蹇淺欲分功則懼牴牾欲命日則憂草具欲任
作則患闕茸欲召募則食先於力或逃散力先於
食必且不來果何術而可又有汨淵伏莽之老與
匠氏之師曰吾惡知議第厚若石深若基密若理
列木於石之外以殺其力貫鐵于石之內以維其
勢卽百世不拔矣亦或足采與否也多士異日爲
國家用諸所要害舉宜究心茲尤不當默默已者
願畢陳之以觀經世之緒

策

廷試進呈

御覽

臣對臣聞帝王之爲治也以建皇極貴乎有純天之奧以運皇猷貴乎有法天之機今夫天之爲天也其心穆然虛耳然不言而行自健者則其奧藏也其體巍然逸耳然無爲而化自博者則其機運也帝王以天之責爲責則當以天之心爲心故必

守玄致一端本于衷而後天下之大原以立不然則所謂務學者非聖學之精矣帝王以天之位爲位則當以天之體爲體故必簡賢籲俊托重于相而後天下之大化以彰不然則所謂勤政者非聖政之要矣殷周之主所以神妙化隆而非漢唐以下世主之所能及者咸此故也欽惟

皇帝陛下睿哲獨昭欽明首握凝神穆清則殷宗之思道不足比倫運化天壤則周王之日靖難爲

媲美矣茲者親進

臣

等于廷俯賜

清問而首及

于典學勤政之要惓惓乎始作初服之圖

臣

聞帝

王之治天下也與其謹之于其終不若虔之于其始與其圖回之于其後不若慎重之于其初臨御之始天下之初也國是未搖視聽猶一習于治則治易臻習于亂則亂易萌幼冲之始一身之初也性靈未汨精真猶在習于正則正易凝習于邪則邪易溺故從古聖明無不以虔始重初爲急者茲

今

陛下踐祚惟新聖齡方茂而問首及此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盛心矣臣隱伏草莽恒思叩閭闔而効芻蕘矧

陛下且導之言臣可復自隱諱爲賈誼董仲舒羞耶臣竊惟帝王之繼天立極也握錄凝圖則百神待儼繼統纂緒則宗廟寄重創法貽謀則奕葉思

馮發令施澤則萬邦俟理其任誠至艱且大而其勢亦甚尊且隆也天豈徒私帝王而以極尊極隆者予之哉帝王亦豈可曰天誠以是私我而以暇豫處之哉天下之理皆吾之所當明是故務學之不容已也天下之治皆吾之所當操是故勤政之不容已也古之聖后哲辟所爲勞心焦思而不敢自暇逸者有舍此二端者乎古之碩輔明佐所爲納誨陳辭而不敢自隱忌者又有舍此二端者乎

詩書所稱殷周之世厥詳可紀已天初造殷元臣
進戒伊訓之詞曰王懋乃德無時逸豫說命之詞
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伊傳之用心所以謹二宗
之始者何其惓惓也天初造周元老進規訪落之
詞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無逸之詞曰不敢荒寧
所其無逸姬公之用心所以謹成王之始者何其
媿媿也其所謂學蓋真得乎聖學之精而後之言
學者必準焉其所謂政蓋真得乎聖政之要而後

之言政者必稽焉其君爲萬古之數君而其臣亦
爲萬古之數臣駿聲茂實穹壤同敞良有以也嗣
是而後代不乏君君亦不乏明朝不乏臣臣亦不
乏忠然何殷周之盛不復覩也臣不敢泛有所引
煩

陛下聽請自

陛下所疑者言之講經而夜分不寐御覽而一歲
一週講讀而隻目不廢世祖之與太宗仁宗亦云

勤矣然較其建立乃不事詩書者勝此何以故三君之務不過詞章篇翰之末已非帝王所先而漢室馬上之翁其所爲豁達而聰明者則已默符聖人之心法故也衡石程書以攬權衡士傳食以聽政汗透御服以決治始皇之與隋文唐憲亦云勵矣然較其治効乃清淨無爲者勝此何以故三君之勤不過簿書期會之末已非帝王所急而漢室黃老之主其所爲謙讓而付托者則已默契聖人

之治法故也卽此觀之學而無得于純天之心雖日勤且無益于理彼嬉游而不知言學者又何論已政而無得于法天之體雖日勞且亾濟于治彼燕逸而不知事事者又何論已天啓休明 聖神撫運 臣 伏覩

陛下踐祚以來二年于茲矣挾超軼古昔之資而學以濟之經筵綸閣之講讀日夕不倦疊疊乎有配天行健之功抱羅括宇宙之智而勤以益之國

老元臣之咨任細大不廢恢恢乎有則天爲大之治卽詩書所頌說極明盛世何以踰焉臣恭讀

聖制則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又曰主好要則百事詳臣有以測識 聖明之務學勤政皆有以

得其深者而非徒如漢唐以下世主之所云已也歷代哲輔名人各有論白董生天人之策匡衡治性勸學之論程顥稽古正學之對皆言學也然或失之緩或失之俗胥經生曲儒之談惟顥定志之

說則所謂正心誠意而純天之精者

陛下如欲稽前言以典學則程氏之言宜在所採矣王吉典禮變俗之條匡衡審上之疏貢禹節儉之告陳寵煩苛之請姚崇呂公著十事之上司馬光三劄之陳皆言政也然或失之迂或失之泥胥補偏救敝之言惟光仁明之論則所謂清心知人而法天之要者

陛下如欲咨往訓以勤政則司馬氏之言宜在所

循矣諸臣之言皆前乎數千百之上

陛下猶思酌而行之其容受盡言必矣臣敢不盡

言以對臣竊惟

陛下之典學可謂敏矣然使徒誇洽而矜博則

聖心便與天不相似天之心何心也惟玄惟默蒼

然上浮而於穆不已之神實主宰之

陛下以天之心爲心則必端本澄源豫養善端驗

之清明之初而使其常不汨精之應感之際而使

其常不漓靜無內私之孽動無外邪之誘一念之

中炯炯靈靈真與天同其虛則所云朝夕講讀者

誠爲格致誠正之實而不徒以誇洽矜博計此所

謂帝王純天爲學之精與韋布不同者也

陛下之聽政可謂勤矣然使徒炫才而聘智則

聖體便與天不相似天之心何體也不言不爲窪

然下濟而四時五行之佐寔宣布之

陛下以天之體爲體則必推誠置心優禮輔相舉

天下之故使宰畫之而不二盡天下之人使簡擇之而不疑進有論思之益出有平章之權一廷之上休休穆穆真與天同其逸則所云細大咨訪者誠爲剛紀統任之實而不徒以騁才炫智計此所謂帝王法天爲政之要而百事自詳者也所以增充殷周者在是所以揚休 祖宗者在是而漢唐以下之君又不待較脩絜大於其間矣雖然狂夫之言猶願有獻願

陛下寬鈇鉞之誅治安之時曠千百年始一得矣聖神之主曠千百年始一遇矣明良之契曠千百年始一覩矣以千百年所僅一得一遇一覩者而俱在

陛下之今日

陛下當何如以自勉耶理之與亂如燕與越其發軫之差不能以尺聖之與庸如涇與渭其發源之異不能幾何其端甚微而其係甚大其緒甚近而

其竟甚遠也

陛下朝而統大政試夕而思之出而馭大廷試入而念之密邇

聖母敬恭虔恪此時一天也退息之時能不渝乎
臨泣百辟尊嚴靜嘿此時一天也遊宴之時能不
變乎 聖齡方妙一誘未入 臣知

陛下之心一天矣萬一者情竇稍開外誘一入或以聲色或以貨利或以宴安能如今日之湛然純

一否也 聖情方定一邪未中 臣知

陛下之心一天矣萬一者趣指稍露邪說一中或以刑名或以興作或以征伐能如今日之泊然寧靜否也 臣亦未敢爲

陛下信四方臣民亦未敢盡以此信

陛下也夫始者易慎而終者難圖也暫者易勉而久者難持也衆者易徇而寡者難信也其者易溺而苦者難從也 臣愚昧竊不勝過計矣 臣願

陛下不必求之殷周之遠而求之今日之初勿以
德盛而易恃勿以位尊而易忽勿以燕閒爲無傷
勿以佞幸爲無害親輔臣則始終如一開言路則
狂斐不較朝夕培植外內維持則 聖學日以清
明純粹 聖政日以雍熙隆洽萬古一時之盛 臣
得親見之不徒在誦說間矣 臣 愚幸甚天下幸甚
臣 草茅之士不識忌諱無任隕越之至謹對

陽園集卷五

齋昌前旨賜緡堂初



國集卷六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策

甲戌會墨

第一問

德澤法度

帝王爲萬世子孫計所以齊一天下若日月之燭
雷霆之鼓舞而不能外者有法度焉所以維繫天
下若元氣之運江河之流演而不可測者有德澤
焉德澤非法不行法度非德不久德澤法度歸之

乎一而已矣然法以寄乎德而不脩飭則不足以
一天下德以植乎法而不培養則不足以維天下
後世恃德澤者曰固結嚴于膠漆淪浹深于肌髓
吾享時之成而已而其弊也荒輕法度者曰信可
剖於符斗文可更于繩契吾適時之變而已而其
弊也擾荒與擾其不能適于治均也繼世以有天
下而欲適于治可不斟酌二者之故哉粵自帝王
繼天立極其視覆載中含生負氣之倫血脉相貫

形骸相屬訛不可心而感也而其視含生負氣之
衆爪牙必角嗜欲必爭又不可徒而治也于是乎
濡之以德澤而制之以法度由唐虞而夏而商而
周罔不並垂焉乃宋儒謂德澤推唐虞法度推成
周不以混元旣闢六府豈無法度乎而惟沕穆之
燠灼者爲特隆太和復萃二南豈無德化乎而惟
禮樂之經畫者爲獨備此萬世帝王者之則也卑
卑漢唐樸遯無足數者肆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

右率間左而出之椎結侏離中親賢樂利還于帝王之漸涵文物冠履返乎帝王之約束卽唐虞遜德澤成周讓法度矣然猶聖不自聖而汲汲焉中原一檄大誥三編開湯網也辨色視朝寒暑不輟闢舜門也雕鏤之淫深斥而重戒崇唐階也蠲賦之詔無歲而不下寬漢租也廢丞相析中書省而分設六曹懼竊政也督府兵部一不得調發一不得治兵慮專戎也襁褓凝旒公孤負辰而不置

帷帟之席防內干也威輓衣稅食租而國典不預杜外移也當是時高皇帝神武一世而抑其謀以圖千萬禩守成之業尊居九重而洞徹其幽隱以通閭閻之志故夫深澤錮于民心雖歷危疑震撼之際而不動紀法足以綱維乎後代卽指鹿訓狐之輩欲竊之而卒不可久至今聖政記及祖訓諸書燦然良鏡儼然關石卽聖人起不能易也猶歟盛矣繼高皇而加以寬厚者莫如孝

宗敬皇帝人見其十八年間飛鳥魚鼈靡不樂安
利而忘危殆以爲 孝皇純任德乎不知晝接四
輔躬裁萬幾則法何嘗不飭也繼 孝皇而加以
英斷者莫如 世宗肅皇帝人見其四十五年間
深山邃壑靡不遵繩尺而嚴步趨以爲 世廟純
任法乎不知農桑重軫貪墨遠黜則德何嘗不培
也 聖祖之長育而震曜者如彼 二宗之敦大
而明作者如此非 子孫帝王萬世之烈也哉我

皇上登極一詔祇遵先猷而又時時詢謀大臣條
上故事則祖宗之業不下榻而可按求而唐虞成
周之治亦非徒欣慕簡冊間矣乃執事者猶問所
以宣令緒永太平毋亦欲生效祀藿之見乎生請
以臆說對焉夫自今日上距 高皇帝二百餘年
愚且見吏飲上漢之醕民含隆虞之哺德澤潤於
天下之肺腑矣談者猶曰未洽豈供億日廣彫耗
漸作將蔀屋有宵露之氓歟委巷有蓬累之士歟

窮陬有啼號之戍歟一有之安見德澤之盡洽耶而可不培養乎上引繩墨而不敢越下守鍵橐而不敢戕法度攝于天下之耳目矣談者猶曰未舉豈承平既久瑕釁漸生將姦僞萌于刀筆歟武健格于豪俠歟章軌破于嘯聚歟一有之安見法度之盡舉耶而可不修飭乎誠欲飭之正不必斷絃張瑟也亦惟日親萬幾日接四輔而又實心以察吏治實心以督邊防實心以振國紀共事臣工又

一一奉揚威命則文武之法修而天下其成周矣誠欲培之正不必翼覆卵伏也亦惟益重農桑益遠貪墨而又實政以賑溝壑實政以恤介冑實政以崇岩穴當事臣僚又一一宣承德旨則堯舜之澤深而天下其唐虞矣有德以縮結其法度有法以調劑其德澤則豈非後皇之保元元厲蒸庶而所繇紹昌祖烈之路哉雖然計今而論非英斷馭臨之難而寬仁煦育之貴故不務孝皇所以

澤而徒事 世廟之振法也斯亦不察乎二者之
權衡矣故曰與其破園而爲觚寧斲雕而爲朴與
其視末而聽遠寧塞聰以揜明與泛駕之躑躅寧
騏驥之安步與匏管之悲急寧金石之紆遲何則
核名實者闕漢治圖勵精者虧唐風此言貴能寬
也況今 明天子德躬上聖運接下武何事哉不
可弛張舒卷耶吾相君誠審唐虞成周之治斟酌
一祖 二宗之故實以此意昭宣之天下萬世之

太平指麾則定矣

第二問

文質代變

天下之勢有所防焉而必趨聖人固不能窮之以法天下之情有所極焉而必返聖人尤不得不挽之以權勢非聖人所能禁也天者運之人者從之則聖人之法亦因其勢而不容窮其勢之不可奪情非聖人不能挽也人者主之天者從之則天之權有時乎不自用而爲聖人用是故法有所必更權有所不得不變立法以教天下而不能使後之

不變于先者聖人任其天也立權以抔天下而能
使今之必復於古者天下遊聖人之天而不自覺
也知此可與陶冶世風者論矣聞之太史公曰三
王之正如循環而鄒衍推五德之運亦曰更相終
始則知夏之後不得不繼之以商商之後不得不
繼之以周至周之季與兩漢之末亦若夏商然天
下靡焉日入于文當其時謙私歌賦繁節于犧尊
執楹絜馬飾詐于壘壁朱干玉戚龍旂九旂何其

泰也貲郎牧豎譚誦乎保衡問左甕樞僭擬乎王
后浮議風生僞操蠅集何其夸也故一變而十二
再變而七國變而東西京之抱策挾釣又變而建
安之角藝又變而江左之揮塵分曹而奏爭道而
馳雖戶說以眇論弗可化矣及其勢極情返亦不
得不歸于質若秦之下有漢六朝之季有唐豈非
循環終始之驗耶聞嘗攷求其故譬則治室然其
初經營之主率草衣土食有隴畝風一二傳而物

力完必且羨魚而飯稻又傳而克溢露積必飭冠
劍連車騎爲貴富容也無何作業劇而財匱矣物
盛而衰固其勢耳時得賢有德者悉更其室廬供
帳家不一挽而還之乎然則秦與六朝之季有聖
人救之安知不爲周之繼商商之繼夏乎而僅僅
聽其天之自返于質焉何哉我 國家當 祖宗
時盡滌宋元之靡而升之漢右道德風烈可考鏡
矣卽今簡冊所紀與故老所稱說尚憶弘成間禮

樂隆盛教養休明其政肫肫然其俗熙熙然其議
惻惻然其文渾渾然固甚朴者迨今六七十年間
風氣益開聲名益流擬之周漢則成康漸涵之後
而文景殷盛時也愚竊觀之當官者飭簿書師帥
者繁約束蓋漸澆矣婚嫁者步武珠玉喪葬者林
麓錯繡蓋漸侈矣人負談天之諛舌戶曉炙轂之
雄辨甲非乙是左武右文蓋漸繁矣足涉六經之
殊塗心探百家之末流謳唵者馳情月露絕撰者

刻意雕琢蓋漸詭矣此豈獨人爲哉勢之所趨情之所必至猶春之不得不夏也朔之不得不望也天之道也然時極則情變人定則天從今將若之何韓子曰政教文質所以云揀也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覩俗之至也乃今泰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矣範之之道吾以法禁防之俗亦以法禁應吾以浮慕遏之俗亦以浮慕應是則

道乎將世風人羣終不可變耶噫木石不可變者也猶聞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感化豈比木石哉是在因其勢酌其情而圖之耳故端風教則法之乎二南厚民俗則酌之于兩漢抑議論則繩之于一理正文章則歸之于六經若是而又通之以損益之宜處之以君子長者之道毋以敏給而先達訥毋以苛察而加汝閔毋以鮮麗而輕質直毋以儇巧而最醜厚毋以

喋利而掩緘默毋以泛博而畧簡要則天下之政之俗之議與文何患不弘成哉卽三代何難乎而誰謂江河之不可返也嗟乎江河之源不濬不流不澄則壅故夫節儉仁義之君立于朝則華靡之世輟矣清淨誠一之相坐于側則紛擾之政誦矣惘惘純素之吏宰于郡則淫康之俗廢矣世主不察此而肆其表極之身又不制其觀聽之臣乃徒按俗而誅焉故俗嘗曰何以誠篤爲欺謾而臨官

何以謹慎爲浮薄而仕宦于是父勸其子兄勉其弟日入于江左建安東西京之季世而不可挽是故明主必身關節儉之塗心宜清淨之風手持惘惘之柄夫然後內不奪于淫康之虞外不可傾以華靡紛擾之繁一世之文質若金之在冶土之在型惟其所陶鑄矣不然世豈有六朝之君臣而能兩漢天下乎兩漢之君臣而能三代之君臣而能三代之君臣又何憂晉之塵魏之管漢末之標幟

戰國之軾軻春秋十一國之戈矛盤玷哉故曰質可文也文可質也文質不變則無爲貴聖矣天下有聖人者出不聽其勢之自返于質而力挽其情之趨于文則循環終始之權果屬之天耶抑屬之聖人耶惟 聖人留意焉

第三問

爵祿名與

上之所以鼓舞乎下者不一其權而恃其權者不足以籠絡天下之士下之所以奔走于上者不一其情而溺其情者徒足以壞亂天下之心是故爵祿也名譽也上以之鼓舞下以之奔走者也可以奔走而不可溺于其心一溺于其心則天下無士習矣可以鼓舞而不可恃以籠士一恃以籠士而天下無朝常矣盡其道而不悖者非盛世疇望哉

粵昔明盛之時王者之官德也薦之清廟儋之几筵褒之冕舄崇之珪綬胙之士田其奏功也祭之大烝錄之王之太常而其紀績也曰勲曰庸曰勞曰力曰多存以著其號沒以顯其謚總之不越爵祿名譽而已矣古之懸二端于天下者豈以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惟爵祿所驅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名高者非重譽不來壯士在軍不避矢石之難其在荒陬僻邑出不遠千里或使絕域犯晨

夜冒霜雪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爲二端用耶然則二端之用誠深矣懷竒負瓌之屬入焉而溺其用誠大矣飯牛扣角甘遯之朋入焉而望其用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能之屬入焉而墜將制馭人羣者舍此不足以得士歟嗚呼君之欲得有方之士也果利其爲爵祿乎爲名譽乎爵祿名譽以致士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夫然則周之時服爵祿者非戩沃之師保卽師濟之百執事享名譽者

非岩廊之碩輔卽社稷之貞菟是又何說哉不知周之王爵祿名譽以酬士而非操此以市士周之士名譽其自有而爵祿隨之非希此以鬻時君而市士是設羹糗于道左懸綺縠于市門非廝養倡優不食且衣士而鬻時是釜鬲以恣醜襟裾以招淫上主弗賓貞夫弗妾矣曷不按兩漢之事觀之乎西漢自高帝不愛真王徹侯之印以薊羶天下而降詔曰賢士大夫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蓋

爵祿爲網羅于是蕭曹以刀筆授叔孫以委蛇入公孫弘卜式自羊豕之間各納于一而此在彈冠振纓者已皆慕尊顯矣迨後貢薛韋匡之徒奔走成風含辱忍垢譬則網羅未及野而有雀投之卽獵者惟焉則豈非以爵祿市而鬻于爵祿之驗耶東漢自光武感二龔諸賢之事友莊光褒卓太傅惟恃名譽爲釣餌于是王良隨浮沉而東海譏樊英遂綸竿而壺山耻黃瓊楊厚出遊而李固姍

盛名之難副此在被濯鏤剔者固已附聲華矣厥
後俊厲顧及之輩狂瀾益倒竊字盜名譬則鈎餌
未投有魚仰躍而上釣者失色則豈非以名譽市
而鬻于名譽之驗耶夫爵祿名譽始未嘗不鼓舞
天下而後卒陷溺也如此今且奈之何哉況乎鈎
陶之上其所以振世勵俗者苟非圭綬土田以爲
榮非大叅太常以爲高則皆生爲氓隸死爲朽骨
不肖者不勉賢者亦不勸又天下都人士已貫富

貴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甚則嗜如飲食歸若流
水旣馳驟于此場矣乃曰恃爵祿而爵祿之士至
恃名譽而名譽之士至也則將何術以馭之耶是
不然謂舍爵祿名譽而可以馭天下固失其鼓舞
之權謂恃爵祿名譽而足以籠天下則彼終身汗
瀆之游而比印佩爲文犧甘心蕨薇之湮而視姓
名爲芻狗垂絲于桐江築室于延陵者何可羅而
致也且也非以端天下之習而作天下之治矣善

附錄
卷六
一五
鼓舞者于不可廢之中而有不盡恃之術吾用爵
祿待天下必核天下之虛爵祿者與其慕爵祿而
至者私爵祿以愛憎者與擅爵祿以爲威而莫之
制者有則禡其爵奪其祿則化爵祿爲利器也而
安病其馳驚也吾用名譽待天下必禁天下之冒
名譽者與其貪名譽而來者籍名譽爲勁羽者與
矯名譽以爲高而莫之知者于以正其實統其名
則化名譽爲實德也而安病其希附也雖使貢薛

匡葦比肩于朝俊厨顧及接跡于世彼見世主之
崇嘉而褒賞者如此沮抑而懲罰者如彼方且孚
化翼飛焉由是半璽之綸兩駟之車賢明之謚尊
彝之享士大夫誠一得之則璠璵非寶泰華非崇
矣朝常士習不揭輓近而登之成周也哉誰謂兩
漢者可深懲而併廢之耶柰之何輓近之時天下
重爵祿者十九重名譽者十一爲爵祿而損名譽
者十五爲名譽而損爵祿者百不一見也況入于

名譽猶且修潔而濯俗一入于爵祿將內狡外汚不究其底止矣是二物之漸人又不無庭徑也昔人稱祿肥則士不死又曰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豈亦謂是歟夫士好爵而不好名不好名者之責也若持爵與名以化正賢者而不示好尚之隙以觀聽天下此非不好名者之責也經生之見乃爾執事者得無以爲迂

第四問

班馬異同

古今之論史者曰史以事勝以辭勝夫以辭勝則其文貴直貴章貴信而或脩郅以滅公是逞已以欺獨非者固非也以事勝則其事貴核貴詳貴審而或剽一時之耳以爲目信他人之舌以爲筆者亦非也作史者執此以著述讀史者據此以評品百不一失矣匪是而校讐于亥豕雌黃于日月咀一嚙于五鼎摘片類于百鍊夫安得知史哉愚不

自度其不知史也願因執事之問而有所質於班馬焉粵自數千年來史無慮幾十家矣至今束髮之童誰不口談子長氏孟堅氏曰班馬班馬者哉顧其軒輊淄澠間初無實見譽二氏則曰辨不華也質不俚也贍不穢也抑不亢也而附和向曄之齒頰嘗二氏則曰先黃老也進姦雄也排死節也否正直也而撫拾固曄之遺論以至甲班乙馬者依王克右馬左班者倣張輔而班馬並非者則宗

王仲淹此皆隨風而趨順雷而呼要其中槩未沿二書之枝流涉二氏之外庭卽其異同之可燭照計數者尚闐闐汶汶也焉覩所謂瑕瑜哉迺宋倪思博極其趣而輯爲異同一書諸如季布滕公之語鄴生齊王之說靡不絜繁度簡據筆推削力亦非不良苦矣顧其指摘句字之間徒爲操觚者法式之地而又僅僅紀傳世家不及志表此足以發明二家之同異耶乃其同異類非淺鮮者可悉聞

嘗擬之亦猶之左國二書而已蓋左之始末在事而國語之始末在國重在事則按事而定是非重在國則當據國而審其刪錄之故可以句字評乎故夫知左國之同異而班馬思過半矣何則班馬之傳紀世家倣之國語而年表志書倣之左氏夫朝家之規制山川之夷險宗廟明堂之分合曆象鍾律之盈縮盛衰非表志不載上下之行事官材世風之臧否中國夷狄之消長出沒非紀傳不詳

是固不可偏廢者而就其體裁則表志非綱乎紀傳非目乎不察其綱而屑屑焉數其目是則倪思之異同而已矣不有異同之大焉者乎遷之爲表者十而固省爲八表遷之爲書者八而固廣爲十志夫遷之表諸侯王也國緯年經表功臣也國經年緯其意念遠矣固乃離爲同姓異姓旣戾左賢右戚之心合于高后惠景又昧因時考政之義奚取其省十而爲八也固之易封禪書也曰郊祀以

正其名更平準書也曰食貨以統其實其裁正似矣顧乃至五行而引書平休咎之徵志曆律而繫序仍日星之謬安在其廣八而爲十也嗚呼此二氏異同之大較也若乃傳項羽紀孝惠則遷之所宜異怨杜周沒大宛則固之所宜同溷子貢于貨殖畧兵法于刑志則又遷固之宜異而不異宜同而不同者豈直倪思云爾耶大抵畧迹而統論之遷承秦坑楚灰之後遺書湮滅卽五十萬言而不

爲寡固當董賈歆向之餘制作漸起卽八十萬言而不爲多是文則無弗同也遷論於戰國先秦以彙國策蓋欲藏之名山故其事質而直固獨備於文景武昭以錄典故乃奉詔而作故其事多婉而詳是事則無弗同也雖其時子長才優于固其得也十九要不得偏廢夫固孟堅才不及遷其得也十一而亦不容輕掩夫遷孰謂左國可以單辭片事而訕耶況乎由百千萬世之下考百千萬世之

上五帝之文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文之事若存若亡今世譚者有能稱尚書之外而識祖甲太丁之詳者乎有能尊春秋之外而舉共和之遺者乎有能自東西京之外而不籍六代唐書宋史遼金元三氏者乎夫前之希濶者如彼後之蕪穢者如此乃二書傑然其間使二三千年其文展冊而若新其事一按圖而若臚列也二氏不與雲漢並章鬼神爭奧哉嗣後作者多家其最著者荀悅漢紀

三十篇袁宏東漢紀亦三十篇范曄作後漢書習鑿齒作漢晉春秋此人豈不自謂掩唱者之吭參作者之塗耶然以二子視之祇見驟絃而謔不足以和清廟之音也疾轡而馳不足以追千里之御也而謂繼響齊足也可乎哉夫數子以彼其才猶然不得不思班馬之功矣則向倪思所云異同者毋乃爲贅言也夫嗚呼二史以還其間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可以傳紀世家者代有其業而于今

則又會典之所輯星官之所掌與六尚書之故牘鑿鑿不遜于西京古人稱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是誰之過也有如一旦盡戩石渠之秘授夫載筆之局得該博爾雅之士持衡其事藻繪其辭自羲皇而下迨于今成一家言十襲金匱而錄其副以藏之名山大川則丘明繫席子長握管孟堅受冊而尼父亦蹶然不私化工于春秋矣愚雖爲之執鞭終其身所欣慕焉

第五問

用人理財

執事試鉛槧之徒而終及人材國計此今天下大筴也持銓主計之臣攬權于其上鄉舉歲會之吏受成于其下草茅者何敢僭聞雖然愚伏讀大學時見舉用人理財並著之乎天下傳已知筴之一二矣懷辭握謀願有所稱說而未遂以爲固無竒也有亦安所施耳今幸明問旣降使各達其時之計畫不容默默而已也請毋上稽商周下數唐宋

姑舉今日之務而以漢事質之可乎今天下之需才也若父母之望良子弟也一遇緩急卽稱乏才今天下之需財也若農夫之望歲也一遇緩急卽稱乏財其爲用同也科目而辟之賦稅而繩之又徵薦商賈而羅之其爲法同也朝之秩官君之倉庾不見其豐盈而冀羣無留良齊民無蓋藏其爲勢又同也大家宰每歲遣直指掄循良推轂衛尉屬國未有得當旨者而重足延頸待命之徒率三

人而一官大司農會一歲金錢諸侯王可九百萬塞下可三百六十萬而歲人不當十之五乃戚畹大俠一食而千萬縉其爲弊又同也然則今天下之才與財果有餘耶抑不足耶不病其不足而卒不見其有餘者是豈無故歟嘗攷漢初併官省職自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十不置二三乃緩租稅寬湯沐而山林川麓不領於朝廷之費然彼其時輓輅思一奮舌而充盈露積皆軍國需也迨其季年

跣地一獵舟車一權則幾于盡天下之才與財矣
乃大不逮其初者豈桑孔有遺術而金馬有遺詔
哉求才于天下而不知叙才于官剝財于天下而
不知裕財于民毋恠乎流品日衆會歛日刻而國
用日不濟耳 國朝當 祖宗時凝丞殷伍設官
有定員矣乃高賢如雷大良如雨濟濟然榷梓于匠
氏之園騏驥于伯樂之庭卽班固所稱何啻焉至
今二百許年養益久宜材益盛然 朝廷一旦分

數寸之符授咫尺之書而欲從事盤錯窺左足而
先應果有循良若黃穎川韓馮翊龔渤海者乎果
有奉使若張博望蘇厲國者乎果有將帥若衛長
平霍冠軍趙營平者乎是西京之材已似不克並
駕夫焉得不嘆才難也 祖宗時墾田則賦經費
有定額矣乃粟陳不食貫朽不校寬然山出而碁
置路通而幣興卽文景殷阜不遜焉至今二百許
年歲益久宜積益饒然 國家一旦供億之叢徵

發期會之難而欲取給當事傾左藏而不支能不
藉常股刮緡錢若漢鹽鐵舟車之筭乎能不舉園
池市井租稅之入悉入經費重租稅以困辱賈人
若漢商賈之律乎能不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
拜爵若漢賣爵之令乎是弘羊孔僅之技已窮不
可復益夫焉得不憂財匱也籌度至此則歷 聖
天子之留神賢公卿之振策也有故哉有故哉愚
竊見卽位以來廷臣則訓勅矣光祿則裁省矣肆

則旌賢而治不肖矣考覈則計存而察遺積矣
主上念於國計人才甚盛所以仰承德意以復
祖宗之舊者不在當事諸臣耶諸臣官患不能任
毋患人才之不敷財患不能生毋患國計之不支
任官之道三唯擇之審使之器而核之實乎蓋鳳
之與鴟棄雖均於蒿蕭翔則判於蘭蕝有如不賢
至循資而職之賢者至亦循資而職之則無穴不
棲而何衡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是則擇之之貴審

也杙楹而異材昌陽稀苓而異功有如季路至以田賦授之公西赤至亦以田賦授之則齊門之瑟能使爲竽而楚冠之琴其可強之以北音乎是則使之之貴器也繭絲之音炫于保障鸞鳳之翮歛于鷹鷂有如吐實咀華又不以拙失之楊城而以僞失之玉成乎是則核之之貴實也審如是龔黃在魏縣而蘇張衛霍在塞域矣人才何不如舊耶生財之道三惟導其源檢其流而窒其孔乎蓋齊

魯古膏腴之國梁宋亦號沃土今淮濟多壙野而括蒼之間多餘夫若營里而割宅授田而置器使勸之新邑則古之三屯可舉也所以導其源也強者設財役貧貪者枉主法獵農民倍力以求便勢尊位奢者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于犯法若銷其濫于泥沙而歸其富於庾廩使須之公家則古之九年可積也所以檢其流也資者亟水火輪者盡膏血會出入者悉毫芒乃其弊孔則乾沒于私

橐漁穴于豪右耗于虛冗濫于恩澤將不勝其江河之漏若精而搜覈慎而營賞則今之一大蠹可剗也所以窒其孔也審如是則桑孔黜其謀而文景復其富矣國計何不如舊耶奈何今日上下言事之臣語賦利則津津欲吐語及國蠹則卷舌而不談語招致賢俊其說月盛而日新語甄鑒語綜核則日爲備腐嗟乎彼曾不知今之招士隆制科矣嚴序貢矣充胄監矣廣掾史矣近又薦孝廉矣

豈少招致之塗乎況制科之未叙職司者十二貢之未叙者十五武舉之未叙者十三胄監掾史之未叙者十九又可舍三筴而言才哉故夫不患任之無道而患才之不足者非筴也若乃今之理賦嗇有御史田有御史治粟有藩大夫漕有御史大夫關有部使者豈踈治賦之綱乎顧徵解而東吳疲水旱而梁楚困盜發而嶺表貧河決而徐青兗豫竭又可舍三筴而言賦哉故夫不患裕之無道

而患賦之不足者非筴也故曰才與財非不足特無以養其有餘耳嗚呼天下之事見以爲非有餘而其實不病于不足者此儂臣談士欲欣然設策以爲功而老成耆舊之所怒然而深惟者也相提而論理天下皆若此矣獨人材國計乎哉

隅園集卷六

齊昌府司馬賜緡堂初

豈少擢致之塗乎況制科之未叙職司者十二貢之未叙者十五武舉之未叙者十三胄監掾史之未叙者十九又可舍三筴而言才哉故夫不患任之無道而患才之不足者非筴也若乃今之理賦嗇有御史田有御史治粟有藩大夫漕有御史大夫關有部使者豈疎治賦之綱乎顧徵解而東吳疲水旱而梁楚困盜發而嶺表貧河決而徐青兗豫竭又可舍三筴而言賦哉故夫不患裕之無道

而患賦之不足者非策也故曰才與財非不足特無以養其有餘耳嗚呼天下之事見以爲非有餘而其實不病于不足者此僇臣談士欲欣然設策以爲功而老成耆舊之所怒然而深惟者也相提而論理天下皆若此矣獨人材國計乎哉

附園集卷六

李昌承旨賜緡登初

陽園集卷七

浙汜

陳與



策

丁卯鄉墨

第一問

心法

帝王之立極垂統也先天下而遺世守之法而帝王之纘極繼統也後天下而弘善守之心何則法也者輔治之紀也法非至精至密而謨訓之永光不足以隆創守於其後心也者運治之精也心非

善繼善述而精神之遠紹不足以承述作于其先
故法以佑乎其心而培植元氣以固國統者先聖
之所以俟其後也心以妙乎其法而斟酌元氣以
調國脉者後聖之所以祖其前也否則不求諸心
而求諸規畫布置之粗將拘者窒紛者擾亦何以
妙祖功先德于善繼也哉此今 聖天子遠承
皇祖之烈近奉 皇考之教而爲天下萬世之所
瞻仰者請因 明問而對揚之自昔帝王之馭世

以天下可以法治而後有萬世之天下不可以懸
而治也於是不得不遺之以法禹有典則之垂湯
布風愆之戒文武有謨訓之烈其爲子若孫慮者
至深遠矣故夏商饗國長世而周祚盖八百餘年
夫亦以敬承之弗替也自時厥後漢以雜霸唐以
雜夷宋則倣先王而未之備其祖宗且不克自善
其天下而又何以裕後昆哉肆我 太祖高皇帝
繼天明命誕受多方當時擴清華夏之鴻功駿烈

固難縷舉而其所昭揭者則莫如定大祀南郊之禮而禋類明却四方貢獻之物而侈靡汰經九州賦稅之額而脂膏節黜瀆祀淫封之號而神明饗著大誥赦令之典而刑讞清崇徵隱拔淹之制而英賢奮其他庶政悉中矩矱然而我太祖不爲一時慮而爲萬世慮卽大禹成湯周文武之慮也廼萬幾之暇殫睿思竭玄覽由身心以及于家國天下莫不網舉而緝爲祖訓一書成以三年稿

以七易其爲

聖子神孫慮者至諄切矣其間大

經大法一言一事孰非今日

聖天子之可繹思

而振舉者哉我

世宗臨御四十五載其於謨訓

多所讚承雖其晚或移聽於方士撤儀於午朝臺諫縱機密不得以面陳大臣非宣召不得以入對而隨卽裁正至其憑几數言深自悔抑所以啓

皇上孝思罔極不遵末命者固已有至教矣故爾改元一詔雷動風行其舉郊社等儀各稽舊制卽

大祀之心也其禁織葛織羅採珠採玉卽却貢獻之心也其蠲額外之征而謂毫不加派者卽定賦稅之旨也其重方士之罰而若削號放歸者卽斥淫封之意也憫囹圄之抑矜棘寺之疑而悉從三宥其大誥赦令之情乎慨造士之絕望於九卿悲貢士之不得爲方面而並陟三途其微淹拔滯之情乎德音下布雖荒陬絕徼莫不企足扶杖拭目以觀聖化而思以盡覩其祖訓之波及矣

然則皇祖垂裕之心法不將次舉于天下而皇考升遐之至教不其克任而無忝也哉雖然敬承禹服之啓伯益輔之克嗣商服之太甲伊尹相之允協先德之成王周公保之故虞主以元首股肱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凡以其道之相須耳今之治不患祖述之無猷而患祖述之心不能以勿替不患精明之不奮而患精明之銳或流于過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爲吾君

告也曰明作有功效大成裕願爲吾相告也草茅之見不識可轉而聞之於上否

第二問 作史

寄天下載事之權者其史乎善天下作史之道者其公平公出於天下萬世之同然而勢不能激利不能回雖欲少間以阿私貪昧之心若有所劫而不敢者公操之權也史懸天下萬世之明鑑而瑕不能藏瑜不能掩雖欲自附以依回隱忍之見若有所禁而不敢者史植之紀也公非一人之公而史非一代之史吾能拂其公以蔽一人而不能以

蔽天下吾能晦其公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後世
之人心故史以公而傳公以史而寄公道隱矣而
能使其有所畏于後有所慕于前求以厭天下之
心而弗少肆者不得不賴之史史職裂矣而能使
無所忌于諱無所容于悅期以傳天下之信而弗
少紊者不得不賴之公公道與史職相依倚誠述
功德示勸懲之一大義也嘗攷史之自來遠矣唐
虞以二典爲史三代以訓誥爲史仲尼以春秋爲

史自時厥後撰帝系者本典謨次列傳者本訓誥
紀吳楚者竊比於春秋其他史遷班固之徒李燾
范曄之輩代不乏人雖其編年紀事褒德頌功凡
夫山川形勝之屬風俗紀綱之布百司庶府之設
土地甲兵之富靡不悉具然而事涉避忌者語或
流于隱諱政闕揚厲者言或至于過情此六月四
日不免太宗之嫌而燭影斧聲竟以起宋祖紛紛
之議也又安在其寄公道而傳信史也哉洪惟我

祖宗列聖世有實錄其事核其文炳載 太祖肇
造之迹而淄流再托不加諱平江一頌不加褒宋
濂之筆何直也載 文皇靖難之師而東昌喪劔
不加掩金川讐服不加贊解縉之筆何公也以至
聖聖相承或紀其不徹寒暑之朝或紀其不厯朝
夕之間或述其一士一民之造膝或錄其大禮大
獄之親裁雖如北狩翠華南宮幽屏悉以明示乎
天下而不少避其爲信史尚矣矧我 世宗皇帝

經世滋久善政滋多其大經大法於赫于天下萬
世者又奚病于記注之無書而難于編摩採綴也
耶迺 皇上深詔近臣纂脩實錄其考事而紀稽
德而書叙功而贊不有勵精于初政者乎視太學
御經筵飭庶府者可錄也不有奮績於中治者乎
廣赦令襲夷狄納諫誨者可錄也又不有憬悟於
末命者乎退淫黨斥方士嘗言官者可錄也他如
孝極於 廟號之尊禮勤於郊社之典法 祖有

四詩之睿存心著敬一之箴孰非可以藏金匱而
被鼎彝者哉所幸載筆之臣秉仲尼修魯之心法
朱熹表宋之事備馬遷質而不俚辨而不華之義
兼班固瞻而不穢覈而不激之情以體宸衷以
成鉅典將與列聖實錄相掩映而遠紹乎典謨
訓誥之章矣彼子玄之三長子固之一序且將挾
而小之而何泥於永叔日曆旣廢之患劉氏起居
不注之憂耶嗚呼纂史者臣鑑史者君不患實錄
之不成也惟進呈乙覽之後備其所未備祛其
所未祛則皇考憑几之託庶其有光而實錄不
爲徒錄矣愚何幸躬逢其盛

第三問

國語

圖天下之大業者必集天下之衆議而後大業集
負天下之經綸者必裕天下之學術而後經綸裕
故上焉知一人之智不足以治天下也而下焉亦
知其一隅之見不足以裕天下也於是乎天下之
事集天下之議以圖之而天下之議本天下之學
術以經之議之所是雖違天下以從一人而不病
其矯議之所非雖舍一己以從天下而不病其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徇也矯也其不足以植皇綱扶國紀而爲厲治則均焉爾世之爲君者其可挾私任智以自厲其天下而爲之臣者又豈可不豫通經學古之道而爲邪議詭說以上厲其君也哉吾粵稽古帝王國有大政必合三公九卿百執事以議之于朝合學士大夫以議之于國而又聽輿人父老芻蕘以議之于野外故其事必集而其業必赫以盛黃帝合宮之聽神堯衢室之問大舜總章之訪類可攷也三

代而下惟漢近古而漢之議則有可議者焉蓋帝王之御極有元氣有神氣而又有所謂命脉何謂命脉陰維默宰觀之藐然不可見而植國之紀恒于是則若郊社祖廟正朔之類是已何謂元氣纏綿布濩望之盎然不可見而培國之本恒于是則若井田鹽鐵治河之屬是已何謂神氣激揚振厲卽之雄然如太阿出匣不可向邇而壯國之體恒于是則若撻夷狄靖邊鄙是已漢之天下卽三代

以來之天下也使知固其命脉養其元氣奮其神氣而一時集議於其臣者罔失聽焉何治不古若而終以雜霸耶當時郊社之儀周禮廢矣而匡衡輩乃陳郊稷饗契之文祖廟之法儀禮廢矣而貢禹乃辨異室同堂之義若司馬覈三統以正朔而獨勝于壺遂諸家其建議何諄諄也仲舒限名田之制憫窮氓之喪業也而欲漸復井田之意祝生罷鹽鐵之請傷橫征之日酷也而欲頓復司鹽之

掌若賈讓備三策以治河而獨優于王橫諸人其立議何切切也先零坐困服克國之善謀邊吏告寧得侯應之勝算孰謂漢世無人乎議之哉奈何漢之君能用克國之十二策而不能用匡衡貢禹之陳謀卒使漢之禮度不外叔孫通之一蕞而已果議者之罪耶能庸置邊吏之一事而不能庸董子祝生之良策卒使漢之賦法竟爲桑弘羊之一敗而已抑果議者之罪耶無惑乎終漢之世而元

氣索神氣怠而命脉日漓而不國也然三代之治
可以治漢而漢之議獨不可議于今乎郊社祖廟
正朔茲固釐正于 皇祖列聖無容議矣限田之
制不必舉而通之于均田定賦之中可也鹽鐵之
制不可罷而通之于常股存積之中可也若治河
三策方今開淤漲通淮濟之要機而屯田置吏則
又延綏諸邊之最切務耳毋曰東南之漕運無碍
而西北之息肩可玩也當事者惟蚤圖之

第四問

道脉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以是而體之身心則一有累
於其道者不可以該斯道之全功以是而顯之事
功則一有合于其道者不可謂非斯道之發越非
道之有二也謂道之顯設而不顯于濟人利物之
際高視吾道者也道固不可若是之可沮也謂道
之備體而卽完于克己自治之餘卑視吾道者也
道亦不若是可貶也故聖人既不許其易以徇天

下亦不抑其難以沮天下使天下日循循焉不敢
自足其所造以求造吾道之極而又不病于吾道
之難以自棄其斯以爲聖人神道之教乎愚自知
學伏讀論語涵育于聖人之仁而未之知也然亦
有說焉肇自維皇降衷仁斯具焉其體也備于心
其化也流於治其究也同流于天地而其蘊也全
盡于聖神惟其化之流于天地也則舉斯心以加
之而一布德一行惠亦可以語仁之發而仁寔克

周乎天經地誼之猷惟其道之盡于神聖也則約
此心以求之而一迪德一勵行不足以語仁之體
而仁寔不外乎達德庸行之際會之于造化涵之
于帝王而載之于詩書皆是道也故六經不言仁
而六經非仁不足以垂訓帝王不言仁而帝王非
仁不足以立法至孔子而始于魯論詳之敬恕之
道不發於顏子克復之訓不詔于仲弓樊遲有愛
人之答司馬亦恐言之戒以至四勿五事之殊非

謂仁之有異道也博施濟衆之病非謂仁之有異等也夫亦因其所造而各示以盡心養性之全功病其過求而遂約以存心利物之大道耳惟存心之不可不會其全也則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以日月或至間其心令尹陳文子以功利怨尤牾其心固不得槩許以仁而雖坐忘之回亦僅與其三月不違仁耳非顏氏之不足以語仁也究其所就雖非冉求子貢令尹陳文之徒而其融天機化嗜

欲能無一間之未純乎而可遽許其仁耶惟公心之卽可不背于道也則微子箕子比干以衛商而無間于心伯夷叔齊以遜國而無怨于心固不容不頌其仁而雖射鈎之仲亦且與其九合如其仁耳非管氏之遂足以語仁也跡其所施雖非微箕伯夷之儔而其攘夷狄尊周室寧非一匡之偉績乎而可過病其未仁耶抑顏氏以勉天下會仁之全揚管氏以作天下從仁之志聖人互發之教亦

神矣不然下回于公西求賜之間而比仲于三仁之列夫子豈若是之憐耶雖然吾寧爲陋巷簞瓢之顏氏而無寧爲堂阜自脫之夷吾寧爲狂奴採薇之高節而無寧修三仕荆南之盛麗寧爲簡默不諂之雍賜而無寧爲賦粟季氏之冉求草茅誦法之志竊欲自附於此不知執事以爲何如

第五問

時務

執事發策終篇而以兩浙急務下詢承學甚盛惠也愚固愧非其人然生長於其鄉而習見其利弊之相激能不因明問而少對其萬一乎嘗謂善救天下之治者如良醫之療病緣其元氣之耗散而爲之調劑其五內而攝和其諸脉氣若裕矣猶必慎寒暑之所剝而六氣之所乘勿使其爲吾氣之蠹焉庶幾精神以奮而太和以固耳然則欲固

兩浙之元氣而奮全浙之精神者可不仁以培天下之大本義以豫天下之大計而因時劑量以求久安長治之道耶蓋兩浙號稱重鎮而生民樂業二百許年于茲其裕民役衆之法緝兵弭盜之方國初非不良且備也邇年以來豪右吞併而田賦壞矣姦頑規避而差役弊矣倭夷一寇而兵食箕歛矣礦徒爲梗而州郡繹驛矣爲之民者月剝于膏脂而財已竭日馳于供命而力已罷又外有鯨

波不測之警內有山林聚嘯之虞上有貲糧芻履之誅下有攤稅荒糧之賊其何以堪命乎哉此當事者軫先時之戒而爲之丈田地爲之均徭役爲之廣徵調爲之固封守蚤圖亟慮以消未形之變也固矣然田賦之均遂人辨野之說正不必泥也苟念下田之增賦而欲仍上下之則焉是獨不知賦旣通融升斗不流于倍徙額已版定里胥不得以澆攤其視向之計則輸科以一畝而重至四五

斛據號起賦以無田而存數十擔者何如耶况上下之額一存則後之以上爲下以下爲上而飛詭且必四出是爲豪右者開一弊端矣雇募之法司徒保息之道正不必泥也苟憂貧戶之不輸而欲仍應辦之舊焉是不知官司之征派既可遏絕其夤緣而勞逸之適均又可盡祛其規避回視向之一身供征繕之數役而鬻產之不支一時集應役之百端而逃竄之無所者何如耶况輸值之一行

則民之貧以阜財富以節力而宿弊必且殆盡是爲罷敝者窒一禍孔矣以至衣袷之戒不可弛兵甲不能以盡銷也而募土箸以備邊則兵食無擾而團練有常庶可衛國而康民耳否則雖將如熊羆兵如蜂蟻而何以給其餉饋耶內訌之憂不可玩攘奪不容以不緝也而復封山以重禁則利源不開爭鬪不作庶可帖衆而弭亂耳否則法如秋荼禁如凝脂而何以革其嗜利耶參酌于利病之

間而隨時以變革劑量于損益之際而因地以化裁何患全浙承平樂業之盛不漸復 國初之舊也哉雖然四者固砭全浙之藥石也而療全浙之瘡痍則不盡在此四端也制變者法運法者人掌邦賦者有撫字之陽城雖不丈量無病也而况乎丈而均之也掌征役者有平幹之謝章雖不均募可也而况乎其募而寬之也掌山澤者有路不拾遺之勝子雖不封山曠可也而况乎其封而禁之也掌軍政者有備邊之李牧雖不練土箸可也而况乎其練而防之也求端于四者之中而變通于四者之外此當事者之自處何如耳狂瞽之見若此惟進而教之幸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卷一
				六

萬國集卷八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策

兵法

畿南武舉程

執事發策而揭孫武五勝之法徵往蹟合否之券
爲問愚武夫也十三篇則固尊之爲經而習讀矣
顧遠之未能測九變六形之奧而胸富甲兵近之
未嘗當一隊而耳接刁斗毋乃令以臆對乎雖然

竊窺武之旨論勝而所以制勝不與焉夫孫武法卽三尺孺子與斑白之田畷不啻著蔡神之豈其論勝而不及所以勝耶嗟乎和扁非不稱神醫而不能窮後世之疾則無定變也般僂非不稱神工而不能窮後世之器則無定形也然則敵之形兵之變亦寧有定乎哉是以良將果可以禦敵何法之循果可以善兵何古之法涿鹿共工不襲戰而勝武侯衛公不沿陣而興然則悖古未可非而遵

法未足多也且兵之道曰權而兵之法曰經經者所以教衆庶也非所以論賢豪也衆庶與形拘賢者與變流故夫孫武之論誠神矣投石扼虎之屬望焉而靡其論誠深矣刻舟膠柱之屬溺焉而墜合則勝不合亦間勝不合則不勝合亦間不勝安在法必稟諸孫子也胡不引往蹟徵之法曰知可戰不可戰者勝趙馬服李武安順之而卻秦威匈奴周公瑾逆之而殲魏法曰識衆寡者勝王頻陽

謝幼度順之而敗秦楚虞允文逆之而走金上下
同欲者勝法也范蠡句踐嘗膽則同羊叔子抗表
則獨而克吳則鈞以虞待不虞者勝法也杜元凱
襲樂鄉則豫李元直傳瓠城則卒而虜將則鈞若
充國之屯金城武帝不移投杼之議不怵轉圜之
聽竟困諸羌則將能而君不御勝矣然垓下之蹙
淮陰前旄孔將軍左費將軍右高帝爲中權御乎
不御乎而何竟夷楚耶故泥和扁者疾不必瘳泥

般僂者器不必良泥孫武者兵不必勝佐勝者法
決勝者心而合不合勿計矣迺今跼注之士不習
法者則曰吾鼓行而前惡知孫武故甲馬精餼糧
備吾搏若雷電左右馳逐若飛走死地若驚吾勝
百不失一而仄注之士不習戰者則曰吾枕藉孫
子惡知橫敵故部署而陳若陳卷甲而趨若趨援
鼓而擊若擊進止吾法吾勝不失十二三而愚則
以爲不可純廢法亦不可純任法純任法者與廢

法同譬無異見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抱壺而濟涉者抱而蒙火其不知變一矣且據故牘而談法亦畫壁壘行陣於股掌間耳藉令一旦擁十萬之師兩軍旣張兩將旣接孰知夫陰陽晦暝之變於天也孰知夫險夷廣狹之變於地也孰知夫金鼓旌旗矢石之變於人也彼其時且不暇爭要領于五步之內而暇周旋軌轍于千百世之外哉夫按法若此臨敵若彼何竊竊焉求之孫武耶且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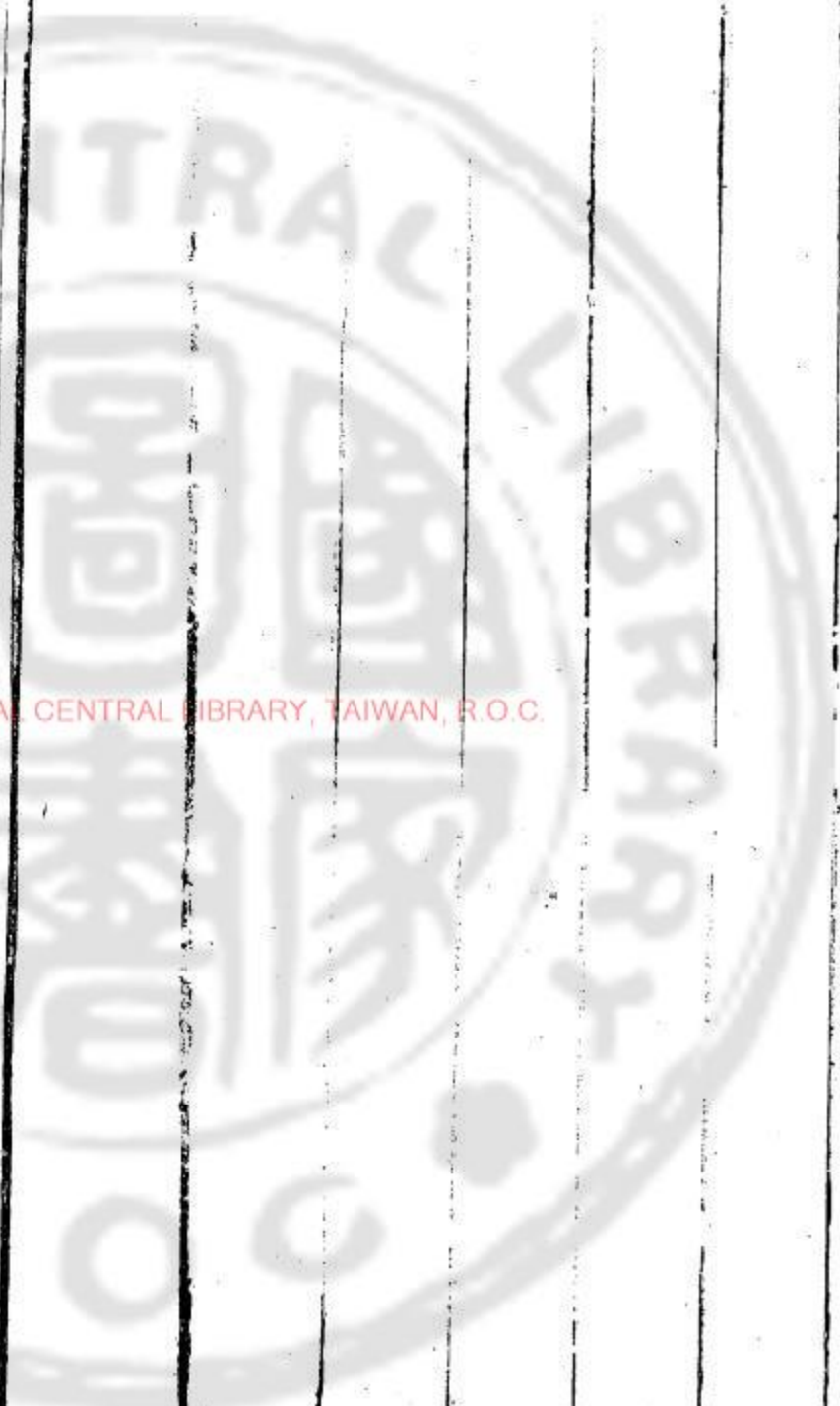
乎孫武賢豪將如舅犯百里孟明數子者于武法不一聞焉而大至兼國邑小乃摧鋒陣何也將必孫子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呂牙晉不得郤穀冀缺齊不得穰苴城父楚不得鬬於菟而所以兼國邑摧鋒陣者必武之法然後可則是驃騎不禪姑衍睢陽不蔽江淮武穆不衄金木而趙括長平當不阮馬謖街亭當不敗也故繩墨一而用有善敗藥石一而用能生殺人則必有神於藥石繩墨之外

者矣孫子曰微乎無形神乎無聲此乃愚之所謂制勝歟繇斯以談卽會稽赤壁采石瓠城之或襲或戰安見其非法也闕與蘄南巴山夏口之或翕或張安見其皆法也而又焉合焉不合之有雖然必合則勝不合則不勝者意在君不御將乎昔漢高不愛真王之印與千金萬戶侯以恣韓彭諸臣故古今稱善將將輓近世則不然名授斧鉞建旗鼓寔則繫其手足若糾纏然毋論居平頰首而就

法卽對壘交綏大將不敢戮一偏裨偏裨不敢輕戮一士卒惡覩專閫以外耶故縱猛如虎貪如狼固不敢逞其雄與戾縱法如武智如臚勇如起翦亦不得布其材斯必不勝非若他之勝負半者也斯法不得不合者也武夫之對以臆乃爾惟執事幸教之

訓儲

吾觀三代盛王之爲太子計何其豫且備也其君
固教之爲人君爲人父而不敢怠也其太子知爲
人子爲人臣而不敢亢也其君其太子以爲人臣
爲人子爲人君父之道合而不敢不重圖也天下
之本爲天下早定社稷靈長之計必于社稷之儲
副焉端之此成周所以爲萬世法歟周制太子妊
而有胎教生而有襁褓之教過闕教下過廟教趨



入學教齒朝諸侯教之郊勞立則教之太師太傅
太保冠則教之敢諫之鼓進善之旌嗚呼備矣顧
教襁褓者什七教弱冠者才十二三何也謂夫習
齊而齊習楚而楚習不可不慎也故成王之爲孺
子也出則周公召公入則太顛閎夭散宜生而又
伯禽唐叔之與偕詩書禮樂之與游目不接妖艷
之形耳不入優顛之聲口不道斷擊之辭居不邇
諧媚之羣遊不涉畋獵畢弋之娛玩不投希世絕

域之珍習久成性異時者非所服習卽輻輳而不
能移譬之魚不乘風而翔鳥不望洋而泳水不流
燥火不就濕其習性固然矣是故成王美教化措
刑罰而周道以濃可不謂繇襁褓之教成哉秦漢
以還周禮衰廢太子立不早教不豫者盖比比然
惟唐文皇帝範一書所稱教太子者甚詳而時臣
李百藥之賦贊道于志寧之撰諫苑所以勸戒太
子者甚懇惻其中如魯公之抗法賈生之苦辭毛

畢之股肱黃綺之羽翼戾園之奇舛御牀之慨歎
罔不兩陳而互發之然當其時所以教妊教襁褓
者果盡如周成王乎無恠乎承乾旣如彼高宗又
如此而治不三代若也輓近世教弛而德荒德荒
而政敝卑卑無足爲今日數者今天下引領跂足
人人望 元子升儲而不知 上有訐謨下無窺
伺授 冊當不越旦暮間矣所以教之之道從容
諷議不有 高皇帝之昭鑒錄乎上下古今不有

文皇帝之文華寶鑑乎草茅何稔焉况襁褓以前
禮屬內廷旣非愚生所敢知出閣以後宮僚有定
員講讀有定儀經史有定程以至服御起居左右
罔不定者又非愚生所敢言無已而過計言之
天子之子不患不崇高患高而日隔不患不富貴
患貴而日驕不患不聰明患聰明而日屑屑于不
必見聞之事故今坊局諭贊非不備官矣而間有
儒紳韋帶端亮清方若三老五更之屬或當一選

而薰炙之經史訓誥非不備籍矣而其他田間疾苦民俗世風如火耕水耨之類或當一稱說而啓明之晉接雖有則而三師儀注及後之友徐劉而賓顧葛者亦當略倣以教謙服御雖有章而二帝鹿裘及後之衣弋綈而履革舄者亦當時誦以教朴謹左右矣而儇巧便佞每潛伏于燕私不當以未逞而不遏慎起居矣而聲色狗馬每環伺吾嗜奸不當以未近而不防大抵誦讀之功微涵養之

力大儆戒之道淺遊息之機深左周右召之漸摩固切而履堯蹈舜之觀法尤親近如此則志不患驕情不患隔聰明不患崇高富貴之溺與婦寺之壅蔽矣如此雖令中材如周成王且化于旦奭孚于太顛閔天而况乎天縱哉嗟嗟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惟黃唐爲然其下成康卽不能不教而敦敏後世唯師傳日虛道德日衰名分日懸故愚也不敢高談齒學拜師以強世亦不敢繁稱閱武崇文

以引世之不急惟就見行者欲稍稍潤色其二三要之師缶爲鼓師葉爲竽誠略其跡而以意求之雖謂今上之教卽二祖昭鑒文華之教而二祖之書卽周禮一書亦可矣乃世儒又有監二正之季而兢兢憂振憂瑾者或厠其間且若何嗚呼此蘇氏所謂有管仲直二匹夫耳彼豈能竊發于成康之朝與太公周公召公之時周書曰孺子其朋又曰汝惟冲子惟終愚意在丞弼者一加之意而已敢始終以周道獻

待敵 擬程

夫兵兩相角者也吾欲勝敵而使敵之必不可勝則待敵先之矣吾欲待敵而使敵之必不出乎所待則知敵先之矣斯何也彼已虛實翕張之變至不可勝原也無術焉以待之是獵猛獸而不置羅也不克必已卽待之而非審知之是不察魚之性而爲餌也不中必已故勝自敵決者也吾未能決敵而貿貿焉與逐于戰守攻圍間何勝之可圖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臚雖善師非知龐涓者必且信齊怯必且疾馳而待之馬陵未必一發而殪將伍胥雖善謀非知囊瓦諸人必且數奔而待之迭出迭入之後未必五戰而舉郢愚故讀史至伍胥孫臏不異二子之勝敵而深歎其知敵而待之也茲請畢其說焉胥之勝楚也勝于肄楚則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臚之敗涓也敗於倍日而趣馬陵則法所謂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也固皆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之

術也當是時使涓也知彼胡驟入而驟羸此必詐我馬陵道狹多阻隘胡悉馬陵必設伏誘我卽止不逐卽逐不棄軍并行或出別道以擊之則齊豈遂克使楚也知吳肄我亦分乘廣之士迭出應彼或厚集以伺彼而彼一師至輒陷一師則吳策豈遂中故龐之蹶楚之不競坐不知彼耳而二子則知彼之必不能逃吾待又知已之不虛待也斯百全者也不然而區區以逸以飽待之而決勝焉則

我能勞彼彼亦能奪我之逸我能饑彼彼亦能奪我之飽而安見必百全邪惟饑飽勞逸無定情主客無定形故主不待客非主也待客而不知客之必然必不然非待客也善爲王者如善奕矣旣示之不可攻以待避示之不足避以待攻而又知避必實我吾虛之攻必瑕我吾堅之斯百奕百勝兵亦若是而已近世之用兵者對有立敵而不能待其數固不勝也臨敵而不知其數又不勝也何也

世所謂將者無論債帥統子卽偏裨統之帥帥監之巡察使者又制之督臣其謀未必能相資而其勢則足以相控一則相蔽二則相杓鑿有不可勝之將乎士卒平居則強者蹋踰陸博弱者襍小賈逐贏利一旦鼓行鮮不變色者而又馬如殺矛如鍔錐戈盾如榆葉有不可勝之卒乎我千萬人爲陣陣卽爲方爲圓爲牝爲牡爲車輪爲罌且爲鴈行而敵以大兵擬我或伏甲邀我游騎襍擊我彼

分而我分之則亂彼合而我合之則不支有不可勝之陣乎大將不敢斬偏裨偏裨不敢斬卒卒之法極于貫耳而將之法亦往往已于奪其官不誅有不可勝之律乎夫如是奚能待敵之勝哉故曰對有立敵而不能待且敵貪而不知餌也敵輕而不知亂也敵競而不知攜也敵驕而不知誘也敵忿而不知激也敵惰而不知乘也勞逸饑飽闇於內主客闇於外惡在其能知耶故曰臨敵而不知

今欲知之奈何得敵之形兼得敵之情又得敵將之明暗勇怯敵士之勁脆與敵志之羸虛而至於工哨探多耳目則其小小者也乃所謂知之也今欲待之奈何我將帥良士伍充營陣精紀律嚴敵欲移其守爲戰而我軍峙若山難測若河欲移其戰爲守而我軍驅若風搏若雷電而至於以飽以逸則特其昭昭者也乃所謂待之也卽吾知之待之而內外固撓之奈何曰在堅決司馬穰苴之斬

賈也固不聽軍中之赦也孫子之斬二姬也固不受王臺上之令也吾誠孫子誠司馬穰苴夫誰得而撓諸卽吾知之吾待之而敵亦知且待之復奈何曰亦豫密之而已矣方孫子爲三萬竈時涓固信亡者半吳師歲入楚固不虞其罷楚也兵事曰機夫機隱發驟中疾於流矢此豈可顯設可漫圖而自泄其機邪故知敵而洩與不知同待敵而泄與不待同嗚呼今天下寧少知機如孫子者哉自非上之人能知而待之則厄于蓬累猶之臏足也困于鹽車猶之乞食而退耕也雖然卽欲將將者授之權聽之出入進退効則公之侯之上亦何愛之有顧知之少不審則少寬之將恃氣毀閑少約束之將插手觸憲無一可耳由斯以談卽曰知敵而待之難固未若知將而待之之難亦可也

制勝 擬程

夫兵之家一而彼已勝負之形百勝負之形百而在我制勝之機一斯何也勝不勝兩也一可勝則一不可勝其形固對立而互持之彼已一也已不可勝則彼可勝其機貴先制而獨操之形忽而勝倏而負若陰晴之至變而莫之窮也機孰爲勝孰爲負若斗杓之至定而莫之惑也善用兵者握其機審其形機運而形從雖離合萬變而勝固可逆

觀已古今稱善兵者不出孫子十三篇而孫子大指又不出知彼知已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知且待之則強弱整亂勞逸饑飽靜躁其凡也然是強弱整亂勞逸饑飽靜躁者我與敵共之動止則並馳之塗押闔則互變之門夫安得獨制勝乎故我欲待敵不能使敵不知我之待者不必勝我能知敵使敵或知我之知者不必勝我求知敵待敵而反爲所知所待者不必勝我或陰匿其所知

而敵亦陰持其所待者不必勝我或陽跡其所待而敵亦陽左其所知者不必勝我故設所待欲致敵待我而反待之而彼或預知之不必勝我故闇所知欲致敵知我而反知之而敵或別有以待之不必勝然則若之何制之噫藉令制敵可如獵者制獸漁者制魚然何事必沉幾之士神武之英傑而後推轂也是故法令孰明士卒孰練利在強不則弱且敗乘輿不馳詔令不納利在整不則亂且

敗撫若嬰兒乃可赴谿休若愛子乃可俱死利在
逸不則勞且敗不飛輓而輸不甬道而蓄利在飽
不則饑且敗力斗不輟堅卧不起利在靜不則躁
且敗此非待之之正與百正而百勝則主客利鈍
若提衡然卽市人能制之見黑白豈必明數一二
豈必巧耶惟夫以智角智以謀伐謀其法時離時
合時離合之際於是乎強者弱弱者乘強整者亂
亂者誤整逸或勞之勞或逸之飽能饑之饑能飽

之靜或能躁之躁或能靜之自非沉幾之士神武
之英傑能隨機決勝者幾何試以古事徵焉杜伏
威之擁上募強矣而汴州之役于仲文以羸師捷
利州之役任圜以疲卒逞則弱也猶之乎強也淮
陰之戮殷蓋整矣而馮異擊赤眉以服亂王駿敗
吐蕃以鼓亂則亂也猶之乎整也宇文泰之乘高
歡勞逸固矣顧順風而馳者孟獲破冒雪而襲者
蔡州克則勞也猶之乎逸也述饑飽者多服趙營

平之屯田乃有唱籌而量沙焚舟而破釜則饑飽
亡定衡矣譚靜躁者多歎周亞夫之堅壁乃有譚
將領以巫教激士卒以剽降則靜躁亡膠柱矣凡
若此者非相機而圖迎機而發當機而立斷其能
圭景未昃而風雲立變也哉此古事章章較著者
也後世樂詭者矜之曰核勝於于任而師武臣力
之譚廢課績於馮王而敦陳整旅之論詘觀兵於
葛李而巧遲速拙之議乖跡伐於檀項而樵蘇饋

餉之說泥閔算於田單李矩而岳峙淵停之指迂
此殆非也我處其敗不知先其敗而更之敵處其
勝不知借其勝而反之無爲貴正而不變也宅平
者難之曰用弱而胡郟莒以弱潰用亂而胡莫敖
以亂亡用饑而胡睢陽以饑破用勞而胡魏武以
勞蹙用躁而胡宋老生以躁擒此又非也勝未嘗
不在我而自不知乘之敗未嘗不在敵而自不知
駕之無爲貴變而不正也故夫變者輔正者也古

者鑒今者也卽古人之法程今日之虜強弱謂何
整亂謂何勞逸饑飽靜躁之謂何我方怯言戰而
虜且以戰苦我豈真欲戰哉欲戰而邀款我方恥
言款而虜且以款甘我豈真欲款哉欲款而資戰
此果彼之不可知乎抑知之而特無以待之耶果
彼之不可勝乎抑可勝而無以勝之耶屈指而籌
虜有可勝者三吾可勝虜者三虜烏舉獸散不必
撓之而亂也縱橫肆掠不必誘之而躁也馳逐草

莽不必致之而勞也皆可勝者也而竊竊焉希其
情歸何也客亂則整者利客躁則靜者利客勞則
逸者利皆可勝虜者也而屑屑焉聽其互市何也
畏虜則如虎避虜則如鼠夫非外刼驚焰內銷鬪
心繇兵氣之不振歟氣則何難乎作之古之人軼
蛙避螳此以術而作之氣也焚骸掘壘此以怒而
作之氣也日椎牛坐饗士此以恩而作之氣也誅
前却戮背傷此以威而作之氣也作之而奮則我

附錄
卷八
軍驅若風集若雨搏若雷電而強弱整亂勞逸饑飽靜躁之形舉無論矣顧奮在兵作在將將豈易易乎頃國家不愛徹侯之印以招衛霍而應詔者僅僅若而人及一旦與敵遇大都倖勝什九法勝什一張勝十百千萬核勝百不什二三而又好大者不得不諱師之名喜功者不能不諱戰之實愚故慮將兼慮將將者耳幸無謂介冑之士重言將而輕言兵可也

練兵

擬程

夫兵之所藉以馭者制也而制之所託以行之者法也制立于上雖有革有因有變通于因革之外而無不獎者也法行於下雖有名有實有權衡於名實之中而無不返者也在善御兵者審其法而濟其制制存而法張蔑不振已則今日簡閱之政是也夫簡閱莫善於周官矣先王謂兵不可去亦不可妄設故寓之農訓之農隙蒐苗獮狩無非教

者是以先王之兵不用則靜而不可測用則動而不可制斯何也其教素也其威愛深也其耳目心志之注一也春秋去古未遠列國君大夫猶知簡閱若晉之文楚之鬪穀豈不庶幾焉漢制南北軍則太尉衛尉簡之至七校而法弊唐則府兵衛將令互統而分閱之至藩鎮而法弊宋則罷將宿兵任士人典之至戍邊而法弊大都強者不畏將而畏敵弱者不樂鬪而反樂亡則所謂教之貴賤等

列以折其驕教之斬刈殺伐以鼓其敢者將安在耶我國家簡閱之制畧采諸漢唐內自畿甸外自邊徼有帥以領之有節使以督之訓以終歲視古之教四時者詳矣宜投石超距人人能也摧鋒創敵亦人人足也何曩者小警卽議召募大警卽議調發乎此無他簡兵以爲實也卒不得實而得虛濟虛者必募矣募兵以爲精也俄不得精而得罷濟罷者必調矣然則鄉之隸籍戎行編名州縣者

何爲也且籍兵募兵調兵一兵耳若之何此則忽
朽鈍之不足賴而日視其削彼則覬精銳之足使
而日幸其張兵不同耶制不如舊耶簡閱之法不
良耶聞之夫子曰教民七年可以卽戎胡數十年
教之不能一日用之而皇皇焉取辦于募且調也
况應募者非亡命卽惡少年耳從橫睥睨不異饑
鷹未戰則蓄之難已戰則擾服之不易故暫可而
常不可者募兵是也至於應調而來者非有親戚

丘隴之念直于賞蹈利而已耳徵需之棘糗糒之
倍州里之騷勢所必至故急可而緩不可者調兵
是也夫募兵不可調兵不可宜莫如練兵矣試考
章于國憲審法于周官參利弊於漢唐之世今所
云練者名耶實耶脆耶勁耶耗耶冗耶案籍而稽
之逋伍者十一役私家者十二孱不任介冑者十
二三此不可謂實闔軍而校之營兵不必勝衛士
簡卒不必勝營兵隊長不必勝簡卒力不必扼虎

射不必蹶張此不可謂勁樹羽而鼓之坐作若嬉
譟嘯若狂羣趨迭闕若將爲戲而止耳而又荷庫
之朽甲貫巷之瘠馬皆坐耗縣官之廩庾此不可
謂不冗且微獨于此也弛擔而趨營望之若卒也
者芟舍而趨市問之若非卒也者以此隸籍與虛
籍同逢睚眦之細無不攘臂也者覩矢石之急無
不股栗也者以此號勇鬪與無勇同夫如是而上
之訓之者復盛爲之聲容而不實繁爲之禁令而

不考侈爲之賞罰而不信此能練乎抑不能練乎
以兵若彼以練若此卽平時且扼腕而談之蒿目
而憂之況窮波極島之外有聚舳艫謀門戶者乎
卽此聚軸轡謀門戶者而吾瑟日乖吾弦日弛未
有不取而張之者也張之如何亦力反其簡閱之
弊而已弊刷而不襲何法不立也法立而不循何
伍不充也伍充而不濫何卒不勁也卒勁而不擾
何技不習也技習而不淆何冗不汰也如此而節

使授之帥帥授之將領又何患乎掣肘何患乎拘
攣何患莽莽於法之內何患營營於法之外如此
而一年不成軍三年不號勇敢十年不全制敵者
吾不信也抑愚有慮焉夫弊見其易除也則必前
後見其易伏也者利見其易興也則必前後見其
易蠹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其庶幾焉今練兵利
弊豈不如指掌顧聞敵則議被敵則議已敵解而
議息息則泄泄然尋其故矣是謂議論之蠹況議

練兵者一人裁練兵者一人任練兵者又一人上
之申令嚴于束薪下之率作忽于舞募是謂文法
之蠹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而遽行姑委之于其
名而遽懈姑循之於其名而遽曰脩舉可也愚又
有慮焉將未練兵兵未練戰此其疾猶在腠理間
可湯藥瘳者也惟寇至而我姦民導之反借之爲
爪牙而借與之爲耳目此其疾在膏之下盲之上
非可金石砭者也意其便莫若簡闕之中寓召募

之意令諸惡少者驤首受兵屈首而受約束而吾以旗鼓威之資糧屏履德之其誰與寇乎雖然德驟不孚威驟不懾昔造父之馭馬也馬驚出彘而逸則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之爲駙駕也過圃池而馭敗則德分於圃池也吾恐寇兵爲出彘而寇貨爲圃池也其奚以禁之曰是亦在將耳誠得將如得弩括焉外縱則發矢內拒則蓄力矣何威德之分之足慮乎愚獨慮國家櫛風沐雨之疆場二百年休養之士而或使文墨議論者悠悠而坐蠹之吁可慨也

備倭 擬程

蓋臣之憂國猶謀身也策士之籌邊猶謀家也有
身者謀身苟可衛吾身蔑不豫已有家者謀家苟
可衛吾家蔑不豫已故身雖強必葆血氣儲藥石
以備之不然疾至而謀療晚也家雖完必嚴鑄鑰
固墻垣以備之不然偷至而謀防舛也今天下謀
倭者藉藉矣樞臣當軸而圖臺省臣簪筆而議樽
俎奮越之臣蒿目而畫山澤蒙放之臣扼腕而封

事卽逢掖之豪韋布之俠以至齒危髮秀之老無不聚族而譚何況乎武人顧樞臣廷臣所持多廟謨愚不敢知內外臣所白多卮言愚亦不敢知何也凡議者兩激互猜不要之至一世不謂虛輕和譟絀詞指陰陽世不謂亮徵引不盡符規畫不盡融世不謂達斯三者非武人之所知也第浙產知浙請按浙患倭與浙宜備倭者爲執事一誦言焉倭黠夷也其上世叛服不可勝原自高皇帝毅

然絕之遣公侯遵海而爲之防窮島極洋堡堠繡錯嚴矣永樂初乍貢乍掠正統中乃稍稍入寇至嘉靖季年兩夷使爭長而後而我二三亡命者構之倜然執兵殘邑殺將海上遂騷然已亂數年而寧寧且三十年而有朝鮮之役又且三歲倭且搆且敵故頓兵全羅慶尚間此其志似不在朝鮮浙何爲不慮哉今浙慮者曰昔烏合阻饑之倭介亡命入掠此爲盜今鯨齒統馭之倭挾破國而入犯

此爲敵敵孰與盜解者曰不然我邊鄙往不虞倭
今虞矣且虞之累歲矣懦夫之夙戒何患乎猛犬
之疾噬也虞者又曰悉一二島薦食之其毒蠱也
總六十六洲蹂躪之其雄虎也虎孰與蠱解者曰
不然我師鄉不習倭今習矣習馬則驅習蛇則狎
習水則浮慮者又曰倭棄朝鮮而南計不掠登萊
登萊瘠必且掠吳會吳會饒解者曰不然往卷朝
鮮安知無爲倭導如許儀後者今犯浙安見有爲

倭謀如王直者饒瘠難料矣嗟乎憂倭之強者非
也其言不必強者亦非也士氣慎毋奪亦毋驕驕
奪等北耳料倭之至者未也其言不至者亦未也
人心慎毋搖亦毋懈搖懈等左耳然則奈何曰備
之備之將何如曰有道焉整齊之約束之神且化
之使聽之不得吾聲覩之不得吾形測之不得吾
情吾疆場而長遊于金革之外則農而耒女而機
什伍而介冑吾養焉衛焉而巴疆場狎不戒起而

應之無一不在吾約束整齊之內此曰備已是始未嘗不備而卒歸于不知備否則民怖其始吾畏其卒何輕言哉今日宜備諸海者三備諸陸者亦三一曰間諜之士宜深也不深則徒索其貌反闡其情與無謀同且中其設覆而愚我也不可也一曰戰陣之艘宜遠也不遠則陸注夷目城分士心與無艘同且被其疾颿而突我也不可也一曰金火之械宜精也不精則虜居其利我居其鈍與無

械同且受其橫擊而殲我也不可也此備海者也海則以戰而爲守故守在海一曰米粟之儲宜富也民食在野急則宜在邑故不言豐積而言清野非計也野固不易清也一曰保甲之團宜預也族黨在民急則衛在官故不言訓練而言徵調非計也調固未易習也一曰山谿之險宜固也險或在水或在山谷故不言阨塞而董董言城池非計也城池固其近守者也此備陸者也陸則以守而爲

戰故戰不在陸猶未也姦民一不逞卽奉頭竄舶
思叛夷者十九豈無術焉購之無仇讐焉毒之耶
語曰虎伏於莽鳶必號鷓遊于澤鷓必噪焉此
在詰寇者按其鳶號鷓噪之跡而疾掩之掩之稍
緩則他日鄉導之害齊民一不快卽瞋目語夷思
發難者十一豈有浚其膏液敲扑其肌膚者耶語
曰將奮者足踣將搏者爪縮此在長民者當及其
縮爪踣足之時而疾收之收之稍後則他日響應

之害猶未也海譬泰山艘譬毫毛浩蕩之間正唯
吳越響應要不得別藩籬而兩之故擊首則尾至
擊尾則首至非蛇說也陣說也况乎其陣之海也
郡稱州將縣稱師帥干城之事亦聽守令者指揮
似不當碁方畧而一之故王良操左革視右造父
操右革視左非御論也掣論也况乎其掣之兵也
此亦戰守之律也猶未也浙兵名患寡實則患驕
小窘攘臂中窘脫巾大窘不難擁盾而起驕矣狂

氣躁則勇氣衰在鼓者以勇易驕古有投醪者旨未及咽而戰氣自五椎牛者羶不踰嗑而戰氣自十則善鼓也浙將名患替而實則患怯上者矜彌縫次者工窺瞰下者巧覆匿怯矣中情怯則外貌卑在馭者化怯爲敢古有總文儒而豹服有韜帥矩臣而熊旂有章者則善馭也此又其要領也誠能得其要領操縱其紀律芟其害修其利而陰備之則無事而謀人吾烽燧也戰艘吾壁壘也兵械

吾干櫓也米粟吾廩庾也保甲吾田賦也山谿吾封疆也將吾將也卒吾卒也民吾民也若無一爲之備有事而烽燧興壁壘堅干櫓精廩庾充田賦雄封疆嚴將敢卒奮民樂死不偷又無一不爲之備故彼亂如烟我定如鏡初不見其周章而所以與彼動靜者百不缺及彼陷如窸我發如弩初不見其倉卒而所以笑彼出沒者百全善之善者也

是道也隆則強替則弱久弁髦之則危時輯之則

時靖永持之則安瀾覆孟者永永矣洪武永樂間
倭欲貢不得欲市不許欲標掠不能故曰隆則強
正統間一入桃渚再入大嵩至沃兒以嬉剔孕婦
以賭當其時武備弛矣故曰替則弱嘉靖癸甲間
介我蠻賊掠我原野辱我將吏殘我城邑荼毒我
蒸黎東戢吳西戢越西南戰閩戰廣亂者半天下
至胡少保譚中丞克舉數十郡之師而始平之故
曰久弁髦之則危時輯之則時靖近歲急我屬國

勤兵于玄菟樂浪間而倭或挫或逞乍媾乍逆一
縱一橫正在所以策之備之備之而得則安瀾覆
孟之始也不得吾未睹其卒也嘗謂備倭如備虎
狼然遠柴柵以禁之譬守張陷穽集弓弩以驅之
譬戰投羊豕以餌之譬款禁則完羊豕不毒弓弩
亦不費似出上策驅則利害半似出中策餌之自
致之而自患苦之似出下策國初信公江夏侯之
經制則以禁爲驅屏跡而不敢近者也壽安之勒

劉廣寧之破則且驅且餌卒莫逃吾穀中者也桃
渚大嵩之役則撤其禁惶惑其驅而縱其噬者也
宗設宋素卿內訌而後則餌敗而吳越閩廣間東
驅之西西驅之東窘而後修其禁者也碧蹄之役
則禁非禁驅非驅擊鼓而求之深山大麓者也嗟
嗟至於今而負嵎者方利爪牙蹲之隣谷之外非
蚤倘之則一旦決藩不禁呼弓索弩不克驅斯無
策矣故樞臣策之廷臣策之母寧督撫臣策之何

則議事難固未若任事難也而執事者終篇太息
而言二帥幾得一帥焉舉無難者不知有胡少保
而後有俞帥大猷有譚中丞而後有戚帥繼光則
得帥難又未若得督撫臣難也雖然又有難於此
者人盛一心心盛一智故借箸者籌之往往宅奧
者左之煬灶者間之則首議難計累世者興之課
眉睫者沮之則首事難方督繩墨輒奪斤斧茲者
殲之鈎者侯之豪右興於左佞幸興於右則首發

難難三難具其誰不厚毀百年之烈而薄收須臾
之譽甘忽兆庶之毒痛而苦逢一二人之懼不見
故督撫乎故撫臣朱統首議倭而死豪右故督臣
張經首事倭而死佞幸肯不戒覆轍乎嗚呼今天
下奮不顧轍而復貽後人戒者獨兵事也與哉愚
憂前三者之難無已也

兵食議

天下固有無益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使人環
視而不敢動者則兵食是已 高皇帝制天下之
兵內自六鄉外薄四海府司衛所綦布星列將以
壯 國家之勢爲萬世安慮至遠也今六合一家
方內晏然靡犬吠之警九州貢賦疆輓歲至輸如
江河積如丘山然而國用數誦者兵耗之也夫兵
旣荷干戈隸尺籍其勢不得自食故賦農以食之

今欲農無食兵乎必去兵而後可而兵固不可去也乃今兵又苦于無食矣夫坐而待哺兵固屬農力作不足以供餉農又厲兵蓋兵與農交相厲也兵農交厲此其勢不可久且今歲支不給所在噪呼蜂起而戕王吏者豈非兵乎有司憚于激變往往束手置不問顧反啗以甘言姑息如此法令之不行也卽欲行安得償其所逋彼且有辭故今之養兵如養驕子子驕則家敝兵驕則國敝當事者

循循泄泄然熟視而不敢動謂國計何理國如理家家無常業惟游惰是安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彼積習之久以爲父固當食我也食而不給則怨食而給則益惰惰則益匱匱而益無以給之至其枵腹而號尚安得施其鞭撻哉今之名爲兵者固曰國家以死力驅我豈令我枵腹而從事也然今京師之兵自工役外邊地自守堡外內地自兌運外實一無所事而內地最甚稍有寇警有司憚于折

兵顧反藉民以衛之小急則召募召募有直大急則徵調徵調有齎其懸賞之費不與焉夫無事旣賦民以養兵有事又反藉民以衛兵平時徒爲耗蠹緩急一不得力卽施施然若有所負者此所謂驕與惰相成者也昔之養兵本欲以備不虞豈顧令其無事而食則有司之計過也蘇子曰兵無事而食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今令甲諸罷衛卒什三而守什七而屯率屯兵二可給守

兵一而自食其餘行之而效卽天下之屯足以盡廩天下之兵縣官無所與其費策至善也然勢又易行而督屯之臣乃卒無爲國遠慮者坐視其廢而莫之舉也夫屯政之廢繇將領掊剝與豪強典鬻掊剝急故貧卒稱貸而棄田典鬻久故勢家兼併而占業及使者行部奸吏輒與爲市設詭詞以售其欺部使卽才能盡察乎故第徵子粒弗問畝疆虛名固存而恒產盡廢矣竊以爲屯田不復兵

食未可足也誠得任事之臣將咫尺之命分行天下按籍以清其舊稽額以廣其新不出數年可使兵盡歸農乃卽于屯營之中稍行訓練之法揀其精銳時其教閱二十從戎六十免役略如唐府兵制如此不惟兵食可足而士氣不驕緩急有恃此萬世之計所當早定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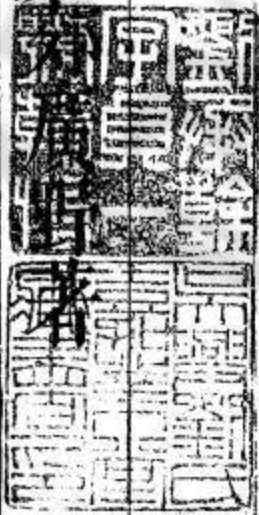
隅園集卷八

萬曆戊午賜緡堂勅

陽園集卷九



浙汜 陳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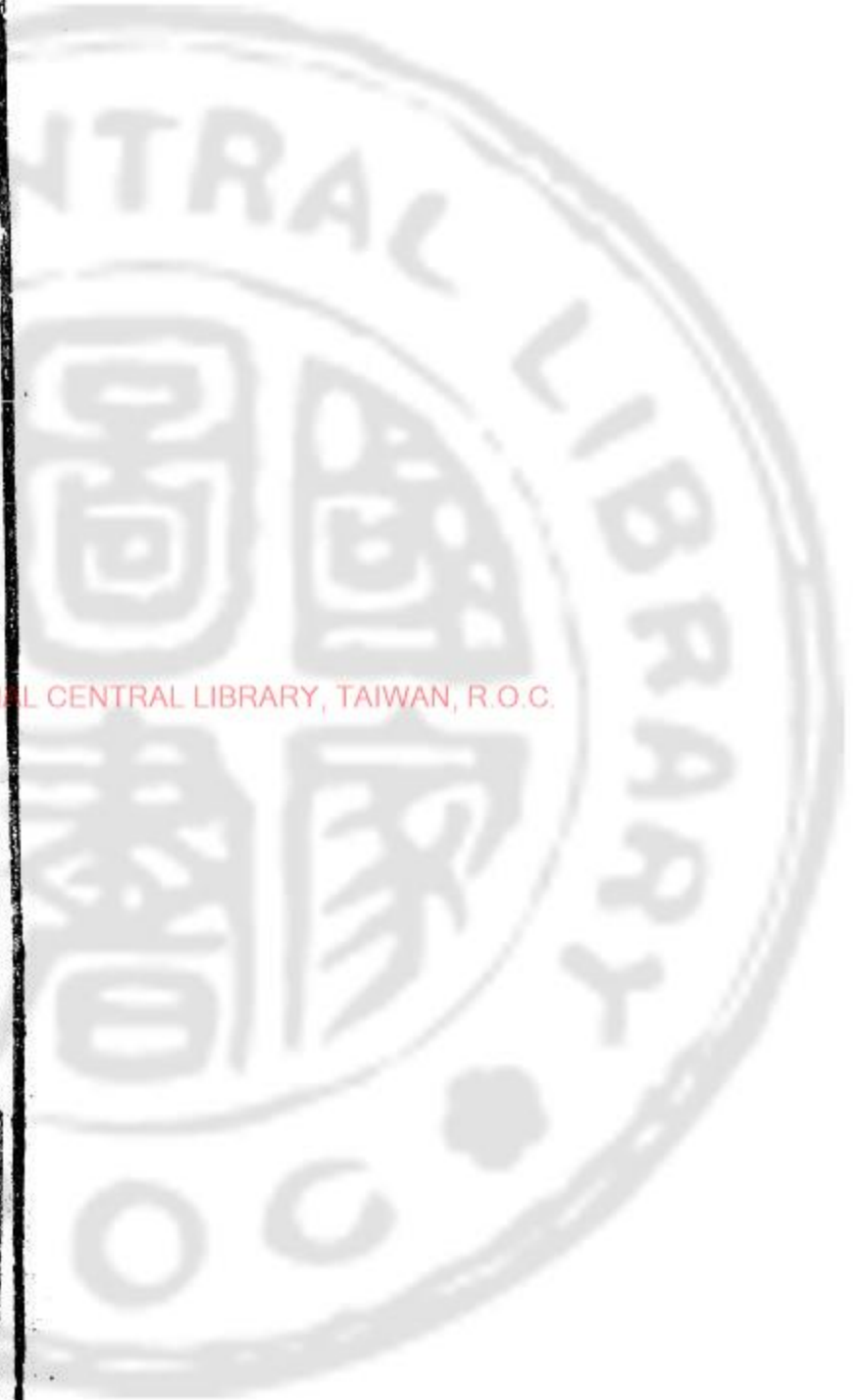


論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甲戌會墨

天以成業托之乎君相非徒望其守而已也君相而明于天之意則不安其成而圖其盛者其道必不輕矣夫舉帝王已成之業而靈承之調贊之此豈待盡能竭任而後守哉然使僅僅守成而不圖



所以盛治則亦未察乎天之意與君相之心也君相之心兢兢焉懼安于成者之足以敗其成而不足以圖其所未盛于是乎上念祖宗下念百千萬世旁皇周浹揭宇宙而登之極盛大治之天斯天之意不孤耳然則所貴乎繼天下者豈專用天下之成業爲已適耶嗚呼此中材之所恃也非明聖者之所圖也彼明聖之視守業也固難而視臻盛治也尤不易則其道不得不盡能而竭任者茲成

王周公所以爲萬世君相之法歟粵稽嗣守成業之主夏曰戩殷曰太甲而當時佐命之臣益伊尹實相之乃獨云成王周公謂何豈益伊尹非讓于周公而不若公之專且久耶抑敬承之戩允德之太甲其所養又皆不若成王歟否則何守典則典刑之外不聞其推而納之至盛也夫守成業而弗克臻盛治在夏殷之令主猶然則天之望于成王周公者能無深意乎哉天之意何意也托之于兆

民侯王之上而承之以歷服之休贊之以一統類
而總方畧之佐天下誰不拭目而觀治焉寄之以
薄海人民之慝志藉之以上帝神明之歡饗而乘
之以禮樂制作之昌會天下誰不跂足而望治焉
崇之以階序之優游而草昧不煩其心寵之以朝
聘燕享之輻湊而離渙不虞其衷貽之以猷畝之
怡疆場之寧珪幣之雍雍而構締不勞其謀天下
誰不歸命而待治焉此其意固以天下萬世之盛

之而非欲區區守成云者猶父母於子畀之
以家康之以身而又就之以師保庶曰爲聖賢而
亢吾宗也乎若負薪襲裘明乎其非父之意矣而
況於天耶人主唯不明乎天之意而藉崇高業富
有無故湛于虞樂諧臣佂相又惰焉鼓豫大豐亨
之舌以廣侈其心志焉何惟乎世方休隆化瑟且
調王綱且張赫赫乎駸駸乎海隅扶杖而遠聽朝
廷端冕而不虞宜乎揭日月之光華闢宇宙之泰

和使之上輝俎豆下映簡冊納民于唐虞升猷于
義皇而卒莫致乎是者則皆安享其業之太過耳
夫安其業而不圖將業且不保安得稱盛治也是
不負業之既成哉是不負天之方眷哉明聖之圖
盛治則不然其心曰業至難守也治至難致也以
難守之成業而欲臻難致之盛治非見天下之安
而圖其危見天下之治而圖其亂見天下之平而
圖其陂不可也由是愁形而深思幽居而遠維烟

火萬里尉候四塞不安業之強而思鈴柝之嚴篝
車載途順成舉蜡不安業之豐而思稼穡之苦裨
冕揖遜清蹕遊娛不安業之樂而思櫛沐之勞臣
妾衆庶屏翰環海不安業之遠而思朽索之難馭
筮龜襲吉麟鹿來遊不安業之瑞而思鬼神之無
常享嗚呼此周公之心也亦天之意也當其時有
文之顯謨有武之大烈非不可坐享其成者乃公
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哺髮以吐握日與其君相

競惕焉而鷓鴣之詩幽風之陳無逸之篇立政之戒與夫周禮一書之詳且切彼其視成業若不能

曰安何哉必如是而民物阜蕃天地協應五行飭六符正八埏咸熙黃虞以來之治萃於此二后相承之統光於彼人見太和在成周間以爲千萬世守成之盛而不知公之心固有爲之致也輓近世履公之業而不知公之心非惟不能致公之盛治且見有鮮兵銷甲而暴客扣關者矣有紅粟朽

貫而轉屍橫野者矣有馳田騁囿而輦轂告警者矣甚則金湯千里徒豎一呼而朱草奇獸之稠至而踵集者竟無益于成敗之數豈非成業狃之之故歟漢而下若狃文景而耗于夷狄狃貞觀而隳於藩鎮狃真仁而荒于天書誣妄之紛紛者無論矣卽論于周之時周業起自后稷十七王而及成之身公之相之凡上念厥祖下慮厥子若孫而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至美善矣雖用其什一猶可

幾盛治乃康王一降陵夷至于平襄共定之間尚
不獲撫有其宇則豈公之法不存耶毋亦狃于成
業之守之易而不思其危不顧其亂不憂其跛于
是公之法有時乎窮歷世之業適恣乎其淫而天
所托之意益以孤耳彼其守天下曾不得與負薪
襲裘者比惡論所謂聖賢以亢其宗哉至是而周
公之心果得已耶抑不得已耶故曰有周公之心
而後有成王之治何則其所養者誠豫矣彼自爲

世子時視儆日星聽嚴雷霆食則盤頌銘寐則几
宣箴坐則立記過之史行則隨糾非之吏至今訪
落小愆諸詩尚一一可想者則其出而繼天下寧
敢用天下之業爲已適而虛天之付托也乎不然
卽能守業或未必能盛治亦如啟如太甲而已矣
豈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成四十年而熙洽
歷七百餘年而猶治于夏商也然則守成王之業
必咨諸周公之相盡其人以求無負乎其天而爲

周公者亦盍慎所養哉

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丁卯鄉墨

論曰人臣所以立身於朝著者豈徒奔走於職業之末而依回貪昧以取利祿也哉其勵之也有不可奪之節任之也有不可欺之道而本之也有不容不盡之心何則心也者所以奮其職業而自効於其君者也苟盡心以致之君將欺事之不忍於事之不敢阿私諂事之不容發爲事業形爲諫諍莫非社稷生民之計是急而職業不患其不脩節

氣不患其不立臣極不患其不建矣否則此心不
豫將祿位得以動之榮寵得以搖之其不依回貪
昧而一掃其忠義之氣者能幾何哉故人臣以治
心爲先而立心以正直忠厚爲本此豫章爲萬世
臣節者勸也請得而申論之大臣以一身而立于
朝著之間朝廷之政教思以布宣之朝廷之仁賢
思以登崇之朝廷之過愆思以糾繩之其或貨財
未理思所豐之邊陲未寧思所靖之百職未稱思

所匡之黎庶未安思所阜之皇風未協思所泰之
九夷八蠻之未盡貢服思所以來之麟鳳芝醴諸
福之物未盡協應思所以致之其道豈可一端盡
而其機豈可一一求哉亦以吾之一身而朝廷上
下莫不環向而取則焉其所以能動吾君之衷潛
消默奪若桴鼓之響應能致吾君之民轉移化導
俾皆待命于我若血脉毛革之相麗而不少忒能
化吾君之天下枕移輪運若風雷之撓動乎萬物

靡不趨向者無他恃吾心焉而已自心之不忍欺待吾君也而爲忠心之不敢薄待吾君也而爲厚心之不敢阿私迎合吾君也而爲正且直此純臣之心也此立朝之本也本之旣豫而定之爲訐謀發之爲忠謹出之爲分猷贊化又奚患其不善乎故一念而忠一念而厚一念而正且直事關利害則以身之榮辱爭之機伏隱微則以身之去就發之義係生民社稷則以身之生死當之爲之定大

難決大疑策大議舉唐虞三代之盛以望吾君而忠厚形舉龍逢比干之節以効吾君而正直奮舉質天神對父母之心以對越吾君而正直忠厚之互發由是而天下崇之信之不加勸天下非之詈之不加沮儉壬讒慝交構其間不加變外是而計及榮身肥家不以累吾正直忠厚之心謀及高爵重祿不以雜吾正直忠厚之心圖及貪生恤死不以間吾正直忠厚之心以之立心以之立節以之

立名而立身立朝之大義不其克樹也哉故本此以弼教而布政其優優矣本此以辟賢彙征其濟濟矣本此以繩愆朝端其諤諤矣本此以理財則邦賦克本此以靖邊則烽煙熄本此以飭百執事則鰥曠之刺不與黎庶樂業正直忠厚之所撫字也皇風清爽正直忠厚之所播揚也金戈不鳴玉關遠謝而九夷八蠻之輸誠待命之不暇者正直忠厚之所孚格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鱗集

而慶至又孰非正直忠厚之所感召者耶不然而此心之忠厚一虧正直一屈將身家之計交戰乎其中利害之勢惶惑乎其前由是屈節于雷霆依附于藤蘿喪氣于指鹿斥馬之權貴不至爲拂鬚之諂譽樹之佞吮舐之鄙劣不止也縱不然亦惟簿書會計之碌碌而三旨伴食云爾天下之節氣忠讜其與存者亦幾何哉唐虞而下萬世立臣極者曰周且曰尼父一則以行葦之忠厚不避流言

之正直而造姬業于八百之隆一則以誅正卯墮
邱費之正直膳肉脫冕之忠厚而禛魯祚于三月
之頃不周孔之心以爲心不周孔之事君以事君
其奚以立朝堂曳組玉而自立于天地也哉噫此
豫章屬望之心也而亦純臣自盟之誼也雖然忠
厚不可以僞爲而厚貌深情者否矣正直不容于
粉飾而矯立意氣者否矣故謙恭之莽似忠厚也
而卒移漢祚讜諫之檜似正直也而卒傾宋籙此
又立朝誠僞之辨而君人者少不加察焉有不以
佞爲忠以邪爲正而自凶其國者乎愚敢以是而
足豫章之論

君道稽古正學

振程

人君之欲致盛治也不求正于天下而求正於心
夫天下之待正於人主者豈其微哉即日釐萬機
日警飭百執事若不逮者而孳孳焉獨求諸心無
他故焉毋亦以治忽之源忠佞之微其察識定于
昭曠而鑒法備于往古故必學以弘識識以正心
心一正而朝廷百官萬民靡不正矣不然即日求
正于萬民百官間見其理未必燭其亂簡其忠未

必辨其佞中無主而外誘並馳亦安所希盛王此
乃傳之所謂庸闇乎豈非不學無術而惑羣動哉
宋儒程氏曰君道稽古正學知言乎知言乎抑韋
布之子學于閭右褻衣緩帶之士學于辟雍廼人
主端委而作君師將焉學而又日出而朝朝而聽
路寢日中而考政日入而糾虔天刑學將焉暇況
詩書所稱帝王不相襲何必循古而治耶嗚呼韋
帶之學師其理帝王之學師其跡師其意以高明

光大其心彼其朝于朝而夕于路寢也夫詭非心
所經綸而舍稽古之學之正將安折衷哉是故伊
尹周公之頌稱先王五三六經之廸後王靡不于
聖學拳拳三致意焉且懼其斁也而三公三少以
訓正之懼其漸于習也而侍衛攜僕嬪御屬之冢
宰巫史卜祝屬之宗伯以董正之又懼其惰于燕
閒也而瞽史獻詩工誦箴諫大夫陳規士庶傳謗
以贊正之若此者豈故勞宗廟社稷之身於法圖

信史而已乎良以稽古乃所以正學典學乃所以
正心純心乃所以正治而君道咸舉之矣由斯以
譚人主之心其所繫豈淺鮮者耶蓋理亂之基也
聰明狗智之宅也仁義之樞也禮樂刑政之所運
也朝禮之所則也郡國縣道之所觀赴也蠻夷之
所懷攜也所繫若是而非稽古正學俾之早從事
焉其趨日僻其慾日益肆流于聲色則諧臣媚子
進而盡其心而聰明狗智之質闕矣流于黃老則

清虛恠誕之夫集而蕩其心而仁義之倫詘矣流
于申韓則武健之吏出而戕其心而禮樂刑政之
道衰矣流于權術則持祿養交之士乘而炫其心
而朝禮之風薄矣流于貨賄則聚斂之臣騁而中
其心而郡縣之胥削矣流于金革則邀功賈釁之
徒咻而亂其心而四夷之守廢矣學一荒于几席
而啟竇萬里危微一戰于眉睫而貽憂訖于累世
吁可戒哉當其不戒而欲奪之方伎聲色貨賄之

內納之仁義禮樂之中猥云明主不務寵樂誰能
易之盍稽古所謂舞干羽謠耕鑿歌喜起畫衣冠
享圖籙疑丞賓友者日陳說後先有不超然遠攬
憬然傾慕者乎比其學而久久而成于經師其意
于左右史師其迹從容求虞夏殷周之盛王所以
隆其叔季所以衰禹臯伊傅周召之臣之所以忠
飛廉惡來之屬之所以佞躬察之旒黈而內觀之
宮寢外驗之朝宁簪紳治忽邪正將洞焉若燭照

計數矣彼諧臣媚子輩又安敢伺隙而蠹也哉甚
矣學之不可不正矣如其涉經史攻觚翰而曰學
曰稽古卽齊魯挾策之士猶或非之況帝王乎是
道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陸贄宋之范仲淹朱熹反
覆告君而其言或用或不用其不用者大抵牽于
流俗溺于襍霸及夷不知遡漢而上之卽極于殷
周其君務學而賢不進不肖者不退舍正學而或
玩喪文墨馳騫供帳苑囿而不肖者不進賢者不

附錄
卷九
退賢不肖進退而世不升降者有之乎嗟嗟此千
百世之炯鑒也世主誠及文墨供帳苑囿之好一
萌于心而卽斷之以大勇持之以至敬朝夕匡之
以輔弼英賢其于程氏勸學之意庶幾乎

人君以論相爲職

擬程

人君代天而治非必通天下而身治之也其要在
擇相天下者而已夫天以天下授之君君人者豈
不知付托之重靈承之不遑而顧不身治之哉誠
見天下至大也治天下至繁也卽其責在身而其
勢不能以身爲天下役必得蓄德抱業超天下之
才若度者立于朝以調燮而兼總之主上端拱穆
清沛然成雍熙鬯洽之治夫使端穆而沛然雍熙

鬯洽則人主代天之職斯不虛已夫人主之職何職也曰天職也天有職乎官陰陽府萬物夫孰非天哉然而天不任職雷風水火山澤六子者職之相時相鼓相潤相垣相峙相說次而爲七政錯而爲五行交禪而爲四時天職六子六子職萬物蓋造化則然矣造化以神運天主之治化以道運天子主之天子之于天下如必身自治焉卽職雷矣而其誰與時職風矣而其誰與潤職水矣而其誰

與垣職火矣而其誰與峙職山矣而其誰與說職澤矣而其誰與鼓將天與六子者無異而又安所御六子也且夫御車其小者也王者託乎車上而任驥則驥任矣下而與驥俱走則俱不進何則人驥交失職也而況御天下乎胡不引唐虞之世觀之堯得一舜相而治水掌火教稼穡司歷象秉禮典樂明刑各以次任職而唐大治則堯豈身治之耶是故君職唯在論相焉夫木蔽于嶺而材之可

宋可桷可楔可構可櫨可椳可闌累千萬而可楹
清廟者曾不二三金鞴于鑪而範之得錢鑄釜鬲
戈盾不難而得黃鍾大鏞獨不易論相者知得之
不易則任之不可不專吾誠欲問左謳喏和樂萬
里相相之鎮靜者欲都鄙廩庾畝栖野被相相之
節儉者欲簪組揖讓入珠家璧相相之爾雅者欲
簞簋競勸效節服官相相之綜覈者欲梯航筐篚
貢望甌脫相相之懷柔者寧親剛介毋求謙恭寧

邇禁石毋利美疢豈不知危言危行之不便于後
其心厭縱其欲哉顧論相而誠得其人則必妙藺
銅墨休息隴畝磨礪章逢逆折苞苴于國而銷兵
甲於邊徼之外極之而陰陽和風雨時麒麟游于
藪鳳巢阿閣夫訖非燮調之驗乎而安得不論相
哉且中古論相莫盛于伊周而殷太甲周成王寔
君之凝旒以絀明黻纘以絀聰中絀遐思口絀繁
辭而宇宙太和鴻名無疆者則相道得也輓近世

人主攬權自恣越其職而膠膠擾擾乎下監鄉貳
岳牧至宰相取充位諄矣若迺溺其心于般樂怠
傲而縱其身于女謁游畋間其權或墜于宮壺或
竊于佞幸或擅于戚畹而國亦隨之則諄之諄者
也嗚呼其亦不講論相之職歟夫天以四海兆民
之權畀天子而天子以均四海鎮撫兆民之職畀
一宰相彼相者非法六子之贊兩儀希舜之總九
官十二牧紹伊尹周公之匡輔二王其于天職焉
曠矣語有之佐水者治楫佐金者治礪非獨水有
楫而金有礪也其說在夢弼者之命矣噫此尤相
天下者之所當治也

聖人常懼而不敢失道

擬程

天下有皆欣然負挾以爲功而君子獨怒然而深慮者無他亦體天道之不得已焉而已夫天曷嘗不欲天下之生日陶陶焉相嘔相靡也哉顧夫羣而不足陵軋漸起不得不以武戡之是固保其相生而還其相嘔相靡之道耳故必得其道乃能保其生不得其道猶之乎陵軋其生而又甚矣則兵豈道之得已者耶後世上不則道於天下不顧其

附錄
卷九
道於民惟勇力機智是飾是崇乃僂臣譚士爭負
方畧而出彼其視棄道若棄遺跡焉戡定之謂何
君子觀天道生殺之若此悼輓世背馳之若彼無
論不扶危不除憂不救亂則不樂乎用兵卽出此
三者而不足以回天下之相生相嘔相靡也亦寧
束馬懸車而不遂矣謂之常懼而不敢失道豈虛
語哉且兵之道何以曰天道也佳兵不祥天道惡
之何曰天之道也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爪牙不足以供嗜慾趨避不足以避利害毛髮不
足以禦寒暑必將役物而養任智而驅倚力而角
于時天能生之天亦莫能制之有雷霆之所不擊
霜雪之所不殺者不得不寄之聖人聖人者出而
平定安集於其間小者荷斧鉞次者鳴鼓鉦大者
陣原野故兵凶戰危人則知之孰知夫戈矛鐳鏡
之所以建安也孰知夫裹糧坐甲之所以據樂也
孰知夫墮名城摧清壁之所以養福也夫不得已

而用用之而卒貽天下之福與樂與安故曰是天道也執是道而求諸粟陸以來皇國戰無爲其道也化而不誅帝國戰德其道也誅而不怒王國戰義其道也怒而不猛嗣後伯國戰律強國戰威亡國戰詐然一之于道則均得之矣一之於威詐則均失之也何以明其然耶夫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明舊止如山林動如風雨車不得結轍士不得旋踵此律戰也其失道也十而三若百人一卒千人

一將提萬人一將提萬人者不外索權提千人者不外索助提百人者不外索資不乘閩釁鼓數俘不返者此威戰也其失道也十而六非計策不決嫌定疑非譎竒不破奸息寇非陰謀不成功此詐戰也其失道也十而九夫道失而至于詐其毒不流唐漂虞滌殷而蕩周不止矣有人心者何則不懼哉且古今明聖之所懼不過曰洪水曰夷狄曰禽獸然意貌其時亦未必浚蒸庶之膏液塗父子

附錄集 卷九
兄弟之肝腦若此極也何則不懼哉懼之如之何
必冠道德履仁義使天下丹冥投烽青徼絕倣樵
夫恥長劍之佩輿臺笑短後之服長幼終其身不
見引弓受矢之事君子之懼其釋矣或不幸而關
有暴客域有亂邦罷民則吾車騎材官之所指弧
纛所向豈不以堯披桀哉猶戰戰兢兢而持之曰
兵固天道也民之在道譬魚之在水得則其川也
不得則其釜也故民未獲安勿處其危民未知樂

勿生其憂民未蒙福勿梯其禍卽其事甚不得已
而其心尤有甚不輕者是故出師則致禡祖社授
兵大宮懼道之闕而不懼動衆之不威在軍則飛
鳥不覆伏兔不射懼道之殘而不懼兵氣之不揚
及境則毋掠禾稼毋焚積聚懼道之淫而不懼入
國之不武方陣則不疏行首不夷井竈懼道之失
于詭而不懼鼓之不成列旣戰則逐奔弗遠縱綏
弗及懼道之失于貪而不懼敵之不盡殪旣勝則

農弗易畝賈弗易肆懼道之失于暴而不懼武之不盡逞旣服則污瀦宮室吊恤塵里懼道之薄而不懼都邑之未附旣旋則放牛歸馬櫜甲弢弓懼道之過用而不懼不王不享者之不可保夫以其道若彼其懼若此也則凡亂非黎崇暴非癸辛雖其時險之以疆場乘之以殷阜導之以馮軾結軻之徒其不動審矣況肯得已不已而以威詐毒天下耶威詐相尚自齊之孫魏之吳而下無慮數十

輩勝之所存趨之如流水民之所亡糜之如轍魚其言曰何知天道已制其勝者爲有略故倒戈漂杵周武不以其故貶王徐偃宋襄其徒憐之至今嗚呼是見笳鼓之競而不見仰天叩心而怨上者之可懼也見執俘折馘之勞而不見僵尸千里流血頃畝者之可懼也見圭券之封尊彝之享之榮而不見土崩瓦解者之可懼也故夫君子之懼彼亦有所見矣曰凡今之背道而馳威詐者何爲也

哉以爲除天下之危之憂之禍必湏師乎則虎賁
三千不若兩階之干羽三十日之敝壘矣必湏陣
乎則有莘四軍不若一介之問海濱矣必湏戰乎
則狼暉之戈呂錡之矢胥臣之臯比不若魏絳之
和金石矣必湏威湏詐乎則威詐至秦而極猶詐
不勝適戍之蠢威不勝銳鑿棘矜也故曰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順天下寡助之至叛
親戚可不懼歟故荀卿嫉濁世之不爲此懼而亡

國覆君者相屬乃指孫吳而非之曰不逢暴亂昏
嫚之朝臣主離心政謀不良則此人不因威詐而
勝矣有味乎其言之也爲國家者誠如超然遠覽
惕然深維左孫吳之陋術右孟荀之昭訓鑒七雄
二世之覆轍遵中古數聖人之芳軌毋使天下元
元有釜魚之嘆則澤與滄海爭流名與天壤同光
可矣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

擬程

帥天下有道在因其情而一之夫人人生無欲之情
焉有欲矣於是乎上有上之情類不侔下下有下
之情類不侔上若之何能一之且方欲一之而曰
因之不幾背而馳乎嗚呼正以因之之道一之耳
故並害並利而莫之乖也俱死俱生而莫之貳也
卽帥以遏天下靡敵已聖經曰民好好之民惡惡
之是一上於下孫武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是

一下於上豈兵曰權書殆反經而名道者耶兵逆德也上欲康社稷靖國家故不廢兵民欲社稷常寧國家常治常泰故不願兵安得同且上斬離皮革掩以丹青爍以犀象民冬衣之則不溫夏衣之則不涼上爲長戟短笏纒輪籠轂民乘之則不麗荷之則不輕故命將之辰上則啟之元龜醮之太廟捧觴布席而饗之民則坐者霑襟偃卧者交頤安得同況後世上日尊下日卑上下日疎與民固

岐而兩之矣比閭族黨以還兵農分而衽席者民金革者兵民又岐而兩之矣故文儒矩臣治民爲卿大夫熊羆之臣治兵爲將帥而民上又岐而兩之矣安得同嗟乎使上必同下下必同上固不令而自同惟下不必同乎上上不必同乎下故不令之則不同然同之之道亦不同矣或劫之同則貌同而衷不必同也或邀之同則始同而卒不必同也或誘之同則愚同而智不必同也故同之莫若

附錄卷六
因之蓋民之情不越乎爲憂爲樂爲喜爲怒爲趨
避爲奮怯爲榮辱重輕數端上得其憂樂喜怒趨
避奮怯榮辱輕重之情而逆待之則下以其憂樂
喜怒趨避奮怯榮辱輕重之情而順符之若操左
券然不求合于人而人無不合已由斯以譚一州
一邑則牧爲上一鎮則監爲上一軍則帥爲上上
又有上無之而非上也比閭曰民什伍亦曰民矛
者弓者旗鼓者亦皆曰民無之而非民也上吾令

之同下下吾令之同上則俱安俱危俱進俱退俱
生俱死又無之而非同也且如人樂田里憂侵之
人樂良有司憂虐之人樂父子兄弟之相保婚嫁
死喪緩急之相顧憂迫之憂樂同則意相若人喜
泰山之勲見斗筲銖兩者怒之矣人喜日月之名
見全軀保妻子者怒之矣喜怒同則意相若休暑
之懣甘渴之井人誰不趨之燒屋之下漏船之上
人誰不避之趨避同則意相若大父見窘處子出

鬪隣之父被戮丁男斂袂而過之奮怯同則意相
若捄鬪則傷者榮捄焚則焦者榮榮辱同則意相
若風利帆疾則舟輕水秣飽道夷則馬輕陸鋒銳
甲堅則人輕戰重罰罰重重賞賞重輕重同則意
相若然此民之自憂自樂自喜自怒自趨避自奮
怯自榮辱重輕耳非有人憂之樂之喜之怒之趨
避之奮怯之榮辱重輕之而令之與上同也欲令
之與上同有道焉不見轉石千仞之崖一人危之

千百人不及止之勢也勢則不得不然擊常山之
蛇擊首尾至擊尾首至擊其中首尾俱至神也神
則不知其然而然故神與勢合勢猶曠弩神猶發
機自民之情與上之情合亦不得不然不知其然
而然矣雖驅之九天之上驅之九地之下可也故
有發號樂聞臨敵樂戰接矢石樂死孰樂之遇敵
虎視鷙擊如遇其父兄丘墓之讐孰怒之如魚之
窒如盧之兔孰趨之不麾幟而注目不鼓鐸而注

耳不利害而注心孰奮之出無餘家如恥貨也入無餘命如恥壽也孰榮之以勇衡懦從鎰視銖以生衡死從銖視鎰孰重輕之夫非擊蛇危石勢不得不然神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昔韓淮陰之陣背水也用危道奮之漢兵不得不然者也田單之間則而掘塚也用詭道怒之卽墨人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此俱死俱生之道也亦一驗也於乎是道也詐用之則強襍用之則霸正而用之則王不曰王

道本人情乎故湯武之民之情湯武同之者也桓文之民之情桓文同之者也孫吳之民之情孫吳同之者也奕同而奕者不同奕品亦迥異耳奕非二道也安得謂其出權書而盡非之耶晚近世御民者吾異焉上不與之俱生而乃欲與之俱死下不與之俱死而反不欲與之俱生於是乎上下之情變矣憂樂喜怒變則憂生而樂亡喜寇而怒主趨避奮怯變則上之所重下之所輕上之所輕下

之所重上挾權以榮辱乎下下挾衆以榮辱乎上
至是欲治力而力分矣欲治氣而氣僨矣欲治心
而心攜矣此非民之咎也民望有欲則攜致之不
虞上之距之也望有惡則上擔除之不虞上之萃
之也故變也治變者得前說而存之庶幾動之不
患其不爲千仞之崖之石衛之不患其不爲常山
蛇也不然而民亦一好惡監亦一好惡監監者又
亦一好惡上益抗其高天大山之尊而下益沉其
谷壑之卑則將有叫闐不聞納溝不知嘯野不防
揭竿不虞而天下始脊脊多事已此其患似又不
在敵也可畏也

安國全軍之道

論曰天下有坐勝之道惟自勝者得之夫已之不
易勝宜莫如怒矣怒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
卒乎亂及其亂也將不知其所終在齊民且然况
有國之君乎閫專之將乎又况君將而施之攻戰
乎卽倖而勝其傷寔多不則祇自敗耳故夫怒之
不可任勢也然勝萬乘之國易勝一時之怒難怒
之所勝者小國之所保者大叅難易大小而持衡

焉此世俗之奮然盛氣以爲能政明主良將所惕然深維而不敢動者也明乎是者其可與議安國全軍之道與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與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怒可以喜愠可以悅死亾不可以生存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然則孟氏所述文武一怒非邪夫文武嘗陟密須氏之岡矣又嘗壘崇墉之下矣嘗陣孟津牧野之間矣彼其時四國以寧六師無闕歷百世而君稱明將稱良是則遵何說

哉蓋孟子之怒怒以天孫子之怒怒以人怒以天者出怒不怒斯怒出于不怒矣今夫天春生之夏育之而不得不肅之以秋冬霜雪一降艸木剝落昆蟲蟄斂非天之怒邪於時宣鬯旣極不得不斂斂旣落以固其茂氣天道亦豈得已耶惟然故冬可復春剝落者可復榮暢蟄斂者可復昭蘇則又安見其怒而爲秋爲冬也以此知兵天討也用兵之道天道也不知天道而言安國全軍亦孰從而

戒之哉人心無所戒則肆泰至則多淫逞逞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愠怒且莫知其所紀極况夫人主包舉縣寓臣妾兆庶何動而不遵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影響如神心有所懷奔走萬里何欲而不遂九州爲壘六合爲卒燕秦爲甲冑晉魏爲弓矢吳越爲粟何師而不武將在軍旗鼓在前戈矛在後什伍如僕卒伯如子進趣如風雨退止如山林何令而不當意於是任其驕氣與其

雄心奮于征繕之間而極于糜爛之際將不至陵人郊保環人城邑入人國都徙人朝市傾覆人社稷屠戮繫累人父兄子弟不止矣何得不重戒乎戒之何如亦曰天子一怒伏尸萬里諸侯一怒流血頃畝士庶人一怒兵在其頸怒豈易任哉然克已之怒難于克敵自古志矣故道不在勝人而在自勝明主良將盖兢兢焉愛吾國愛吾軍又以愛敵之軍與國是故車甲雲屯芻粟山積若不得已

而設焉而不忘觀兵之戒振旅而蒐芟舍而苗大
閱而狩若不得已而講焉而不忘櫜甲弣弓之烈
開明堂陳王會重譯獻琛若不得已而受焉而不
忘閉關却貢之義申甫在庭頗牧在邊若不得已
而備焉而不忘鋒鏑原野之慘不祭則修意不祀
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則修名不王則修德序
成而不至則修行若不得已而威讓焉而不忘增
修之訓夫其以道自勝若此則雖隙之以疆場規

之以土地不動夸之以威武誘之以奇珍導之以
憑軾結鞞之士不動遲之以壁壘激之以巾幗挑
之以挾囚超乘亦不動况肯得已不已忿然以愠
怒毒天下邪輓近世愠怒之興劍及室皇車及蒲
市則君過軍門竝呼偏師獨出涉河交誓則將過
燒夷陵舉鄢郢分舍宮室則君與將俱過也孫子
斯言豈爲闔廬子胥發邪嗟乎無論闔廬子胥卽
二世之秦與四海虛耗之漢亦足以申譬矣夫

積威宿憤已畢于六國又不已而遷戮于胡祚卒
移漢漢武不勝窮黷大將軍七出而收河南驃騎
六出而開河西伏波樓船五舉會而置南海九郡
當是時父不寧子兄不便弟幾爲亾秦之續則安
國全軍之道果在勝人乎抑在自勝乎故舉是道
而係之火攻之篇則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濟之以怒是益薪而灌膏耳軍國之危其與幾何
雖然微獨怒爾也卽喜亦有道焉喜溢則驕驕而

不克其勢必更出于怒武帝本喜功而其究非構
胡南桂越則驕溢之變也有國家者誠能體生殺
之道于上矜死亾之慘于下遵文武數聖人之憲
于中古鑒秦漢之覆轍於晚近則喜怒中節卽天
地萬物安矣此所謂自勝而坐勝天下者也

柳宗元文之有理

文之所從來遠矣論者至謂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此其故何哉非文之難也以文之比於理者難也
何也天下之至理以爲淺乎而按之彌深以爲近
乎而恢之彌廣澹而無竒醇而無棘質焉而無脂
澤鏤礪而工不得無以爲工農圃不得無以爲農
圃治天下者不得無以治天下然而目得而擊意
得而存口得而言至于言而意僅十六七耳況至

于文則非才不構而才勝則鑿非氣不運而氣勝則偏非辭不達而辭勝則靡故夫古之作者衆矣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其骯骯而不振躑躅而不前者不論也卽雄峙百代之上高視萬物之表者豈不稱炳炳烺烺乎而質之聖人或合或離雖豔若春華騁若秋駕雋永若膾炙而以理提衡之其不在繩墨之外者亦少矣此唐以文名越不過韓氏柳氏而柳文之有理者越不過一二傳也

其傳梓人也主任人君子曰有相天下之理焉傳部橐駝也主順性君子曰有宰天下之理焉他豈易言哉且柳氏之爲文亦勤矣其取裁也求質於書求情於詩求宜於禮求斷於春秋求動於易其旁通也厲之穀梁暢之荀孟肆之莊老廣之國語離騷其取之心而注之手也未嘗以輕心掉之未嘗以怠心易之未嘗以昏氣矜氣出且作之而又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其爲文如
此故夫柳氏之文才則干將莫邪之利也氣則夕
漲秋濤之盛也辭則祥麟威鳳之珍也雕璫鏤璧
之精也如鼎鼐彝彝之古也其文之盡善如此而僅
僅以一二稱史氏不大嚴歟嗚呼是非論文也論
文之權輿者也文何始肇於庖犧庖犧觀察陰陽
變通竒偶呈天地自然之文於是乎衣裳取諸乾
坤耒耜取諸益棟宇取諸大壯舟楫取諸渙杵臼

取諸小過弧矢取諸睽書契取諸夬井牧州里之
辨禮樂刑政之節以及夷夏師旅之制靡不則而
象之而謂治國治天下有出于文哉故言不周天
下國家不可謂理而理不苞天下國家不可謂文
索駝梓人其亦天地之文之一映歟儒者釋文而
曰經天曰緯地有味乎其言之也自文士銖理而
鈞文者囂囂曰吾攻吾文使九漢之高八柱之厚吾
文之宇量得之日月麗天星辰次躔吾文之光焰

得之崑崙縣圃萬里九成吾文之步驟得之東瀛
西溟南桂北瀚吾文之波瀾得之雷霆鼓舞風雲
翕張鬼神恍惚吾文之變化得之形色飛潛動植
若洪若纖若高若卑吾文之隨物賦象得之足矣
吾惡顧經生譚哉嗚呼此庖犧氏罪人抑亦柳氏
之罪人也不知日星輝耀烟雲卷舒風霆鼓蕩者
天文之所以暢也天之理也河嶽流峙鳥獸蕃衍
草木茂榮者地理之所以成也地之文也故冥契

乎理之內者卽田父樵妾單詞而錄之書誦之古
今贖探乎理之外者卽儒紳皓首曾不得隻字流
傳焉理豈易幾乎柳氏以還無論理非其理卽文
亦非其文甚矣大雅旣喪歛謳日新泛徵流商笙
簧觸手鸞花凌亂風月畱連此之謂文淫淫理之
賊也進而四屬六比駢諧儷聯五采八音迭宣互
奏珠璣在握醲醇溢楮此之謂文荒荒理之莠也
進而枝辭蔓引叢論英發角雄藝圃賈勇詞場中

衡則策賢天府入穀則詔恩帝關此之謂文囹囹
理之蠹也又進而或鑿麗牲或勒磨崖龍翔虎昂
金玉韶濩人人自謂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大家
此之爲文古矣而理十三又進而襲舊史援直筆
禮樂食貨律曆河渠武烈文謨忠賢諛慝罔不錡
錡焉焯焯焉足副名山此之爲文史矣而理十五
又進而澳爲王言蔚爲國典班爵則氣含膏雨勅
工則輝吐星漢肆赦則滋垂清露明罰則威申烈

霜此之爲文鉅矣而理十七又進而求之老聃氏
以柔退爲文列禦寇氏以清淨爲文墨翟氏以貴
儉爲文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
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達死生爲文申不害氏韓
非氏以深刻爲文鬼谷氏以押闔爲文荀卿氏楊
雄氏以明聖學爲文凡若此者其理未始不存亦
未始不亡譬水火相生亦以相滅和敬相反亦以
相成其能望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陰陽之理盡

之易性情之理盡之詩政事之理盡之書賞罰之
理盡之乎春秋和敬之理盡之乎禮樂柳氏得其
一映焉固足以垂世已惡冀其言言而理也斯何
也柳氏有雋才而勇于用也一點不見収于是乎
鬱勃不自平而浮沉六籍出入百家亦不過擷其
英華泛其波瀾跡其步驟錯綜其變化揚摧其音
徽寢淫其風旨以成一家之文發其才而舒其氣
耳其於理固未暇斤斤也獨此二文者言近指遠

事顯義微小之不出乎一木一室而大之可以佐
天子理萬民考之詩書則虞周之締構而成康之
休息也質之孔孟則星辰之居拱而田里樹蓄之
恬養也非苟文焉而已耳蓋其心嫉時秉柄之人
周章於廟堂之上欲以一手一足把握天下而使
挾利器老窮鄉者曾不得與左右奔走之人絜長
度大以試其一割而其所任者又皆躁競以爲績
矯飾以爲名煩其戒令急其追呼以爲政教遂令

功不興於上民不安于下此宗元日夜鬱積而發之乎梓人橐駝者非偶也他日言天地而比之菓蓏癰痔言封建而億之以聖人不得已言伊尹就桀而誣之以大人欲速其功非所謂才勝而鑿氣勝而偏耶嗚呼千百年而得一柳氏柳氏之文千百而得一梓人橐駝文固難言哉文固難言哉雖然文有二一曰有德之文一曰造道之文故文若子雲吾未謂之有德文若退之吾不過謂之造

道而況乎柳氏之進退也就使遭時不幸墮名黨人盡如范文正之言彼交叔文時所謂絕墨者奚在所謂天全而性得者奚如也晚年造道遂以文雄正元間當世推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亦少譽已語有之東隅桑榆彼其桑榆者歟又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彼其惟艱者歟是足爲擅文壇遊士林者前轍矣

朱卷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蘭園集卷十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表

擬進 穆宗實錄表

伏以唐虞立極垂駿烈于典謨之 任天布鴻猷

于方冊粵歷代咸憑信史况 熙朝茂著豐功匪

由紀載之詳曷見彌綸之盛是存善述斯克丕揚

洪惟 穆宗莊皇帝 剛健中正 齊聖廣淵從

潛邸卽志于小民踐 帝位尤勤于初政爰下
寬仁之詔開湯網而闢舜門廼修 玄默之風執
商中而馭周道 虚心講學輝湘素于天章 恭
已臨朝陋衣冠于長樂放不經之祀奉星辰河嶽
以重明蠲非藝之征雖車服旌旗而必儉耕築不
遺于林莽咸憐弓劍之藏棘槐遠質于海隅更照
盆盂之覆 典章修飭超駕守成 朝野清平上
追中古方且制節謹度茹剛吐柔甘腸念及一驢

寧忍烹羊于中夜供膳裁諸五鼎豈徒惜費于百
金零露疏恩瑣闥潤逆鱗之颺 大明委照掖庭
彰擢髮之嚴載續武功畱心邊事顧 山陵而論
頗牧虞汾石而諮甫申終六王大閱之儀肅九伐
悞軍之討以致梯航山海可汗來王版籍峒林渠
魁就縛藩屏一清于嶺表煙烽直靖于雲中然猶
飭政明刑及國家之間暇務農重穀思稼穡之艱
難盖 聖心惟軫于外寧故 皇業益周于廣運

至其末路更重老成敬遵赤訓之遺嗣養青宮之
化可謂春生秋殺玄化無私天動星迴鴻鈞自降
紹二祖七宗之傳序懌四方萬里之謳吟
九功之德旣皆可謨一代之編豈容未輯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 資躬上聖世享泰平虞舜見
羨墻履典章而由舊成王興禮樂煥制作于維新
爰命微臣纂修實錄開館筵于密幄金匱崇嚴搜
圖籍于諸司瑤編萃富下採臣工之疏奏上維

宮掖之起居制度儀章網在綱而畢舉道德風烈
文輔質以相披前後萬幾有典有則俛仰六載不
愆不忘續九皇寶籙之垂並芳丘索爲千古石
渠之鎮增重鼎彝雖鉛槧之勞似愧窮神造化而
丹青之炳庶幾肖像乾坤瑞集圖書已肅秘藏于
萬世事關經緯願塵清覽于九重臣無任
二云二云

擬重進 大明會典表

伏以鴻猷天遠憲章昭布於萬年蠡測才疎擲拾
俯塵於一得久載西清之筆粗成東壁之編旣繕
寫以成書敢裝潢而進 御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竊惟結繩政代方策具陳湯制官刑禹貽典
則周之文武丕謨烈以啓後人逮乎成康不愆忘
而由舊憲此皆百世不刊之典所以三代有道之
長漢家粗定於三章唐室僅頒于六典迨夫有宋

虛容盛而定德衰下及胡元三正淪而五倫裂我
高皇帝龍飛淮甸建皇極於臣民 文皇帝虎變
燕京廓王綱於寰宇繼述相承於 列聖規模大
定於 累朝或法古以準今或宜民而通變大綱
小紀政舉人存編摩基始於 國初綜葺載經於
孝廟星陳臚列會之有元左準右繩服之無斁顧
歷年之既久且庶政之維新道或變通似難膠柱
政當潤色無惜改弦苟石畫之可行何邊見之足

况是宜褒多益寡就簡刪繁用成一代之書永紀
萬年之績惟我 皇帝陛下繼天立極率祖攸行
日御萬幾躬親庶政成功巍而文章煥共瞻 今
代唐堯三事治而六府修遠邁當年虞舜謂舊章
廢弛恐文獻之無徵况篇帙浩繁非歲月之可計
爰咨_臣等重訂是編始自 高皇暨於今日識大
識小二百年之經紀胥陳可法可傳千百載之典
刑具在監司庶府內夏外夷章程不必其同科損

益務遵於時制既給衆以筆札之費復假臣以總
領之權花墨雲箋雖藉臣工之力華袞鈇鉞允惟
神聖之裁技讎凡終始數年上下成二百餘卷文
章禮樂具備此書弓冶箕裘如指諸掌臣等濫叨
六館愧乏三長誠任使之難辭顧么麼其奚補伏
願時勤披覽寔見躬行頒之赤縣神州共仰皇皇
之烈藏諸金匱石室茂綿丕丕之基臣等無任云云

擬唐以御製金鏡述頒示侍臣謝表

甲戌會
墨

貞觀二年

伏以 鳳藻日新寰宇矚絲綸之美 鴻編天啟
雲霄分琬琰之光纂摹炳烺乎古今 窳錫照臨
乎侍從承顏自愧拭目增榮臣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聖人爲能制作天子斯可考文乃因
心觀象之精當求諸百鍊而法古準今之鑒每萃
于羣言然非兼照不遺曷察王模而窺帝範抑或

陶鎔未化焉列周几而並殷盤故紫庭之歌式如
金玉而丹書之訓永展光華姬公歆噐之規明已
懸于萬古孔子金人之贊監實示于三緘既遠風
愆漸靡露翰行歌沛上徒懷金革之雄載賦雍祠
已悔鑒觀之晚是皆反鏡而索照寧不混鐵而爲
金慨濛昧于前聞瑕瑜掩垢幸重光于 盛世今
古生輝茲蓋伏遇 ○○○○ 應錄承天 握
符御世陶冶輯帝王之粹萬幾匪鍊而精鑪錘奪

造化之功方寸不磨而鑒 明堂玄覽溥蒼生銘
肺之仁 便殿受疏納青鎖斷金之誨告成經武
燭六合以同風載闢弘文鑄八埏于一德乃者
視朝既暇留心翰墨之間考古益深得意簡書之
外爰假玉犀之管遂成金鏡之書地緯天經 宸
翰式昭于冰鑒龍翔鳳翥 玄思寧妙于金戈提
要纂玄盡肖古人之像披文相質如臨往哲之形
啟一時治忽于毫端捷如形影驗千古興衰于掌

附錄集 卷一
上審若妍媸竹帛垂功帝絃比義是蓋發諸 睿
智先鎔墳典于洪鑪故其寫自 聖心遂露清光
于照乘 賜從紫禁頒示黃扉快瞻雲漢之昭回
實切君臣之交傲伏念 臣等器匪珪璋品同瓦缶
自闇以人之鑒殊慚作勵之金朽貫殘銖猥荷百
朋之選磨光刮垢願需一隙之明顧今 寶運當
千改元方二擬諸出匣之鏡正宜豫養乎精明方
之在冶之金尤貴致嚴于陶鑄倘纖毫滲漏亦非

鍛鍊之純如點穢濛翳終是光明之累伏願 鑑
不以書而以理宸衷懸七曜之貞明 照不以鏡
而以心皇極配三光之磨盪 靈輝普燭瞻堯眉
舜目于九重 神器常寧鞏夏鼎商彝于萬世 臣
等無任 二云二云

擬宋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謝表

丁卯鄉墨

元祐元年

伏以 魏闕依光式重論思之任 瑤階贊善久

榮啓沃之司寵溢蓬瀛俯躬知愧恩膺草木揣分

奚堪

臣頤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虞闕四

門來嘉言而罔伏商儲三俊誕耿命以丕釐故欲
邁登皇軼帝之猷聿崇政教必先佩往聖前賢之
訓討論詩書顧前朝多事靡文空有校書天祿而

叔世遂荒實學徒叨厠跡石渠影臥八埒竟爾貽
譏於竹汗束書三月緊然動刺于蒲湘鵠立端明
何補紅雲之六戾鷺趨長樂惟瞻紫輦之雙鸞濫
竽方悼於前聞選柄式嚴于昭代茲蓋伏遇
○○○○道隆天縱 德懋日新 鼎命聿凝
道統殆上承乎邁五 乾綱允屬王猷將遠紹以
登三涵文王之德之純猶望道而未見備周公之
才之美寔從善以如登雖育種於垂簾含齒誦

堯舜女中之盛而濬源于在閤企足須湯文齒震
之思乃者謂萬化風行必由善政而羣工日贊莫
要儒臣故崇政爲密勿之居皇綱端賴惟說書切
講筵之任 聖業攸關是宜妙擇于臣僚詎意不
遺于葑菲 九重丹詔俄驚彩鳳啣來一札黃麻
忽訝青鳥報命泛鴻恩于鯨海奚啻蒐搖戴蟻力
以鰲山益知首重切念臣願才慙適用學未通方
遠尋洙泗之源汗簡徒勞于著述近纘濂溪之緒

授圖偶得于提撕仰稽堯舜危微敢謂天民之先
覺竊比孔顏用舍豈云聖世之逸民懷正心輔辟
之愚自恐傾葵無地幸稽古格君之任適承採藿
自天俯彤陛以承恩色絢朝霞之彩望絳旂而
拜命光生曉日之輝敢不殫力寸絲期功補衮述
先言以熙後績思無慙于夢入甘泉繼古聖以佐
今皇務不負乎影搖太乙慎幾微防逸欲奏四朝
再講之規親君子遠小人守一暴十寒之告伏願

日虔有始時懼靡終崇德政以參天自此巍巍莫
竝軼詩書而媲美行期蕩蕩難名坐講命官重道
復前王之令緒止輿納誨開誠法藝祖之弘猷
日之升月之恒四海混車書於一統天之高地之
厚萬邦效嵩岳以三呼臣無任云云

擬賀瑞雪表

伏以 聖誠孚格神功妙幹于重玄 帝貺昭垂
靈澤允符于上瑞慶協三冬而錫稔恩霑萬彙以
資生遐邇均懽神人胥懌恭惟 皇上心涵邃穆
道合冲虛錫洪範而叙九疇察璿璣以齊七政天
地位民物育弘收叅贊之功陰陽和風雨時益謹
燮調之政 憂先邦本賑饑拯疾之兼施 念軫
民依憫旱祈豐之匪懈頃以玄冥久馭素液未流

爰脩祕禱于洪壇特懇恩滋于昊闕禮百神而肅
萬法甫瞻金籙之弘宣驅滕六而策靈霍已覩瓊
祥之渥洽始自同雲之布集霰飛靈旋觀凍雨之
凝連阡陌繽紛三白卜豐稔于三農撩亂六花
淨塵氛于六幕浹兩間之和氣湛五穀之元精乃
成璧乃爲珪灑灑呈祥于御苑若翻華若總素雰
雰委潤于中田多不封條厚幾盈尺禎祺匯集匪
徒宜麥宜禾疵癘全消茂對時寒時燠蓋 聖心

與天心默契故天澤與 聖澤交流矧月令重陰
在冬而雪爲陰氣所凝降瑞適符于冬令祀典祈
年在臘而雪乃年豐之兆迎禧巧會于臘初誠貺
錫非常而功旋頃刻者也 臣等才愧作霖情同捧
日引七星之鏤敢言燮理之勞奉萬壽之觴虔祝
昌延之算伏願玄祥滋至景福弘綏五氣順而四
時行五事之休徵咸備一人慶而兆民賴一統之
昌祚彌隆

卷十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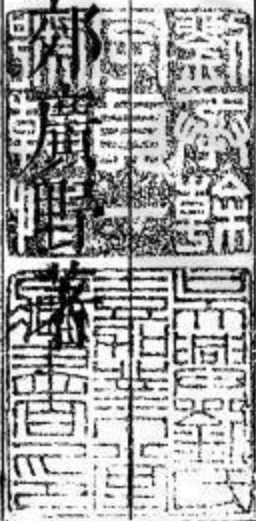
隅園集卷十一

啟

納幣啟一

浙汜

陳與



伏以姬姜締好，番燕翼於本支。秦晉通婚，篤鴻基於累葉。春分慶戶，天贊昌圖。恭惟尊太翁禮樂名流，簪纓世胄。浮雲吐綬，掀髯薄少府之九卿。積雪含窻，過眼盡太常之千卷。芬哉竇桂科名，種此山

附錄
卷二
中茂矣王槐相業植之庭下慕方伯翁之鼎盛蚤
震前聞承文宗丈之賢豪曾叨後乘迺於潭府因
附通家徧觀藟藟之絲蘿咸辱綿綿之瓜葛何但
遠援邵戚晚第正惟依倚徐藩叅家特愧櫟轅深
慚蘭祀老折巾于書閣新學步于藜臺況令孫愛
夙負穎資天然謝蘊而小孫男內方羣從宛爾王
郎蒙重蹇脩甥舅之詞遂俞不穀父子之請恭告
家黃門之廟展布菲儀敢邀景紫薇之堂照臨寒

祥玄纁寶篚名物噉賤伏冀公口慈鑒涵懇悃

納幣啟二

伏以婚姻大禮，斬好合以百年。玉帛微忱，敬敬遵乎四典。端著告廟，紹介踵門。恭惟尊太翁瑞世夔龍，康朝禹稷，建節而綏侯服，獨高百粵之勲。垂紳以輔，帝庭兼總六卿之政。台望式孚於寰宇，壺儀尤篤於公宮。不佞郊跡寓碩，適心慙肥。遜家仲豫，章城之縣尹。曾殿墳，麓友。人隴右氏之府丞。世聯姍姍，藉此稔聞。鴻闕繇斯，傾慕鯉庭。長公尊親

家才擅珪璋文苑望英華而相慶養含鼎鉉世家
欽渾璞以自箴天授姬姜盛府呈珠掌上福駢高
國賢孫墮月懷中門第旣崇攀援逾遠迺賤子尚
未離乎枳棘而童孫又滋媿乎箕裘爰仗行媒遂
蒙訖寧厚託松蘿之幸施及玄曾薄修蒲葦之虔
陳茲羔雁伏冀高閣俯納洋洋開魚藻之嘉祥庶
幾陋室仰承奕奕叶鳳鳴之吉兆

納幣啟三

伏以禮嚴著代淑媛殊切于好逑易重正家震器
必資于異偶福緣天締慶溢人寰恭惟尊太翁累
世珪璋熙朝麟鳳拜恩絳闕總臺綱于侍御之班
歸政青山擅國老于縉紳之右鼎望獨隆于縣寓
壺儀尤篤于公宮不佞郊弱冠相依詎惟中表盍
簪締好迺邁尋常千百里同車靄靄如兄如弟四
十年把袂殷殷爲漆爲膠墳麓夙附於鮑知媼姪

敢希乎齊耦荷大京兆之照臨未艾兼太恭人之
惠顧猶新爰託蹇脩遂蒙布諾河中魴鯉寧期躍
瑞潘楊掌上珍珠迺幸錫光秦晉孺孫兒雖媿箕
裘之胤令孫女寔榮甥舅之邦差穀日時效懃羔
雁伏願 云云

納幣啟 四代

伏以書言正始聿端風化之原易叙咸恒式重
綏倫之本聯姻二姓豈曰人謀諧好百年寔繇天合
恭惟尊親家儲精嶽鎮降瑞星躔堂構迤隆瞻魯
侯之橋梓塤箎交奏映韓詩之棣華睦雍繩公藝
之麻顯揚唐世端雅踵子韶之烈奕葉海邦尊伯
翁令名尤邁於鄉閭公乘特班於國爵義嶽總股
肱之政情雲開黼黻之祥而尊叔翁暨諸舅吐鳳

楊雄燃藜劉向紫荷持橐從容趨豹尾之前紅錦
賜袍旦晚在鑾坡之右人盡折月中之丹桂孰能
窺天上之白榆如某者藿食寒門布衣末品雖側
目於碧油車下敢希心於烏鵲橋邊仰晉雖殷懃
齊非耦矧令玉素閑四德真咏雪竒才而小孫孩
授一經豈凌雲偉器何意簷間之闕遂諧冰上之
求帝贊蘿圖欣生望外春分葢笈寵塞環中鼎際
佳辰虔脩吉禮筐呈陋室雖慙雁幣之陳禧藉慶
門庶叶螽斯之作伏惟鑒亮統賜海涵

納吉啟

伏以世議婚姻人攀閥閱竊念山林之逸兼愧爲
箕寧希節鉞之崇遂聯襲袞幸憑良妣脩款慶門
慙孺孫數馬之顓蒙荷元女乘龍之妙選祇承布
諾當上書于開府之臺庸藉冰言乞申悃于過庭
之對未遑納吉敢遽陳棕聊旌心采止之蘋蘩冀
賜示毓蘭之月日玉府許諧于琴瑟瓊枝欣附以
薰葭悚怵盈懷敷宣罔既

報婚啟

伏以門推閥閱天家猶遜于崔盧胄貴蘭蓀地位
獨高于王謝適緣瓜葛親上議親欣附絲蘿幸中
尤幸恭惟尊太翁漢庭尊宿魯國霽光譚笑春風
四座滿蕭韶之韻精神秋水千齡貯珪璧之輝玉
樹昂藏南州世澤瓊枝峻茂太尉家風誠吾鄉禮
樂之宗擅累代簪纓之望哲嗣雲中鵬鶴暫滯滄
洲文孫天上麒麟夙驚碧眼儲廊韞廟預徵龍見

之爻選晉擇秦俄叶鳳鳴之兆乃藺芳于十步爰
締好于百年伏念郊樛櫟散材菰蒲賤族魚魚隸
後無雙大愧乎慈明鹿鹿田間第五寔慚于驃騎
人謂枳棲之宇寧有梧禽孰知葑採之心不蘄宋
鯉俛求弱息端奉良媒豈因元姊之連綢繆三世
抑以仲兄之媾結約兩家書幣及門寵光塞路恭
告先黃門之廟宣布揆辰惠邀亞司寇之庭照臨
奕葉伏惟鑒念曷任屏營

謝 魯殿下啓

恭惟 大國主賢王老殿下 仁簡內綏 溫文
外潤體禽父經營之固不顯鴻圖思周公吐握之
勤旁嘉駿彥譽流六服傾頌人倫聲徹 九重彌
光 帝胄伏念郊夙慕瑤光於 魯殿幸擎寶節
于 漢宮敬受几筵况蒙玉帛還從東道未申就
日之私感刻中心正切望雲之念 王言遠賁
國篚生春豈伊極陋之姿堪此殊常之眷十行奎

畫永希神物護持百拜使車欣戴睿顏只尺得黃金百初微季布之名復白圭三轉覺南容之玷恩
鑄肺腑榮塞門闌惟茲端月紀辰履夏時之正條
風獻節當春事之新儀盛九賓祝增千歲迺縻都
下稽首無階徒戀天邊傾心有素集百祥于魏闕
應陪北極之麻擬九辯于楚辭請上 東皇之壽
敬陳薄物伏冀慈涵職拜啓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謝 魯殿下賜弔啓

伏念職漂泊賤臣蹉踉孤子洊霑恩紀無繇自叩
闕庭之外復蒙 老殿下仁齊覆載眷渥簪紳軫
一時將事之勞拊如後乘憐卽日倚廬之望施及
先人賁以 龍章錫之犧罍顯榮兩世華袞百年
逝者蒙恩當噴雨嘯風之不昧藐諸被寵誓戴天
履地以難忘除 令旨到日北向叩頭祇領外謹
具啓陳謝披瀝下誠伏惟睿答

請王座師啟

伏以聖世掄才萬國彈冠于晉日師門造士諸生
啟讌于需雲財環經席以樞承擬向醴筵而追侍
異聞警欬彌切兢忭恭惟老師閣下出應地靈生
涵天粹奏名雲瑞訝韓公殿上之徵振案風標協
狄相斗南之望論思于金華翠幄道重 三朝述
作于鳳閣鸞坡文師百世每膺 皇命依日月之
光華濟主士衡躡風雲之際會落筆則倒源司馬

披編則縣鑑歐陽竊念郊等經共業于一麟學未
窺夫半豹深慚駿骨幸托龍門既辱栽培卽澗草
欲芳于蘭蕙一經陶冶雖鉛刀期奮于干將師恩
竝重于君恩勉圖後効 函訓均嚴于庭訓寧負初
心願言終食不違敢奉一芹以獻謹消某月某日
鶉躔應律式開離陸之祥光魚藻隤筵敬迓台階
之法從雲簪列侍宛設壇于泗水之濱星履高攀
將煥彩于文昌之宿伏願鑒其素悃枉以清塵俾

瞻山斗于步趨快茲捧袂爰拾珠璣于尊俎益此
書紳

壽申相公啓

伏以鳳曆初辰兔兔應九秋之會龍頭屆誕桂香
聯三殿之祥明良慶魚水殊遭海甸頌金甌鞏固
恭惟閣下神原降秀岳果生申賴 二祖 七宗
之熙洽柱石孤擎藉皇穹后土之式靈天人協相
自黑頭而皓首精忠貫徹三辰由首撰而元公粹
德光輝八表嗣今而後寧二十四考之足云有生
以還蓋百千萬年之僅見門墻桃李無言藹藹成

躐藥籠參苓所在彰彰奏効此蓋洪爐陶冶萬類
荷其生成而遐算靈長百葉沾其漑澤顧郊深慙
不才甘心野服望平津之履跡跼躑無從佇南極
之星躔懽忻欲舞敬將薄腆聊曝私衷卽春暉無
責報之心而寸艸果無情之物乎伏瀆尊嚴頰垂
末照

上陸太宰啓

伏審一代元臣抗章乞便千秋名世解組遂初人
從綠野羨其榮華愚則白雲擬其舒卷握衡幾于
十載食祿溢於千鍾而乃韋布約躬藿藜適口每
謂盈爲缺府酌天道以擴其襟期損廼益門準人
情以弘其布散以是門無行馬室見澀囊出僅下
澤之車坐列盈尊之酒春明于野醉萬樹之絳桃
秋色滿天食一籬之黃菊黃冠白帻以爲裝拄杖

腰鑱而自命行吟暮嶺起瞰朝暎一鑪佛火常溫
半榻雲光鎮擁類鹿門之偕隱而恠多玉帶霞帔
似輞水之幽居而剩有蘭枝玉樹白家履道無論
嗣續卽官位亦小不侔蘇氏子瞻堪比蕭閒乃壽
考又非敢望勿云前哲且抔時賢未聞祭酒之身
兼代祝庖之任弗知我貴粹觸天刑眼光出牛背
之間不值大人一笑肚裏閱羊腸之態應占夫子
千齡顧愚下士何知妄臆天民先覺呼爲小友非
後進之可當儕于道民則鯁生之大幸卽今華
叢祝競伸無算恒談世外卮言謬意少當玄鑿
遲片語以逭罪愚

答王大司寇啓

伏以縻員執戟無自歸韓繫望建牙寔希御李下
士儼臨之尺牘上交彌戀乎仞牆僭勒素函敬申
丹臆恭惟臺下 清朝碩輔命世鴻儒自膺 黼
座之知爰峻橐階之拜總安危而注意踐更紫塞
黃扉合文武以兼資端擁碧幢朱戶指揮將帥解
辮匈奴納款五原寧爲羽干之舞清塵萬里要惟
帷幄之籌如手足如腹心獨深 帝眷作鹽梅作

霖雨行亮天工郊學治未工探囊乏智鄉竊斗升
以養母潛濫吹竽曾無尺寸以喻人詎堪服輓自
知鵠翮飛槍止在枋榆驚奉魚書褒借迥增鬢鬣
重之貺賜殊過百朋用以凌兢祇藏什襲慕孫弘
之東閣久願執鞭瞻裴晉之午橋新投懷刺束于
嚴重報謝未涯矧此倉皇陳棕靡罄

與顧侍郎啓

恭惟老先生濟世舟航承天柱石四年遼海流乾
坤未有之恩屢戰強夷樹宇宙無前之績雲靈旣
掃日月增輝爰誕告于治朝且寵歸乎樞相迺茲
主計躉借陪京誠謂斟酌三公之養而萬里依依
亦豈榮膺八座之堂而一門藹藹况東南之力竭
矣難在徵輸乃西北之事紛然勢先財賦又旱潦
災傷之後多流離溝壑之餘今日而得大人未春

而有和氣益康 宗社均喜圖書留都開萬戶之
顏福繇皇佐壽域亘八荒之表慶集太君佇登伊
呂于上台庸芘艸茅于下位缺心夙昔引領須臾
伏冀台慈俯垂照答

賀蕭總督啓

伏以 九重眷注借樞府之元公十乘啓行總戎
旃之重寄憇棠未翦騎竹爭迎恭惟老先生大業
格天遠猷經世曾蟠三略往聊試其緒餘掌玩四
夷率皆得其要領緩則佐 清朝而表儀卿士急
則擁黃鉞而控制單于聯八座于朔方獨尊元老
統十連于雄鎮咸曰令公號令從風旌旗動色山
谷不煩于指顧犬羊亦熟其威名會見燕然再勒

配天之績佇瞻鼎鉉還調相國之元郊夙愧疎愚
久塵盼獎祇跂瞻乎使節靡前綴于賀綦倘許屬
鞬獲伍宣雲之士猶能載筆往銘瀚海之師懼忤
彌深敷陳罔既

答梁中丞啓

恭惟鼎望夙冠 清朝定力鎮浮萬馬空中駐足
挺身任重六鰲海上擎山詎惟背負天風真覺氣
吞雲夢是以嚴宸渙號橫榻升華柱後受成遂總
一臺之憲殿中執法獨高三院之聲天下有公是
非從茲定矣 朝廷凡大政事咸倚裁之寵結金
華雍雍八座威寒缺面肅肅千官鳳皇攬德而來
儀虎豹在山而不採喜老先生端笏入朝之日正

開國集 卷十一 三十三
明天子垂衣極治之辰瓊闈後生不勝燕賀屏藩
裔士更切鳧趨久慙樸遯之材靡稱樽櫨之任况
以非據尤極循牆兼值是時益虞負乘雖披肝瀝
膽亦願輸螻蟻之忱顧雨汗風毫終不免駑駘之
誚負恩負教愧集一朝蒙幣蒙書重踰九鼎奈襜
褕之莫報徒抱區區圖狗馬以何從祇增戀戀伏
惟涵諒曷任屏營

謝常撫臺賀壽啓

竊念一壑棲遲不覺聽跼之晚二天覆露俄詢艸
木之年驚拜使華寵增庭實恭惟老公祖清霜紫
電翠竹蒼梧太微二十五星旌搖瀚海熒惑九千
餘丈節倚雲霄胡然詔翹淮西可得借恂河內召
太保之留棠蔭頌滿青編郭令公之頷蘭蓀禱環
赤社方移鹵簿乃眷庭羸惠我好音若爲解嘲南
斗揆予初度寧知徼福東皇嗟潘岳之閒居二毛

見逼愧遠瑗之了悟五袞知非門外桑弧男兒已
矣里中羊酒親舊遺焉何圖勤流水之知問諸垂
絕竊願矢高山之仰抱以長終如此綢繆豈勝荷
戴既受賜矣惟常吟江漢之詩何以報之敢還祝
崆峒之壽

答許侍御啓

伏審顯膺恩綍晉秉法臺喜看翠幄之趨陪健羨
黃扉之掩映名昭似日歡動如雷恭惟翁丈地望
高華天材敏邵撐腸經史空萬馬之躊躇滿腹精
神解千牛之肯綮固宜濶步亨軌今果雄飛雋躔
膺漢家三獨之尊巍巍朝右領唐室六巡之峻岳
岳臺端方新着侍臣之冠卽欲補 天子之袞東
夷一䟽威嚴曲突之謀南國交傳明盛直繩之論

汲陸顯承于二世省臺光裕于一門有識所欽不
謀而合不佞密依珂里蚤附仞牆極目蓬山雖被
海風引去竦身黍谷如蒙鄒律吹來佇觀鷓鴣之
秋天擊窮短翮應遣鵲烏之夜月栖穩寒枝情郢
辭彈感深望切况未展寸芹之賀乃先叨尺牘之
臨授簡兒曹攝齋父執愧神索大巫之側馮楮若
遺幸氣蘇君子之前含毫欲舞靡效十千之頌祇
脩四六之虔言路得明公譬猛伏而藿藜不採治

朝庸正士如鼎升而颺颺咸銷凡出阜囊悉垂青
史此日侍玉皇之香案他時齊宰相之沙堤悃悞
由中高明在上其如慶幸罔旣敷宣

賀朱侍御啓

伏睿光被上恩寵持內憲宸章播告海寓驪欣况
明研席之交敢後慶牋之貢恭惟中執法左右懿
文華國奧學貫天鄉推英特之賢朝擅高明之譽
五載騫騰于禁署一時熠燿于簪紳茲對 龍綸
遂膺豸繡風生三殿益增 天子之威嚴霜下九
霄竦動時人之耳目如國論危微之際及官材忠
佞之間明公元有定衡不肖自無容喙聊鳴雀躍

祇賀鴻禧若不佞農畝餘生俟邦棄物獨惜束身
私室目之貧賤驕人旅謁公庭鄙以衰遲溷我適
爲一言之忤幾如九世之讎求解金蘭愈加水火
雖心無愧忤苦于食糧之蟲况氣若咆哮驚似傷
弓之鳥今者旣幸有按君之地後來其患無刺史
之天非向同心於何吐膽陳言瑣黷伏楮凌兢

答徐方伯惠扇啓

貢篚入京華賤枉問垂賚蜀筆者炎涼再賀惠貺
重頒未答前叨復承今忝運丹青之在手製與時
新施膠漆以同心價緣人重颯然風至龍皮生六
月之寒溢若金輝蟬翼擅五明之巧所媿煩襟虛
滌縟旨難酬才謝江淹莫擬乘鸞之詠賢非張敞
但詒拊馬之譏用藉當時德將萬里忻蒙披拂不
任寵嘉

與蘇督學啓

伏以簡知聖宸帥正賢關文星炳爛於中天蟾窟
吸瑞化雨沉濃于幼海龍馬升符未遵丈席以陳
棕敢後尺書而布頌恭惟老宗師儀天聳構浸地
開源冊府高玄絢朝虹于壁渚靈臺浩瀚馳宵練
于霜潭佩明月冠卿雲幼余好此奇服朝闈風夕
閭闔蹇誰留兮中洲豈其迂白玉之堂乃尔秉青
藜之杖讀九丘八索而目中之半豹不遺黜諸子

百家而堂下之一言畢賞故晨開絳帳貪趨夫子
宮牆而暮下青衿競變大人虎豹行矣納章縫於
洙泗斐然貢元愷于唐虞詎惟桃李之門無棄菲
葑之體卽如弱犬均倖登龍且及門將千百人方
懷夏楚非鼓瑟後二三子首浴春沂一蒙華袞之
袞筆則筆削則削兩遂攝齊之願步亦步趨亦趨
乃雞失旦而始號大慙卵翼然鳩遇風而自却猶
羨扶搖溝中旣憐傳以青黃爨下惟更調之徵角

伏念郊航身宦海結戀文壇北闕浮沉黃綬奪栖
一壑南陔寤寐白雲聊付兩兒從邦人聞秩秩之
音恨賤子缺閭閭之侍蓬山弱水正虞無地以通
寒谷陽春忽慶自天而下一顧而駑蹄神駿兼收
而魚目靈虵雖迴盼非私君子謝孔龜之報而捐
軀實細小人藏魏草之心上謁崇巖循心內戰下
宣荷戴跼影外慙伏乞鑒涵不勝瞻仰

賀吳僉憲啓

伏以江上乘麾正快波濤寧謐日邊蜚繡俄驚山
岳動搖省邑交權簪車協慶恭惟老公祖曾涵磅礴
礪氣擊扶搖霧芝瑞世之名素孚魏闕喬木參天
之望尤著江藩不惟文冠儒紳抑且道航聖海緒
餘爲郡風雅佐王澤國幾年恩結吳邦之樵李武
林千室歌騰召伯之甘棠乃 朝廷分重代巡而
督撫會推陳臬載旗遄指七旂開雁蕩之雲攬轡

一清三尺照龍泉之水郊者受知最久申祝尤勤
聞佩綬而欲飛坐採薪而靡克遠邇類湖頭之煙
月難逐彩旃東西均岐下之禽魚未離靈囿嚮醉
熏風而化蝶今光腐艸以爲螢旣遇元侯春到黍
生之谷都忘處士冷如楓落之江展牘披丹望臺
忬素心隨賀履悅馳一葦之杭手拂塵纓遙拜九
芝之詔其爲踴躍豈易敷陳

與鄒兵憲啓

恭惟臺下振儀山斗標峻冰霜迅雷破柱而不驚
秋月照潭而自許乘天跼影久戢舊吳駭電流輝
蹇臨於越建隼旗而威千里馮熊軾以撫百城行
將特簡 帝心入班玉筍豈但代工 天府出擁
繡衣來暮甫歌去思旋結伏念鄰材原臃腫病復
支離進不能共効 清時還不獲私恬黃髮長辜
恩造祇抱凌兢若夫樵李無年韎韋乏食雖懷隱

慮恃有仁君譬如國手之拯危棊一着遂活又似
醫師之起劇病半劑而蘇 聖主旌勞顯貽綸紱
巖廊推望進秉樞衡士林崇九鼎之瞻世運卜六
符之色猥蒙賜問彌切依歸薄申不腆之儀豈報
無疆之惠臨風荷戴伏楮屏營

答李大將軍啓

伏以青旗促曉聿新鳳律之端阜葢班春誕輯虎
符之瑞眷茲懋德宜萃蕃釐恭惟戲下葢世聲華
昭垂日月濟時勲業整頓乾坤誠克紹乎家表迺
肆臨于侯服慶流戟衛皇都傳白雪之謠恩浹邊
城紫塞起青陽之頌茂對內三爲泰時膺得一以
貞爰念頃篚特貽羔雁東皇宇宙疑先被乎春風
北極樓臺似獨偏于麗日已後椒花之獻惟深穀

旦之祈千金表五花馬敢當國士之知尺素簡雙
鯉魚祇辱故人之問飲屠蘇而醉彌占小器易盈
酌兕觥以歌遙祝上公難老願精調于鼎鼐斯大
慰乎斗山可任瞻依伏惟鑒諒

謝李太尊送扁啟

伏以口碑載道細鐫渤海之勲筆泚爲霖大沛汝
南之譽慙無以報祇誦所藏恭惟老公祖文超郢
匠追二代之典謨政握庖刀薄兩京之循治馴巨
室而薤亡一本福細民而麥秀兩岐雲夢胸寬包
七萃八屯而無筭天風背益荷三吳百粵而有餘
畫聲咫尺之天積望絲綸之地身膺漢詔熙然春
天下之秋手擷商羹顛若泰國家之否況及瓜之

越歲將行李以升朝忽念陳人特頒新寵政餘堂
陞單恩畫戟之清香心下閭閻借色青氈之舊物
錫嘉名於管蒯旌華額於衡茅蕩蕩難言兢兢欲
墜伏念郊栖遲一壑頂戴二天隨世桔槔亦識步
趨之禮與時杓鑿難陪冠帶之倫聊耕滄海之間
雲盡付黃梁于昨夢趨趨政府豈避逢迎偃伏農
畦因甘契濶非願學矯情而流遁寔恐來好事之
椰榆曰懶曰迂敢希曰雅爲樵爲牧不記爲卿懸

以草堂字字仰金莖之露鑄爲私鼎時時承玉節
之輝瞻墨宥神劈牋申意未葬支離之骨習詠唐
衢縱離衰謝之魂猶存魏草靡展丹衷于轂下惟
翹紫氣于山頭願滿乾坤皆充德澤化形白鹿常
隨兩耳之車撤影朱轡蚤上三公之府

答查太守啓

伏惟翁丈鳳詔起家魚書鎮郡鄴侯出守歷苦李
之盤根召伯于宣廣其棠之美蔭政事續西京之
傳文章齊東嶽之名州縣不繁有貯水冰壺之頌
軒車所過興臨風玉樹之歌詎惟砥柱于狂瀾直
揭長庚于曉漢雙旌畫戟行看動地而來一札綠
綈會見自天而下慶聯雲著華割門闌不佞職類
鴻毛言猶蟬翼張距而驅鳥雀第有雄心奮身而

附園集 卷一 三四
觸榆枋慙無遠慮再承人乏彌負 主恩蒙裁五
色之華牋儼被九霄之渥澤知深南海遇重西河
譽諸黃口之詞作以青蒲之氣兼憐諛缺仰費奚
囊投貺楊金君子以之貽好輸忱魏草小人藉此
旌懷贈遺出自所天愧感并于今日附函稱謝伏
楮馳神

答陳部使啓

伏以千里懷賢夢到齋磯之月一槭委貺坐生燕
谷之春仰費屬辭俯慙注意恭惟老道丈雄才震
世高韻照人天府競推蚤擅雲霄之譽星輶出計
益馳冰玉之聲卽宜秉軸于漢庭寧久擁旄于齊
境不佞與時柄鑿觸目藩籬雖幸逃筆舌之司猶
未滿風波之債人情何可極也無已太癡吾道其
果非耶奚爲敢愠秋前張翰已知蓴菜可人日下

老萊頓覺斑斕在我用是上書請急緌劔將歸祗
望故人或鑒守官之潔白何期雅誼特貽載筐之
玄黃摺柬東馳靡伸鄙臆放舟南下轉盼高牙爾
公爾侯勲業正惟君輩某丘某水寬閒聊遂吾廬
薄附積忱厚慙來雅統祈原亮無任感藏

答許銓部啓

伏以冰壺映玉夙騰東海之聲芝檢翔雲方下南
曹之命四銓動色萬戶含情恭惟足下節槩匡廬
曾襟彭蠡八載擅龔黃之譽一朝傾泰斗之瞻數
奏公車時停啓事主爵久難于困驥陪京躉借以
潛虬小宰一虛大賢斯入積望在彌綸之地自日
升焉鄰封近咫尺之天從茲遠矣公行冉冉一琴
隨馬而有餘我盼殷殷千里望塵而無計正儼然

毛之賀俄承皮幣之頒拂以仁風照之古道朱提
捧至先分九府之祥輝紫氎擊來散作一齋之煖
氣其爲頂戴罔旣敷宣薄有微忱敬附臨門之貴
介思顯小走恐增典記之勞神摩石室之蒼苔不
堪持贈賦蓬山之玉樹焉得往從含謝未央布酬
不敏

答葉刺史啓

伏以燕山附驥幸分鄰女之夜光洛水鳴騶幾動
謝生之春夢瞻依漸遠馳想爲勞恭惟老掌科物
外高華省中領袖精忠移日類魯陽之指戈抗疏
回天侔張公之啓事偶試公卿於列郡日藹絃歌
爰咨岳牧于外藩風清琴鶴恩被兩河之草木信
及三川之豚魚以茲茂功允膺上賞高岡宿鳳行
衝霄漢之輝野渡橫舟豈久風波之色器當盤而

益利玉旣練以彌光茲左大夫報政之期正黃司
徒超陟之日固衆口所共揚而鄙心尤獨慶也不
佞濫竽言路詎爲越俎代庖玷職朝班似未操刀
學割恐貽羞于桑梓終搶跡于榆枋無薄能以爲
同榜之光有疏節而重故人之罪捧函增愧揣分
則榮千里衛桃莫稱瓊瑤之報一莖魏草聊申管
釜之私伏望炤原可勝瞻戀

請周中尊啟

伏以寵懸豫榻夙欽明府之風忱淪唐疏期獻腐
儒之味堯樽旣醉晉榼宜承恭惟老父母玉露凝
春冰壺照夜視草五雲之筆聊署桐珪迎花三殿
之紳暫垂竹虎金楹錫蔭萬間騰相賀之禽珠岸
呈祥千里競向榮之卉似益東溟潤澤真分南嶽
輝光郊天地散材風塵棄物自歲抄戴趙衰之日
而年來濡傳說之霖溫可燃灰渥如蘇槁內顧而

稜慙子羽前窺而式負文侯況推孔李之通家頻
入原嘗之幸舍門無魏掃晝日殷殷谷有鄒吹黍
苗總總序德則穹窿讓覆論知則泰岱嫌輕身際
黃虞月惟朱夏桑柘濃而三農載桁楊息而百政
希爰攀軾下之熊敬擷谿邊之藻泥封安巷寧望
青驪草織衡門庶承紫轂倘就懸車之趙叔河尹
一塵如觴匿市之毛公信陵三舍榮浮海國感塞
山廬

辭林中尊請鄉飲啟

伏以睿類謀賓俎豆紹西周之烈燕臺借隗弓旌
下東郭之招盛世維風三垂草偃逋臣戰履百體
冰兢恭惟老父母祥發七閩譽孚二浙漢庭董賈
欲令典籥於鰲扉班史龔黃先寄烹鮮於兕鼎瀕
豸繡 廟謨之飭蚩氓咸悟繩趨解貂璫市令之
焚逆旅不聞緡筭蓋閭閻疾苦腸昔丸廻而習俗
淳漓目今一變春暖跂細侯之轍桃李垂蹊月明

聽單父之琴絃歌比屋省歛甫光乎夏諺屬民爰
戾於周庠揖讓兩階豈但襲威儀之舊財成三物
固將觀禮樂之新如幡幢牽病顙之駒貽羞代廐
若鐘鼓享曳腓之鳥獻笑齊帷郊蚤逐榆枋差池
斥鷃晚歸蓬藿生死蠹魚九年慙對乎葵暘一日
恨窮於菽水幸賴桐鄉之照欣忘黍谷之寒狎王
鷗盟隣里似憐其不擾幽潛虎市友朋因諒其無
他戶外閑雲久付曲肱之夢津邊止轡相忘植杖

之言俄呼鹿豕以深山且飲鷄鶡於大厦親揮一
札華袞被之枯株重辱兩生德輝塞乃陋巷啟牖
而城霞奪色宣文而街鼓寢聲亦圖輟耒於東臯
聊擬奉塵於西序巾裾含恥鞭策厚顏非懷刑逝
入廟之犧寔謝寵避乘軒之鶴 君民上下極知
以拂飾爲深恩進止從違尤望以包荒爲大誼况
範我匪堅於跬步將鑄人延累於冶陶伏願鑒茲
惘惘之祈寬以悠悠之戮收回成命式同承魚藻

之權准聽控辭何異釋雉梁之嗅

請郭中尊啟

伏以日月至尊荷潢汙之均照海山無外敢塵露
以竝將爰罄葵心祇申匏葉恭惟老父母明時鸞
鳳曠世星辰雞割預占鼎鼎鮮烹已試鹽梅大浸
稽天慈留漕米竒峰湧地福被泮芹舉邑盡躋春
臺郊等尤旡夏屋賜之盃竿豈直欬唾爲恩引在
几筵寧止盼睽成飾顧湛露克歌君父之德已深
乃壺漿未提子弟之忱曷展時值金吾弛禁衆欣

玉趾行春火樹如山君子之光有赫雪負成璧天
孫之瑞無疆樂可同民資於事父伏願容光下濟
略堂陞之等差藏垢并包忘憲蔬之草野少迴鶴
蓋俯鑒鵠誠

答仁和徐令君啓

伏論漢竹載分楚蘅彌烈吉日喜交龜篆慙後賀
綦清風忽拜魚緘辱先教墨恭惟老父母家傳駿
業身抱鴻猷斗以南斗以北獨高奎宿之躔江之
西江之東兩擅使星之幙桁楊雨臥桃李春熙快
覩匿犀雖屈此青山之縣聿來儀鳳卽還諸白玉
之墀民間私語于柳陰天上恐頒乎芝檢郊幸聞
邾鐸欣受滕屨一官遠父母之邦自違執御千里

附錄
卷一
四三
頌神明之政如聽鳴琴方都門瞻太史之鳧乃郡
國挽大夫之駕薄言采藻尚蘊精誠有美栽花俄
分色澤疑近芝蘭之味賸有餘芬不遐金玉之音
愧非同調祇藏篋笥靡報襜褕

答嘉興鄭令君啓

伏以擁符下采詎能收五石之瓠躡屩未趨寧望
賜一雙之璧禮隆今昔恩結腑肝恭惟老父母道
岳于天心波湛漢綽國香于筆苑董賈辭芳翻天
藻於文江曹劉遜派特借蓬瀛之瑞爰開潁渤之
庥本龍龜以函牛先蟻封而試馬乍臨祭戟爭詠
袴襦鳧鳥搏雲異蹟翥騫 帝座鸞刀出匣鴻名
辟易侯邦分舜日之薰風八方銷愠佐堯天之玉

露萬井凝華蓋將垂以竹書斯乃召之楓陛權衡
國是巍巍司耳目之宗盟黼黻皇猷冉冉執股肱
之正印郊久慙芻狗其學木雞平時懷夫子之牆
掃除無地此日育文王之囿樵牧有天每圖杭閩
苑以瞻承輒似遇海風而引去豈意遊蓬落魄俄
見夢于明王墮轍餘生亦受憐于彥聖賜之珠玉
加以玄黃斷榴欲起于溝中折角驚馳于戶外捧
踰九鼎剛氣蘇上介之前讀越三周更神索大巫
之後喚醒曲肱之寐飯蔬可以療飢吹噓病頽之
牽伏廐猶之叅乘蟠木靡容于左右遭異鄒生美
芹曷獻于尊嚴愧深田父望雉門而頓首憑雁足
以嗽心兩鬢秋風惟抱牘譜遊衢之諺一帆春雨
或扳簑登化瑟之堂莫罄感懷統祈慈祭

答崇德周令君啓

伏以紫極魁三景緯魏宗于藝苑青藜太乙祥輝
頰燭于花封野沐朝恩海增河潤恭惟老父母嶽
鍾申甫天佐唐虞皇都第一人奏名閭闔聖世無
雙士簡命珪符清廟八音操縵流商之引袞衣五
繡權輿濯錦之裁熙然玉露長春炯爾冰壺不夜
宓侯堂下舞萬間相賀之禽傳相霖邊迴千里向
榮之木幸接魯牟之化國雉澤悠悠蒙推孔李之

通家魚箋冉冉憐委羽則驚弦定息撥寒灰則破
甌生煙谷類鄒吹一時遂燠廬侔魏式百世爲榮
况叨合璧之奎章真襲連城之秘寶行人到巷詫
客盈門郊丘壑愚夫風塵弃物寄形骸于大造追
夢寐于長安彩筆于霄曾搖玉海黃門捧轂得御
金沙顧前窺而鴻磁寧受回鍼且內顧而墜葉敢
親茂樹詎意召棠之蔭偏垂屈荔之陂輕千乘於
狗屠猶慙盛節寵三旌于羊肆尚遜殊恩斬結寸

丹祗銘高厚欲披尺素私迫倉皇嗣希造膝以陳
悰今第叩頭而拜賜有懷更僕無任主臣仰冀台
慈俯原鄙窾

謝許上海惠鶴啓

緬懷高義時結戀于巖扃垂眷故人特分華于省
署心之佩矣語曷宣焉恭惟足下名最夷齊政隆
卓魯七年德宇已周冒于江東一日徵車正遠蜚
於天半愚老企着鞭之蚤立上彤螭 聖王憐臥
轍之殷少留彩鷁遂虛諫席爰埃輶軒方欣三命
之殊榮忽拜九臯之異貺遊從海裔虞不愜于人
寰飛下雲間偶夙通乎客夢六翮邈漢愧充階屺

雁儀一鳴聞天喜聽雲霄聲價加之篚實佐我斧
資德彌重于稻梁感益深于形影念均慕侶情類
依人寄械聊應乎雕蟲藉寵大張乎刻鵠窮年啄
食彼味恩私卒歲優游此深荷戴統希鑒宥無任
瞻馳

答潘大尹啓

恭審九重顛命百里得賢迂驥足于蟻封正觀神
駿試牛刀於雞蹠寧費躊躇伏惟足下手摘星辰
曾苞海嶽喬木參天之閎閱靈芝瑞世之才名蚤
歲摘辭寧夢謝池之艸方春行令共傳潘縣之花
雉狎野中匪虛青史鳧飛闕下應踐紫扉茲祭戟
之在瞻益弦歌之遠播其爲愉快豈易名言若不
佞卞類期期慳非諤諤埋壯輪于西墅深愧驅狼

開園集 卷一
回俗駕于北山祇慙怨鶴偶乘使事因過里屢某
水某丘釣游倘遂吾車吾馬膏秣且休詎惟其羅
雀之門直合老屠羊之肆非久讀山公之啓事首
借名賢異時傳陸贄之奏書大光吾黨所期爾爾
何意拳拳百朋遙贈于征夫一介特勤于行李慙
焉拜命見檣鳥亦負負迎風率爾裁械覺岍柳盡
依依逐使統祈原諒曷任感藏

答蘇使君啓

竊聞榮駢驥以繆牽難徵逸足擬松栴爲枿楠豈
悉良材惟值秦青脫之羈馽一逢匠石採麗高明
則巖廊可構乎百常而玉輅遂超於千駟恭惟門
下武夷祕寶閩海奇珍凝風寒露之壺潔其清矣
暖日生煙之瑟和更溫然丰姿畫雲氣于壘尊翰
墨燦星文于黼黻遺珠淵室一時爭郭泰之儀刑
沾玉都躔三輔伏董生之道義旣運斧而修郢堊

乃試刀而解莊牛手掬四溟散作筆端之膏雨曾
吞八極噓爲宇下之春風夙仰高山幸緣錯壤比
聞馴雉益企棲鸞顧不佞箕斗虛名謬辱青蒲之
選而門下賢良積最宜升紫綬之班凡慕聲華咸
須宰路在叨雅眷尤望車音况今洽禮樂之三年
喜書勲于上考乃爾墜鱗鴻之尺素恍從事于中
原嘉惠便蕃已蒙記注溫辭斐疊益荷撫謙雖蚤
駟力綿無以効勤奔走而鷗鵬翮勁終知自致扶

搖庸拭目于煙霄要同人于天路感懷靡竭抽翰
神馳

隰園集卷十一

蕞曆三未賜緡空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隅園集卷十二

頌

擬 經筵頌 有序

浙汜

陳與郊廣野齋



上帝揭宇宙熙洽隆運全界大聖人于是 皇上
應時載靈臨御天下爰念托于兆民君王之上非
聖哲曷師而監于治古之前匪載籍曷稽令公卿
大臣曰盖聞學惜居諸道在謨謀闔宮總章自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之矣朕以眇眇之身獲掌上帝宗廟天下治亂在朕一心惟是左圖右書先經後史猶吾良鏡也今經筵未講何以下照理羣生上接二帝三王之光朕甚念之時輔臣進議古之王天下者朝不遇表章學士各驚其稱說天祿石渠承明金馬祗其名矣惟我高皇帝投戈論藝虛駕迎儒玄鰲旣立白虎載講當是時夙夜靡倦寔未有定筵也迨我英廟始定經筵于文華殿宣二帝之要眇漱

三王之芳潤著爲令典列聖慎遵繩繩休烈盛矣今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是在陛下皇上改容嘉納之遂命宗伯疏禮義和告吉是日天子輦出房執戟傳警文武大吏左右史黃門御史執法以次入殿門宰相列侯以下陳西方東鄉上公羣卿以次陳東方西鄉黃門御史執法在前貂璫在後兵帳千戚陳廷中少史跪展牘太史稽首進講爾乃下上六經採掇百氏高者極

蒼天深者窮黃泉雖累百千萬言其要歸之二帝
三王之治以導佐 天子竟講復稽首蹴踏就列
天子于是收視反聽穆焉深思游神于黃唐意貌
于夏殷而不自知其旁皇周浹也乃勞侍從賜之
大官之食坐于殿門之外以次抑首受讌觴五行乃
畢嗣是月三舉以爲常羣臣罷酒而出方歡呼
闕下而 皇上猶然繹九成之音咀五鼎之腴思
古今之不殊度化理之有紀親灑宸翰曰學二帝

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揭之黼座詩書所稱求無
虛載焉嗚呼 皇言蓋志念深遠矣自昔治朝英
辟曷常不御經筵哉顧園水開閣纔累世一修之
能諄諄舉乎卽建崇政官說書徒馳逐簡冊間則
亦量書中程而已烏覩所謂大經大法耶然一時
編纂之士猶襲爲芳軌況今 天子力追帝範迢
駕王羣者哉臣且見經制具張法度大明六合之
中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

之類莫不釋晚近而登古初光于 祖德施于後嗣
矣虞廷之盛臯陶作歌假令亳都鎬京諸臣而在
亦不能不爲商周頌也頌曰

皇帝躬聖初臨天下周覽王綱夙興夜寐專隆師
保講幄勅張輔臣曰俞本原 祖烈追首舊章帝
心嘉予爰準法式曷不齊莊宣省儀注屈于休吉
典秩孔臧 皇帝之勤辨色畢朝和鸞出房從官
修飭尊卑貴賤不踰次行 皇帝之休顯白治理

大義皇皇方冊 通善否陳前靡有隱藏 皇帝

之睿沉若重淵決斯天潢道以茂明搏心揖志吳
天出王乃勞侍從坐于殿門列鼎序觴禮始大畢
拜手而退立爲恒常羣臣歡呼 皇帝之德湛露
懸長疇知穆清端念治古煥昭天章曰王與帝惟
經惟法在予明良覆載不殊日月所同詩書匪荒
由是四海蒙被休經麟遊鸞翔後敬奉軌嘉保太
平化及無疆下臣獻頌請垂金石以表耿光

擬 聖德重民頌 有序

我 皇上功參位育德邁生成蓋民如天容民如
地四海樂業諸品得宜然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
登臺念在險之慘聞樂思向隅之悲御裘感鶉結
之寒臨膳憂枵腹之苦睠此堯湯之歲不無水旱
之虞 上覽四方之奏章軫萬民之顛沛乃命專
車之使議爲分賑之圖少府出其金錢司農輸其
會計巽命出九域被其深仁渙汗頒八紘沾其駿

惠寧損上而益下忍寒足而傷心療之寒療之飢
拯艱危於赤子體于是粥于是勤乳哺於蒼生布
施天下而不益貧富有四海而無蘊利黎民鼓腹
不殊東戶之風涸轍濡鱗豈俟西江之水方漢氏
之賜租猶爲過矣卽周王之發粟何以加之夫勤
恤民瘼君之仁也揄揚主德臣之職也施而不德
恩孰至焉善而不稱罪孰大焉小臣載筆敢稽首
獻聖德重民頌一首其辭曰

天生烝民俾君牧之凡民有災誰則福之仁哉我
后顧之復之憂堯之心勞禹之形求民之瘼思國
之經歲未豐只御膳不馨民罔康居 皇寢弗寧
我 皇脩省勤其國恤民感其心未蒙其實我
皇蠲稅以紓民急民免其出未韶其入 皇心有
惻加惠無窮哿矣富人哀此罷癯飢寒爾體痾瘵
朕躬損已裕民庾廩其空咨爾卿士朕命肅將迺
齎餼糧惠此四方攜老支羸或頃或筐出彼溝壑

慰我如傷父 生母育猶恐育鞠 元后貽我左殮
右粥天施地成未遂厥生 天子食我載秣載秣
天地父母疇如我 皇困悴昭蘇 昨庶負康 聖
惠無極 王仁靡抗 微臣作頌 盛德難忘

漢壽亭侯頌

有序

通天下嚴事者惟孔子 其次釋老二氏 二氏卽充
斥然驟而過 宕子牧豎 或未必尊禮窮而僻聚 或
未必知惟漢壽亭侯 微獨通都亦微獨學士大夫
雖殊荒最鄙之氓 望其宮寤寐其廟貌 罔不稽顙
奉之如帝 如天豈必菑及其身 有所禱于侯乎 自
古以勞定國 以死勤事 以捍禦大患 大菑者不少
矣 而今在天之靈 與在人之恭肅 皆不如漢壽亭

侯之盛雖二氏借以震耀耳目者亦皆曰漢壽亭侯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信然哉信然哉孔子以元氣候以浩然之氣無惑乎其天地同流也當是時與侯並國如武侯如右將軍豈不功烈畧同而影響豈減輒大異藉使稗官之言信亦僅僅易代而王西川及睢陽易名湯陰易姓而已耳而謂電光與日月絜照耶侯之言有曰日在天心在人其赫赫有由然已下土賤士覆載威福久頃急難三禱而三若見之耿耿哉其不可誣乃作頌曰

漢季鼎移炎精坐銷桓桓我侯奮義宗朝震魏如霆偃吳若蒿威神肆暢運畢天授我侯之武騰跨千古蕩蚩戮蛟怙冒西土黻冕駿奔跪伏尊俎凱樂鏡歌相其鼓舞我侯之慈不廢寡妻萬里一息挈戍投閨厨門木象俄焉肉蹠我侯之績存定四極墜地轟轟遺像奕奕聞昔戾夫驅壞孔壁琴瑟

高張棟宇畏逼呵護者誰孔固如一不可度思矧
爾可射佐天闡霧我侯之經猗氏豫章殊恠匪恒
七日來蘇兩旬更生我圖厥因悼子愍兄懸諸日
月以煥羣瞑誦侯賢聖輿人豈佞化不可知壯繆
逕庭侯心漢室當榮漢封不敢曰王庶敷臣恭

輿人鴻烈頌

并序

維皇御極三十有二年詢于師保宰衡之臣曰康
乂兆民有道乎對曰莫良二千石治之又曰二千
石孰急對曰莫如九州十二牧之首矣卽日於司
徒署中拜侯官李大夫爲杭刺史大夫至則壅者
疏之蔽者撤之侵牟者剽之耗宰者蠲之夙墜者
舉之已汰者約之匡之翼之導之齊之於是人乃
溲然休然凡其所欲不竭而遂凡其所惡不祈而

息叔孫之令行國僑之政孚公儀休不能分其廉
文翁不能損其化龔遂之治繩抑不煩剗割召信
臣之恩旁流不啻漑灌而無士不作雍雍之風無
民不游皞皞之天三年績上司功奏最 天子郡
之父老惇獨耕釣商賈千品百類于野于廛而慮
曰朝廷將奪我君而觀察歟寧取我裳而裂之取
我廩而焚之無奪我君願且借我君匝一月爾而
其子弟之褻衣緩帶者于道于學宮捧雞酒曰吾

朝廷知吾大夫作之君乞遂作之師其旦晚觀察
也蓋兩相願而兩不相入要之各各私吾君乎其
縉紳則解之曰人私吾君至是耶大父吾君大宗
師亦猶吾君特吾君未必私尔民耳何則進而殿
百粵帥十連則一天望二南之化焉又進而摠百
官均四海則一朝望三五之佐焉吾郡能久有之
於是東海之鮐背與西山齒危髮秀之老舉扶杖
入城冀一望見使君之威儀適遇鄙生于闔一人

曰自吾神君至一歲而芝生二歲而芝且披三
歲樵者採之入邑貨請頌芝其一人曰自吾神君
至而鯨鯢不波田已有秋者三年已請頌海寓安
瀾鄙生曰而不見西漢循良之傳之不載芝艸醴
泉乎宋臣有言田畝餘禾黍正不必芝菌戶生伏
臘餘雞豚正不必麟鳳投郊黠吏斂手正不必廂
不渡河里胥躡足正不必蝗不入境使君鴻烈固
在此不在彼矣蒙被休嘉喜懼奏績發于心腑播
爲頌聲鄙生請采其旨而飾其辭曰

帝御明堂咨與治之卽拜亞旅元牧是毗四牡其
驤于浙之陽于藩于宣九邑皇皇我侯蒞止霓望
而雨府史若空虛次其■怗怗則親湛湛則天樹
威于譽于乘不寒疇昔杭人晨餅夕鬻今午而餐
左魚右菽疇昔杭人奔豪走胥今彼斂跡其寢于
于人厲而家而子而第誰謂華高而仰而企譬士
於桐侯錫之弦譬民於澮侯注之泉樂被魚鳥澤

下艸木南國之春西周之族我有玉璞我有珠英
隨卞臨之庶士其寧乃憲萬邦乃陟三事襲冕承
圭麻寵世世吳山嶽嶽吳水齋齋使君之戴與之
高深李泌六井侯瀉天漿李及一書侯掛胡牀人
稱三李晻映青史繇斯以譚未有夫子

上書

上武安王

與郊言與郊生平所嚴事者惟大王所抱叩而鼓
應者亦惟大王今坐水火互逼中魂魄游飛肌髓
日爍非大王之控而誰控也郊自罷歸海曲率子
領僕躬課農圃謂古人杜墻埽軌真可師法不復
知豪右宜結鄉士大夫宜交游其積咎有由已一
旦販鹽者格鬪而殺捕鹽官於市河當是時會逢

其鬪者二三市祭之僕先三日送殮其妻之母者
離鎮五十里之男祖臯廼因鹽船及祭船因在市
之僕尋不在市之主竟中間右舌端讐弁筆端陷
男爲鹽徒拒捕坐斬天乎冤哉毒痛哉世卽有身
在鬪場者若非讐其人非手擊其人非與其人覲
面亦法不合死况男原不在鬪場欲殺之耶世亦
有緣僕累王者然須僕販鹽可累叔僕在鹽船可
累今叔僕何在自己之僕何船而巡官之斃於石

爲何事乃尋五十里外市祭之船之主欲殺之耶
世亦有素多不法天借一事見法者若男言不出
口足無故不出戶外身不游市井駟僧家無論本
日本時卽本月中曾在硤石平生曾識沈相曾一
到其樓天神察之慘之廼坐風馬牛不相及之事
忽欲殺一守法秀才也冤極矣鬪殺之日巡軍不
呈名是巡軍未嘗滅天理也屍親告狀不告在鎮
喝僕是屍親亦未嘗滅天理也自鼓唇舌者唇舌

舞刀筆者刀筆甚且號郊於各路曰此歸德相公
怨家其能免乎噫謀至是而天理滅絕盡矣竟不
知郊隸掖垣題請 潞殿下之國之疏中止曰所
司不以請之國無時未嘗攻歸德半語有無嫌隙
歸德自知重拾二十年誤傳者之唾借惑迷聽者
之耳其殺郊父子甚巧且甚毒大王鑒郊飾說耶
非飾說耶郊從正月論坐以至今月窮楚極痛心
骨沸熱幾欲斷髮申愬立刎頸白冤恐負明察之

司輒忍死待讞俟萬萬不得已然後銜疏而觸死
登聞鼓下大王其許郊乎否也或者病郊曰激嗟
嗟田農育子無不自離提抱憂患疢疾幸而至童
蒙日夜如舐犢如燕引雛輒立望其長養及長矣
而八舉不第四十無成已不堪困苦乃一旦無故
而被之百楚貫之三木至欲斷其頭於市曹爲之
父者其何以爲心夫人孰無子乎而病與郊激耶
且與郊二十而舉于鄉三十而第四十而陪貳九

列未五十而禡組身不犯毫法子影響不涉鹽捕
中而今日欲斬頭明日欲斬頭雖尚在覆讞間郊
一聽其罪名一讀其招摧心折骨若受鋒刃士大
夫亦孰無子乎人之痛子誰不如郊而可病郊曰
激也且從前與郊號泣而訴所天者有一字欺所
天刊刻而稟人者有一字欺人祭奠而告厲鬼者
有一字欺鬼當父子墜命不敢望大王憐恤救命
於水火中矣安敢復危言以激大王大凡冤獄不

不知則嗷嗷求知幸而人知之則嗷嗷求解
雪是獄也問之臺寺胥役胥役曰冤問之道路道
路曰冤問之訟且證者訟且證者曰冤問之往來
冠蓋往來冠蓋曰冤問之兩都之郵傳里語者郵
傳里語者曰冤是以在事者與後來在事者不曰
人固知其冤卽曰今人之冤之者八九夫冤不冤
惟在在鎮不在鎮間不容髮業已廉其不在鎮矣
而難於解雪如解膠繭然非大王孰陰佑而立白

之哉白與不白止爭一死計郊之命不過更數寒暑死郊男之命亦不過一二十寒暑死死獄死牖下等死耳而數數哀祈大王非惜命蓋惜名非痛其身蓋痛其心大王洞鑒之又有病郊曰瀆者其慰郊曰由臯陶而來衷之甘苦屈伸係焉聽之詳略顯晦係焉平之蚤暮幸不幸係焉而胡數數大神不瀆歟嗟嗟幸不幸天尸之屈伸顯晦人尸之而大王寔輔相於天與人之交安得不窮阨而呼

隱痛而號而覬覦其必顯必伸必不至不幸也何避瀆也如必以爲瀆不敢則吞舌而聽之人且聽之天天不可知而人則不惟其情事之覈而惟士人之子之嫌今而後產鹽之鄉其士人必盡寄其子姓于異域而後可販鹽出沒之境其士人必盡斬絕無胤嗣而後可捕鹽員役所經由其士人必盡徙宅而後可若此人不幸爲士人又最不幸爲士人之子矣安得不瀆大王求大王爲士人之子

之無告者一伸顯哉况大王之威靈豫章張孝廉
寃其不當死死十許日而卒起之槁骨蒲城王健
兒寃其征戍戍萬里乃一呼附驥僅畧刻而還之
于其家寧獨男之寃難白難濟也且與郊求濟于
大王者三一以折足一以從子險難一以孫而三
立應焉寧今日精誠之耗衰而神不格歟故敢瀝
肝膽陳之今年春郊誓捨圍爲王廟捨身爲王廟
祝大王視一物無故而遭必死之困必顯靈振救

之矧旦夕在廟左右也惟求蚤白見其寃狀毋令
以讒舌死以士人子死死不瞑目與郊稽首頓首
謹言

上 縣城隍書

與郊在患八越月家業埽地盡矣再讞而男臯蔽
罪如初臯之婦聞之大慟遂縊死母子畢命慘毒
非人世所堪自反生平詎應罹此乃稽顙縣城隍
而投之詞曰於戲城隍寔陰騭我一縣民民負重
寃其臨民曲聽民言去冬硤石販鹽者格殺捕鹽
官此浙大變讐者捨千百人共見市河之販而嫁
其禍于不在市而在外家之書生此浙大寃方逮

者未逮折獄者未折夫夫者欲嗾殺其子先嚙其
父騰謗曰陳某無論在鄉卽在省城一日殺若干
命一命何有擱然向當路倡言以熒惑之激怒之
此浙大陰險比再讞而鬪者見鬪者及訟且證者
舉曰當是時實無祖臯而猶坐臯此浙大枉臯之
婦錢聞之曰往不幸冤不上知故坐今幸冤上知
猶坐無復見天日矣痛哭立縊死母死子死死接
踵焉此浙大慘大哀不知郊積何不善至是乎伏

念王考賓于鄉考崇祀于鄉賢無他則家殃必自
與郊矣與郊罷官十七年自信無毫釐罪過惟六
年司理九年典三省牋奏或有見不審而書契令
聞不確而輕入皂囊前日曾枉人故今日受此惡
報然業由身作報止及身胡然而欲殺無罪男又
殺孝婦又殺夙惠孫一門幾滅絕耶且造訕與訛
獄子縻父毀棄冠冕行泣路隅與鉗徒無異辱極
矣而更殺男婦子孫者何也此天下大不堪禍敗

陽園集 卷十二
惟尊神檢校與郊之善不善磨勘祖臯妻子之屈
否并揭者謫者之寃對善則釋之不善則誅之屈
則立伸之否則聽之揭者是讐非讐謫者有影無
影一一賜之朗照而生死禍福焉郊不勝惓惓郊
一字敢欺豈獨殘生天臺有齋粉之地獄在

陽園集卷十二

蒸曆子賜緹堂所

鵠園集卷十三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碑

海寧令尤公去思碑

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惠夫德彌遠彌親非可
以僞爲者也後世頗用術相因緣干譽者僞德于
上而市恩澤者復僞德于下至如遮道卧轍亦謬
相張皇當是時學者舉史傳所誇詡且笑罔不信

考政觀俗抑何以折衷焉雖然其能迩久徵乎故
曰所居無赫赫名去後見思非虛語矣尤公以進
士來尹是邦屬丁亥飢戊巳大飢公竭心賑之入
賑民牒而泣出賑道殣者而流涕於是請諸臺出
帑錢凡若干緡發穀凡若干鍾而又搜粟實庾臚
置里門曰庶賢於就食者又周省廬舍却蓋與車
設糜授藥荒政畢舉久之流逋四歸經營負租墻
屋潔修民樂更生社有斗醪室有斗儲夏畦馬醫

皆魚菽上冢公曰免矣乃從容爲政壹以肫肫日
不覘淵魚耳不襲垣於是丁男耨於田健婦績于
室耆老甘味于堂庭暇日舒幾爲治國公曰里社
其無伏鼠乎乃按風波之民立斧斷之積宄負霜
中猾束薪公又曰遺風舊姓其無隱行乎下令族
師廉異孝奇節表厥宅里父恬子勤夫樂婦順環
邑喁喁嚮風月朔每燕見諸生匡長誘幼嘉予休
則進止禮義不懈鐘鼓五年而邑人母之如母鄭

僑焉日思公車徵借一不可乃執秩者忽遷之泗水去百姓狂走失色若飢去餐若寒去衣去三年民猶有歎泣者四年謀勒諸碑五年縣人有賜爵一級者輦致石儒衣冠者董鑱石事會諸生造不佞郊請辭郊曰宿志也公治五年去之復五年而通邑皇皇侔循狀良寧有所市歟夫碑以德以功能經野如許公德能感動其耄倪如尤公斯可碑也已公名應魯晉江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郊乃

系其略以質今令君周公公命作詩其辭曰
帝睠南國不夷海湄賚之仁侯端冕以治三歲大
侵靡生不楸匍匐救之旣骨而肌父老有言不記
已丑爲烏之吮奪出黎首神德格天麥穗五岐甍
鬻黍炊忘其餽糜在我飢人襁子以貨今者析薪
而子克荷在我飢人寄命荒塗孰還平康有廬有
艦我有瘡痍侯則已之旣已而逸侯則軌之言媿
其根亦膏其秀我卜萹茅侯宜萬壽行道林林聞

附錄
卷之三
樹侯珉若侯初行如侯再臨居上曰寬聖謨纒纒
邦人作頌以俟太史

海寧令周公去思碑

周令君之去邑也蓋奔太公喪云訃至一日慟欲
絕二日欲辮髮徒跣馳三日而泣諭吏民誓不私
一錢去去之日空邑送之有至樵李有過吳有及
朱方京口而上無不立水涯望令君之颿與煙靄
杳沒而猶不肯旋踵比入舟相謂曰往太公病吾
儕竊竊禱之神而太公病已已令君覲畢歸省吾
儕迫得之又竊竊禱之神而太公康令君疾驅來

今吾猶前志也乃竟效令君去豈吾儕無所禱耶
久之庚相謂曰吾令君在四境之內不如春乎邑
之門不如水乎桁楊不如卧乎盖屈指數十年而
得令君今者不醵金伐石紀之以詔後之人更後
數十年能誦令君者或不盡在傳聞或失懼不復
識令君之大也於是相率四五百人從鄉進士太
學博士弟子謁三臺及諸藩臬使者請碑事一使
者曰聞之作史者謂近世惟循吏視班史寥寥而

德令君何以則同辭而對曰以令君廉下車朝吏
民而矢之所不屏官邪杜私謁者有如日自是職
賦平入不損農出不損役筦庫洗手勤事令君穎
異且密日上臺察監司大府移以百數其受諸移
亦如之率四應不窮至臨視細微人不以屬耳目
者亦率致心不少懈故宿吏詭胥無復敢措手田
賦一無復挂漏令君果折獄衷者衷辟者辟衷辟
等者釋不問令君神明問左右若而家具有心藉

非大徵發必不遣一隸下里閭卽下里閭受一縑
必扶母貧令君任每歲視漕漕卒強輕毆諸賦長
弱輕喙豈不茹不吐卒事無違言是則令君之德
也曰德盡是與曰何爲其盡也縣故苦絹解更賦
金召委織室罷之六七歲歲完中產且百家一日
公私議復之令君曰吾不修厲階時郡縣數中災
淮陰張使君議立倉聞者疑貳令君曰是在法乃
親部署梁桷棟楹蓋瓦級輓欄石之類豐紋中窾

不旬月四倉告成且十世賴之縣大盜起諸司名
捕之不克令君曰是在人乃盡斥游徼不用用土
人計伏武健士數十竟縛而寘之理俾我室家拯
於危覆是又令君之德也曰德盡是歟曰何爲其
盡也初令君至縣之明年大旱降服出次徒步赤
日中請禱雨澍應是歲災而不害又明年復旱復
禱應如初令君又以時按行學宮進諸生與談說
經術錄雋朗者都肄其文尋常出酒炙勞之此其

大略爾若夫勁節寬仁小心大度則未易更僕數也使者歛容曰是不愧班氏傳矣遂報可於是歸而礮七尺之碑謀祠祀之而樹之堂始卜地都亭鄉大夫謂不可溷欲澤宮之右壤鄉大夫謂陜且東鄉不可故不如雉門之東使過者禮之有事至邑中者寓香火焉之更親民也乃請於署縣事通守張君張君曰善亦報可於是相率謁與郊請記郊惟橫艾徒維之歲兩以職事得與聞計吏黜陟

退而見已事者往往出國門而置寵辱入官而精怠自如假而讀班范循吏書其誰不慷慨思一當文翁召信臣以斯知風之之百於黜之陟之也今夫以令君之循績碑之貌之祠於報雨露則淺於風深矣請卽謁事之辭識諸石以永令君令君名廷叅楚衡山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

武康縣重修泮池碑

國家視人才盛衰而人才又視其學校興廢故學校政本也而後世議學者率歸重於磅礴扶輿之氣於德刑牝牡水土通塞津津乎其譚之謂人爵多由此興有是哉予不謂然蓋水土待人而靈耳如得人焉興之其不濟濟盛乎 明興武康縣學凡五修嘉靖初始鑿泮池近年乃徙泮池學門外頽缺未理今知縣事汪侯至卽甃之貞石護以雕

欄庖繚垣甚壯滉漾半壁宛接洙泗無何而學士
騰起公車遂什伯于往時豈真水土之效耶武康
在萬山半自割置德清益福小官無簿邑無城郭
前令或嫌其陋或樂其淳朴而從治之自汪侯在
官登士作民延禮者逸懇懇多異政其作斯池也
卽尺材寸甃不欲費帑金盡捐俸爲之三博士爭
以俸歸鄉士大夫亦率私錢爲佐不數月告成侯
躬帥博士弟子告廟而退而又于廟樹長塔正櫺

星門翼翼嚴嚴閎燿耳目凡遇洋而東西行者無
不張拱走趨況親及其門者乎四三年來濟濟有
由然已予方買山寓籍而尚縻于海上未能與多
士講業于六中庶幾異時杖而造西序且見縫掖
而入者皆秀令服禮樂爲時名士其繇縫掖而出
者皆佐王造國爲時名公卿然後從一二山農歌
詠南國之風而思汪侯之遺教不甚麻哉又何辭
乎琢詞碑石俟焉汪侯名諧徽之婺源人鄉進士

開園集 卷十三
三博士金君名錫周毛君名志淡王君名建古事
池事者蔣丞在成熊典史世臣也。

寧晉縣開沙河碑

出寧晉南門可十里爲沙河河源發山西繁峙一
巨五馬山初入寧晉經南北兩蘇間嘉靖季年漸
北徙決趙莊固下汎濫滄没居人非漁舸柳箬不
行邑租不能半公私窘急則每請塞北蘇右阜左
窪善崩日塞之猶聚蘆也於是令天胡侯至卽出
舍荒度太息而言曰嗟乎寧地自固下以東當邑
十之五而不浸者才二十之一其農自春地夏秋

不得一從事謂詘縣官何今塞之則以兩蘇爲壑
不塞歲委數百萬斛泥沙間莫若因而鑿之是壹
藉民力而永俾之土田非異人任者乃陳議撫中
丞孫公部使于公兩公下按察使者游公申議議
上俱報可乃具令曰其鑿河延袤凡六十里深爲
丈凡一有奇廣凡五之其役夫合闕之家率賦地
以差其所鑿地蠲闕他地者官給補其數令且下
父老闕君言幸甚然令君獨未慮舉盈乎闕惟民

南園集卷十四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墓表

太師張文忠公墓表

代大中丞葛公作

嘉靖己丑大學士張文忠公主試天下士時公引
辟賢良事君爲大臣職擯不令修弟子禮余公所
辟士也緣是不得通咫尺之間于閣下者幾十許
年今公之墓木抱矣其嘉謀嘉猷旣顯白天下之

耳目矣余卽不有于文致不修闕事撮其關社稷宗廟之重者而表陳一二哉公初名聰秉用其字浙之永嘉人也自其爲造士時設羅峰書院于姚溪聚徒講學學者推爲羅峰先生迨相世宗朝賜名孚敬字茂恭數數召對稱張羅山更號羅山云世宗初詔議睿宗獻皇帝尊號廷論錄錄不相下公新舉進士卽上疏爲明釋天倫陳誼甚諄切及甲申議尚未定公復以南比部主事再

疏得召見乃據證墳典爲千餘言其議宏暢而經先驗人情推而大之至于天地綱常之不可廢先舉今以上學者所共術因並之二帝三王彝教所叙名實所稽鑿鑿不可詘而窮也大稱上旨卽日拜公翰林學士禮遂成更著大禮要略以進世皇手詔嘉獎晉詹事尋晉兵部侍郎公始顯結于朝歲丁亥公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奉勅攝御史大夫時貂璫四出鎮守諸鎮苦之公力

爲奏罷于是部使者藩臬大夫始得安治整之于
身施及黎庶矣黎庶悉藉公樂生而誦之至于今
越戊子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晉華蓋殿公復應制陳言惓惓審機微專委任
惜人才求民隱皆天下大利弊大建設並蒙嘉予
勅所司舉行公之膏澤益究薄海內外盛矣庚寅
公準古酌今崇正先師孔子祀典一洗千百年陋
習已又薦王公守仁請寬楊公一清之誣凡所展

案錯事皆身任中興之業于 世皇朝 世皇亦

愈敬信公旣而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凡三
乞休三召還之乙未公力以疾辭始遣使護衛而
歸先是賜公書院名曰貞義命建敬一亭鐫 御
註五箴其中矣又賜 獻皇帝手書榮恩堂于邸
所矣至是復命有司建樓永嘉藏所賜文劄數百
道額曰寶綸樓前後賜玉帶銀圖書金帛御製冠
袍不可勝數旣歸又數召起數以病不赴詔及已

卷一四
三
亥二月間 章聖皇太后哀詔哀經哭于家而薨
世廟哀悼不已爲輟朝一日贈謚蔭子如制嗚呼
世皇之寵異晉錫公者至駢繁矣公之建明清時
高議光日月英績薄雲漢亦足稱是顧風從雲合
豈偶然哉余竊窺公生平有武侯之忠孝故其盡
瘁也不私負廣平之剛毅故其樹立也不阿該魏
公之博極古今故其陳設也迹經史而不詭于正
且優游姚溪餘二十四年老其才充邃其養蓋不

減涓鈞傅築而莘稼矣一旦顯身廟堂輔 世皇
英明不世出之主而身爲不世出之相豈偶然乎
嗚呼爲宰相若公任宗廟社稷若公是果負 明
天子之眷遇哉是果負大丈夫之得志哉謹撫述
其磊磊大行如此若所著廟議載在 國典未暇
及若羅山奏疏羅山集貞義書院集金滕要辯郊
祀議諸編則三官書之名山藏之天下學士大夫
傳之又不得表諸墓道之石也其薨葬月日高曾

禮禰封號及子孫嫁娶姓氏官族則詳之大學士
許公尚書高公志狀中亦不一一著嗟乎持此復
公于羅山之陽庶曰可贖弟子之闕于萬一乎則
曷敢以不文辭

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國子祭酒劍西胡先生

墓表

代許相國作

嗚呼是爲余師奉常卿之墓耶歲辛酉先生試留
京予舉首從諸所舉士拜堂下先生壯也無祿甫
十年我先生卽世又十年墓木拱矣而予方浮沉
世路無能廬隧道之側斯是用痛心疾首而忍爲
文也先生蓋蜀人云唐徙汝州已又徙旗塘上世
曰大訓者疏劾史嵩名益顯胡遂有聞十五傳爲

先封君汲世娶徐孺人生先生諱杰字子文號劍
西穎異好讀書試諸生高等會徐文貞蘇司馬代
視學政無不國士奇公者癸卯領鄉書第一再試
成進士讀中祕書是時 肅皇帝在位久脩黃帝
老子家言於是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言神仙先
生試中書輒抗論爲近習挾符籙專務以坎離龍
虎熒惑上聽不可長學士張長沙一見竒之曰此
救世才也爲史官持節使兩藩頃之詔視諸謁者

學先生慨然歎曰嗟乎右貂非制也漢置中常侍
猶選用士人今獨可師其意令嚮爲善他日不損
帝德諸常侍無不憚先生者乎尋改知 誥勅視
諸武功券居亡何上書乞賜洗沐日造子舍問廁
牖語不及公府至諸士執經問業輒倒屣迎戶外
之履常滿是時大司馬安成聶公者公鄉人也雅
負物望意不可一世人乃獨嚴重先生稱益友焉
起家爲侍讀 上命典試留京得士多初先生校

士禮闈得蒲板張公及董是役而余與元輔申少師名相亞也其後十餘年三人同在政府爲特美談先生自謂詞臣持文墨侍 上左右大者論道格心其次進賢才以備器使以故自銜 命來內外忝密庶幾得名世之士乃憾者希權相旨卒用以爲讒媒悲哉謫廣平倅廣平故右輔地俗豪猾難治人謂先生或不宜廣平者乃先生固無不宜廣者吏士數昵先生歎曰而公吾不難其能習難

其降詞臣用議論爲 天子私人至貴倨矣寧復能跼蹐轅下服乎誼益高稍遷貳冏寺冏政弛且久先生至首與諸僚友約結爲義倉社學漏澤當豐山之陽戶有伍神有祀學有規倉有出納塚有守守望有助冏之民慕公者至躋以配文成文成公者故冏卿也實始脩冏政而會盛君汝謙來于公謹稱爲兩才云稍遷尚符璽多論列晉少司成晉左春坊左中允會永樂大典成晉大司成自劾

手詔褒美會 莊皇帝踐祚臨辟雍脩三老五更
之禮召爲入講官尋視國子學政先生自以受
國恩厚宜自効益鞠躬盡瘁茂主德庶幾太平而
故權相黨人人自危爭側目先生矣頃之移疾歸
再召入由奉遷左納言已爲奉常卿先生本兩朝
碩臣負人望再蹶望益顯舊在親近每進講 上
常目公毋問識不識輒指爲鼎器直需以俟之無
祿我先生卽世悲哉余蓋讀萬司馬狀則泫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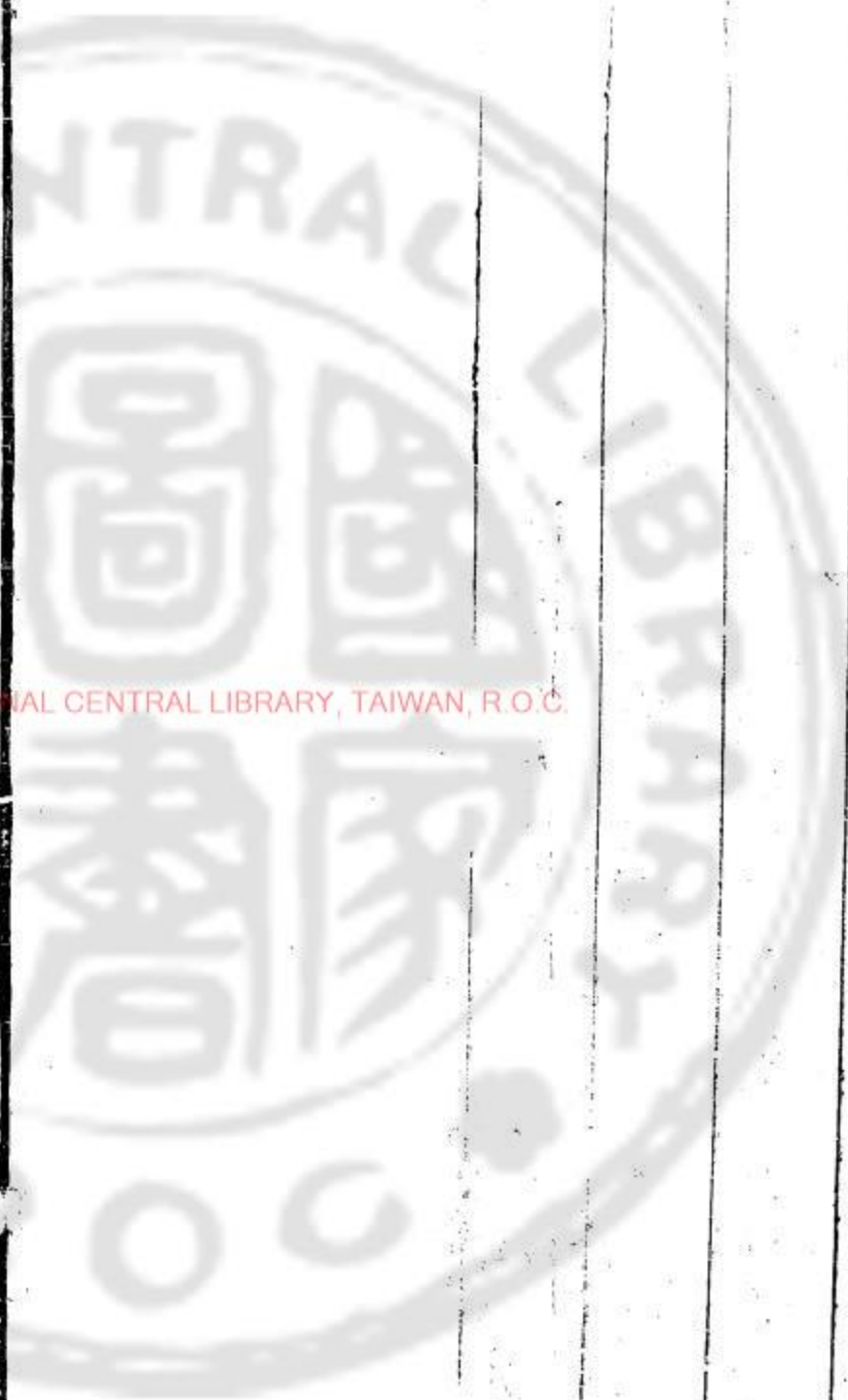
涕云余聞上臣以人事君先生官不踰九列志靡
靡失矣乃卒用其所植士以報 天子某不佞無
能爲役乃如張蒲坂申少師者次第首端揆用之
學輔 少主以成堯舜方內又安者垂二十年語
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先生之功烈可勝道哉先
生再入詞林翱翔仕宦者業二紀矣中間代黜代
興而先生晏如也方其謫廣平躁者忿炎者鬱而
先生利之以明夷之貞在倅言倅在罔言罔意深

遠矣入叅講幄從容廣夏細旃而先生匪懈卒以
勤事死此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哉精白不貳
以昭宣令德彼其視夷險也利鈍也繁簡也若浮
雲而泡影純臣之道也夫獨不聞豐城之劍乎隱
淪於千尺之下而耀采於上以干象緯彼其時獨
恨無識者爾世不乏張茂先劍用以顯獨奈何顯
而不盡試也徒令其乘雲氣而疑舟人乎先生奇
節大抱焜燿後先且千古不朽卽五十而奄然吾

安知其不爲龍也雲也先生爵里世系自有志論
其著者

貴州道監察御史謫判嵐州許公墓表

上萬曆二十八年有名御史許公以左官卒于家
一時朝士曰何御史猝亡使吾不及見 天子賜
環以爲恨而御史之鄉其矜意氣貴德嗜文者又
曰已矣亡復許御史矣嗟乎御史立朝亡同塵在
鄉黨未嘗和光而能使人如是其斯爲秉燹之好
與御史諱聞造字長孺其父諱相卿正德嘉靖間
爲名給事中一日去其官著書紫雲山世所稱雲



附錄集 卷十四
郵先生者也給事公舉御史晚給事歿御史裁十
五六卽廩諸生錚錚鐵中二三豪貴家至搖手戒
曰善避許六許六不吾避者久之舉孝廉席帽而
見令尹令尹戲視曰帽賈幾緡徐獵纓應曰時貴
賤不侔入朝擊媚嫉之臣蹕貂厲蟬當是時賈不
啻千金過鄙鄉遭鄙夫毀之不直一錢矣令尹失
色立起謝其後授河間府推官有能名嚴勲戚斂
避之嘗白事按察使者使者爲踟躕語太守曰而埋棘

棘逼人會 帝子之潞藩所過縣邑盡惶怖太守
舉一府供億屬理畢過置中毋聲亡何丁陶太君
憂服除除東昌與權使者爭坐一諸生使者曰安
見十束薪非逃稅公曰安見逃稅董董十束薪固
出之聽使者飛謀釣謗于京前後御史御史中丞
奏許某名迹中御史選遂召拜御史貴州道御史
憤東事建議風發擿大司馬星忌諱不顧數抵書
激政府又奏罷九卿一人尋移疾還歲餘爲御史

如故出按甘肅甘肅將吏材鄙勇怯亡遁情時政
府交惡復上書盡力觸 廟朝謫判岢嵐州歸歸
而西築室給事故里東築給事莊亭榭成欲堅卧
其中與所知沈司馬諸公歲時盤桓及所習大未
徐生閩張生日痛飲而一旦死矣公負氣若凜不
可干於爲人去害就利至不受關白身籍東竈陳
西竈疾苦除歲課千其大如斯其細不必言也喜
談論侃侃蓋其坐客若干天下當意者不幾人然

薄技小工亡弗羅之至幕內者由理郡至御史行
邊所至廉嘗二簋不克及舉賓客觴則九俎六
極水陸不厭自少好讀戰國秦漢間書其簡牘
勁稱其氣畧性孝孳孳對馭其先德卽鐫集物士
治冢舍橐亡剩財公有子五人其長者任倬僑僖
皆有文嗣其家聲將葬羣公子旣序世系行畧請
司馬公銘庚語徐生曰先公宜得不佞者表之傳
之後告予其期予太息而表於墓曰

於戲長孺可以爲剛矣夫剛孔子猶難之古今雄
駿之士矯矯縫衣或晏晏佩琚其奮眉張目于廷
或不能不降顏色于里閭若長孺者出處不變塞
焉者也而祿位竟若此然使長孺不敢諫不謫卽
幸而至大察其所得視今孰多韓子謂維執不倚
維出不訾予於長孺何憾焉

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祝公墓表

祝君以進士官尚書郎五十卒於京其子旣乞李
太史誌銘又乞余太常傳以不朽君矣而又以表
墓屬予豈爲予 日長君能道君質行耶雖然予
何加兩先生之言君諱以庭聞徵其字其上世曰
虛齋先生以完行峻德祀鄉先生社其父夢窻公
又高于虛齋至于今鄉里猶傳頌之君其魯玄也
君天性坦博居家待交游絕不設嵯岬未嘗以布

附錄
卷十四
承與大官勢人有所緩急躁靜疏密也不至嚴冷亦無揮霍諧笑之温賓客過從與飲酒竟席不亂或齋閣或駐邸舍亦默然尊疊間未嘗以技樂經懷當其侍餘時昏暮叩門無弗應或遇空乏應稍緩叩者些些亦謝罷無他他日叩之復應之如初與之游積一二十年未嘗見其諛語頰色也者今世去漢俗遠吾不知於塞侯建陵侯何如而檀君長者名君不愧矣初君持贈公喪有奇痛嘔血太

猶人憂之令罷書人則示休出則帥其弟丙夜讀其弟居恒曰仁兄仁兄云蓋贈公物析產皆自君手推腴取瘠約畧如薛孟嘗族屬內外姻累數十卽易險詐愿賢不肖不齊君一以厚遇卽其人百欺君百背君呐呐而已亦不以受侮甘負爲能告人每二子居爲言鮑叔牙惟終身不忘人過故亞管子士大夫多歎嘉之其令祁門二子送之澗曰止吾終不以利祿損而志也而歸有先世之賜書

在至則孳孳節愛無分寸私久之有廉靜聲俸祿
入門貧交疎昆弟絡繹規取十半盡一無所恡惜
凡再覲再省太孺人皆垂橐歸君戀戀太孺人異
甚迎養不得乞歸復不得日邑邑至歲時不肯舉
二子篤窳後以某事不受權貴人請蒙謗恚曰吾
無辭以白大人太孺人聞之手命慰之事亦解其
郎南北部持重簡潔稱其官南都多名山水舊蹟
郎或領客游留連賦詩君獨坐省中治獄不

顧當是時有邑子十輩以運租入都租道費大農
且置之不理君不問能償不能償傾祿爲賧之部租
丞賈某得無恙返邑其周急無剩財皆此類也其
卒士林民庶驚相吊曰亡德首矣君之爲長者至
是而歷仕一紀欲賣田以葬可傳可銘卽不至尚
書郎不躋五十何傷哉君家高曾一老布衣何必
減參知政事也予故表之俾揭諸墓以俟後之采
質行者其世次爵里宦蹟與子孫婚嫁具太史公

誄

沈母卜太宜人誄

并序

萬曆己亥秋九月沈母卜太宜人以壽終其年家
子陳與郊伏在海表比三年而始知之則拊膺涕
洟曰鹵莽哉吾甚慚于伯英矣伯英視予猶弟子
視伯英之母猶母而弔不及哀奠不及几筵祭不
及練與禫也可再見伯英乎往予上太常名次伯
英得交伯英驩旣伯英爲考功郎光祿丞予或在

家或在京師離不三四年必合合必盡驩然後罷
故予與伯英相知爲深伯英處吳予處越去之又
十年所會予有急抵吳逢伯英吳門伯英日暮指
畫苟可以解予忘其力之瘁而爲之也嗚呼東漢
奔交交不是過矣當伯英有母之戚忝當爲之喪
而鼎鼎焉偵候不時惡得以辟陋爲解旣除來弔
幾若越人卽伯英深衣練冠而待於朝顏厚一尺
度不能致半語於是致殯官而敬誄之其辭曰

房闈令儀莫周與京今則太君古唯敬姜靜恭慈
惠寔沈之慶爰相穆伯誕啟厥祥厥祥伊何三鳳
颺發伯也大魁爲王九列仲持繡斧豫章陳臬公
侯干城在季桀桀時翮于朝時貢于園亭之毒之
鬱爲聞孫蘭茁謝階其秀蓊蓊旦晚平步玉堂金
門側聞歲時大君冠帔卿貳鶴觴憲伯鳧翠擁笏
垂魚雍容環侍傾都涸邑傳爲盛事罔忒者人罔
測者天瑤臺之燕變爲几筵千里陴擿百里湔漣

豈唯隣巷過相歌焉仙姿不春玉魄長夜苦縣漆
園則母嗟訝第極大年壹歸玄化惟是徽音終古
靡謝疇克齊聖疇開象賢人之頌之比于周南嘉
言懿行女史職之我因公父彤管式之

辭

哭邢太夫人辭

有序

子愿生山東少有盛名 今上初年余與同考試
登第始相識已同宦三輔又同在臺省中故天下
聞余與子愿相知深十八年春余喪母歸子愿出
送余臨清相向哭久乃別去自後歲一相聞頃撰
書詞上子愿兩大人壽未幾王穉登謂余邢太夫
人棄代矣余大驚東西過者奔問不得實得子愿

書乃大哭失聲嗚呼小人無母那母則吾母也吾
母今又喪余痛不勝子愿孝最隆其何堪處乎慰
者曰人命不齊罔不盡在太姪太妣已然亡論拜
貴封躋上壽爲那子愿母耿耿天壤間不朽矣而
可以弗哭矣嗚呼爲子愿母者不朽爲母之子愿與
子愿兄弟者則不勝哀且吾鄉有屠氏母祝氏外
王母皆百歲吾那母獨不及此烏得弗哭乎遂哭
之以辭

吾母大耋兮都邑躑躑曰余小子兮不獲升堂母
嬰霜露兮子愿皇皇弟畜者誰兮藥罔佐嘗母在
殯宮兮齊魯腫腳吳蒙蹠蹕兮靡克裹糧矯首白
雲兮胡名子行闔門掩面兮愧亦難藏洵光儷鴻
兮我瞻伯父慈卹朗懿兮子愿是覩帝佑淑人兮
六珈五釜斯皇青紫兮蘭階玉戶忽厭人寰兮而
超大荒百里遏密兮千里徬徨烝烝母趾兮爲那
太妣曾玄第頷兮誰曰難埃母儀奕奕兮髣髴天

齊祿壽與極兮誰曰不宜竟效吾母兮哭亡日矣
雖爲之衰兮何嗟及矣子愿手訃兮若將有委廟
堂綸綍兮公卿頌誄亦且無藉兮有子愿文後千
百年兮顯顯太君不肖薦歎兮九甌一歎嗚呼哀
哉兮聲淚俱咽

哭尚書郎祝聞徵辭

有序

聞徵出羈縣甲族王父曾王父皆進士而曾王父
尤大官有名于時其子姓登第者累累焉萬曆四
年余自南宮歸與聞徵以經術相砥礪是年薦于
鄉十七年遇余于南宮故師友爲深聞徵泰然墾
墾然性散以寬跡之卽累日於疾言遽動無有也
二十五年由祁門陟司寇部又明年以入賀過家
余屬有束緼請火之厄治觴觴我鄰席耳譚登其

心有可安余將不顧其身之濡炳從之也嗟嗟今
死矣且死都下報猝至猶疑信叅半已得二子信
無可復疑遂哭諸寢門嗟嗟聞徵孝弟人也太夫
人老矣而次公在公車諸郎君方踴躍省闈其笑
正長其願望正悠遠乃朝奏最而夕報殞也聞之
視不可含奚惟歎雖然聞徵所不得者壽爾其名
行著于鄉其宦績暴于朝其家世被 璽書于
天子雖善聞徵與聞徵懿密亦可少慰也世必有

知聞徵爲之銘者余以義故哀之往祭之而哭之
以辭

嗚呼聞徵五十七邪出身仕宦尚書郎邪何性彌
溫命彌涼耶人之好人懸蒼蒼耶天之福人率茫
茫邪天兮人兮疑荒唐邪嗚呼素望云何戢之一
椹黃髮如何付之一淚丙舍旅魂丁年夜臺生人
之戚幾萃君哉嗚呼君家太君播德如耕州有舖
麋疇則大錡里有絲絮疇則大筐具曰厚施未量

其社迺惟雀桁瘦馬青衫迺惟閭邑隘棘栖鸞鳴
呼師保令僕不過晨露三望八騶不驅冥路枕外
浮雲戶內搏沙偶然七尺還太清家大年小年斷
斷世耳良朋懿親人非莊子寢門一慟老眼欲枯
尚含餘淚匍匐君廬嗚呼

陸園集卷十四

蘇曆子賜緹堂所

隅園集卷十五

墓銘

翰林院編修鳳林張公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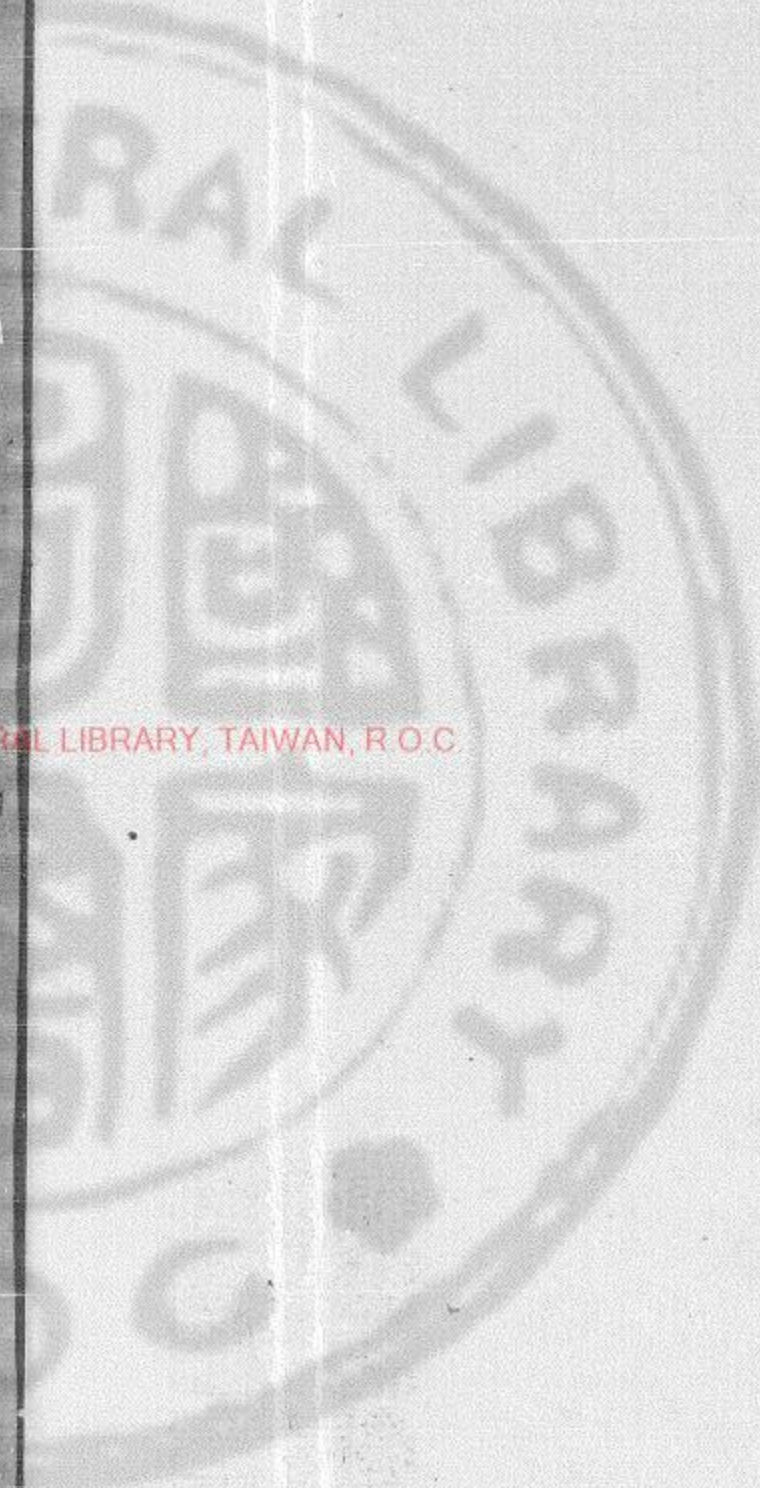
代王座師作

萬曆二年秋 天子若曰故翰林編修張某以經術侍朕東宮勞績未訓所司議卹典以聞於是禮部議賜祭一壇吏部議廕一子國子生 制曰可
按令甲文臣日侍講讀歿得蔭叙與軍功死事等

浙汜 陳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論官簿上下蓋天子顧哀近臣其致隆如此
廼張先生以七品官應格藉第令母死而出陪

鑿躅入奉帷殿其遭遇可勝道哉先生安福梅

溪人也諱秩字以敬其先出唐文獻公後至南唐
光州刺史紹始家安福又數世徙今梅溪里代有
顯人高祖洪監察御史曾祖敷華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太子太保謚簡肅祖偉父鰲山由庶吉士授
監察御史前母封孺人歐陽氏母封太孺人周氏

周氏生先生及今庶吉士程皆逮見其顯貴而卒
父子兄弟相望詞苑海內蓋無兩云先生長身玉
立敦敏有大志雖束首授進士業非其好也自少
爲古文辭師先御史褫身謹行師先簡肅公比長
聞道精性命之學師念菴羅先生嘉靖己酉舉鄉
試乙丑成進士中庶吉士選授檢討尋充經筵展
書官與修世宗肅皇帝實錄余時亦承乏館下
幸先生同几研獲鏃鏑括羽之益爲多每日午會

食相次語今日書某事傳某人務往復商定不失
實乃已今 上爲太子時有詔選儒臣分說經書
於是 東朝虛藉以待賢者操幸之士日探除改
汲汲如狂執政乃疏請無備官而名薦先生等六
人應詔旣而入侍皆稱職 上每見先生舉止詳
暇陳義權理中窾輒注目焉無何病作適母周太
孺人喪哭之哀甚於是遂成痞結疾會 天子用
登極恩晉先生編修賜太孺人祭先生遂以喪歸

而勞瘁骨立且哭其子且營太孺人窆事盖自是
病不復起云日且瞑猶顧謂家人必以苴麤歛得
爲太孺人持服地下嗚呼悲哉平生言動以禮神
觀儼然望之知爲端士約已不以廉物嗜學不以
立名與人交無少長賢不肖咸心盡焉竟死不談
人過其篤厚如此乙丑會試有同舍生坐挾書爲
邏者所執先生顧見哀之爲行數金得解久之同
舍生竟負先生先生亦竟不言也恬于進取遠聲

利如臆前御史蓮渠胡君嘗令安福數爲予稱先生賢先生亦賢胡君此兩賢其卒以清修著望鄉評有以哉先生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娶某孺人無子諸宗族懷先生恩爲徧謁名山祈子然先生有子竟不育而及是則先生之兒子璿寔職王喪遵治命見屬爲志而出其遺書兩通一曰三朝知遇之隆報在今日今已矣經綸啟沃總屬空談又曰我父從來無一語不以聖

賢望我我亦未嘗以第二義自安兩度歸來擬三五塘南三泉諸丈究竟此義耳茲將何以見先親于地下其二曰我平生上不愧天地幽不愧神明囊無負心之錢心無負人之事獨行獨往不受人憐其亦有可述者乎予因以其言質之知先生者良然惜哉年位未究又奪之子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矣嗟嗟世之操行不執久辱而多累者無美也此能與先生之僕御比數耶且先生旣籍乎忠

孝以復于先大夫矣先生不負天卽天或負先生豈有意于人之憐乎忝固無庸一一爲先生述也聊述其彰明較著者鏡而內諸墓墓在某山祖塋銘曰

孰謂匪崇疇庸焯終恩數之隆孰謂匪壽駸駸載驟惟道之究孰謂弗祀有禋其祉施于孫子攝纓下從爾祖爾宗 帝書翔龍是惟君子之封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

和張公墓誌銘

代王相師作

太子左輔張君者好學慕奇節余從諸生識之旣貴節益顯予益奇張子浸假而以爲清鏞爲大呂乎而今已矣悲哉張子蓋蜀人云徙家紹興代有聞十傳爲贈君詔詔生天復是爲太僕君娶劉安人生張子諱元忭字子蓋號陽和癯骨而性慧好讀書安人憐之公重逆母謹張幕夜篝燈總角自

負經濟間語及時事太僕君僞之僞不答會楊節愍死諫公遙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君色喜奇之讀書識大意稍長受餘姚之學於俞侍御侍御遜不敢居無何舉孝廉數困公車營龍山盡發古今書誦之踰年編摩旣成歎曰是足以學聖賢矣拘士抱末流之識不務卽心證聖而猥云下風一何陋也公學本俎豆餘姚出入朱陸之壁而撒其黨意不可一世人善故所與羅侍郎朱宗伯者

越稱爲三雋云居無何太僕君難作太僕故嘗副滇中使從擊定武功賊中蜚語卒從吏訊公從太僕君逮至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有 詔免太僕官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其以此贊公孝困心衡慮卽大任將至矣明年射策南宮稱 上意賜一甲第一人爲史官公旣自遭逢結主知圖不負 國恩在官無日不討憲典而習之詞林固清局諸臣持文墨雍容寡過事出輒以代

庖自解公獨聚徒講業戶外之履常滿遇事慷慨
論列嘗疏直御史胡濬不報無何請進講列女傳
于兩宮以脩二南之化又不報免喪起家詔令視
諸謁者學公歎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
爲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令講中鑒錄公自爲疏中
常侍無不嚴憚公者尋改知制誥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論楚所至絃誦不輟公儼然自負先
覺四方士亦蜚然向風矣未報命會丁太安人喪

戚易備至如喪太僕君蓋公自釋褐來日以筆札
侍上僅僅兩賜洗沐而兩尊人喪竝與期會亦
孝感云丁亥上臨石渠嚮文學之士公以左輔
侍講筵退而歎曰國有聖人矣方竭忠畢慮茂主
德庶幾太平之業旦莫遇之會論滇中事請復太
僕官再上忤上意公仰天而泣曰吾不可以下
見先人矣武功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
狀甚著今幸而在宥而父枉死我罪大矣長負君

親吾死爲後公常自以兩世登朝父死志不竟願
以身代父報要 主上福報父故終身有緹縈之
恨疾革呼陛下者再而死門人手公天性侃侃事
親孝與士信而一稟于學問居常飯脫粟衣浣補
衣桌垂垂曳履而不難于宗人之推恩刺不入國
門而核于志兩乘公出父子手而書法則嚴居廬
而讀禮旣祥議復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鄉賢
者三其最白章明較著者蓋余讀朱宗伯狀則法

然出涕云嗟乎子蓋死而予然後知子蓋也子蓋
之學大都以正人心爲宗此今人所謂良藥哉予
觀孝武之前人心猶近古至子蓋而蝨蝨矣豈其
有激而太息乎實其言可以保世而胡以死也位
不竟志悲夫山陰人數爲予言子蓋夢文昌降而
生其後龍山鳴而子蓋第又其後水溢山裂夢星
墜而子蓋死其然與彼其所自樹立者固自足以
關天地之數乎公著書萬言自有集生某年歿某

年配某子某女某以某月日歸骨某山而余爲之
銘銘曰

大業將熾扶輿是徵山鳴于越公冠于京旣鳴且
裂公返其魄嗟彼屯膏曷云隕石悠悠古今不朽
者心爾介爾貞而先民是遵吁嗟乎哲人

遷齋王公暨配張安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甲戌太原王生儒以春秋上太常蓋與與郊
並出荆石先生門云時余兩生各以當戶孫稱重
慶因各勞慰一日王生問余曰吾王母張春秋七
十七矣而王母幾何對曰九十有三復各勞慰如
初已王生拜山東安丘令而不佞司士河間尋自
河間奔王母喪歸闕補順德司士安丘君亦遷貳
順德守余一見問張太安人無恙則喜則又咨嗟

者久之亾何貳守君以母霍安人喪去歸歸二月而張太安人棄柩棧逝矣貳守君手勒張太安人狀遺不佞曰徃先大父之葬而未之志也先子幼且庶幾一日乃垂二十五年而儒始成進士又十年而歷內史丞今大母以天年終將奉而合諸墓唯是窀穸之石敢藉吾子且吾子固習聞吾大母質行也不佞卽少且賤不敢辭按狀公諱邦柱良幹其字其先爲太原清源人曰彥秀者 高皇帝

時從軍更戍平定後數傳曰全全又再傳曰增增有子曰安安有丈夫子二公其長子也公少穎異且倜儻有氣節弱冠補諸生卽奕奕諸生中娶于里得張安人歲十五耳諸母或少張安人迺張安人與公共事王母董母張繼母朱謹甚諸母曰有婦如此復何憂公爲諸生雅不喜諸生靡麗語故數舉數不第則毅然曰嗟乎百歲隙駒耳丈夫豈必邑邑從甕牖間博青紫耶遂上書謝罷諸生入

賁授武功爵第七品益縱身盃酒嘯譟間號遯齋居士遯齋公雖遊冠蓋乎顧其遇里人卽裋褐折節下之以故人人稱遯齋公長者遯齋公好施予凡貧交疏晷旰不炊者壯不能室者喪不克丘壟者舉倚遯齋公爲外藏而安人亦徃徃拮据佐公公施歲侵公貸鄉人粟輒折券安人又輒從與之故公歿而其鄉人思可知也曰疇奪我長者速哉公旣歿公仲欲廢箸安人悉推橐中裝及美田宅

讓之獨攜二三藐諸孤把持門戶已典膳君而下各克樹立門戶隆隆起蓋忘乎其亾父也安人有母曰程嫠而獨安人養之終其身程亦忘乎其亾子也先是王姑董喪明安人日夜禱于北斗下忽一日目痺醫過安人呼而治之鍼芒一着睛而視炯炯復安人大喜卽脫簪珥謝却不受遂去不復見人以爲孝感云當是時平定之爲父者愧子爲子者愧母爲婦者愧姑而俗幾化太安人旣老晨

起坐堂上朝子婦孫曾煦煦如也歲時奉杯案奠
遯齋公穆如也則又瞿瞿如也貳守君令山東時
歸迎太安人養且上壽太安人爲一醕曰吾幸及
見孫及諸曾孫且孫貴爲令吾有以復爾祖地下
矣惜爾父不及見也爾往哉時典膳君已卒六歲
故云久之太安人始一赴安丘邸中竟不樂居霍
安人奉之歸比貳守君遷順德復虛上舍迎太安
人竟不赴霍安人亦留侍舍中辛巳夏五月霍安

人卒太安人爲廢食寢且年至不任憂踰月遂捐
館舍當太安人易簀時猶正襟櫛髮揮手勞諸孫
曾若諸孫曾婦遂絕而面如生也其終正如此遯
齋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一張
太安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八十有四
子男四長某卽典膳君配卽霍安人次某孫男儒
卽貳守君娶某氏貳守君又謂余曰大母逮事高
王母以及不肖五世有造于王豈唯後先王父鳴

呼是庶幾王氏史矣法宜銘銘曰

遯之丘垅兮松旣稔兮翁廼志兮遯之宮穹兮檜
旣蓊兮媪廼封兮松檜造天兮孫枝緜緜兮百千
年兮

永安縣知縣鳳橋徐公暨配章孺人合葬墓

誌銘

蓋鳳橋徐大夫旣卒之明年其仲弟太學生某用
公所卜兆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泮江之原而配
章孺人祔焉列狀造余泣曰以吾子之幸不肖也
不肖有兄不祿懼幽德之不揚以乞靈於子則又
泣而拜曰不肖事兄不敢後吾父也重託子以不
朽地下余與公同里又媼家微狀固素知公公諱

某宗殷其字嘗別號鳳橋云系出寧海雙峰林氏
宋丞相豐一公冢子壽初贅黃岩中莊遂爲黃岩
人而其別子某數傳爲公會大父某逐時什一浮
湛江湖間有向朱風變姓名徐翁徐姓自翁始也
某子讓隸尺籍杭之海寧家焉再傳泮江公某庚
徙鳳皇橋置腴產大治垣屋其傍業以素封甲里
閭矣公其伯子也公幼而卓犖受易余曾叔父滙
溪公初屬文輒殿其儕耦十八補弟子員已從十

洲方公南太學游十洲公有人倫鑒慎賞可獨心
才公謂青紫可掉臂取亾何庚子秋果以明經薦
應天爲易第二人於是海內衿髦之士又靡不人
人推轂公矣歲辛酉泮江公暨母張孺人病知不
起而仲君某時甫羈貫執公手曰吾不及撫汝第
成以死汝其子字之吾目瞑矣公雨泣唯唯已相
繼捐館舍公柴毀支骨立幾不欲生曰吾卽死如
吾第何所以嘔咻督誨者甚具而仲亦終身父母

其兄若嫂無違言故居邑屋推內行肫備者必曰
徐公隆慶初縣官急徵賢觀風使者欲倣吳聘君
陳公甫故事以公應詔而議格不果行時公且數
困春官厭薄制舉稅矣謁選銓曹得徐州沛令余
頃過沛沛中三老子第口口徐使君沛故當河衝
誰爲雜席我者微使君繕隄設塹河且嚙城吾其
魚天歲大侵使君爲我請當途給官帑若干不足
佐之已俸及嘉肺羨緡以賑歲不爲災而會有監

河部使者持細忿故整公遷教授岳州以去今其
寬之公絕口不談爲令時事乃爲令如此其自岳
教成仍令永安也七閩士大夫多爲余言邑多山
藪苦浮糧公經畫其土埜使里無匿田田無匿稅
而其讞大小獄必以情不斤斤持三尺濕束之爲
辨爰書誣重辟者三活株逮以百計旌書項背相
望而公毅然曰吾老矣亾三尺之息而仲舉子者
四子何必我聞仲顏其圃于室之東偏饒卉石亭

榭之勝余葛巾羽氅日觴咏其間夜則篝燈火聽
兒子曹伊吾聲樂事不可方也何用促刺嚮人爲
遂老公旣歸則挈仲耳語曰吾兩握懸符而裝若
洗幸藉有先人以無虞餽粥且吾弟第不別產析
爨而子猶吾子其剖先世業四之母令軒輊而世
世爲我蒸嘗稱守祧主者惟汝亞子韶制也仲受
命唯謹公性雅好儉脫粟之飯數浣之衣自饗及
糲無兼豆而復好施室嘗一燬于盜已尋爲盜倒

篋去小廢箸而時緩急人無已終不令族鄙媼戚
突煙冷也里有質公母錢者貧不償召若人酒之
爲折其券已復質又復與終不問子母無倦色性
又不喜近尊貴人齷齪萍鳧狀或縣大夫于旄過
其門刺姓名漫滅不爲謝而歲飲于鄉禮公大賓
僅一強出報罷時姍姍几杖徒步田間峻夫僕牧
不知公嘗爲仕公亦自忘其嘗仕也嗟嗟公坦洞
見底裏人耳豈沾沾促訾爲名高也者見其不遐

遺父命以爲孝遜業歸其仲以爲第折券不責償以爲俠不引重貴勢以爲節而每自天性肫至發之然章孺人從史之力爲多章故艱子脫簪珥廣置相室已竟無子子仲之亞子卽所命韶娶某氏而諸猶子太學生某壬午舉孝廉某郡庠生某皆父眠公者也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七十孺人讓公齒三年亦以是年某月日卒計稱未亾人百日耳白首同歸可謂盡無天道乎余謂公

負雋材當遇合而不第公豐下當有後而不子公種德當百年壽而僅七十以死天道亦何可盡詰也爲之銘銘曰

而有第子字之而無子父眠之無子而子絲絲千禩疇生疇死樂哉斯丘江之汜

於潛縣學訓導慕畚錢公暨配張孺人合葬
墓誌銘

余弱冠遇錢懋登於招提聽比於有司甚知蓋恂
恂儒者云厥後其從子與余爲婚姻繼見招提則
懋登已宦爲訓導於潛矣而尚比有司如故不幾
時聞孝廉錢次君逆訓導喪歸爲惻然久之次君
以狀至再拜請曰吾叔父有潛行非子莫銘余再
拜而受之曰吾無佞舌非銘子叔氏莫敢公諱藜

懋登其字世海鹽人也其上世有貴四公者二傳
而至贈刑部公達公於贈公爲孫於刑部郎臨江
太守公琦爲最季子於永州太守芹禮部郎萱兩
太學生蓼葵爲異母弟於太學生籥爲同產公喪
臨江十四耳而有至性事母王恭人與其母夏孺
人及母兄甚孝謹於異母昆季一尊異無他特稚
弟未受屋或說之言公面赤曰室家所不足者屋
邪大愧服言者去乃奮厲爲學家事悉聽之母

兄母兄莊或譙讓公公唯唯無毫髮不受色養夏
孺人卽承禡七箸增損無一不經心卽夫婦食貧
無日不饌嘉飲食進夏孺人卽世執喪過哀內外
親解之百端不聽卒喪猶累月蔬素至自爲文乞
減美以利益化者又肖夏孺人像祀之室上食捧
盥如平生又嘗迎祝氏姊共居事姊如莊太學而
視太學子姊子皆若子然四十未舉子卽請繼次
君愛且賢次君次君高明一出上公車大有聲士

林公忻忻然曰誰謂吾無子邪比五十連舉二子則中分其家授次君次君逡巡不敢受公艷然曰吾家事而父總之至今誰論吾家非而父家也其厚人倫如此矣蓋公天性醇篤居家待交遊無疏戚遠邇賢不肖一接以厚與溫書記何思謙者給事二十年以疫死召其妻子曰我任其凍餓婚葬且樹塚焉新安人程珂少與俱學程無子爲置妾使子程亡妻子欲離散爲割產授之使完公嘗人

城有狂子者踉蹌來手批公頰一市人不平譁請以屬吏公曰舍之此莊子虛舩耳其爲長者多此類與之游者自少壯至老未嘗見一日廢書爲諸生時高凌生顧生名舍寢食學之兩生謂懋登羸休矣爲訓導於潛學舍隘築小齋讀書其中卽大寒暑不休其勤苦殆不可學當是時余數至武林武林多於潛人爲余道先生若是余爲慨然曰嗟乎天乃負兀兀先生一第耶而先生訓導人又獨

先質行錄所輯見聞長厚事曰厚語者版示其徒其徒翕然俸祿入門輒出以佐其徒喪葬顧祿薄常不滿博濟心於潛人有陷入獄者公私憐焉曰吾不忍其瘦死獄中陰飲食之斷獄者聞之遂釋之公私喜曰吾從一命得濟一不辜何云天負兀兀也無何亟念其兄弟欲乞歸會病病既革猶欲奮頸擣臂起曰取書來家人且應且止則諄諄云吾遺書具在兒曹勉矣母負吾一生兄聞晝夜騁

而至公微笑曰兄至矣不他及一語卒嗟乎公謂孝弟醇良之士非耶而祿命若斯如善人何雖然嗣子賢孺子生而嗣子引避其孺子差不負善人矣公生嘉靖乙未某月某日卒萬曆丙申某月某日得年六十二配張氏景東經歷張公喬季女少公二年先公十九年卒得年四十一子男二應魯聘許氏應普聘賀氏女一許聘顧端皆唐氏生也次君又曰子知吾叔父信叔父無譽詞其狀張孺

人貞靜寡言事夫子多可法且悉歸田土囊篋于
母家叔母賢乎曰賢哉事姑靡事不請靡飲饌不
探所欲叔母孝乎曰孝哉從姊姒二十年進見侍
側未嘗惰面背無間言叔母肅雖乎曰肅雖哉而
其大者在納唐氏女下之以昌其後之人宜配孝
弟君子已以年月日合葬孟堰阡銘曰
謂爾雅也孤中憲瞿瞿謂爾艾也繼孝廉姝姝爾
祿則雍爾名則腴孟折梁吁瘞玉則俱於乎其斯

爲賢人之樂都

槐庭葛公墓志銘

今上御極之十一年廷策諸進士吾邑葛仲子應
詔且入卒心動歸鄉人士籍籍言或曰仲子之歸
也有故曰仲子舉於鄉侍父槐庭公七箸健甚而
所樹槐忽槁乃今忽忽心動胡得不遽歸也或曰
胡歸哉仲子新從槐庭所來遽歸公必不樂且爲
葛氏槐孰與蚤貴爲王氏槐也者余時洗沐夜出
勞仲子斗酒誦之仲子曰固也敬彛卜悸慄彥猷



降居處今不佞歸決矣先是不佞罷鹿鳴歸觴家
大人上壽見槐卒槁心惻然不欲行大人曰行矣
吾甫艾無恙也而不佞尚徘徊不欲行大人復曰
吾豈繫槐之榮瘁哉且孰使吾蚤興而晏寢非汝
輩耶君子肯至羸糧躍馬往耳榮之不圖于戀戀
何有不佞不得已行雖然別之日見一夕三四起
繞槐徬徨以此知吾父強教不佞出也茲一出而
上太常幸矣而昔昔夢大槐不休能久留乎語畢

仲子上車去去半載而槐庭以疾殂余時請急里
中猶及見葛公坐堂皇五采在楹三鼎在案意休
休甚自得也無何聞公疾且革周視諸子曰吾無
復憾矣吾無復憾矣則仲子之往而第也公就之
第而歸歸而獲視含也公安之天下之爲父子若
葛氏者豈不慊然哉公諱志元字士弘世家海寧
自宗寶公七傳而爲東曙公孟暉八傳而爲望雲
公鵬配唐氏是生葛公葛公少淳謹稍長受書以

陸園集 卷十五
三十四
穎秀稱且就而病奪之業比總家政其斟酌三五
若用纖微儕素封者然嗜義樂施徃徃蠲田租弛
債不喜專自封也一日郡中賈人子亾數十金葛
公立還之其他以慈惠捐百金者更僕可數葛公
自是隆隆州里間卽州里無不稱葛公長者公嘗
出私藏樹墓葬王父母父母而父母所樹腴田宅
乃悉推第志魁曰第也少非吾封殖之克自封耶
于時伯考鸞無嗣遺其產千金又悉推支庶叔鴻

恣所蕩之已伯考妣相繼歿曰傷哉非吾無與葬
矣葬之後併葬鴻其篤孝第如此而又別畫資斧
食舅氏唐都終其身迎外父母姚文學公沈孺人
鞬臂上食及収斂獨王氏事余皆不詳詳其大者
焉葛公旣汲汲赴義名益高鄉鄰有卻者幸葛公
一言輒解去公度且解亦輒謝去之曰奈何令郭
俠者笑人操賢士大夫權哉葛公爲人性溫克不
欲厲聲色忤人人亦無敢忤之者卽忤之董董面

赤而已雖下至臧獲亦不輕唾罵之顧梱內外率
繩繩翼翼繇姚孺人力贊葛公公唯與姚孺人日
討諸子而訓之于世德之不易也於是諸子人人
感奮卽又人人材乃仲子以明經聯擢上第而伯
子以下且翩翩起人或謂葛公其樹德之報耶抑
教專壹乎公不應公生嘉靖辛卯閏六月某日卒
今癸未八月某日得年五十有三配卽姚氏永安
令女孫先公一歲卒子男六長成明娶郭氏次卽

賢良孔明娶吳氏次登明娶陳氏次一乳啓明應
明女二孫男六至是成明等將奉公橫塘卜兆域
而以虞進士狀來請銘余與仲子莫逆抑其言推
引慈孝足媿世之齷齷急聲利者法宜銘銘曰
槐之榮兮公蒸蒸兮茁者英英兮槐之樵兮公慄
慄兮封者喬喬兮疇嗇之身豐之親以芘其後昆
先民哉

錢母李孺人墓誌銘

萬曆二十五年冬十月予姻家錢長君暨弟過予
谿堂出其狀母之辭而哭曰噫應曾有毒痛焉往
曾心動歸歸不及母含殮挾日矣已又曰噫曾之
試金陵也使覺母少異如之何其以斗筲而遠栢
椽已又曰噫母非且病且過報曾也報至五日夜
可達何竟望帷堂慟絕邪噫遂馮塞至不能出聲
予解之再三乃攬涕曰母蓋出梅花溪李氏云李

自外王父贈公湘起家其後父子兄弟皆甲科與
曾家世世所謂甲乙族者嘗侍王母夏孺人顧語
諸孫曰而母歸而父籥甫十四爾而祖臨江疽發
背澆潰傅藥皆而母已臨江卽世吾辟纁而母亦
辟纁吾攻苦敷淡而母亦攻苦敷淡以不中豪齧
斃者一日擘魚膳我墮骨已飯中飯骨鯁竟默忍
退退而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猶慮我不安給以病
得國醫醫鯁乃復我乃知之從我避倭拳曲舢

中周慎如室故不翅 孝女矣又嘗侍家太學太
學每憶夏太君則曰吁而王母自念而季父與居
而母日再往侍膳後病脾襍被侍疾者累月不諱
之夕大慟鄉我曰喪卽長順卽故居安彼忌逆鮮
者入門里俗爾卽奉喪歸不然吾幾抱罔極之痛
焉又聞諸祝氏姑曰而王母若而父皆嚴君也而
而母奉之無艱容而母任恤睦嫻備無寧吾母子
之至今日而母有恩卽而季父得納唐唐氏子得

不困瘁而母咸有力焉曾兄弟聞之而陰識之又嘗見母執喪則卻鹽豉屏湯沐累歲不勝筭帶祭則滌濯簞簋勞以待明故二族有至孝稱外王母徐孺人亡母傷同產鮮兄弟則奉木主祀阿閣中復以女孫女少府兄孫而申命曰令世世毋忘吾母氏瓜葛也其後季父於潛公訃至母謂姑未葬季子夫婦沒誰與共大事乎涕洟久之當是時母尚丙夜績燭不跋不休諫之則申教曰而忘公父文

伯之母邪且將有大事不績胡取帛焉至病亟且憤猶喃喃襄事而終則是年七月二十三日也予問孺人之年曰距其生嘉靖壬辰月日得年六十六矣已又哭曰母季年益好行德族屬間里凍予衣餒予食婚姻喪葬予緡四鄉環望而母之壽不宜止是抑母內外孫曾幾四十人歲時拜慶扶坐床鄰其間憐愛十五而費撫字亦十二三或以是累母之壽歟已矣吾無以塞哀矣其藉子銘予爲

之咨嗟嘆息曰嗚呼孺人有令子叙其累行甚質
而姑曰惟吾婦最孝夫子曰惟吾婦賢關雎亡而
士大夫家得壺儀若是是足以贊參王教者也雖
列之風以爲後世師豈愧乎豈愧乎按孺人子四
人長卽應曾學生巳入太學配賀氏次應晉巳卯
舉孝廉配郁氏繼鍾氏次應會配劉氏繼顧氏次
應旨學生配黃氏女二人一適學生陸堯勳一適
學生彭潤宏一適太學生朱益謙孫五人世越世

起學生世超世趙世起其姻嫁皆仕族則狀備矣
某月某日四子奉孺人從夏孺人葬珠丘新阡銘
曰蚤祭醢兮愧愧茹荼晚禡篋兮穆穆辟纊肅太
室兮跼行艫決當戶兮歸柳車有子習習兮翔天
衢出滿朝兮入滿隅前播澤兮如樹稊後鼓篋兮
如奮鉏臨江之畬其無蕪母兮母兮娛玄都貫絲
綸兮卜人不誣

沈母范孺人墓誌銘

范孺人崇德大家爲南溪公某之女歸海寧右族
沈氏爲東海公某之婦處士公某之妻逢掖君某
洎某某之母年七十一卒後十八年卜始兆始葬
合處士公之藏先事逢掖君以予叔季皆沈壻而
從子又壻其女孫率其季介其姑之子丁文學謁
銘于予予不能以不文辭則受逢掖君之狀而讀
曰不孝王母朱與外王母有連自幼見先慈婉孌

曰非若而人疇儷吾子者遂定婚焉時王父以貲
豪望中里中側目以德王母恩不動王母一旦坳
諸側目者構庶孽屢告奪王父田廬萬金是時先
慈未笄歸而先處士不能不以富人女且幼難先
慈也迺先慈遽屏統縞一不御曰惟紛操作彼我
一婦人見王母殯宮泣謂先處士曰新婦有少勞
請賣以歸先骨畢葬一不煩叔氏故王母有先慈
而後獲安先處士有先慈而後獲成孝也丁君曰

信曰有是哉孺人之善婦乎又讀曰先處士故崖
岸不與俗通獨鄉文學文學士過輒留輒驩飲竟
日酒炙亡不順指具客次未嘗聞囁恥也而室中之
膳一蔬食菜羹又爨釜無漏者惟矻矻聚圭撮絮
庾秉以佐先處士葺譜合族及年飢藁裡其暴骸
焉丁君曰信曰孺人善相家哉又讀曰不孝在外
傳一日入侍先慈先慈泫然曰而知而父母之不
厭半菽乎而饌先生行先生束脩皆我十指之自

出而不踣厲風發以光復而祖之舊者得名人邪
不孝感泣不能應未幾督學使者薛公至其進士
甚嚴一縣才五人首拔不孝不孝歸先慈又泫然
曰而王父母而在當喜當益厲若矣丁君曰信曰
孺人善母哉又讀曰先處士猝然棄諸孤先慈痛
哭曰所不忍殉子者一子穉所不忍不殉子者一
子已立遂氣塞仆地內外姻救之百方乃強活強
有力者起侮之家盡焚如日厲不孝曰夫夫弱猶

子耳孺子盍自彊時島寇殘不孝家蕩如先慈率
男女益拮据治生久之稍稍復先王父廢陌矣至
是先慈母而父者二十餘年而後令不孝兄弟各
治生卽不孝兄弟孱二十年中胡以蚤夜屢母胡
又屢母襟裾淚漬也比篤老猶織紉不衰不肖兄
弟跪請之則曰吾故有味乎敬姜之言丁君曰惟
甥養志亦聞之曰噫孺人之處約泰屯亨類知道
者矣又讀曰先慈聞孫御史旬之至浙也疏覈竈

蕩得羨金若干千亟呼達與遵曰而忘而父運租
留都時緩頰說孫御史喬上言竈困乎今幸有餘
布奈何愛數什伯金不圖畢先志也不孝曰不敢
忘卽裹糧領西路父老禿白御史臺御史下其事
所司議未報而先慈遽報疾矣遽歸問疾曰小減
問飲食曰雖不勝不害第張目曰御史臺謂何老
婦待此以下報而處士復促不孝西不孝曰母病
未敢也幸而及于間請從之明日強進一匙曰間

矣又一日強益一匙曰已愈矣而去盍西遂西御史
上其事于朝下部議如御史請遂得以羨金千當
西路之課之半還白先慈爲一再頷曰而果畢先志
矣丁君曰是役也子大夫定與聞焉曰於戲孺人
之高朗嗜義至如此而逢掖君卒樹廟食勲以對
揚孺人之教又諸聞孫績墳典負瑚璉噐以答孺
人之享禮文學所以顯孺人者獨榮祿乎哉狀又
述孺人上承下御諸善行纒纒而之數者有資婦

德予是以訝嘆而序之而銘之其生卒歲月葬所及子孫婚嫁列左方銘曰
姑曰婦也良姑喪家喪惡知夫鄆謹之疆子曰母也父繫母衆母惡知夫丈夫者女幽宮兮海涯利後人兮猗猗於昭女史徵予辭

朱母金孺人墓誌銘

朱季子喪其母五年而哭之哀日夜謀祔泗水公墓既得卜矣廼慘服挾一編書介而造不佞請曰幽宮之石先生其幸而賜之文余固謝廼固以請遂許之送季子出戶入發其編則孺人之狀與壽孺人章及前葬泗水公誌在焉誌出沈司寇南泉先生先生宿學也壽章出許繡衣長孺長孺擅良史才狀則族子長葛令楚伯楚伯又賢有文者也

余不佞何能廁三君子後耶業許之不得不爲之
辭孺人金姓陳王邨其里父曰處士某母曰某媪
孺人年十四歸泗水公洙蓋五十六年旣七十而
泗水公卽世又十五年爲今上萬曆之二十三
年孺人卒得年八十五矣初孺人入門有舅姑又
前孺人丘有子或難其幼孺人咸宜之兩尊人徧
贊于內外親曰新婦能其相夫撫子皆有則久之
泗水公曰微夫人之力吾何以南阡東陌若四方

之賓至而不虞壘恥也伯子木衣服飲食壹與叔
季等嘗曰吾不自知其異乳云當是時朱氏益昌
泗水公益豪顯連諸望姓皆左統照綺右綺照統
而孺人故荆布自如統綺愧避之居恒飭諸婦諸
孫婦曰自吾以孱女子佐而翁家晨必先田僮起
夕必後織婢息今而曹得無晨後而夕先邪戒之
弗塵弗治也隣嫗有入覲者必溫語勞之而漚蔴
乎而醃鹽幽菽乎其猶未邪卽乞醃干茗無不滿

聖去年飢時蒙袂輯履者塞路而來孺人風泗水
公曰盍賑諸不猶愈于土木浮屠哉於是餒者人
授一餐卽凍者益一襦不幸道殣者輒予一椹而
泗水橐人之譽溢四鄉矣及泗水坳孺人老不廢
哭泣至是諸孫且鵲起多廟朝器孺人雖假與顏
色然不廢諄諄寢疾猶呼季子屬之竟坳於季子
手中今季子以某月某日葬孺人則伯子禾叔子
朱皆前後坳矣禾婦洪采婦重季子賚婦賈皆能

事其姑孫男十曾孫男九女三孫女六婚對皆名
族不佞郊曰多福哉孺人其爲婦爲母爲王母爲
曾王母與爲姑爲王姑於朱也實闕朱五世矣五
世之業一女童手劊而身蕃之令聞孔昭遐邇罕
匹焉不然繫閨笑而良史津津者何也則又曰孝
哉朱季子世俗送其親諸有力者不過極車騎帷
幌輔妻之盛爲死者華其稍有識者或走幣高爵
之門借銜鐫碑爲生者耳目然不終日而其封存

其器亡不再易世而其銜與其骨並朽今季子獨不然惜余非其人不足塞季子意而季子則孝矣卒不忍侵諾而銘之銘曰
是維朱之壺彝子孫猗猗而且獒獒家人曰宜龜人曰祺千萬年其宅於斯

茂才查君元配純節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吾伯考霍丘縣尹凰岡公之令女刑部尚書郎九一查公之介婦茂才諱志亨之妻凡夫人爲妻爲婦爲母以至爲祖母查氏稔賢之其奇苦凜操陳氏有特哀焉噫吾姊也姊孩而孝治女事而恭性貞清潔修好閔古節烈事茂才受夫人於霍丘之廟而歸入門移其孝於尊嫜移其恭於兄公女公上下喜茂才有賢助不二年而茂才坳矣夫

人忍死抱乳下兒從涕淚中長大迎師納婦令之
遊太學孤苦萬端蓋四十年而子又幼又未有孫
病間投淚命之曰而嗣必立叅知伯孫而父同產
而三命依以到今者也孫必孝廉弟五兒兒幼且
慧且聘吾從弟女吾將依之畢世矣裕唯唯受命
遂聚族而立憲焉憲立果曲當祖母心無何吾姪
女歸憲日從姑扶持祖姑依依者久之忽中風卒
嗚呼夫人二十三而笄七十而謝世四十七年中

無一日寬眉時二族之人言之皆爲出涕終歲唯
二三姬婢晨夜與績卽老矣兄弟不一踰闔見父
母家相去六七里自哭霍丘公殯後不一過門予
迂茂才反馬時一揖車前以後輒升堂輒以病謝
不見也其布衣蔬食簡語言脊跬步間於宗女之
往見者聞之若從前服膺齊斬跋履哀酷則又不
忍言已嗟嗟夫人之純節如此先後齒之符令甲
如彼且閭里以告孝秀以請縣大夫以聞而至于

附錄集 卷之五 三十一
今猶未旌于朝誰謂采風者之必察邪且以叅知
政事爲兄公以秩宗爲弟率避內舉不一稱誰謂
茹水蘖者之鮮湮沒邪夫人生嘉靖十八年月日
卒萬曆三十六年月日以次年某月日葬茂才墓
左子男一卽謙裕太學生卒先夫人七年楚湘潭
令朱公壻嗣孫男卽大憲太學生吾季弟壻也曾
孫男繼琦幼銘曰

維栢也貞雨雪庚庚氏族之光蚤喪天只晚哭壯
子輶幃之傷小宗采繼太中母弟胤嗣之良刻銘
砥石壺儀繹繹萬禩之藏

樂南祝先生墓誌銘

曆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祝子以芹始克葬
其父樂南先生子醇於王母王夫人兆次泣謂郊
曰子幸志之賜之銘亡父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
迺炙筆而爲之辭曰

先生通朱氏易入邑庠邑中治易者多集先生門
在學凡數十年迺謝罷少不負門第長不難傾下
其里中少年老不忘謹遜與人飲酒中纒纒道先

民故實欲興之長者之風到於今經生誦之常所
往來者稱述之至舉以風其子弟又精五行書以
人歲支干推擇其冢舍月日利不利卽疇人不如
先生諱世文生嘉靖甲申卒萬曆乙未得年七十
二矣祖昌武父繼韶母卽孝廉王天民令女配丁
繼周皆間右著族系曰

先生之姓爲縣貴家仕宦奕燁季許孟查先生之
昆左右金紫第五之名吾無愧爾先生之門不乏
薪樵先生之世一壑一丘天之報施在先生子奮
跡黌序庶幾廟祀

亡孫穉荀壙誌銘

之爽陳氏子其先高姓其父國子生祖臬其祖父
太常少卿廣野郊其曾祖父給事中風山先生諱
中漸之爽生而孝且敏讀書倍人見祖父稍稍不
怡輒長跪請泣九歲以痘死痘危郊日夜禱之神
之爽忽起坐呼曰有一墨面神迫兒行一赭面神
爲解甚力卒不可今赭面神抱兒且上鞍矣別祖
父母父母兒出門去不苦幸勿哭一家哭之傷心

因檢其負床小箱則新故衣疊置殊整凡孩時所
玩弄無一不存郊痛而追字之曰穉荀穉荀死當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其生在十三年十
月之二十日其發而祔給事公兆右在三十二年
十二月之十五日郊爲銘曰
儻儻蘭乎爲疇而出乎復爲疇而折乎其無所爲
而自茁自折乎吁嗟蘭兮

定空和尚塏誌銘

定空和尚族虞氏真觀其名四明人生三十五年
棄介胄出家又九年適鹽官雲岫徙龍山又十九
年閉關黃岡又二年而當萬曆二十四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坐化於關其在龍山閱旱然頂禱之七
日雨澍應結草龕空谷中夜有光四出時見者甚
衆比化之三日余卽之面如生四體如綿目睛炯
炯如曙星異哉和尚性真實晝夜禮佛卽寒暑罔

間不言苦人有施者輒隨手轉施不言財枯坐半
菴三十年如一日不得而窺其寂用也前年至南
海南海僧夢鳩摩羅什事甚竒以儒者所不道故
不及其徒如心輩謀龕而火之告余余用兩瓷甕
俯仰葬之銘曰

定空之定是空是定定空之空是定是空生耶孰
存歿耶誰逝往往在世乎其今出世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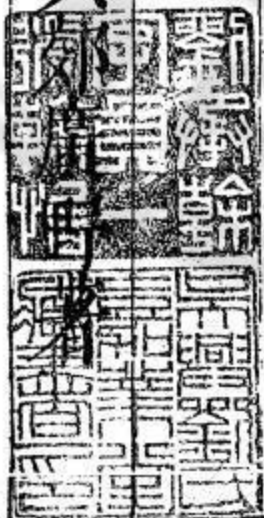
隅園集卷十五

蕞曆予子賜緜堂所



隅園集卷十六

浙汜 陳與



祭文

祭周太父母易翁文

哀哀太公遽上賓耶楚天之墜粵國之嗟印賴我
侯兆人有家一保赤子一放龍蛇公奪之歸震慟
無涯日侯朝車西省衡麓公豫且康酒觥棋局翹
之東馭慰此瞻矚曾不十旬棄其鼎餼海湧潮號



助人悲哭侯初履縣入奉太公朝衣夕膳皆閔融
融俄而被病廢寢以從千里迎醫百藥在躬無何
疾已欲還珂里侯送于疆四鄙咸憲茲爾起居公
步揚揚謂方百歲其慶難量侯奏績 帝資龍
光爰率邑人展賀于堂錦障行裁易爲素幢桂蠹
且酌化而椒漿宜侯毒痛擗踊欲貫通邑鳴
痛師尹追惟舊君三五罹艱庭吁巷歎野不皆
侯至如春泣其徒蹤侯操如霜悼其行李亦

歲禫免趨朝迎之竹馬或幸停鑣衆哀寄寬郊感
靡吐豈曰摧頽仁主之父侯之知予勝予自知予
悲叔牙悲公不悲叩帷一奠一送之野極目湘洲
有淚如瀉

祭陳邑侯孫太夫人年伯母文

維萬曆四年春三月八日海寧陳令君聞母孫太夫人計自以不得與于齊玄之養與飯含哭泣之哀也遽投其冠袒括髮徒跣爲孺子泣越五日其邑同門進士陳與郊謹以羊一豕一束帛加豆斬焉衰經奠而哭之曰吁嗟嗟乎傷哉吾聞三年之喪練不弔弔哭非古也今也於是計也焉得而弗哭也往秩宗獻士三百諸由春秋起者才二十餘



家易歲之中乃衰麻弁冕參居一焉何厄厄也侯與不孝以雁行則稍近以艸木臭味則同豈直兄弟間哉且父茲土而子弟之矣不孝方卑陬失羣而二十餘朋獨君侯也在乃又瞿瞿而奔與不孝若後先吁嗟嗟乎傷哉君侯每告不孝曰太夫人故戔戔者也多疾多恃藥而愈孺子憂之且歸吾大人蓋四十年往矣其苦險易一切嘗之至於今服御猶務纖嗇心竊竊然念之也不孝卜曰儉共

德也形不勝德殆宜壽者與顧今以形卜者驗矣然則生果受命於形邪亦受命於德邪此其故莫之或知吁嗟嗟乎傷哉抑人有言樹有秋實樹者不大饗之此極惋也惜太夫人相大夫大夫既顯育諸君子諸君子既競貴白首芬華黃封洊臻直將謂母氏以久持福而遽及此謂樹者饗者何於乎死曰大歸其在大任大姒猶將不免古有稱不死者是唯後之人藉非烝烝代興卽千歲而仙亦

春秋等耳故富貴福澤一則養與歡竝榮生
死齊則寐與覺俱化侯慰此夫侯當離茲土茲土
益皇皇然侯倍母茲土若倍父卽委巷之士不相
不歌或泣數行下無論兄弟矣兄弟有喪雖遠必
往海之蘋蘩蒹藻不及羞貴陽第君侯統駕之日
望千里外雨霏霏似從吳山來則更哭太夫人
時也侯其反室叩九閭而告哀猶之乎脯醢牖下
及含中霤而已奚以孺子泣而泣爲語畢白雲隨
皚起西南亘薄海上乃相向醉曰蒐無不之太夫
人擁素帷至矣言如得當庶幾饗哉

祭封公王太老師文

滄溟渤澥灤滹混鴻濛琛竒不匱靈異常鍾在物鯤
鵬蒼蚪赤龍在人伊何實產封翁翁之篤生太原
右族少也魁壘琳瑯珠玉六館蜚聲諸生屬目屢
試未讎厚積宏蓄天道如樽一酌一斟不于其身
于其後人煌煌紫泥佩玉垂紳青宮家令金馬詞
臣秩宗維伯文宗維仲雲津二龍朝陽雙鳳不位
而尊匪祿而重元方季方海內傾動維伯夫子

帝命選士拔別英奇網羅俊乂方臯之廐駮駟騏
驥郊等駑鈍謬忝下駟大鈞何偏明鏡何私葑菲
共採菅蒯不遺姬公吐握身高志卑片雲親舍千
里心馳一疏東還仲也興悵豈曰從兄伊父之養
戲綵鄰傍美雛堂上同隨鹿車並侍鳩杖金紫鱗
亞照耀巖壑採藥三山游僊五嶽餽棗安期贈桃
方朔何哉夢蝶忽焉化鶴曇師示現翁之女孫神
僊卿相盡在翁門孫豈不度祖不長存何存何亡

師寂無言舉世澆澆五濁惡界糠粃簪裾蜉蝣軒
蓋脫屣寰中消搖物外翁形雖往翁神猶在翁神
而在焉用滂沱哀哀孝子柴毀奈何把酒酌翁翁
顏孔醜烟耶霧耶恍隔層波

祭師母王太君文

嗚呼師恩鑄郊人誰不知郊負母恩則郊獨悲自
玷師門逝將三紀罷入里閭唾猶泥滓迺伏行馬
升堂起居溫語自天示以愉愉師引東廂賜之杯
案豐膳中厨望而戰汗頓首而退筐篚陸離食焉
則食腥薦宗葵數覲彌鮮至分衣履什襲以藏上
方是視緬惟京邑母眷尤珍大官之饌以饌小人
間者歲時薄修谿藻輒拜瓊瑤跼於窿昊旣霑旣

渥單我耄倪先慈之況下逮鄙妻其最刺心屬郊
喪足蹙蹙趨庭驚呼稚僕詔之禁忌百日爲期仁
言四至感涕交頤師曰爾東正宜掃軌以此三年
自違仰止冬聞喀血非久旋停皇穹棊相何恙不
寧有客自婁相門縞素震悼諄天必母之故母無
假禱上下神祇不當奔問消息諸醫母有職喪無
庸將狀不曰栢題虞當敦匠今俱罔及空抱哀哀
比踰五七匍匐方來人之慰之荷 聖主祿貴擅

一朝虬錦虹玉人之慰之與名相鈞母儀白世大
姒大任人之慰之爲列僊母瑤池玉堂庚進大斗
郊不遑知知痛所丁孰安夫子感我元兄祇曰心
喪靡敢製經夕奠一觴泗下欲絕

祭閣老趙澱陽文

天誕元老必於大邦南鎮嶽嶽申甫乃降天贊元老必於明世臣主一心和壽其細天壽元老以康社稷安若覆盂誰衛誰翼東逐島夷西平土酋君王神武帷幄之籌往四三年朝有新政呼吸之間民躁民靜公於是時屈爲顯諍今者聖人遂定東朝萬方舞蹈具服神堯公先是時寔爲陰調累貢封章公求東第 天子曰咨輔予卧治士風刻核公

示含絃君子曰休養福和平初秉史衡不阿楚相
脫屣鸞坡望高崑閬既巡方岳所至憫憫靖共爾
位還以蓬山不有下遷曷知端亮不有上卿曷酬
翫骸維相君之碩爵位彌積子孫千百人猶曰未
斃維相君之寬富貴百年厭代而仙人猶曰弗圓
有酒在樽有肉在俎公神在天庶鑒我語

祭閣老于穀峰文

嗚呼闔天之宇迺有先生遽無先生闔宇疇撐乍
聞入相四海若清乍聞賓天九州若傾夢帝之彌
陞見而薨嗚呼此天下慟而非郊慟先生郊拜先
生戊巳之歲先生改容一席三睨凡二十年不奏
赫蹠聞郊檻笄先生曰嘻面語隰陰吾必白此豈
繫越石而無晏子隰陰執訊于浙之隈比郊知之
泰山其頽嗚呼一問窮交頭顱可斷何況泉泥提

之井榦往惟泛愛今又元公旻天下濟千古誰雙
下走肺肝不難剝出靈輻祖行以享引卒下走有
魄誓棲魚山呵護不若與石虎班東家鑄顏衰經
几几西巴放麈宜亦爾爾隰陰迎柩匍匐汎瀾郊
則哭臨廟寢之間殉死其輕矧衰與杖毋曰陳人
媚茲上相周禮哭知于野則帷葦泓感義於應則
齋後死則之爲位逆旅北面長號咽不成語逝告
伊陟日月以幾有抱環者東海黃衣嗚呼

祭尚書潘印川文

嗚呼天祐唐虞神禹自生治水匪神其克平成公
在河臺九土以寧僕聞士路頌公長城踐登司寇
巧簧聒聒公遽拂衣朝著驚怛歸歟未幾瓠子歌
發僕見工曹望公饑渴 上眷勞臣召起視河朝
拜夕馳不言考阿一時淮蔡式儻且歌僕從省闈
大公忘家維國之禧維河之靜 帝曰康哉許公
謝政汜濟巨川我休我榜僕在田間跂公徑廷公

還綠野有子有孫有珪有璋有風有雲孤卿效杖
守相候門僕係公堂如倚九闈閔問自召僕方病
痲喪我司空戾夫隕涕巍巍堂堂四海幾人誰其
嗣之社稷大勲嗚呼 聖朝之禹戟門朱戶胙之
茅土猶曰未膺盛世之疏百歲遽遽列真與俱孰
曰過歟俄而化去逍遙天路富貴神仙視之日暮
嗚呼僕往跣奔遠唁河壩公茲祖殯乃奠几筵慙
負家君師友恩義郊非人哉蹇蹇爲崇我瞻墓門
千乘雲屯名世之章奕奕高原置哀而榮罷噫以
嘯豈僕狂生知公含笑

祭侍御徐公文

使君門望品流其門人朱司寇狀之矣同人孫詹
事銘之矣布衣上客盛生誅之矣凡可爲泉下藉
資者君家茂才諸郎莫不爲而余謏謏與在會葬
者之列更何所宣洩而暴吾衷第猶記憶使君夙
昔齒頰之談而反覆申析之庶幾以當永訣而已
言曰意所可則降顏于鸞鳳意所不可則托
志于虎貅乃君之爲令尹爲直指爲觀察爲藩伯

然乎哉君之言曰最難得者兄弟最可念者密戚
乃君身爲政而鄉爲德然乎哉君之言曰河梁蘇
李意難黍范張情乃君交同籍而仕同案然乎哉
君之言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乃君賓列且
而已簞食然乎哉君之言曰烏啼當戶竹花繞傍
池山則君垂謝之年經營未訖而竟不其然者君
之少所未暝也君氣如虹君性如龍君音如鐘君
貌如童而君僅餘四十而年不登而君僅躋三品

而位不豐則又造物小兒之簸弄而天靡窮要君
之森森蘭玉布列滿庭燕山埒美荀氏媿隆則又
似天定而人可徵余叨獨契一代無雙寸丹不爽
顏山涸江臨棺盡哭雲雪茫茫英靈不昧鑒我三
觴

祭侍御許星石文

嗚呼名族之宗名臣之胤已復直臣青史賡晟入
佐西臺出按西秦白簡所擊不避驕臣 天王聖
明放于亭障手版馳驅冰淵怨望萬里歸來招予
尺書居聯畏壘耕耦長沮有松有梅子有策竹爰
結歲寒庶永邁軸報言幸甚而公太蚤公則虬潛
余乃蟬抱會湏流火芙蓉吐華來陟山巔遂邀水
涯孟月月羸猝傳異耗驚脫祭裳寢門哭悼豈乏

省寺慰公牢騷豈鮮雲石足公道遙誰奪國禎以
埋海微臺栢殘霜社榆落照含酸赴廬洒淚及楹
不見掀髯乃見懸旌荷邊瓠壺祇設公几茹之吐
之靡測神理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潘叅查虞臯文

嗟嗟惟君王母兮寔余老姑詎惟中表兮相啣且
濡慚粃糠之先出兮君方舞象而于于每過從吾
叅知公兮命君挾筴而悽悽比君擢第兮建禮高
趨時余補闕兮晨茗夕醺後被讒而于于和兮君秉
鐸于洪之都歲馳戩而聞問兮不鄙余於菰蘆旣
余之縻訟牒兮君謝病而歸吳見則捧袂承睫兮
泣繫者之無辜已聞蹶而寢疾兮且奔視不旋蘇

附錄集
卷一
余澹悶寒澀兮辱皇皇而諏諮乎醫巫旅謁新令
君于東縣兮就余鄰席而囁嚅不幾時而猝萎兮
殊驚頓而嗚呼溫恭克讓兮遠邇咸孚廉惠和
兮孝友不渝未論他邦兮我州則無素交獨知兮
知之亦徒謂仁者宜番番兮胡岡陵而圯趾謂盛
德宜振振兮胡蘭玉而摧圯胡天之奪偏於良摯
紳兮羗凌長妨貴而賊鄉黨者無異乎其黃髮而
兒齒將后皇無予奪其中兮蓋符忒適人之道爾

抑壽不關乎艾耄兮故修名沒几杖而流統綺矧
不得天兮奚郵迺幸得人兮樊侯經綸其田宅兮
又似續乎其箕裘奠壻與孫于磐石兮治夫子之
家之綢繆釋長恨兮九原標高義兮千秋君賴侯
兮擔主人安君兮寧宇病余間兮疑衰鬱旣灌兮
尊鼻惟見擗踊兮如杵不見送迎兮如嫗儻余兮
猶生相絆兮桓楹逝者靜而居者慟魂冥冥兮竟
誰控嗚呼哀哉

祭憲副朱惺復文

二十四友社于龍陽公方弱冠齒在鴈行聚散升
沉四十餘歲存者幾人仕者孰懌忘公鼎盛畧我
沉淪尋盟兄弟結好婚姻述職往還餞公江上藉
手一觴低眉三讓曰予東路醉子西湖拜麻憲使
釀黍以湏比節道杭無停晷刻疑謝塵勞稱病孔
棘僅而浹日異耗驚傳呼奴走訊疽發背焉說者
謂疽醉飽無度醇謹如公曷窺其故大藩名薨寧

鮮醫工云胡中潰藥或妄攻闔邑悲號善人卽世
何況友生重之親懿製總爲位累月嗚呼哀興淚
落老眼欲枯公視死生如夜與日何戚何欣何信
何誦四開七袞公壽匪儷橫金擁豸公福匪凡公
兩鳳雛肩之一駿晏駕之駒天如魄贖測公無憾
哀我無聊晨星復沒社義寥寥平生舊遊幾半朝
野譬則市門日暮盡捨惟公眷眷在疚彌親譬諸
膏雨草木有心圖哭殯宮橫羈異縣臨酌此尊成

言庶踐嗚呼哀哉

祭尹撫臺太夫人文

天生禹稷塗姑儷之治外治內家國庇之繫我太
君出自鼎族爰嬪鉅公巡方秉軸相登崇臚七命
自天輶軒蒞浙王母萬年曾未踰期驟聞微恙開
府忡忡徧於羣望青詞在廟讀者如焚懼憂節鎮
角額呼神徂夏入秋忽傳異耗涸邑傾都張皇震
悼豈無五釜豈鮮六珈秋諷遂謝露薤興嗟緜玉
肩虬 天子且貺開府其寧無悲百兩念某謏劣

附錄
卷一
奉教中丞維蠅維驥維范與型今則子民戴公我
撫仰恃恭人寔維太母驚承屬續匍匐西奔轅門
謝客戚戚靡伸茲抱生芻奠之階下遙涕總帷豈
云長夜金母所治西瑤之臺太君賓此其鑒子哀

祭王督學夫人文

維靈溫穆今慈淑慎明慧月姊星姑霓裾霞珮作
倫天帝取喻山河言歸於王里門峨峨夫也維仲
與伯偕起渥水雙駒驂驪千里雪廬晨爨螢室夏
饋鸞書自天有夫之貴夫君秉憲造士關中曾未
幾何懸車自東乃及宗伯先仲辭祿二大夫哉白
駒空谷佐夫爲孝事舅承歡千金一裘千錢一盤
舅不待養河清難俟孝婦啣哀擗踊投地於古有

言憂能傷人憂匪自舅亦隕其身皓首不偕朱繩
忽翦鏡髮雲消案眉月歛父喪在前妻亡在後
笑夫君傷心孔疚黃壚瘞珠青塚埋玉夜臺無晨
春草空綠悲風蕭蕭暮濤湯湯白馬素車弔客沾
裳

祭顧侍御元配施夫人文

嗚呼郊兄事御史嫂事孺人義不殊乎叔季也同
官趙魏一日嫂歸兄告予以疾殫也爰聘夏醫致
之茗上庶幾其已癯也比從朝宁每見輒如何之
曰常常茵蓐間病未替也及還輿溲則衾簡相存
升堂相候調月日一起起僅僅於閨閣十步五步亦
不甚櫛且鬢也今年見兄兄蹙額曰往魏紫姑卜
年七十有二而歲寔丁之竊迂誕其言而卒訃至

也數之值也命之遭也嫂可以無憾矣而予爲嫂
憾者猶不無一二也疇有五福世有四諦胡康獨
闕如而病幾半世也有堂有庭有苑有池胡不一
俾之晨遊而夕怡也豈鮮鼎鬲豈乏冠帔胡不時
御而適焉而居恒佗佗也子孫在膝姊妹在幃胡
闕閤餘三十年而不克暖暖妹妹日燕喜也鶯鶯
將將綸綍纒纒胡不少淹而拜之而遂厭世也雖
然譬之月矣皎不陰晦一月幾朝而孰羨夫恒星

之矻矻也假令強矣不壽壽矣不淑淑矣姓氏不
徹於廟朝又孰羨夫著簪之粲粲也況乎有鄉賢
大夫爲之翁有殿中侍御史爲之夫子有某某舉
進士者爲之息爲朝列翁妹爲尚書郎憲使三三
君姑於嫂孺人侈矣卽季子胡爲乎一尺涕也御
史有友弟二一在海之陽一在隰之陰海陽困於
蒺藜荒於辭隰陰而聞之其必能吐鳳懷螭誅嫂
氏也辭也可置也觴也豆也或可蒞也嗚呼

祭劉侍郎太夫人

嗚呼 帝簡學士旦夕商霖太君之訃人興悼心
學士上書戀母日稷已孝而忠天授完德余投夙
好知學士真三公一日白華訢訢嗚呼繫二十年
太母吾母婦獻棗脩亦莫之受時惟蔬食神明晏
如公日子孟軻厥有自歟太母聞郊望於官署除歲
辛盤爲之損箸謂仁者壽謂貴者福必且百年七
命誕服卒然奉諱瞿瞿皇皇扶哭廟門病曷裹糧

執紼已矣虛曰猶子慙負在天詎惟學士嗚呼
帝報太母錫玉與虬學士報之爲傳與周揚摧榮
哀瑤章塞戶千里一辭跪隸西廡學士曰噫宗祝
其將靈如鑒之庶幾洋洋嗚呼哀哉

祭熊觀察太夫人文

郁郁豫章若周齊魯觀察其魁化繇太母徃二十
年觀察唁余升堂一拜至今闕如比按七閩聞余
在疚被髮纓冠百之親舊飲食必祝太母萬年忽
傳凶問六腑如煎維婦維兒向風長涕舟楫一西
沉淪孰冀謀馳豎子伏奠殯宮滯獄縻之徂夏且
冬今藉陽春聿蘇肺石昭告在天含辛少醪嗚呼
累累 制誥賁茲九京唯虬若玉太君之榮太君

慶澤翩翩公姓麟邪鳳邪鵲巢之應太君天壽陟
降五雲自喻日月無朝不曛百爾全昌簪紳舉頌
余則結腸默焉大慟其慟伊何觀察我昆生死肉
骨豈曰他人平生故交似亦不少輻輳日中暮輒
杳杳懷余觀察義薄蒼穹衰杖則殊悼慕則同嗚
呼酒亦可絮雞亦可炙其奈他隕跋履若阨以余
此心與此一詞奏于几筵抑或鑒茲

祭祝使君元配徐孺人文

嗚呼遺挂流芳茂宰之痛滕箱罷社孝子之慟茲
慟孺人誰惟夫子上震高堂下哀涕似千百僮指
以暨巷陌時靡不奔相嚮惋惜或傷恭懿受命未
幾太君白首珩珮方依造羽翩翩待年頎頎何福
彌肩迫于短微或誦令儀魚魚雅雅嘉胤且登夏
瑚商羊廟朝之恩身被服者借曰未艾亦既純嘏
里語兩端余俱不然千秋淑問匪祿匪年憲憲孺

人內則罔愆豈伊內則外佐烹鮮琳琅觸目駭母
之賢誰謂晦魄麗于姜桓郊辱宰公道義相砥孺
人訃至病甃驚起日訊龍輻奠之河澮及趨帷下
獨後周親非余偃蹇但焉增痍三酹几筵庶其如
在陰相夫子光啟羣英所未含者含之九京

祭外母朱孺人文

戊寅夏四月十有七日朱母卒踰月計至邢其女
伯姬哭諸邢之衙壻哭諸伯人奔命於役故已壻
歸爲總女爲齊衰始相向哭而未遑遣奠則一月
五奔命矣又一月壻與郊始函祭具南向稽首告
外母孺人之靈曰吁嗟嗟乎傷哉七十非不壽壽
而靡祺四子非不子子而弗宜百室非不盈盈而
匪熙孰俾之若完孰奪之若畸孰貽之乎怒孰造

之乎悲將一時之所遘抑五福之難綏吁嗟嗟乎
傷哉在昔伯姬從壻來斯母送橋李持踵漣湔別
一方者且百里而出涕訣九京者不獲越千里而
臨之長負慙慙隕絕何辭吁嗟嗟乎傷哉余初授
室王考倍遺泉布有亾間多行齋余翮載振母家
清夷比母方螫于陰蝨適余亦咀於郡鴟室是不
靖余儼在衰故竟不能內和其肺腑而外禦其魍
魎含志及死我罪當尸吁嗟嗟乎傷哉舅父不祿

逆旅淒其受命于孺人曰爾爲我乞銘於太史氏
庶幾或垂今母疇銘曷封馬鬣疇嫺文詞壻將乞
誰媪謀路士忽諸惟諸吁嗟嗟乎傷哉異日得聞
伯姬受縷登往升堂行哭推屣如聞于音寧睹母
儀寧蹒蹒而及門寧啞啞而命錡摩棺九慟恨藥
一匙知生死之永畢胡邢襄之偕而橋李之辭吁
嗟嗟乎傷哉百歲等死信若列眉與其今日遭家
變衰誰如仙仙于文學夫子之時而尚有堂奧之

完以祠而尚有子女之集以咨而尚有金石之文
以永碑嗟嗟孺人其未亾者年亾者禔耶薄言茲
痛宛其摧脾惟導厥孫母從匪彛合諸兆域聊補
我庇呼號送哀以薦此卮

祭親翁沈帶洲文

嗚呼長算短陰古今之憾葱嶺有言閭浮缺陷不
顯大諫藉公纂承徊翔辟雍遽鍛鷓鴣無祿孝廉
賴公噢咻三五謝蘭喪其與阼參差弱息仰公提
攜棄諸衰杖尚未戶齊人所互依公不克撫公所
欲爲人不及覩嗚呼哀哉與公結好踰三十年予
子難子公女則賢公宅西洲予卧東里一晤歲時
其情纚纚嘉平之暮過觴圃中丹顏漆髮戲公梓

潼公笑而訓雜以雅謔曾不兩旬報傷鑿落樵青
奔命日窺寢興公疾小損予七爲增遷延仲春公
竟不起從飲得哇從哇得死嗚呼哀哉臨絕周呼
坐之牀第言告季父以及羣子靡端不竭聽者聳
然鷹提蟹步十九銷焉漏刻少綿俾能握筆內外
百夫何虞不帥嗚呼哀哉吾郡春秋邇尠宿師二
難不吊疇領雞尸楨國之賢窘之一第庚子日斜
猶修戰備郎君婚對未暇行求雲霄臭味俟我三

秋豈意一朝束身長夜形戢殞宮神遊精舍生平
寸縷受授必親比離營魄愛子屬人嗚呼哀哉爵
雖太師齒雖彭祖臨大寐時均之悽苦公多賢從
夾輔兩郎緝熙鴻業於公有光靈今在天寬邑邑
否有知無知盡此二缶

祭太翁凌存彝文

嗚呼世之忒也靡可詰也何標壇坫盜聲名者之
漢翔岡峙而駿猷鴻德自于而磐而達踐四岳而
登三事者十不一二也何喙鳩而胷鱗者之多者
老而坦夷而博厚不大耄而俄焉東首者十嘗八
九也嗚呼太翁之德只不優優乎孟曰大人孔曰
君子乎乃其積其抱如彼而其祿其壽如此予所
以長太息流涕而不已也而寧惟姻故之以也翁

彌紫薇予耕白門翁子龍躍予兒雉樊而許之婚
也翁之怙冒迨予孫也庶幾秉憲之宗也陟卿之
崇也虎節東也日晚敷衽而藜席申懿衷也胡爲
乎素車粵弁也豈伊蒼梧翁也桐鄉荔之丹兮蕉
之黃疑薦之堂故留之神之俾脩夜之不陽也質
以羅池非荒唐也嗚呼家政穆穆太君攝主也家
聲隆隆羣鳳接武也吾知靈之不嘖以笑于玄之
圃也嗚呼國殲良翰卿士皇皇也邦墜典刑俊乂

俛俛也宗摧磐石涕泗浪浪也戚頽泰山匍匐斃
斃也遐邇悲纏道彌光也又何遜乎綠緜而髮黃
也比予奔奔徂夏杪也惟神惚恍臨皇輿也無讓
不敏淹病禱也無鄙不共羞潢潦也信於昭也祝
於召也跪伏隤辭孫奠醪也嗚呼哀哉

祭中表嚴雲泉文

嗚呼我太夫人其出自嚴秀州之派寔始靈泉予
於長公維舅與季引袂升堂靡欸不醉長公穆穆
如杜德機朝松暮鞠不踰中闈日詔郎君畏壘吾
宇陸沉其中無愧爾父郎君長跪請事公車英聲
藉藉遂凌天衢幕府分庭儒宗下席瑚璉雲從珠
璣電射名游大人義不輕淳垂索拜公爾不愧子
公懷愛弟攜以接屨郎君繼之不公叔田公翼猶

子其子無異郎君薦之藹如大被公惟中表忘予
涇涇郎君曲敬至曰先生予每西池摩挲竹樹自
譽自嘲何如兄趣正思尊酒攜探兄園溘然就化
夫復何言卧病幾秋茲來攜李不見仁兄祇見二
子而子譽貴行薦賓筵展公墓下兩不愧焉兄到
夜臺代予一告告太夫人仲憲巴蜀昔旣達生今
亦奚悲優游太素薄聽我詞

祭孝廉吳象玄文

夫何一美玉今朝攻璞而夕陸進不薦瑞于闕廷
今退喪寶于衡闈予初授乎邑鄜兮正輜輶而尤
耿介遭孝廉于市南兮羗輒投于針芥已贈策于
公車今期縻爵于帝畿迺遇合之有數兮仍左次
乎海之涯世豈鮮夫逢掖兮遽請張乎家巷何謙
謙之良友兮驅短晷于修夢紛觸目以銀艾兮且
頽齡而賦顏吾友之英英兮曾不脫乎青衫徃夏

告三 予善病瘧將裹藥而操書今逝養痾于聖
水比 月之向秋今聞徵樂于優伶意神明之
相兮 庶幾其稍寧粹西傳乎異耗兮時讌客而
方醮立推案以恟惶兮入喪履而弗顧嗚呼孝廉
最痛兮尊者浪蒼最痛孝廉兮誰者烝嘗親戚情
敦兮祇會帷堂朋友道盡兮靡輯遺章爲芝醴兮
爲珪璋爲石火兮爲電光君諒達兮彭殤予妄懟
兮陰陽

祭俞南亭文

遥遥華胄在海一區繫余伯母寔君元姑花下逢
君余纔弱冠鑿落細傾篋妙彈余官畿輔欵段
過門匏尊相屬抵掌云云比長掖垣君掾京國聚
則倚薰散如飛鵠已君筮仕楚幕之寮吾友持節
尉薦于朝王爵推賢晉君少尹余適假歸手書勸
勸後先解綬短履輕舸西湖相命歲晚游遨君坐
喘吁會予蹙躑遭延數秋遂爾長別嗚呼哀哉孰

氣與剛不獲七旬孰樹如滋不睹森森君有令子
留滯聞闔有孫薦螳有女括髮胡然瞑目疇爲憑
棺夜臺有知其免辛酸嗚呼哀哉君好矜名性則
如矢稍不適君唾猶泥滓逢余卞急不惜叨叨呼
僮朴隸譚笑而邀丁戊之交游余兄弟去飯西曹
來眠東繡爰及從子熹綴公車曰裘曰馬若取之
儲一旦失君哭尋蒿里豈鮮僕夫洋洋百禩嗚呼
哀哉折荷充俎屈瓠爲壺庶幾茹之宛醉當壚

祭徐母文

嗚呼女結褵而事君子不能必君子之銀艾別駕
翁一擢而聯刺史之位夫顯者不能必子之赤芾
參軍公再宦而偪大夫之貴子貴者不能必孫之
瑰偉諸太學君競起而儲天祿石渠之器卽享祿
養者又或孝隨年替太夫人龐眉繞膝無一殮而
不入侍恬孝養者不能壽與福會太夫人杖玉纓
珠將百年而始謝世其斯爲天彝之最盛世法之

全昌乎然不以擊鍾而輕負甕宗之婦鄰之媪多
布席而分光故屬纊之朝哭于寢者匪直皇姑之
背哭于廟者匪直太君之喪哭于庭者匪直與主
之殂哭于巷者匪直衆母之亡蓋內以哭壺儀之
傾逝而外以哭人瑞之歸藏往長公不樂于宦而
予樂于猷畝也後先歸而接里社之杯酒山人無
友長公吾醉友小人無母太夫人吾伯母也與長
公遊者正約爲薌膏醇酎以俟上觴而不佞郊亦

祭先考文

與郊不謹先教爲世逐臣往賴餘庥獲從仕進一
以推官考績一以給事中逢 天子毓儲行慶推恩
累贈領勅二通于時班迂九卿妄希三命焚告是
以後不圖旋擢旋罷愈愧逡巡已又徼在天之靈
重被 國恩予男故秩兼荷有司誦牒崇考鄉賢
俾之進不克伸者庶幾絲綸俎豆退或藉以少安
敬式典章騰黃昭告惟是寵褒之意具列訓辭

云云

理無辭以須介壽胡爲乎望綵成衰而更奠以貞
也耶嗚呼太夫人雖夢華胥而康長公于雲林祐
國子于雲衢則太夫人之目無不滿而太夫人之
胸無不舒爲誄爲頌者又奚殊

祭虛亭上人文

予在稚齒府君提携讀書虎林大師焉依大師視
予如友如戚指點山樓棟宇始末乃祖肇營我窟
我巢選諸閭左薄送我曹乃考誨余嚴猶弟子小
勸于勤撻之泥滓爰造我家且拓我莊林林聚者
訖錫其康我于明公游好三世寔恐方來靡聞靡
識往往酒半停觴詔予恍如昨日師遽寂歟凡民
之生疇不願壽嗣續門風庶幾厥後師生震且歲

且九十抗手西歸法胤繞鄰豈鮮遐笑奄奄坐捐
師存師亡寒暑忽遷亦有浮圖老櫻塵累師日軒
渠付之一醉公無憾焉予又奚悲百年故舊聊薦
一壽

祭滿將軍文

嗚呼公勇冠千人而精騎射海上驍將軍也歲時
過不佞與不佞二兒游酒酣挾弓矢走馬爲樂蓋
觀者如墻而斷斷也何哉追捕二三鹽徒逆而鬪
者么磨爾而竟以一石隕身也豈其時藝局于舟
礮飛于罅烏獲無所避其礮也抑公始封之祖
英廟賜名易矢曰矢時有喪元詆讖故三世戰歿
稱亡臣也其生也雄其沒也神決不泯泯于破山

陽園集 卷之六
四二
破水之瀆而已也仰號公靈頰聽予云臘六日兒
哭婦家九日公吊姻室其相去幾里相先後幾日
則公之所知而信也比墜命之午兒臯有無在破
曾否登市人之樓與聞亡命者格鬪之故公身際
目擊魂昭昭焉敢絲髮矯誣以自文也有如兒在
破兒登市樓兒與聞亡命者格鬪之故而僕矯誣
自文夫婦子孫尚餘九命請一日而震死大雷大
霆立爲罔誓者齟齬也且臯木訥公知之臯見一

人疾言遽色輒無穴可避公知之臯恥入非所飲
非類如恥而黥然公亦知之所謂飯于駟僮家此
又情事之不相者也迺搆大獄猝陷兒上刑僕自
裂裳裹創手注藥男女哭于路又衙兵挾亡賴子
毀垣壞屋掃其家卽釜鬲甕盎無一留廝養喪亡
賣土田無王室如冷廟公聞之暉之亦必傍恨而
重憐也孰抗將軍孰投石將軍孰鼓譟而助敵將
軍將軍必識其人無宥孰乘將軍之卽世而齟齬

其憾人以誑將軍家將軍亦必識其人無宥庶威
靈赫赫與古之義烈齊魂也將軍殺身以爲國而
又不妄殺人以恠怨家會見將軍之子之孫世秉
節鉞爲公侯元勳也不然恐天帝亦或興輦也傳
公英爽震驚一市人巫家卜師請祭魚菽與其他
他覘覘受匹夫燎楮之獻訖若戮大懟雪大慘開
明大獄而俎豆于千古英雄間享明禋也人詫公
靈吾正幸公之靈人訟兒寃吾未毒兒之寃謂靈

果靈則寃不果寃其肯舍石下之盜魁而枉舌端
之儒命任訟者證者之紛紛也至如火禍燔者幾
八十家或曰遺燼致之或曰盜將劫質庫蓋先火
而後劫者是皆不可知將軍必知果火自臯奴放
從臯使將軍卽佐祝融氏旦夕發臯之家焚老炭
穉無留存也若賀癡煽謀錢駮挾貲時貴弟不在
杭乎貴夫人在室乎城隍廟誰者爲和和者爲
誰而舍下曾有一僕賤父子曾一與聞乎故將軍

陽園集 卷十六 四三
卽撲而殺其人也郊自二月至今每五日一泣愬
城隍城隍必訊之將軍將軍其來與城隍面自誰
然誰不然也神之氤氳也僕之諄諄也尚鑒而饗
之

陽園集卷十六

蕞曆予乞賜緄堂所

陽園集卷十七

疏

建漢壽亭侯關王殿疏

海寧拱辰門故有漢壽亭侯祠甚窄且壞祝者欲更新之聞之令君令君立許諾將徧募諸敬禮侯者欲予爲之毆予曰祠侯奠侯夫豈待人毆哉不觀先民之論曰侯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若敗葉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良梟德若承蝸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螳其
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
主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于一綫未盡
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侯之沒威靈著
于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脗合夫人而能頌
之仰之獨舉侯之神所以久且大者歸之誠引至
誠則久則徵則悠遠則博厚則高明爲證而又述
五百年爲開皇一顯于玉泉之刹又五百年爲崇

寧再顯於蚩尤之戰又垂五百年而侯若以一身
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趣
侯謂侯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而予又以爲侯之
誠信乎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趣侯者
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亦必至誠而後可
事侯感動侯語誠者不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掩如此夫子小子三禱侯而三獲侯應皆親於其
身聞見之無亦鑿狗馬之誠歟祝者第奉簿而四

出人訛不嚴侯亦訛無奉侯之誠將見刀布金泉
不謀而集不勸相而吐矣於建殿奚難哉予衰不
能造疏直拾人殘墨爲小叙如此

建文昌祠疏

天文志斗魁戴匡間上將貴相以至司祿六星曰
文昌宮祝釐以其降神潼中率象神而祠之世之
縉紳學士往往尤尸祝焉豈不以北斗定時繫極
而六星則文武爵祿之司其命曰文非右文事者
邪顧今祠者率于招提從事無問右文之宮卽治
文事者猶然何求多于比丘一日比丘澄如造不
佞稽首曰願從明公乞龍陽尋丈地建一文昌祠

予局局然笑曰比丘乃治文昌與何居抑事佛者
多好設筏利濟汝意都人士蒸蒸彙興乞靈祈爵
將設此爲之地耳寧詎知吾寧文獻之國象教擁
闕不行卽非祠文武執秩不斌斌跨南服而雄之
乎且龍山鳳岡神則無不降焉奚以一軒楹而居
爲則文昌于比丘何有哉要以天象人文固儒者
事若乃不忘恭敬儼然若見之于堂廡之間亦交
神明之道也比丘猶有筏之心都人士得無意乎

比丘慎首事矣比丘日暮且集之比丘行將丹堊
崇墉與招提相對峙則蠶績范冠盖比丘爲之筏
矣事果集予且越觚牘而代尸祝之歌歌之比丘
曰固矣非附青雲之士其誰徵我願徼明公一言
余椎魯者也於文辭家直周垣而視耳烏觀皇奧
方欲乞靈于司命談此喜可知已祠成比丘當刊
姓氏及刀布金錢於石則人人圖不刊我弗喜爲
人游說也他若爵祿右券之應我不能談人其問

諸祝釐

天台國清寺莊嚴金像疏

原夫青霄帝座降靈氣于中胎白淨王宮孕神標
于右腋蓮乘七步樹下六年薦玉像于祥符發金
人于吉夢影流中國震旦如驚光燭太微恆星不
見是以九重迴向六合歸依慈雲長蔭三千法雨
更綿百億形階斗動似忉利之飛來紺殿霞浮儼
化成之湧出粹容鉅麗真相端凝珠纓遙寫于鷲
山黼繪秘傳于龍窟盛衰相禮興壞靡常緬懷螺

鬢之雄姿一輪千輻重覩雀鑪之瑞供七滿八圓
故老尼甘荷擔以馳驅願長者幸傾囊而佐佑疏
流汪洋積篲成山西域殊形倘遂還于妙勝南洲
善事應交際于高深當列鴻徽盡鐫翠琰就使天
銷劫石瓊文永播而無涯地入微塵寶字壹書而
不滅詎煩宣偈希覽綴詞

太平寺重建禪堂疏

我佛慈悲爾時巧便卽衆生久墮正果漸自迷塵
但此念纔提信根瞥然覺露是故大千蔭界盡黑
白以皈依乃至由旬勝幢齊緇素而瞻仰顧一切
法每多成毀在兩相求亦有因緣鳳崗太平寺肇
創于有宋重建于我朝業作南閻梵宇都遭災燼
鎮留東土精藍獨覆香雲花甲幾周零丁如昨銀
鐺脫影雁行孤月驚寒鈴鐸希聲雀語業風悽斷

莊嚴或可繼也殘闕誰之咎歟蓋物廢則必興非
數竊而不變幸今某僧粗持戒律無礙空函潛轉
三乘法輪普化十方檀越憫余苦海遂已回頭遇
彼茸城歡然合掌敢云歸賜聖主止養老臣稍得
餘財宰官卽稱長者徒慚獨力更施一言高矣若
天勿等聚沙兒戲成之不日須憑覆地人工猛破
慳囊大捺喜捨名飛畫棟層層放阿育毫光功滿
雕甍片片吐牟尼舍利旣揚靈於寶刹決獲報於

將來且廣照于慧燈立銷愆于累劫竊加讚歎請
俟證明

重建天王殿疏

白塔河西儼小有洞天之地黃崗鎮北開太平講
寺之林殿曰天王昔稱雄構時維灰劫今董殘基
佛日韜祥入室未瞻煇燿慈雲匿彩及階先歎荒
涼已新法戶禪門將復風調雨順顧寸心易發雖
憑投白社之宰官而一木難支寔賴布黃金之長
者聞道聚沙而累塔敢希續焰以成燈一波動萬
波隨彈指可諧勝事今生作來生受傾囊自種福

田此疏

修五顯靈官殿疏

硤山五顯神祠者有宋治平慧悟法師翔建 皇
明弘靖惠文首座重修軒窗啓而艸樹微茫白鋪
江練煙霧開而崗嵐隱見青點海門顯赫五行照
臨千里叩者徵祈者應詎惟昭境宇之災祥物以
阜民以安寔乃翊 國家之造化其踞勝則山川
一鎮其處尊則梵刹元標歷有歲年剝於風雨畫
棟忽而就圯空薄雲霞雕牆遂乃將頽幾成瓦礫

慨法象旣云匿彩思靈威亦或韜光過者興嗟禱
焉隕涕皇皇釋子縱高僧法力何支寂寂祇林雖
羅漢神通靡助青蓮葉諒難作瓦金粟枝豈易爲
梁假口山人通誠善士看佛面看僧面那不看五
靈官之面無慳心無吝心又孰無大檀越之心藤
蘿外便是諸天豈高豈遠銖兩間總爲功果何少
何多謹疏

募修渾水石橋疏

出邑東門有河並廻塘而東東三十里水自語溪
來者南折入於河挾雨衝泥滾滾若湍故字是水
曰渾水跨水東西爲橋號是橋曰渾水石橋橋歲
久中斷予子杠之木又三四歲土人謀以石代木
以梁易杠將營之乞予爲募疏焉予病未克索疏
者日來一日予晝卧夢一偉丈夫玄冠絳衣而造
予如舊相識曰而不聞穆滿之鼃鼃東明之魚鱉

乎茲則由天造焉其次匪鵠之填欲虹之垂勢不能不藉人已鳩人者義鼓義者福汝奚不曰洪範八政何先般若三檀訖首故知財者靡情弗愛而施者在達猶難第令一人以達破情將千百情以難克愛且放步而踏莊嚴路矣拱手而過總持門矣奚必諄諄開譬之赤脚逐鹿着靴人食肉然後解縉倒廩無怙色耶語未畢又一僧負葫蘆來曰喬公謂何偉丈夫笑曰潭何言直拾覺範殘墨耳

僧亦笑曰嘻陳居士縱心之所念橫口之所吐足架赤欄丹柱于五寸間又奚必蓮葉濟之覺而發文苑及石門集視之語具在予亦大笑撫掌有是哉兩先民之默濟蹇人也遂書而予之

引

因聚庵募緣飯僧十萬八千引

定空和尚有法孫曰一斤住因聚庵創緣齋僧期
十萬八千衆曾居士爲檀越首賣田若干畝買米
若干石遂落髮與一斤同庵募緣滿願予聞而異
之歎曰有是哉飯僧之勇乎頃四三年歲飢民貧
十二三衣食道路不飯民而飯僧一飯僧之費足
食五千人月許夫奪溝壑之五千命而充朝吳暮

楚之一餐吾不敢謂慈悲也雖然王豫章有言天下財力耗匱之端自公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蓋生產在民盈縮有數非人力所能持則損有餘資不足亦佐造物者消息之一事爾況十萬緇流何莫非天地間十萬人靈耶彼推粟而飯之與窖粟而藏之者其得失何以異人惟以廩爲得以施爲失於是乎有恡心以施爲得以廩爲失於是乎有喜心故得若

獲拱壁失若喪肢體是固一得失也得若附贅失若潰疽是又一得失也至人則得無所得失無所失而喜恡於是乎兩忘矣今曹居士欲米粟施遂以家施率以身施他安有恡心歟遠近流聞徹官善士他獨無喜心歟諸衲子埃之當見負擔而至傾倉廩而濟者種種焉卽十萬八千何難哉竊歎吾儕誦先聖人之言出則寰寓太寧處亦足以風世化俗顧未嘗有人若是其信之勤且勇也又不

能不異之矣

黃崎山新結靜室募緣引

予方治西圃結茆菴其內圖與一二友人修度世之業而澄如挾大音上人至告予曰大音探竒討幽久矣近得黃崎山之縹緲峰左顧太湖右瞰東海皆若几案間物有平壤可什畝流泉四下曰可卓錫可廬而一鉢一衣窘于厝手不得不藉長者布地金居士其爲一引之予笑曰有是哉吾亦欲造其巔心舒目縱視見羣山飛舞喜廬者之驟來

而况于一握筆乎上人行施者必自蝟集結廬直
易易爾異時仁宇成川霞島霧來助游賞上人當
介安期羨門一接我於物外則俯仰璀璨予能爲
大音記之

重修土地廟石橋募緣引

故土地廟有石橋跨水塘日東西行者以百數近
歲運鹽船出入舟子不戒軸撞石崩居人半續以
木今年有牽牛過橋橋猝壞不二三日西岸一耕
夫泅而東竟没于河行者患苦之僧某愍然欲復
以石將募諸遠邇而乞予言予曰嗟乎有形之有
成壞自然之數也卽牽牛者豈意蹊橋斷橋泅者
亦豈期墜命皆數耳然均壞而石之數堅且久均

濟人而石之數長尔圖久且長自持其福田種善之說誘進人人自樂之必且曰非橋誠不免喪人或曰非石橋幾不免喪牛布帛金錢必且日轉而月積奚俟其里中父老之言僧曰藉先生言人信而不疑曰否否饑麟不噬莫肯落毛非疑麟也夢似神而祭卜餒鬼而賽寧信乎其有鬼神也况尔之爲橋也坦然周行鑿鑿然永賴固信弗疑已予積年見此僧篤志于種種福業橋其一節耳亦樂以言施之而姑志之募簿之端

題辭

安國寺重修佛像募緣題辭

安國寺佛像甚偉麗冠諸精廬匪彼淨慈莫能甲
乙其瞻映此土舊矣溽淫之所薄登覽之所侵木
腐于中土崩于外日月浸久象座傾焉余過而感
之乃遽召慈濃師而告之曰不茸米糲形貝莊嚴滋
費募滋難已盍日夜亟葺之濃師稱憊不克任乃
招雲岫中講師與之謀招之前一夕講師夢世尊

涕泣語之矣招與夢合遂謝其徒而東損衣鉢斂徒衆匡其顛而旋更其危將募域中乞余言二三居士笑謂曰若欲象象乎吾聞浮屠氏之言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甫欲捐毛髮于中身徇肌膚于猛鷲而況捧土刻木表冢爲真繪綵施金圖新飾敝希漢晉兩明之丹雘肖周魯二莊之夜光於緣惑奚如也余笑曰惟緣惟惑若與若廢若存若亡而不見高岸之必爲谷深

谷之必爲陵乎曰然然則曷不方谷蔑谷方陵蔑陵也且夫以幻觀卽日月亦蝕亦虧以不幻觀薪與火其歷千萬劫猶是也彼化人者欲導亡機之權演勿朗之照唱無因之法行不捨之檀固不得不然譬宮徵可以潛移畫推玉律津梁可以冥立奚事貝文孰克廢鐘洪鳴空應誰能避谷曲響自神正使拯逝波而不待五乘芘喪世而罔資八正則迦維王室如來亦何必託生也邪於是羣居士

月園集
卷一
默然余亦默然遂題其說於簡端試扣邦人士諸
悅道勝湛教顯者吾知其必帷裋雨汗而爭施矣

比丘尼募飯僧糧并造優鉢羅花供題辭

渤海生燒筆硯不造募緣文七年矣而諸募里間
者往往借生名爲文生亦不之問也今是尼已老
其尊信補陀異甚欲募粟募資送募造優鉢羅花
供之合掌乞言于生生笑曰爾亦聞爾教中自力
他力之論乎自力者正如跛行窮日不過一二舍
極大辛苦他力者如人水行藉舟力湏臾一日或
千里又極安今尼有供養心能自供歟諸貴富家

淑孺有供養心能自供歟一乞施而往施之方乞則施者爲舟乞施者爲人及往施則施者爲人往施者爲舟兩藉他力利濟非淺淺矣行將見阿彌陀與觀音勢至乘大願船泛生死海不着此岸不留彼岸不止中流而爲淨土攝受主或指導淨土諸施者皆得淨土資糧焉豈虛語也哉

募修崇慧華嚴寺題辭

在昔蘇學士冥契禪理喜於記讚禪林未嘗不企慕之旣而讀勝相院文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果佞佛邪不佞佛耶夫亦與世不諧姑以消其邑邑莊生所謂曩衍窮年爾余在浚谷亦孜孜好說禪焉按記崇慧寺始于故宋大闢于國朝正統間百五十年以來日荒落矣沙門瀆會可傳者欲新之力不從心

勢須藉衆冀望布金之勝希感聚沙之因謂居士
薄有宿緣能無引語因合掌而爲之偈曰
世間一切物何者非電露種種豈我有宕執皆空
虛我願十方衆都發希有心布帛金銀錢隨便作
檀施爾以捨施佛如物在權衡損益纔錙銖了然
便知覺佛以慈受爾如水涵照影雖歷千萬過無
一不光明比丘仗茲力龍象重峩峩餘福歸有情
功德不思議

書後

安國寺藏經貽教書後

安國有三藏自真慈大師始藏教有傳自真慈大
師得人始客有讀其貽教者曰善哉誠世世傳得
其人如大師得真智真智得如聰奚諄諄爲且如
聰而上是在大師如聰而下是在大師諄諄亦
奚以爲也大師笑曰吾以法眼觀匣且轉之見藏
不見僧揜且得之見僧不見藏得無所得匣無所

匣僧藏咸不見矣惟吾佛日所照與吾皇聖德所
覆幬一瞬千劫無暫無久果藏護僧耶僧護藏耶
而何求之諄諄陳先生聞之曰大師游人我之外
而觀空色之表然則嚮之購之者待購乎非待購
乎今之傳之者待傳乎非待傳乎後之護之者待
護乎非待護乎世世而大師何患不世世真智世
世如聰也視吾黨挈挈於賢愚興替間隘甚矣

莊嚴水陸閣冊書後

余與望峰上首別十六年矣今年上首以募造水
陸閣過吳復謁余乞書其冊後余笑而語之近世
士大夫樂道慕者或稱佛於賞罰褒刺外別設回
向懺悔陰佐聖王之教與法或憐指地獄豔言天
宮以誘惕之竊謂地獄天宮沙門用世俗法教直
釋氏之粗爾如以爲陰佐聖王之教與法則進釋
歸儒意也佛理其在茲乎蘇長公說佛最精其言

曰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夫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益之則喜損之則不樂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於導施最明切上首持是說告人將見縣官詔祿之羸且不難輦海家世不知何人之困稟奚惜施僧哉卽不繪圖不陳說報應而所逢無鄙士決矣

雜著

書昌黎淮西碑

昌黎集記退之淮西碑成節使韓洪獲附名文中贈馬四十匹爲潤筆資退之奏聞憲宗命受之宋史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謝以馬五十匹元之却之由此言之退之却之可矣何奏爲退之所操豈不及元之邪其後退之碑文不用而用段文昌所撰不識四十匹馬竟作何處還之韓洪則違上命

安然受之恐此中終不安庶幾再疏歸之邊廐乎其後元之嘗爲友人徒步買一馬給之或言元之虧馬價者太宗曰彼能却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由是觀之一却馬而受主知若此人臣固在直躬行道哉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有文名唐人所推重中興頌又其得意之作乃其韵俱用平聲彌見弱夫宮商經緯依永和盡用仄必噍殺矣盡用平必滯伏矣陸平原所謂偏絃獨張清奏靡應此頌不無此疵焉夫羯胡背天造逆國于何有而云有國無之至云覆復指期亂臣而用敵國事祿山其伍員耶而覆天朝若一郢墟邪汾陽諸公其包胥邪而挈鍾簏以還九

廟僅爾爾邪元節判胸中何其大無尺寸邪獨事
有至難一句亦若以其身當其時而竊有嘅焉此
頌大曆六年鐫於永州浯溪石崖已八百幾十年
不遽泯徒以顏魯公正書能使山靈訶護若此耳
李陽冰琅琊庶子泉銘亦摩崖字已不可辨余親
見之或謂此頌是再摸則不可知矣宋廬陵羅大
經詫歎肅宗卽位靈武事遂謂節判前叙數語止
言大業而不及盛德以爲節判亦不滿之羅君讀

此不及竟邪頌中固已有盛德字以補叙文之闕
作文固有稱停庶免複累此又廬陵之所不識也

續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
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柳子非之蘇子則賢
之比藥石焉噫吾病掩恩不敢謂柳子之爲美疾
也何也夫旣曰事死如事生矣不知曾皙嗜羊棗
曾子養之於羊棗將和顏色以進乎抑麾奴詔婢
疾去之邪又曰禮思其所嗜此自人子追思之道
爾夫齊於子且思命于父母反去又奚以思爲也

況到所屬之陋其陋已細而建所持之禮於禮爲未雖薦之奚損去之奚益乎而忍奪其生之嗜竟棄其將死之言哉蘇子以爲有大不忍者奪其情吾不信也正令宗老薦之屈子無違言則籩豆之微太史未必書後世未必辯其爲親諱遠矣若之何闡已之禮而不違沒父之陋令囂囂至今耶且曰夫子其以私干國之典是毀父也藥石如是乎左氏載薦芟與殉婢子其命大小輕重殊不侔彼稱治命亂命夫亦謂神氣有治亂耳未聞父命而敢毀曰亂焉者也後之君子論人於骨肉之際不反諸心而以耳目爲進退者其亦諄矣夫

書蘇長公表啟

欲精四六宜博五三考唐初四傑之工真是增冰
大輅探江左六朝之製尚爲積水椎輪近代諸生
爭推宋表元乏青黃之麗僅敷陳而飭以淺詞駕
言雕琢之卑能洗滌而歸之大雅然於場屋限以
寸陰急遽成章又必汪洋而恣肆倉忙奪目還須
流動以穠華效法長公滔滔易就庶幾司命嘖嘖
咸種萬曆辛丑五月十一日舟泊平望書

書蘇長公志林

或曰蘇長公志林使慕之而驟得者不暢其貪好之而疾讀者不副其饑故不如今世瑯琊編排外紀綱目猶井井也豈志林果未成而此其初稿乎曰不然韻人卽爲園未成種花藥俱未就其意趣款曲自不同設村老圃託造之安能欺園公哉此必志林亡好志林者拾先生殘言逸事依託而爲之者也雖然爲者不類見者又不著不察與村老

圃奚殊吾聞海外一小臣猶能辨蘇公文定價乃
大朝少宰不辨邪趙先生刻之周生又取置之集
中予並不解辛丑五月十二日舟泊虎丘書

題廣修辭指南鈔

林鉞輯漢書曰漢雋陸伸輯左氏傳曰左腴任浚
輯羣書建二百餘類曰書叙浦南金總輯之兼入
爾雅曰修辭指南予稍稍節錄而又益以吾師文
苑類鈔曰廣修辭指南云嘻此獨備尺牘家采錄
而已哉隅園老人書于碧浪齋時萬曆甲辰夏五

題古五襍組鈔

是書序者爲淮南冀綺而編者不著爲誰第曰浩然翁邵文伯手鈔而已昔人製作亦間不署名萬花谷一書書不足言而姓氏竟隱不出豈不以人輯之而人攬之奚爲賈名於異代耶世之樸蕪散材至掠藻林噉譽見之當汗下竟趾矣余故錄之而稍爲之次第焉瀕川布衣書於太乙舟中

跋顧司空 璽書

本朝兩府大臣有歷數十政而幾不得一制詞者
顧司空迺累得之寵榮哉又奉使過淮舟燔袍笏
咸喪踰年而竟獲 璽書于河神哉非司空忠孝
格天其克有此司空富史學古策命而入水火卒
出水火者與有幾司空寶此其無負于君于親夫
觸于目動于心未有不奮于身者也爲司空子若
孫者永寶此視家法家範百之矣余辱司空同年

莫逆甚余事 上九載而不克爲先徵仕一請大
夫封蓋旣題而歛歛者久之

跋錢臨江集

予始讀臨江先生詩曰此不減王孟已又讀序記
諸文以爲卽廬陵臨川未必闕肆若此最後讀諫
巡遊疏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方先生
上疏時疏者多杖伯氏裹藥走都下密俟之不岌
岌乎殆哉廼在事者不言節氣竟用二千石處先
生而先生亦恬然以二千石行不有其節氣盛矣
因竊恨今之世不復見先生之至德又恨先生不

得生今世坐致宰衡使功名流千百載也雖然先生之二千石與致二千石而歸之詩若文觸於物發於性情涵演深穆絕不見毫髮感慨不平之意嗚呼其可以功名窺測先生也邪

題蔡侯生祠志

古云良吏可樹德故楊文貞每恨不及爲令豈非以其親民而易德民乎然民之德之者在官而頌之不若去思之思之不若祠祀之且志之麗牲之石其德滋久滋深耳昔余請急而東也過武原時蔡侯爲武原令余見庭臥桁楊野積秔稻已沾沾樂召杜之封焉今去之三四歲聞肖衣冠陳俎豆已祀侯武原矣而武原之人其過侯祠而曲跽者

曲踊者泣且歎者無虛日余友學比丘寔云初祠成比丘旣爲詩又彙詩若文爲志刻焉比丘不德乃德侯若是耶昔徐君猷治黃州旣去僧繼連爲遺愛亭請蘇子名而巢元修志之夫亦謂託之文字以傳百姓之唏噓歌舞以詔後來以佐國家觀采之所不及盖肫肫乎爲衆生地也不然胡爲乎筆之書勒之金石乎哉嗟嗟石可泐也侯之遺愛其弗可泐也已

題顧侍御行樂園

孟先與余及邢子愿同年甚相善又同宦畿南爲邢魏司理子愿爲南宮令復又同爲御史給事中相得益懽至于今三四十年其居近者一二百里遠者三千里而聞問往來若同巷今年春孟先以行樂園眎余笑謂余曰惟子知我子不可不我贊夫贊孟先非不佞不可也

贊曰人知其髮寡神王頰頰而齒齷壽且期願而

不知肫肫立心赤子不移人知其茲繡衣而山中
野被而不知嶽嶽立朝布素不離強仕而憲邦
張于之流亞老而皤皤文秬眈鄒魯之鼓吹故門
生滿乎天下而故吏去之數十年猶依依至于內
不設城府外不狃町畦者其坦坦夫誰不知與之
游者多脫鹽車而蘇涸轍見之得其一笑者甚且
平戾夫之睚眦而傾儉士之尊罍樂哉斯翁其季
蓄濟南生而仲視海北之大癡者耶

自像讚

衣羽衣巾山巾也飄飄一道民也奚而門闥之舊
臣也無適誅也無畬謀也馬醫夏畦故無不姝姝
也逢陷溺而閔閔焉欲出之瀦也一豎儒也又奚
而鄉黨之獨夫也六年理官而兢兢吏之暴民之
辱也九年典箋奏而獻替之草班班也又奚去之
十九年而猶落豬嘴關也三十四十而簪筆未五
十而秉耒也冠冕之席不耐也京朝之簡牘不裁

也魚魚雅乎一埭也又奚六十而卒然若之蟻
若壺之螽相蠶也尤怪也二三年匍匐生死間而
猶口不能廢牢騷手不廢校讎雖喪地且盡乎西
疇而喪氣惟付東流也庸苟偷也噫窮愁與浮休
與吾不知其由其往問之黎丘

自誓文

不佞歲華逾邁精力頓衰前路可知賤軀宜惜於
今日日神前發願筆下陳悰惟圖脩養頽齡詎合
與聞冗事仰希親友俯察鄙衷事不論重輕但關
口舌理不分曲直凡涉衙門姑免老夫轉求當道
縱係心知之友瓜葛蒙誣卽居肺附之親門庭受
侮熱腸易燥冷面難干况乎有產當差乃令人解
脫無端惹釁何遣我調停又况因親及親以友推

友浪言陰騭羞彼孔方且室家各有是非豈堪盈
耳人世誰無冤屈能慰苦心假如我從人而人不
我從使人辱我斟酌人厭我而我爲人厭寧我負
人是必照原決無響應若小圃雖云常到亦不稍
閒時須澆竹灌花暇欲聽鶯調鶴倘或有談興有
飲興自當折簡相招縱然無俗情無訟情敢累杖
藜見訪任荒蒿徑毋令魚鳥之畏人從扣竹扉莫
訝兒童之謝客矜其老諄鑒此真情

偈

休歇偈

有序

萬曆二十九年四月聞王辰玉之及第也欲禱賀
相師倭耗徬徨徙家頓邑至廿八日始克入吳有
山人教予舟宿婁門一日可抵太倉城下曉行未
三十里風雨驟發尺寸不前竟泊于波濤震蕩中野
店數家燈火明滅尋繹昨次草樹薦綠推篷據梧
而領之恍惚如各天枯坐三鼓始就寐厥明開霽

挂帆至太倉日未晡遂謁太保先生又一日還乃
作偈曰

八窓開綠野心眼快領受及其過市門所領忽變
滅風雨塞四天一船不勝載比至開霽時悽悶復
何有但從雨望霽雨霽乃兩空誤嫌市蔽野市野
實俱幻當其無心眼市野雨霽無不然分雨霽轉
霜雪電雹市野及廬寺天宮地獄起輪迴不可歇
自生一切障

雜說一

東海之弱子厄於鯨幾盡波濤焉幸脫焉而過南
海之叟愬之言未既叟泫然曰寃哉若一鯨之困
而禍至此吾則虺伏其壟螯焉蚺伺其影射焉所
喪亾殆倍若者三矣野諺有之譚扁色變不穀直
變色而已乎雖然爾毋波濤之咎也天也田父恬
雨俄而破屋決洫者乃雨舟子恬風忽而折檣絕
繹者乃風恬之禍天之禍人卽恬之因以禍之獨

蘇邪虺邪蜮邪爾禍不忍聞予之禍亦不忍言其
各屏諸海濱以俟定爾丙午夏月瀕川老人題于
逆旅之五笏居

雜說二

五代時西郭子負隱疾且死有羣鬼馮之晝跳于
門夜舞于室出入嘯嘯于道路內忘其大痛而外
譟人甚狂若豬嘶狗吠然北郭先生聞而甚哀之
往謂之曰吾有禁方能愈若疾服之可速已其夜
羣鬼見夢曰予酆都梟獍之神天帝使予共禍敗
之子君如發藥違天不祥於是北郭先生吞舌裹
趾避之羅浮之洞噫北郭懦哉信夢乎夫天帝豈

附錄
卷一
四
欲禍敗人耶卽敗之奚假手鬼物爲也當是西郭
家崇崇畏若方假天帝以禁先生耳昔膏肓之魔
能夢人豎子廁之魅能眩人高軒大堂先生不思
爲祟所脅惑矣居幾時南嶽王出游過其鄉雷電
疾驅艸木偃仆羣崇乃影滅而西郭董董餘皮骨
焉

隅園集卷十七

隅園集卷十八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詞曲

新水令

脚跟登破利名關
遂初衣不辭單
軒闕居從謝客
高臥且加飡
三徑之間
倩仲蔚蓬蒿斷

駐馬聽

枕上幽閒金谷樓
前鶯語換夢中
逍散揚州鶴背

露華寒單身跳下摘星灣幾年不上連雲棧輕安
托上天爭知平地風波險

雁兒落

想當初多行白玉甌多跚黃金殿多陞總諫垣多
進崇文館

得勝令

多奉策賢軒多侍講經筵多跪玄宮駕多承御座
宣周旋何福分偏偏健迤邐甚災星可可顛

沉醉東風

青谿路芒鞋款款翠微巖蠟屐仙仙從離紫陌鞍
不拂紅塵面似黃梁炊覺邯鄲贏得人間綠鬢僊
那裏也烏紗象簡

折桂令

艸堂前好景天然不費鋪陳不假金錢鼓吹新蛙
毳毼細草画障遙山抱着鄰吟幾句蘆汀柳岸信
着口說一迴繡地香天樂事無邊詩酒耆卿風月

坡仙

尾聲

覷不得東奔西走張無線權寧耐龍盤驥跪養得
就麻衣竹杖道彌尊受用殺北海東山分非淺

點絳脣

柳下清嘉竹林瀟酒真無價吾豈匏瓜歎世道堪
聳瘞

混江龍

博得到凌煙圖畫止不過水中漚身後影眼前花
先受用耳邊業債和那夢裏冤家如今禦兒橋撐
翻了范蠡船故侯門斫淨了邵平瓜採薇的道假
惺惺盜去北山田閉戶的道黑婁婁跳過東牆架

眼見的猴孫出隊蜂子排衙

油葫蘆

偌大乾坤則一家沒着落先生閒悶殺明放着阮
公門外嘴吒吒則俺這彈琴占住了拿雲把吹簫
堵定了談天話他兀自將洗耳來嘲飲牛滌器來
談司馬爭道是街頭有虎山來大只見簇擁處落
天花

天下樂

現現靈芝護彩霞仙家賸物華嵩山道士不教差
餌黃精除白髮覓丹書開碧匣謾道大羅天都是
些假

那吒令

離離星電發便是倚柱的荆卿肯與拿淒淒風雨
匣除是蹈水的荆非纔可勝豺狼還懶殺狐狸誰
待劊鬧垓垓樊噲呵只將七首抓冷森森朱亥呵
只着頑椎打消不得薛燭生涯

鵲踏枝

俺則待醉山家臥天涯短劒孤琴強似大燾高牙
權寧耐一時一霎那裏來浪酒閒茶

寄生草

喜曲水環晴屈羨疎林止暮鴉經了些冤親毀譽
如飄瓦嘗了些鹹酸甘苦如嚼蠟見了些盈虧得
喪如邊馬閒身數點鷺鷗情浮生一段漁樵話

尾

那一箇宰牛羊那一箇誇裘馬大都來一般話靶
敢則爲流水桃花惹到家一箇道茅茨下點謙洽
一箇道鍛鑪邊這些絮搭俺自是閒看兒童捉柳
花游心虞夏耽情風雅明朝有意過南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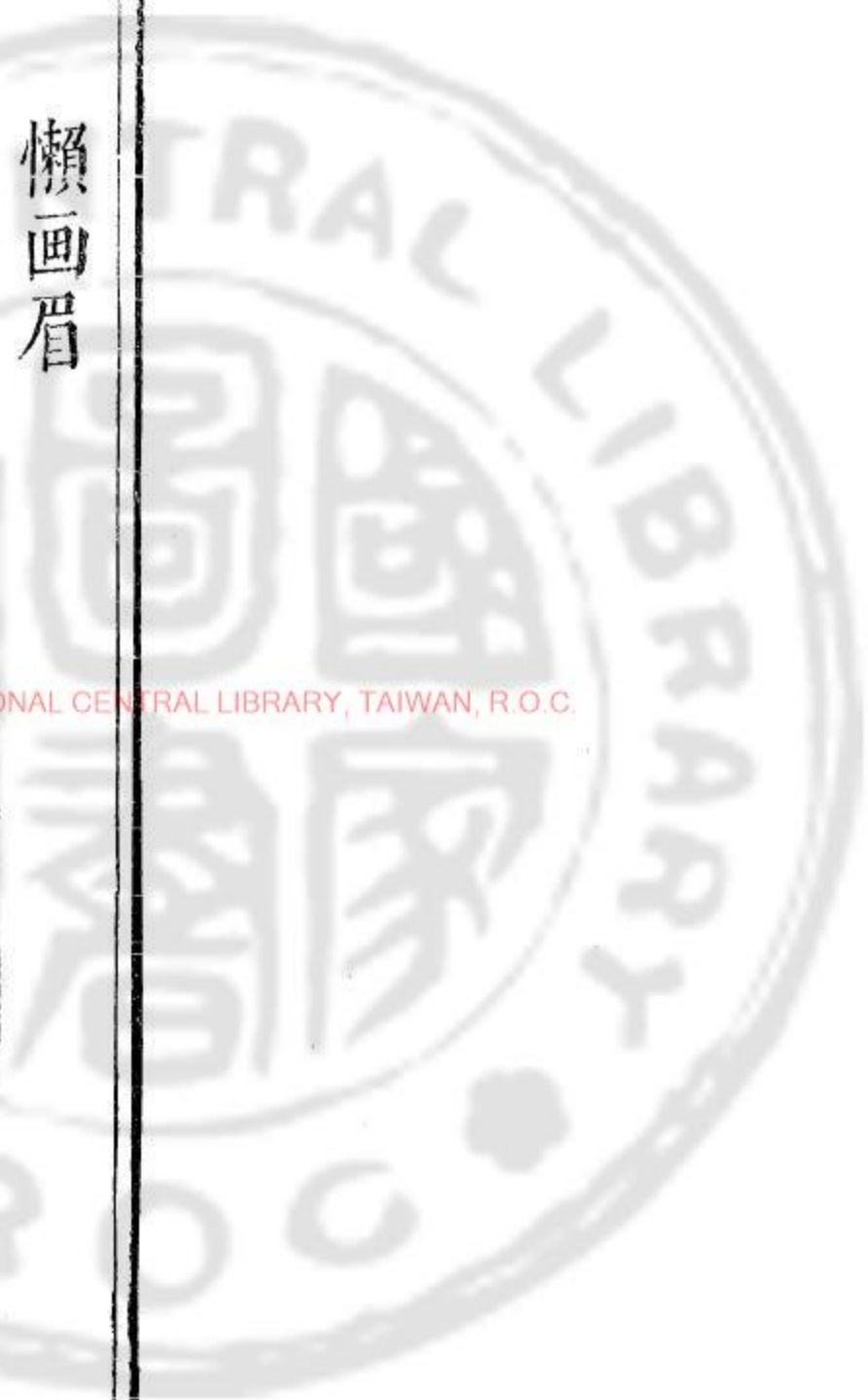
懶画眉

張家臺榭李家樓夜月春風不到頭千秋綠野一時休不見隋家柳也逐蒲汀荻渚秋

二犯梧桐樹

三杯若下簫渲淨談天口兩朶紅梅占定拏雲手
牆東約過知心友一話能消萬斛愁雖無翠管朱
絃奏緝髮奚奴學得清歌幾首

浣溪紗



百歲期七旬偶趁詩壇酒社優游無官浩蕩觴紅
袖有子歸來課綠疇還抖擻似我輩風流中算渠
帥肯虛拋悶裏春秋

劉潑帽

男兒眉角難輕皺可窮咱白鳥滄洲何須紫燕紅
纓驟住玉樓啓玳筵家銅斗

秋夜月

讓一籌閃脫了鴟梟味鴟梟則恠兒童嗾於今牢

記休開口他也索罷手我何憂掣肘

東甌令

閒文字儘搜求不慕陶潛慕許由登朝旋拂歸山
袖得幾日真消受風塵碌碌早休休身世一浮漚
金蓮子

問十洲洲中可着吳儂否把一世興衰來揔丟不
信道大羅仙不齊齊扶我上丹丘

尾聲

泊舟邊挑燈後閒將心事寄新謳
旦日還登客棧樓

端正好

天生下莽剛腸親養就疎狂氣
謾道秀才家謀道謀食簞瓢陋巷
孜孜喜枉了你臭腐鼠當琅玕粒
滾繡毬

則俺這七不堪難盡提二不可難強逼
嚼胡麻有些滋味訪玄芝華岳東西問
丹谿桃源咫尺嘯青鸞蘇門近矣跨白鶴
十洲相際誰肯把鳳龍章鷄鷺徘徊那壁
廂書傳故友希回轍這壁廂家在寒

塘獨掩扉靜躁難移

倘秀才

有一箇接輿的風風勢勢有一箇棄瓢的茂茂爽爽都一樣狂病無些聖藥醫想尚平婚嫁畢憐臺孝宦情微似這等高朋怎及

滾繡毬

眼見的華子魚一品衣也不強管幼安三旌位恰纔是魚躍鳶飛一粘天一縱深溪誰待將愁布袋

博千石悶葫蘆裝百味業風波道禹門三級則俺搭伏定園客絲鍾山玉落得箇便宜他道是朝中駟馬掀髯貴俺只羨春後鱸魚墜釣肥雲水依依倘秀才

則俺這廣陵散從頭至尾華陽亭夜傳朝習因此上懶向東風問是非打算的當年囚野性晚歲脫朝衣太古是自尋狼狽

醉太平

猛可的風搖燭晦那裏來怪漢妖姬蛇行鼠竄過
窻西把先生調戲明王鼎上單模擬宣尼語次明
分析離騷譜內見依稀呖原來是你

叨叨令

則見他一哩兀刺的嘴舌兒設一會急哩骨鹿家
計西留速祿的手脚兒弄一套披哩扒刺家戲剔
留禿亂的鬼伴兒出一盪稀哩豁刺家氣子待舉
那疋丟撲荅的精拳兒打教他乞哩磕囉的跪早
則是罔兩也磨哥早則是罔兩也磨哥誰待將稀
哩合刺的鎖條兒來乞留曲呂家繫

尾聲

爲光明渺渺遊魂忌從暗漏昂昂正氣塞這些時
誰慙愧人世上如君幾則見潛着踪躡着跡單闌
着高明第只賺下一點兒陽光都是鬼

排歌

何處春來新莊柳眠枝頭鳥弄鞦韆侯家臺榭景
無邊別墅豪華更可憐紅垂徑綠覆川儘徼詞客
賦新篇聯珠勒辦錦纏宮袍拚污酒如泉

前腔

芳艸香輪松風野絃鴛鴦睡暖沙邊午橋橋外足
榆錢買斷瓊樓翠幙天迷桃塢涉杏田山堂縹緲
枕溪煙低陶舍短謝孺嵩峰六六供莊前

甘州歌

東都閨苑護風亭水榭綠野芊芊流丹聳翠四座
賞心非淺羣公駮步憐青靄上相閒登立綵旃棲
煙洞漱玉泉將無乘月弄潺湲金繩外寶笈邊清
漪碧浪遠浮天

前腔

牙樯下鏡川見參差幾點白鷗飛轉烹龍煮鳳官
家珍重賢賢晨趨政府中書今晚醉恩波太液仙

煙霞傲雨露偏千秋盛事照青編金鱗戲玉渚鮮
櫂聲驚破水中天

前腔

平沙繡陌連恠名花無語笑留歡讌移尊掃石風
來何處旃檀笙歌四起供春帳水樹千重簇暮筵
蘭亭醉金谷眠綺羅香度薜蘿前簾珠潤塵玉煙
恍然身世小壺天

前腔

重鋪小閣氈看踟躕舞鶴赤欄西畔爲憐高潔三千買向青田蒼虬礙月迷歌伎白鹿銜花近酒船閒分韻小問禪曲房人靜費鑪煙漁燈亂騎吹闐集賢坊外艸連天

尾聲

聽村謠過野岼臨風如誦鳳今篇留與工師播管絃

集賢賓

丹霞彩鳳聲縹緲玉人何處吹簫碇上青山空窈窕費想像精神多少燈殘月曉更輾轉悶縈懷抱春易老怕一夜海棠吹了

前腔

天然綽約難画描溪橋望影覓銷那點花星纔得照又還度爲花煩惱良緣未了知甚日五湖煙棹夢繞却夜夜若耶西角

中原韻
上聲

黃鶯兒

心事漏眉梢奈狂朋放啞刁兒童刺刺多猜道邢
夫人隱嘲尹夫人遠挑待和他語防他笑又花朝
華燈綺席喬送可憐宵

前腔

閣外曉鶯嬌淡眉兒自懶描沉吟單爲張京兆儘
金鑪篆銷任珠簾影搖翠籠鸚鵡何心教坐無慘
登樓一望腸斷硤川橋

貓兒墜

無情雨點一夜響芭蕉不住風聲似海濤清清聽
徹汝雞嘯難熬巴不到驚起棲鷗啼散林臯

前腔

瞳瞳曉日初轉杏花梢淡淡香雲護絳霄衣裳容
貌印心苗難消須不是夢裏春蒐画裏春嬌

尾聲

王孫何事迷芳艸能幾步江臯難到便賦殺高唐

也只是枉絮叨

七犯玲瓏

五十誕辰自壽
次楊升菴韻

曾鄰五鳳樓親陪八駿遊
緋袍錦帶黃扉右

香羅帶

清禁出彤騶每送夔龍集
多稱董賈流

梧葉兒

玉墀

頭朝封夕奏頗自道
遭逢非偶請劔賜蚩尤

水紅花

逆龍鱗險處脫戈矛
毒魚腸暗裏來倏憇
白蓮芳

社東林可投白雲閒
屐東山可留

皂羅袍

射影由他

射浮名本自浮

桂枝香

羣麋鹿應馬牛
田間推戴醉

鄉侯

八聲甘州

斗酒祝甌窶

黃鶯兒

前腔

沉沉十二樓朝朝紫氣浮江城如画春如繡五十
謾悠悠世故蕉中鹿人生水上漚信予否花天酒
地且自把精神抖擻紈綺結綢繆儘黃金能買少
年留縱丹砂可養長生就王孫芳艸盤桓且休莊
生胡蝶逍遙且遊簪笏元塵土絲綸只釣鈎蛟龍
兩鷹隼秋何如范蠡在扁舟來去不驚鷗

黃鶯兒

問病戲答
用稼老意

吾病掩吾廬羽衣過問起居新來三事縈心緒松
栽手扶松濤耳須纔高數尺如人許礙梅舒蕪妨
花徑叵耐欲教鋤

曲水護堂闕鏡熒熒可照鬚東陵驟雨淤泥注南
榮素書西樓綺疏一時倒影汗瀦處更羣魚誰魴
孰鯉察見也應虛

念載賦閒居喜青山日面予數竿修竹貪幽趣清

陰未舒晴嵐頓迂故人遮斷逢迎路費躊躇留山
去竹乍可食無魚

因此病旬餘有良方爲破除羽衣咲道非能與倉
公檢書盧醫照軀也應藥石難區處欲瘳歟乘風
馭鶴往問北山愚

黃鶯兒

疎雨濕春愁淡煙中翡翠樓粉魂香夢那消受前
春倦遊今春併酬海棠開後還依舊剩風流東家
胡蝶飛過小齋頭

芳艸亂春愁念王孫耐薄遊故園桃李空迤逗長
安御溝襄陽市樓知君到處饒花酒繡牀頭鶯喧
蝶鬧而我獨如秋

何處避春愁啓山窻見沃洲青霞只在朱闌右仙

遊宦遊清流濁流五湖一壑須回首謬悠悠悔將
書劔十載客皇州

鳳管咽春愁睡朦朧洛浦遊無端黃鳥驚清晝花
香滿樓煙香滿篝韶華不減蛾眉皺羨扁舟東風
吹去一夜楚江頭

香靄閣春愁錦模糊十四樓池邊射鼻驚鴛否煙
收未收簾鈎未鈎閒時花影空文甃近牆頭遮紅
掩翠生怕蝶蜂偷

飛燕掠春愁壘巢泥撲畫樓東風上下穿花柳紅
英顫羞青條弄柔香來百和濃于酒怕遨遊芳塵
滾滾沾污紫絨鞦

一院鎖春愁蝶紛紛過院遊破除煩惱還憑酒君
封醉侯余矇醒眸糟丘其老還其朽信沉浮幾多
心事都向琰前休

歌送竹枝愁楚雲臺謝月樓閒情逸興吾何有裁
書謝鷗營巢笑鳩茅齋小坐枯禪久乍難收舊懽

平樂飛夢到瀛洲

煙際古今愁暮潮空漁網收吳山越水仍依舊蘋
洲蓼洲瓊樓蜃樓一聲長嘯無何有得休休爲莊
爲蝶花下且淹留

朝市不關愁喜歸來足浪遊廣陵絲竹蘭陵酒閒
身野鷗閒心水流鶯花不避逃名叟擅丹丘玉杯
銀燭誰數晉風流

眉黛惹香愁半迎欄半入樓十分春色飄零九無
人淚流逢人害羞教人錯恨司花手怕擡頭隔牆
誰唱合調是甘州

贏得一場愁曉鶯啼宿雨收有情無力花枝後誰
家紫游誰家碧油暗憑纖手拋紅豆答綢繆紫絲
蠅拂故意落街頭

往事不勝愁記朱顏倚翠樓博山微煖煙初透鶯
兒語投燕兒語柔于今門掩梨花瘦月光流不知
時變依舊上簾鉤

流水似儂愁正愁時咽不流浮萍密處隨波皺無
情自由多情怎留狂瀾到海無回首恨悠悠桃源
洞口不管落花羞

遲暮不禁愁喜青山慰白頭平生磨滅餘詩偶東
家晒丘西園障遊何妨野外開尊酒得優游漫勞
湖上絲竹載梁州

繡戶揭芳愁恠遊絲撲鬢浮閒將羅綺驕新柳林
光下樓湖光擁舟韶顏轉盼應偷瘦乍回頭竹西
歌吹或恐是揚州

花鳥杜鵑愁絳珠簾白玉鈎深深不捲閒芳晝香
風餞遊香泥襯輶怕輶前芳艸風前柳上心頭廻
身小閣鬻淨紫絲絢

夜雨滴鄉愁訝江南塞北秋孤燈客夢相燃久飄
紅點疇殘香雨溝石家金谷能存否問平頭濁醪
誰送一借汝銷憂

不見阮郎愁罷粧臨江上樓春帆迥盡非吾耦殘

霞旋收斜暉轉幽鷗波漁火仍依舊甚封侯須憐
脉脉腸斷白蘋洲

芳杜爲誰愁炷名香暗誦劉春歸爛熳人歸否風
波渡頭繁華帝州凭欄指點含顰久漲春流儻迷
處所花下問漁舟

誰使管絃愁費金猊繞玉樓春風舞袖成啼袖槌
殘帶鈎麗開錦裯書來慰我權消受總虛浮郎如
萱草得見始忘憂

兜起百花愁意寥寥覆酒甌海棠翻落山礬後朝
榮暮休晴開雨收陰陽消長元非偶且悠悠憑君
莫話黃紙到滄洲

檢校落花愁季倫家玉墜樓香奩縹緲王孫後非
干雨汨非關蝶偷非貪結子輕含秀也自戀枝頭
紅顏薄命容易逐風流

南國翠蛾愁怕周郎揭務頭滿堂俠客皆回首諸
賓謝休惟髡笑留開襟錯履渾無咎恣風流煙塵

何處腰下指吳鉤

無處着閒愁謾三山浪十洲神仙富貴皆虛謬滄
波白鷗紅纓紫騮滿前佳興隨人有挾風流三杯
琥珀春釀驕驕裘

風雨小窻中剩山茶幾朶紅催將春去教人送春
醪枉濃春詞枉工留春無計尋春夢太匆匆穠桃
繁李同日避牆東

心事酒杯中恨如簧弄晚風簾前驚破遼西夢豪

家擊鐘寒家賽瓊鶯花世界人天共總牢籠東方
千騎若箇領羣雄

醉夢綺羅中信流光逐轉蓬愁紅怨綠無些空今
朝小童明朝老翁三旌六印都虛哄問天公朝朝
暮暮許我樂融融

花月杜門中任波翻陸海風招尋多與閒鷗共滌
陽醉翁山陰數公酒闌金谷朱絃動忒從容千秋
快事併在峽山東

流浪劇場中儘繁華過眼空誰悲誰喜誰攬弄春
情正濃春宵易終尊前勘破邯鄲夢喚羣蒙六如
身世分付梵王鐘

開落數旬中鬪芳菲逞化工風欺雨妬兼蜂擁槐
陰旋濃蟬聲旋洪涼飈旋向樓西動肯相容牡丹
芍藥一樣土泥封

磊落小山中似文章太史公又似相如車騎門庭
擁花開那峰鶯啼這峰天教良友來供奉日相從

百年吾汝無棄白頭翁

半笑半嗔中細按花待打儂人情不似花情重枝
枝竝紅朝朝向風郎今何事閒和哄略從容醉眠
花塢何必冬身

妮子綠窻中罷瑤琴臥碧筒戲臨小草題牋縫瓶
花手叢鑪煙手籠太湖峰畔眉頻送乍朦朧低徊
團扇無語怨東風

風月醉眠中隼輿藩獸錦絨江南行到纔知夢溪

前釣翁山前牧童門前料想無題鳳話匆匆煩君
記取寒食後朝逢

紫翠夕陽中画樓臺色相濃桃花歌罷漁歌動雲
橫幾峰愁深幾重眼餘眉剩憐宵永繡帷空却嫌
鄰笛和月到簾櫳

綵袖畫船中過滄浪指釣翁依稀楚客調衰鳳深
紅淺紅清風煖風桃花無主隨波送謝驚鴻怕稱
丞相難近館娃宮

山色有無中枕江煙草閣空春流日夜愁心共花
殘曉風鶯闌午鐘霞生遠樹漁舟攏月朦朧穿窻
片月移過枕函東

誰唱月明中竹枝詞楊柳風珠簾翠幄空遮擁鑪
煙自濃花陰自重想嫦娥冷落還心動恨重重胭
脂萬斛推瀉絳河東

人在百花中似花神別致功一春煙雨專調弄生
涯此叢心情此空纔當爛熳它家供綠陰濃春歸

何處須問賣花翁

深巷晝眠中
誤谿雲繞臥龍人
間波浪兼天湧
朱輪素封紅氍碧筒大
都不入希夷夢
撫孤松五陵裘馬羞殺舊吳儂

彩筆畫樓中
覺詩情讓曲濃
裁雲剪水閒嘲弄
前人未工
今人稍慵
百壺春酒誰傳送
口磨礮吳趨得意不減晚唐風

折桂令

鳳林曉粧

倚雕欄倦理春雲
慢撚花枝閒揆
鑪薰小玉頻催
輕霞乍舉
高髻雙捫
響鈿珥摧殘
蝶夢索臙脂喚醒梅
竟不待寒溫看殺東君傳語西鄰

前腔

破山晚別

兩船兒分載離愁
雲懶西飛水恨東流
昨夜蘭房今宵桂楫
甚日瓊樓撒不下虹霓
舞袖帶將回煙雨
眉頭柳岸沙洲
有限留連無限綢繆

前腔

梅谿午夢

甚風兒吹到梅谿香霧空濛淡月依稀筵上傳闖
曲中傳恨燈下分題憐舊雨花心困水弄新晴燕
嘴沾泥兩意癡迷錯算雞鳴驚散鶯啼

前腔

聖水秋期

載西湖何處西施密約金秋並倒瑤卮天鏡迎粧
霓裳待曲月罌催詩附繡領親邀玉趾勝檀箋遠
寄烏絲座客其時詞賦坡仙花柳丘遲

畫眉序

花落杜陵家點砌飄階晚簾下歎餘年過順受此
嗟呀凌雲氣總被風吹隱霧性偏遭雨打自今甘
戴黃冠去投身社鼓神鴉

漠漠冷儒家正晝驚雷自天下掣磬兒狴狂沼室
蝼蛙僑栖斷故苑聞鶯稚子賣豪家洗馬自來強
制悽惶淚今朝雨後梨花

歌管沸鄰家獨倚南樓望山下歎飄零官巷斷送

年華青衫漬寧爲冰絃白帕倒非關玉笋問天還
甚無情事牆西不住啼鷓

風雨困山家苦霧愁雲伴窻下歎生如葦蔗近尾
多查醉醒悟莊蝶真詮蠻觸付漁樵閒話但教些
箇無牽絆何妨流落天涯